

# 古龙作品集

## 失魂引

作者：古龙

《星光居士严肃脸》及参考文献持续更新网址

<https://github.com/xingguangjushi/xgjsysl>

第一章 惊遇

第二章 翠袖与白袍

第三章 如意青钱

第四章 真真假假

第五章 恩情难了

第六章 赌约

第七章 遍地奇人现

第八章 索命怪客

第九章 绝地逢佳人

第十章 车座下的秘密

第十一章 高峰访圣手

## 第一章 惊遇

西方天畔的晚霞，逐渐由绚丽而归于平淡，淡淡的一抹斜阳，也消失于苍翠的群山后。

于是，在这寂静的山道上吹着的春风，便也开始有了些寒意。

月亮升了起来，从东方的山洼下面，渐渐升到山道旁的木叶林梢，风吹林木，树影婆娑。浓林之中，突地，传出一个清朗的声音，朗声叹道：“月明星稀，风清如水。人道五岳归来不看山，我虽方自畅游五岳，但此刻看这四明春山，却也未见得在泰山雄奇、华山灵秀之下哩。”随着话声，从林中，缓步踱出一衣衫华丽，长身玉立的弱冠少年，腰下斜斜垂着一柄绿鲨鱼皮剑鞘、紫金吞口的青锋长剑。月光之下，一眼望去，只见这少年双眉带采，目如朗星，衣衫随风飘起，有如临风之玉树。

他目光四下一转，施然前行数步，只听到风声之中，隐隐有淙淙的流水声，随风而来。他剑眉一轩，突又慢声吟道：“身向云山深处行，春风吹断流水声……”突地回首喊道：“囊儿，快把我的笔砚拿来。”微一摇首：“你要是再走得这样慢的话，下次游山，你还是跟着管福留在山下好了。”

树林之中，应声走出一个垂髫童子，一手捧着一方青石端砚，一手拿着两枝紫狼毫笔，胁下斜背着一个极大的彩囊，大步跑到那少年面前，气喘吁吁地将手中毛笔交给那锦衣少年，又从彩囊中取出一方淡青宣纸，一面喘着气道：“公子，囊儿千辛万苦跟着你从河北走到江南来，为的就是跟着公子多见识见识，公子要把囊儿跟那蠢阿福留

在山下，那囊儿可要气死了。”

那锦衣少年微微一笑，接过笔纸，提笔写道：“身向云山深处行，春风吹断流水声。”随手将这张字柬塞入那囊儿肋下的彩囊里。

囊儿乌溜溜的两颗大眼珠一转，带着天真的笑容说道：“公子，你今天诗兴像是特别高，从一上山到现在，你已经写下三十多句诗了，比那天在泰山一路上所作的，还要多些。不过——”他话声微微一顿，眼珠四下一转，接着又道：“现在天已经黑了，公子还是带着囊儿快些下山吧。前面又黑又静，说不定会跑出个什么东西来，把囊儿咬一口，公子——”

锦衣少年负手前行，此刻剑眉微皱，回头瞪了那童子一眼，吓得他下面的话都不敢说出来了，鼓着嘴跟在后面，像是不胜委屈的样子。锦衣少年双眉一展，悦声道：“跟着我在一起，你还怕什么？今天晚上就算下不了山，只要有我腰边这柄长剑，难道还会让你给大虫吃掉？”

这垂髫童子“囊儿”抿嘴一笑，面颊上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来，但他瞬即垂下了头，似乎不愿将面上的笑容给公子看到。

前面数十丈，泉声忽地震耳而来，锦衣少年抬目一望，只见对面悬崖如削，下面竟是一条宽有八九丈的阔涧。

锦衣少年目光一闪，抢先数步，俯视涧底，其深竟达二十余丈，山泉自山顶流下，银龙般地飞来，撞在涧中危石之上。珠飞云舞，映月生辉，波涛荡荡，水声淙淙，与四下风吹木叶的簌簌之声，相与鸣和，空山回响，越显清壮。

锦衣少年伫立在这道绝涧旁边，方疑山行至此再无路，飞珠溅玉，一粒粒溅到他的身上，他呆呆地愣了半晌，目光动处，忽然瞥见右侧竟有一条独木小桥，从对面崖头，斜斜地挂了下来，搭在这边岸上。

对面桥尽之处，木叶掩映之中，一盏红灯，高高挑起，随风晃动。锦衣少年目光动处，面上不禁露出喜色，回首笑道：“你这可不用害怕了吧？前面有灯的地方，必定也有人家的，我们今夜在这里借宿一晚，明天乘早下山，不比现在下山要好得多？”

这垂髫童子囊儿眉头竟突地一皱，抢步走了过来，道：“公子，在这种荒山里面住家的人，必定不会是什么好路道，说不定比老虎大虫还可怕，公子还是带着囊儿快些下山吧！”

锦衣少年轩眉一笑，道：“你平常胆子不是挺大的吗？现在怎的如此害怕？我们身上一无行囊，二无金银，难道还怕人家谋财害命不成？”他剑眉又自一轩，伸手抚着剑柄，朗声又道：“我七年读书，三年学剑，若是真的遇上个把小贼——嘿嘿，说不定我这口宝剑，就要发发利市了。”

他抚剑而言，神色之间，意气甚豪，迈开大步，向那独木小桥走了过去。囊儿愁眉苦脸地跟在后面，似乎已预料到将要有什么不幸之事发生似的。

涧深崖陡，那独木小桥凌空而架，宽虽有两尺，但下临绝涧，波涛激荡，势如奔马，若非胆气甚豪之人，立在桥端，便会觉得头晕目眩，更莫说要自这桥上走过去了。

锦衣少年走到桥头，双目亦是微微一皱，回首向那童子说道：“我先过去看看，你要是不敢过来，就在这里等我一会儿。”口中虽在说话，目光却在仔细察看前面的落足之处。

这锦衣少年虽是富家子弟，但生性极刚，正是宁折毋弯之人，平日胆气亦在常人之上，此刻见了这绝险的独木小桥，心中却无半分怯意，微一察看，便大步走上桥去，脚步之间，亦甚稳定，显见得对武功一道，颇曾下过些功夫。

山风强烈，吹得他宽大的文士衣衫，猎猎作响。下面泉声震耳，但他双目直视，神色虽极谨慎，却无丝毫不安之意。

眨眼之间，他便行到了对崖，目光四扫，只见木桥之侧，林木掩映中，有间石砌的小屋，屋中灯光外映，那盏红灯，也是从这山间石屋的窗子里挑出来的。

他心念一动，方想回首嘱咐他那贴身书僮一声，哪知回首旋处，这垂髫童子囊儿，竟也从木桥上走了过来，此刻竟已站在自己身后。

他不禁为之展颜一笑，道：“看不出你居然也敢走过来。”

囊儿抿嘴笑道：“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公子胆子这么大，囊儿胆子要是太小了，怕不要被别人笑话了吗？”

锦衣少年微微颌首，轻轻一拍他的肩膀，意下大为赞许，却听囊儿已又高声喊道：“我家公子山行迷路，想借贵处歇息一晚，不知贵主人能否方便方便？”

只听得四山回声“……方便……方便……”远远传来，此起彼落，相应不绝，但那石砌小屋之中，却无半丝回应。

锦衣少年剑眉微皱，一撩衫角，箭步窜了过去，探首朝屋中一望，面色不禁突地一变。蹬，蹬，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。

那垂髫童子眼珠一转，亦自大步跑了过去，一看之下，面色更是骇得煞白，竟然脱口惊呼了起来，身子摇了两摇，几乎要跌倒地上。

原来在那石屋之中，木桌两侧，竟一边一个倒着两具尸身，一眼望去，只见这两人身躯都极为硕壮，但脑袋却已变成了一团肉酱，连面目都分不清了。桌上油灯发出凄凉的灯光，映在这两具尸身上，给这原本已是极为幽清僻静的深山，更增添几分令人悚栗的寒意。

一声蝉鸣，划空摇曳而过，囊儿激灵灵打了个冷颤，颤声道：“公子，我们还是快走吧！”

锦衣少年剑眉深皱，俯首寻思，根本没有答理他的话，暗中寻思道：“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两人怎会死在这里？桌上的油灯还未熄，显见得他们死去还没有多久。但杀他们的人到哪里去了呢？我一路上山，并没有看到有人从山上下来，难道此人杀人之后，又跑到里面去了？”

他右手紧握着上面密缠丝带的剑柄，掌心却已微微沁出冷汗来，暗中一咬牙，又自忖道：“我学剑三年，虽未大成，但京城侠少，却已多半不是我的对手。记得我学剑之时，师父曾经对我说过，江湖游侠，并非以武恃强，而要济人之难，扶弱锄强，才能称得上一个‘侠’字。我平日常以‘侠’字自许，如今遇着这等事，岂能甩手一走？好歹也得探查一个究竟来。”

一念至此，心胸之中但觉豪气大作，闪目而望，只见石屋左侧，

筑着一条小石阶，蜿蜒通向崖下。

崖下水影星罗，将天上星月，映得历历可数，竟是一片水田。水田后面，屋影幢幢，像是有着一片庄宅，也有些许灯光，从影中映了出来。

那垂髫童子囊儿满面惶急之容，望着那锦衣少年，恨不得他马上和自己一起走开，远远离开这诡异的地方才对心思。

哪知锦衣少年俯首沉思了半晌，竟然大步朝石阶走下去。他暗中长叹一声，也只得紧紧地跟在后面。

风声穿谷，如怨如诉，四山之下，都像是弥漫着一种凄凉的寒意。

锦衣少年快步而行，穿过一些田垄，只见左侧是条宽约两丈的大溪，流波荡荡，势甚湍急，右侧峰峦矗列，峭拔奇秀，被月光一映，山石林木，都幻成一片神秘的银紫色。

对面大山横亘，却在山脚之处，孤零零地建着一座庄院。走到近前，亭台楼阁的影子，都变得十分清晰可见。

庄院外一道高约丈余的围墙，黑漆光亮的大门，向南而建，此刻竟是敞开着的。门上的紫铜门环，在月光下望去，有如黄金一般。

锦衣少年在门口一顿步，伸出手掌重重拍了拍门环，铜环相击，其声锵然，在空山之中，传出老远，余音袅袅，历久不绝。

但门内却仍然是一片寂然，连半点回应都没有。锦衣少年剑眉一皱，正待闯入门去，哪知身后蓦地“阁”的一响。

他大惊之下，拧腰错步，刷地跃开三尺，“呛啷”一声，拔出剑来，回身持剑，闪目而望。月光之下，只见一只青蛙，纵跃如飞地向



水田中奔去，囊儿睁着大眼睛，呆呆的望着自己，四下仍是一片静寂，甚至静寂得有些可怕了。

他心中不禁哑然失笑，暗道一声：“惭愧！”转身向门内走去。

他一脚跨入门里，全身便又不由自主地泛出一阵寒意，呆呆地站在门口，几乎再也没有勇气，向里面跨进一步。

这黑漆大门内的院落里面，竟然躺着一地尸身，死状竟也和先前那石屋之中的两个彪形壮汉一样，全身上下，一无伤痕，头顶却被打成稀烂。清冷的月光，将地上的血渍，映得其红如紫，院落里、大厅内，灯光昏黄，从薄薄的窗纸里透了出来。

锦衣少年胆子再大，此刻却也不禁为之冷汗涔涔而落。

囊儿在后面悄悄地扯着他的衣襟，却已骇得说不出话来。

他仗剑而立，只觉吹在身上的晚风，寒意越来越重，脚下一动，方待回身而去，但心念一转，便又自暗中低语道：“管宁呀管宁，你既然已走到这里，无论是福是祸，你也得闯上一闯了。你平常最最轻视虎头蛇尾之人，难道你也变成如此人物了吗？”

他胸脯一挺，右手微挥，一溜青蓝的剑光，突地一闪，他便在这一闪的剑光中，穿过这满布尸身的院落，但目光却再也不敢去望那些尸身一眼。

从院门到厅门虽只短短数丈距离，但此刻在他眼中，却有如中间阻隔千山万水一般，几乎是不可企及的漫长。

他缓缓登上石阶，用手中剑尖推开大厅前那两扇半掩着的门，干咳一声，沉声道：“屋内可有人在？但请出来说话。”

屋内自然没有回应，厅门“呀”地一声，完全敞了开来。他定睛一望，只见这间大厅之上，竟然无一人影。

他暗中吐了一口长气，回首望去，那囊儿仍然失魂落魄地跟在自己身后，捧着那方石砚的左手，不住地颤抖着，石砚里满蓄的墨汁，也因之淋漓地四下溅了出来。

他怜惜地抚了抚这童子的肩头，穿过大厅，目光四下转动间，厅内的茶几之上，仍然放着一碗碗盖着盖子的茶，安放得十分整齐，并没有凌乱的样子。他不禁暗自思忖：“茶水仍在，喝茶的人却都到哪里去了？院落中的尸身俱是下人装束，喝茶的人想必就是此间的主人。”

他暗中一数，桌上的茶碗，竟然有十七个，不禁又自暗中寻思道：“方才此地必然有着许多客人，但是这些人又都到哪里去了呢？前面的尸身，看来都是主人的家奴，难道他们都是被这些客人杀死的吗？”

他暗中微微颌首，对自己在这种情况下，仍有思考的能力，大为满意。只是他却不知道，自己的思忖虽近情理，距离事实，却仍相差甚远哩！

思忖之间，他已穿过大厅，从右边的侧门走了出去。

厅外一曲回廊，朱栏画栋，建筑得极其精致。回廊外庭院深深，一条白石砌成的小径，蜿蜒着通向庭院深处。

他手持长剑，一步步走了过去，方自走了三五步，目光动处，忽地望到这条小径两侧，竟然各自倒躺着一个身穿华服的虬髯大汉的尸身，腰侧的大刀，方自抽出一半，身上亦是没有半丝伤痕，只有头顶

上鲜血模糊，血渍深深浸入小径旁的泥地里。

锦衣少年管宁心中一凛，一挥长剑，仍然向前走去，又走出三五步远，却见石径之上，交叉着两柄精光闪烁的长剑。

他脚步一停，转目而望，小径两侧，果然又倒躺着两具尸身，身躯肥胖，俱是穿着一身劲装。一人左手握剑，一人右手握剑，剑尖虽搭在一处，尸身却隔得很远，而且伏在地上，发际血渍宛然，伤痕竟也和先前所见的尸身一样。

锦衣少年望着这两具尸身，呆呆地愣了半晌，一时之间，但觉脑海之中，一片晕眩，甚至连惊恐之心都已忘记了。

前面数步之遥，是个长髯老者的尸身，再前面竟是三个蓝袍道人，并肩死在一处。接着见到两个身披袈裟的僧人尸身，横卧在路上，身上俱无伤痕，头上却都是鲜血模糊。

走过这段石径，管宁的一件华丽长衫，已全部紧紧贴在身上。此刻春寒仍是甚重，他却已汗透重衫。

石径尽头，是个六角小亭，孤零零地建在一片山石之上。管宁茫然拾级而登，一条血渍，从亭中笔直地流了下来，流在最上层的一级石阶上。他无须再看一眼，便知道这六角亭内，一定有着数具尸身，尸身上的伤痕也和方才一样。

他暗中默默念了一遍，暗忖道：“虬髯大汉、肥胖剑客、长髯老者、蓝袍道人、僧衣和尚，一共是十个——茶碗却有十七个，这亭子里面，该是七具尸身吧？”

他见到第一具尸身之时，心中除了惊恐交集，还有一种混合着愤

怒与哀伤的情感。兔死尚有狐悲，当人们见到人类尸身的时候，自然也会觉得悲哀的。

但此刻他却像是有些麻木了——这是因为过度的惊恐，也是因为过度的哀愤，因之，他竟能在心中计算着这冷酷的问题。

踏上最后一级石阶，他茫然向亭中望去，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跛足丐者，倒卧在石阶之上，一颗头发蓬乱的头颅，垂在亭外，从他头上流出的血渍，便沿着石阶流下。

一个满身黑衣的瘦削老人，紧紧地倒在他旁边，一根隐泛乌光的拐杖，斜斜地插在地上，入土竟有一半，将四侧的石板，都击得片片碎落，显见这跛是丐者死前一掷，力道是何等惊人。

但管宁却没有注意到这些，他目光已转到一个身穿轻红罗衫的绝色少妇身上。这少妇的尸身，是和一个亦是通体红衫的剑眉修鼻的中年汉子倒卧在一处。月光斜照，他们的头上虽也血渍淋漓，但这丑恶的伤痕，却仍然掩不住这一对男女的绝世姿容。

管宁心中暗叹一声，只听到身后的囊儿竟也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，但他却无法分辨这声叹息中所包含的意味究竟是什么。

那该是惊恐和悲愤的混合吧！

他手上的长剑，软弱地垂了下来，剑尖触到石板铺成的地上，发出“当”的一声轻响。

他的目光随着剑尖望去，越过那一对绝美男女的尸身，停留在一双穿着福字腾云履的脚上。

于是他的心便“怦”的跳了一下，几乎不敢往上移动自己的目光，

因为这双脚竟是笔直地站着的。“难道这里竟然还有个活人吗？”

他的脚步生硬地向后面移动着，目光也不由自主地缓缓向上移动——

一个瘦削而颀长的白衫身形，紧紧地贴着这六角小亭的朱红亭柱，一双瘦骨嶙峋的手掌，五指如钩，抓在亭柱两侧的栏杆上，手指竟都深深陷入那朱红色的栏木里，但是他的头，却虚软地垂落了下来。

“他也死了。”管宁长长一叹，“只是他没有倒下来而已。”

望着这具死后仍不倒下的尸身，他不禁又是呆呆地愣了半晌，却不知道自己的那双鞋子，已经踩到那片鲜红的血渍上了。

一片浮云，掩住了月光，本已幽黯的大地，此刻便更觉苍凉。

星白如月，月白如风，只有地上的血渍……血渍该是什么颜色呢？

那垂髫童子囊儿，手里兀自捧着那方石砚，顺着他主人的目光，也是呆呆地望着那具死后仍没有倒下的尸身，望着他身上穿着的那件洁白如雪的长袍，腰间系着的那条纯白丝绦。

“这人生前，也该是个极为英俊潇洒的人物吧？”只可惜他的头是垂着的，因而无法看清他的面容，他当然也绝没有走上去仔细看看的勇气。

而管宁心中，却在思忖着另一个问题。

“……蓝袍道人、跛足丐者、黑衣老人、红衫夫妇，再加上这白袍书生，一共不过十五人而已，但那大厅中的茶碗，却有十七个……那么，还有两个人呢？这两人难道就是杀死这些人的凶手？但这两人

却是什么人呢？是此间的主人？抑或是客人？唉——此刻这些人全都死了，普天之下，只怕再也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些问题了。”

他目光一扫，暗叹着又忖道：“这些尸身生前想必都是游侠江湖的草泽豪士，如今却都不明不白地死了，连个埋骨之人都没有。我既遇着此事，好歹也得将他们的尸身埋葬起来。日后我若能寻出谁是凶手，究竟是为着何事将这些人全都杀死，究竟谁是谁非——其实能将这许多人都一一杀死的人，纵然具有杀人的理由，手段却也够令人发指的了。”

此事虽然与他无关，但这生具至性的少年，此刻却觉得义愤填胸，一时之间，心中思潮所至，俱与此事有关。

月升愈高，亭中的阴影，也就越发浓重。由东方吹来的晚风，从他身后笔直地吹了过来，哪知——

风声之中，突地传来一声阴恻恻的冷笑，这笑声有如尖针一般，刺入他背脊之中。这阵刺骨的寒意，刹那之间，便在他全身散布了开来。

他大惊之下，拧腰错步，倏然扭转身形，目光抬处，只见亭外的石阶之上，缓缓走下一个身穿五色彩衣的枯瘦老人，瘦骨嶙峋，有如风竹，顶上头发，用根非玉非木的紫红长簪插做一处，面上高颧深腮，目如苍鹰，一动不动地望在管宁身上。

此情此景，陡然见到如此怪异的人物，管宁胆子再大，心中也不禁为之泛起阵阵寒意，不由自主地后退两步，剑尖拄在地上，发出一阵阵极不悦耳的“丝丝”之声，与那阴森的冷笑声相合，听来更觉刺

耳。

这身穿彩衣的枯瘦老人，垂手而行，全身上下，几乎看不出有任何动作，瘦长的身躯，却已由亭外缓缓走了进来。

管宁努力压着心中的惊惧之情，微挑剑眉，厉声喝道：“你是谁？这些惨死之人，可是你杀死的？”

那枯瘦老人嘴角微一牵动，目光之中，突地露出杀意，一言不发地伸出手掌，向管宁当胸抓去。

只见这只黝黑枯瘦的手掌，指尖微曲，指甲竟然卷做一团。管宁心中一寒，手臂微抬，将手中的长剑平胸抬起。哪知这枯瘦老人突地又是一声冷笑，指尖指甲竟电也似地舒展开来，其白如玉，其冷如铁，生像是五柄冷气森森的短剑。

管宁大惊之下，再退一步，只见这只手掌，来势虽缓，却将自己的全身上下，全都控制住了，自己无论向何方闪避，都难免被这五只森冷如剑的手指，戳上几个窟窿。

刹那之间，他闪电般地将自己所学过的武功招式，全都想遍，却也想不出任何一个招式，能够挡住这一掌缓缓的来势。

情急之下，他猛地大喝一声，右手猛挥，青光暴长，将手中长剑，全力向这有如鬼魅一般的枯瘦老人挥了过去。

哪知剑到中途，他只觉全身一震，手腕一松，不知怎的，自己手中的长剑，便已到了人家手上。

却见这枯瘦老人一手捏着剑尖，轻轻一挥，这柄精钢百炼的长剑，竟被折成两段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剑柄落在那黑衣老人的尸身之侧，接

着又是“夺”的一声，青光微闪，捏在那枯瘦老人手中的半截长剑，被他轻轻一挥，竟齐根没入亭上的梁木之中，只留下半寸剑身，兀自发着青光。

管宁性慕游侠，数年之前，千方百计地拜在京城一位著名镖客的门下，学剑三年，自认剑法已经有了些功夫，此刻在这枯瘦老人的面前一比，他才知道自己所学的武功，实在有如沧海之一粟，连人家的千万分之一，都无法比上。

只可惜他知道得嫌太迟了些，这枯瘦老人的一双手掌，又缓缓向他当胸抓了过来。他心中长叹一声，方待竭尽全力，和身扑上，和这彩衣老人拼上一拼。虽然他已自知今日绝对无法逃出这诡秘老者的掌下，但让他瞑目等死，却是万万做不到的。

哪知就在他全身气力将发未发的一刹那间，他身侧突地响起一声厉叱，一阵劲风，夹着一团黑影，劈面向那枯瘦老人打了过去。

枯瘦老人双眉一皱，似乎心中亦是一惊，手掌一伸一缩，便将那团黑影接在手里，入手冰凉，还似带着些水渍。

他心中不禁又为之一惊，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暗器。俯首一看，原来却是一方石砚，方自暗骂一声，却见眼前掌影翻飞，已有一双手掌，劈头盖脸地向自己击了过来。掌风虽弱，招式却极刁钻，他的武功虽炉火纯青，竟也不得不微闪身形，避开这双手掌击向自己面门的一招两式。

这一突生的变故，使得管宁微微一怔，定睛望去，心中不禁又为之一惊，那闪电般向枯瘦老人击出两掌之人，竟是自己的贴身书僮囊



儿。

那枯瘦老人身形微闪之后，袍袖一拂，便将面前的人影震得直飞了出去，闪目望处，却见对方只是一个垂髫童子，心中亦是大奇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囊儿甫出一招，身形便被人家强劲的袖风震飞，心下不禁暗骇：“此人武功，确是高到不可思议。”连退数步，退到亭栏之侧，方自稳住身形，口中却已大声喝道：“你这老鬼是什么人，为何要加害我家公子？”小小的胸膛一挺，竟又大步向那枯瘦老者走了过去，眼珠睁得滚圆，方才的那种畏缩之态，此刻在他面上，竟也一丝一毫都不存在了。

此刻管宁心中，却是又惊，又愧。他再也想不到这个自己从京城西郊冰天雪地中救回来的垂髫童子，竟然身具武功，而且还比自己高得多，却从未在人前炫露出来，而自己才只学会两三路剑法，便已自负侠少。一念至此，心中羞愧大作，呆呆地怔在当地，几乎抬不起头来。

那枯瘦老人目光微睨管宁一眼，便箭也似的，注在囊儿身上，却仍然没有说话。囊儿眼珠一转，大声又道：“我家公子是个读书人，和你素无仇怨，你为什么一见面就要害他？你年纪这么大了，却对一个后生晚辈下起毒手，难道不害臊？”

枯瘦老人突地冷冷一笑，尖声说道：“你方才那招‘龙飞凤舞’是从哪里学来的？金丸铁掌杜仓是你的什么人？”声音尖锐，有如狼嗥。

囊儿面色一变，但眼珠一转，瞬即恢复常态又道：“你也不要问我的师承来历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反正我家公子不是武林中人，只是为了游山玩水，才误打误撞地走到这里来的。你们江湖中的仇杀，和我们根本无关，就算这些人是你杀死的，我们也不会说出去。你今天要是放我们走，我一定感激你的好处，今天的事，我绝不会说出去。”

枯瘦老人神色微微一动，冷笑道：“你这娃儿倒有趣得很，我老人家本也不忍害你，只是——”

右掌突地一扬，方才接在手中的石砚，便又电射而出。囊儿只觉眼前一花，还未来得及体会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势如奔雷的石砚，便不偏不倚地击在他面门之上。

枯瘦老人一无表情地望着囊儿狂吼一声，缓缓倒了下去，冷然接口又道：“只怪你们走错了地方。”目光凛然转向那已扑向囊儿身上，连连痛呼的管宁：“老夫只得心狠手辣一些了。”

随着话声，他又自缓缓走向管宁，瘦如鸟爪般的手掌，又伸了出来。

管宁眼见这方渐成长，本应享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的幼童，竟为着自己，丧失了性命，心中但觉悲愤填膺，突然长身而起，满含怨毒地望着这冷酷的魔头。只要此人再走前一步，他便会毫不犹豫地和身扑上。

哪知这枯瘦老人目光转处，全身突地一震，眨眼之间，面上便满布惊恐之色，脚步一顿，肩头微晃，突地倒纵而起，凌空一个翻身，电也似的掠了出去。只见那宽大的彩袍微微一飘，他那瘦如风竹的身

躯，便消失在亭外沉沉的夜色里。

管宁一怔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虽是个聪明绝顶之人，但究竟初入江湖，遇着此等诡异复杂之事，本已茫无头绪，哪知这事的演变，却越来越奇，莫说是他，便是江湖历练比他更胜十倍之人，也无法明了此事的究竟了。

他茫然怔了半晌，心中突地一动，回过头去，心头不禁又是蓦地一跳，全身的血液，几乎也为之停顿下来。

那垂首而立的白袍尸身，此刻竟已抬起头来，一双深深插入栏木中的手掌，也正自缓缓向外抽出。夜色之中，只见此人眉骨高耸，鼻正如削，面色苍白得像是玉石所雕，一丝血渍，自发际流出，流过他浓黑的眉毛，紧闭的眼睑，沿着鼻洼，流入他颌下的微须里。

这苍白的面色，如雕的面目，衬着他一身洁白如雪的长袍，使他看来有如一尊不可企及的神像。

但那一丝鲜红的血渍，却又给他带来一种不可描叙的凄清之意。

管宁目瞪口呆，骇然而视，只见这遍体白衫的中年文士，缓缓睁开眼来，茫然四顾一眼，目光在管宁身上一顿，便笔直地走了过来。

管宁心中暗叹一声，知道自己今日已卷入一件极其神秘复杂的事件里。是福是祸，虽然仍未可知，但此刻看来，却已断然是祸非福的了。

这白袍文士，人一苏醒，便向自己走来，定然亦是对自己不利。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，自己一个局外人忽然插入此间，自然难怪人家会对自己如此。一念至此，他心中更是百感交集，索性动也不动的站

在当地，静观待变。

哪知这中年文士走了两步，突地停了下来，目光一垂，俯首寻思了半晌，似乎在想什么。管宁又是一奇，却听他自语着道：“我是谁？我是谁？……”

猛地伸出手掌，连连拍打着自己的脑袋，不断地自语道：“我是谁，我是谁……”声音越来越大，突地拔足狂奔，奔出亭外，奔下石阶，只听得他仍在高声呼喊。

“我是谁……我是谁……”叫喊的声音，越来越远，渐渐沉寂。

于是本已茫然的管宁，此刻更有如置身黝黑深沉的浓雾之中，摸不着半丝头绪，只觉自己平日对事物忖度的思考之力，此刻却连半分也用不上。心胸之中，被悲愤、哀伤、自疚、诧异、惊骇、疑惑——各种情感堵塞得像是要裂成碎片似的。

此事原本与他毫无关系，然而，此刻却改变了他一生命运。在当时他走过那座小小的独木桥的时候，这一切事，他又怎能预料得到呢？

蓦地——

他身侧响起一声轻微的呻吟之声，他连忙回过头去，俯下身子。

倒卧在那并肩斜倒在亭栏之前的一对红衫夫妇前面的囊儿，面门满是血渍，挺直的鼻梁，亦被击成骨肉模糊。

此刻，他正勉强地睁开了眼睛，望了管宁一眼，见到他还是好生生地活在自己的眼前，血肉模糊的面上，便绽开一丝喜悦的笑容，似乎极为安慰。因为，自己的死，终于有了代价了。

管宁只觉得心中所有的情感，在这一瞬之间，全都变成浓厚的悲哀，两滴泪珠，夺眶而出——

冰凉的眼泪，流在他滚热的面颊上，也流入他炽热的心。

他仍任它流下来，也不伸手拭抹一下，哽咽着道：“囊儿，你……你何必对我如此，叫我怎么报答你！”

囊儿面上的笑容兀自未退，断续地说道：“公子对囊儿的大恩……囊儿一死也报答不完，这……这又算得了什么？若没有公子……囊儿和大姐早就冻死、饿死了。”

他痛苦地扭曲了一下身躯，但此刻他心中是安详的，因之任何痛苦，他都能面带笑容地忍受下，接着又道：“只要公子活着，囊儿死了算不得什么，但是……囊儿心里却有一件放不下的事。”

管宁强忍哀痛，哽咽接道：“囊儿有什么放不下的事，我一定替你做好，就算那事难如登天……不过，囊儿别怕，囊儿不会死的。像囊儿这么乖的孩子要是死了，这世界还算得是什么世界？”

囊儿凄然一笑悄然合上眼睛，默默地停了半晌，接着又道：“囊儿死了，希望公子好好看待囊儿的姐姐。囊儿的姐姐也很乖，公子以后要是娶了亲，就……就叫囊儿的姐姐侍候公子的夫人。公子以后若是没有喜欢别的女孩子……就喜欢囊儿的姐姐好了。唉——大姐对囊儿真好，可是囊儿却永远不能看到大姐了。大姐，你会伤心吗？”

管宁方自忍住的眼泪，此刻便又不可遏止地流了下来。

过度的悲伤，已使他再也说不出话来。囊儿又睁开了眼睛，只见他不住地点着头，嘴角便又泛起一丝笑容，微声说道：“囊儿还有一

件事，想求公子，公子一定答应囊儿，囊儿的……”

他这两句说得极快，但说到一半，便停止了，竟已说不出话来了。

他的嘴角，还带着一分笑容，因为他的生命虽然短促，却是光辉而灿烂的。他生得虽然困苦，死得却极安乐，他不曾亏负人生，人生却有负于他……

人生，人生之中，不是常常有些事是极为不公平的吗？

伏在囊儿的尸身上，管宁哀哀的痛哭了起来，将心中的悲哀，都和眼泪之中如泉涌地哭了出来。有谁能说眼泪是弱者所独有的？勇敢的人们虽不轻易流泪，但当他流泪的时候，却远比弱者还要流得多哩！

他也不知哭了多久，肩头突然被人重重拍了一下。他心头一跳，回头望处，却见那白袍文士，不知何时，又已站在他的身后，带着一脸茫然的神色，凝视着他，一字一字地问道：“我是谁？你知道吗？”

痛哭过后，管宁只觉心中空洞洞的，亦自茫然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你是谁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不管你是谁，与我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白袍中年文士呆了一呆，连连点着头，长叹了一声，缓缓说道：“与你本无关系，与你本无关系。”语声微顿，又道：“那么和谁有关系呢？”

管宁不禁为之一愕，又自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和谁有关系，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，哼——我当然不会知道。”

那白袍文士又是一呆，突地双手疾伸，一把将管宁从地上抓了起来，竖眉吼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那么谁知道？这里上上下下

下，前前后后，都是死人，我不问你，难道去问那些死人吗？”

管宁双肩被他抓在手里，但觉其痛彻骨，全力一挣，想挣脱他的手掌，但这中年文士的一双手掌，竟像是生铁所铸，他竭尽全力，也挣不脱，心中不禁怒气大作，厉声叱道：“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，我看你——哼哼，还是死了算了。”

这中年文士双眉一轩，瞬又平复，垂下头去，低声自语道：“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突地手掌一松，将管宁放了下来，连声道：“是极，是极，我还是死了算了。”

转身一望，见到那只插在地下的铁拐杖，身形一动，掠了过去，将拐杖拔将起来，再一拧身，便又回到管宁身前，将拐杖双手捧到管宁面前，道：“就请阁下用这枝拐杖，在我头上一击，把我打死算了。”

管宁只觉眼前微花，这中年文士已将拐杖送到自己面前，身形之快，有如鬼物，心中方自骇然，听了他的话，却又不禁愣住了，忖道：“此人难道真的是个疯子？天下怎会有人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？就算他是个疯子，也不至于会疯到这种地步呀！”

那中年文士等了好久，却见管宁仍在垂首想着心事，双眉一轩，道：“这枝拐杖虽然不轻，但你方才那一挣，两膀之间，至少有着两三千斤力气，这拐杖一定拿得起，来来来！就请阁下快些动手吧！”

他双手一伸，将拐杖送到管宁的身前，管宁连忙摇首，说道：“杀人之事，我不会做。阁下如果真的要死，还是你自己动手吧！”

那中年文士目光一凉，突地大怒道：“你叫我死了算了，却又不

肯动手，难道要叫我自己杀死自己不成？哼！你这种言语反复之人，不如让我一杖打死算了。”

管宁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方才我是挣了一下，此人便已估出我两膀的力气，不会是个疯子。”

他转念又忖道：“他让我动手杀他，必定是难弄于我。试想他武功之高，不知高过我多少倍，怎会无缘无故地让我打死？”

一念至此，他便冷冷说道：“阁下若是真的要死，我便动手好了。”

劈手夺过那枝黑铁拐杖，高高举起，方待击下，目光斜处，却见这中年文士竟然真的阖上眼睛，一副闭目等死的样子，举在空中的黑铁拐杖，便再也落不下去。

在这一刻之中，管宁心中思潮如涌，突地想起了许多事。

他手中的黑铁拐杖，仍高高举在空中，心中却在暗地寻思道：“我幼时读那先人札记中的秘辛搜奇，内中曾记载着一个完全正常之人，却常常会因为一个极大的震荡，而将自己一生之中的所有事情，完全忘却的——”

他目光缓缓凝注到那白袍书生的头顶之上，只见他发际血渍宛然，显然曾被重击，而且击得不轻，心念一动，心中又自忖道：“莫非此人亦因此伤，而将自己是谁都忘得干干净净？如此说来，他便非有心戏弄于我，而是真的想一死了之？”

目光一转，见这中年书生面目之上果然是一片茫然之色，像是已将生死之事，看做与自己毫无干系，因为生已无趣，死又何妨？

管宁暗叹一声，又自忖道：“方才那身穿彩袍的高瘦老者，武功



之高，已是令人难以置信，但他一见着这白袍书生，却连头也不敢回，就飞也似的逃了出去，显见这白袍书生必是武林之中，一个声名极大的人物，他的一生，也必定充满灿烂绚丽的事迹。而如今呢，他却将自己的一生事迹全部忘记。这些事迹，想必全是经过他无比艰苦的奋斗，才能造成的。唉——人们的脑海，若是变成一片空白，什么事也无法思想，什么事也不能回忆，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不再记得，那该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？若有朝一日，我也变成如此，只怕我也会毫不犹疑，心甘情愿地，让别人一杖击死了。”

一念至此，他突地对这白袍书生，生起同情之心，手中高举的黑铁拐杖，便缓缓地落了下来，“当”的一声，落到地上。

那白袍文士倏然睁开眼来，见到管宁的目光呆呆地望在自己的脸上，双眉微皱，怒道：“你看我作什么，还不快些动手？”

管宁微喟一声，道：“生命虽非人世之间最最贵重之物，但阁下又何苦将自己大好的生命，看得如此轻贱？”

那白袍书生神色微微一动，叹道：“我活已觉无味，但求一死了之——”他双眉突又一皱，竟又怒声说道：“你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方才叫我死了算了，此刻竟又说出这种话来，难道我自己的生死之事，竟要由你为我作主吗？”

管宁心中突地一动，暗暗忖道：“我方才所说的话，他此刻竟还记得，想必他神智虽乱，却还未至不可救药的地步。以他的武功，在江湖上必非无名之辈，认得他的人，必定也有很多，我若能知道他的些许往事，假以时日，也许能将他的记忆恢复，亦未可知。”

这念头在他心中一闪而过，在这一瞬之间，他便已立下帮助此人之心。一个生具至性之人，往往会因人家的痛苦，生出同情之心，而忘却自身的痛苦。管宁此念既生，便道：“小可虽是凡庸之人，却也能了解阁下的心境。阁下如能相信于我，一年之内，小可必定帮助阁下，忆起以往之事——”

白袍书生神色又为之一动，俯首凝思半晌，抬头说道：“你这话可是真的？”

管宁胸脯一挺，朗声道：“我与阁下素不相识，焉能有欺骗阁下之理？阁下若不相信，我也无法，只是要我动手杀死阁下，我却是万万无法做出的。”

右手一弹，将手中的黑铁拐杖，远远抛出亭外，身形一转，走到囊儿的尸身之前，再也不望那白袍文士一眼。

白袍书生又缓缓垂下头去，目光呆滞地停留在地面上，似乎在考虑什么，一时之间全身竟动都不动。

管宁俯身将囊儿的尸身抱了起来。眼见这半日之前，还活活泼泼地充满生气的稚龄童子，此刻却已变成僵硬而冰冷的尸身，心中不禁悲愤交集，感慨万千。愣了半晌，转身走出亭外，沿着石阶，缓缓走了下去。

庭院之中，幽黯凄清，抬首一望，星群更稀，月已西沉。

他沉重地叹息了一声，走到林荫之中，将囊儿的尸身，放了下来，折了段树枝，卷起衣袖，想掘个土坑，先将尸身草草掩埋起来。

泥土虽不甚紧，但那树枝却更柔脆，掘未多久，树枝便“啪”的

断了，他便解下腰间的剑鞘，又继续掘了起来。

哪知身后突地冷哼一声，那白袍书生竟又走到他的身后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这样岂不太费事了些？”

一把抢过管宁手中的剑鞘，轻描淡写地在地上一挑，一大片泥土便应手而起。

管宁暗叹一声，忖道：“此人的武功，确是深不可测，却不知又是何人，能将他击成重伤——那数十具尸身，伤势竟都相同，能将这些人的一段极短的时间里，都一一击毙，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。这些人在一夜之中，不约而同地到此间来，又同时被人击毙，这其中必定关系着一件极为重大隐秘之事。但这又是什么人呢？这些人又都是何许人物？这间庄院建筑在这种隐秘的地方，主人必定是非常人物，这主人又是谁呢？是否亦是那些尸身其中之一？这些人是否受了这主人的邀请，才同时而来？十七碗茶，却只有十五具尸身，那两人跑到哪里去了？若我能找到这两人，那么，此事或许能够水落石出，只是我此刻却连这两人是谁都不知道，所有在场之人，都死得干干净净，这白袍书生又变成如此模样，唉——难道此事将永远无法揭开，这些人将永远冤沉地底吗？”

他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问题，越想越觉紊乱，越想越觉无法解释——

抬起头来，白袍文士早已将土坑掘好，冷冷地望着他。

他又自长叹着，将囊儿的尸身埋好，于是他点起一把火，让那些诗句都化为飞灰，飘落在囊儿的尸身上。他突然对囊中那些曾无比珍

惜的诗句，变得十分轻蔑。在解下他身边的彩囊的刹那，管宁的眼泪，又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跪在微微突起的土丘前，他悲哀地默视了半晌，暗中发誓，要将杀这无辜幼童的凶手杀死，为他复仇。

虽然他自知自己的武功，万万不是那身穿彩袍的诡异老人的敌手，但是他的决心，却是无比的坚定而强烈的。当人们有了这种坚定而强烈的决心的时候，任何事都将变得极为容易了。

白袍文士一言不发地站在旁边，面上竟也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悲哀之意，直到管宁站起身来，他才低声问道：“现在要到哪里去呢？”

管宁沉重地移动着脚步，走出这悲凉的树丛。他知道这中年文士问他这句话的意义，已无异是愿意随着自己一起寻求这些疑问的解答。但此刻究竟该到哪里去呢？他却也茫然没有丝毫头绪。

步出树丛，他才发现东方已露出曙色了。这熹微的曙光，穿透浓厚的夜色，使得这幽黯凄清的庭院，像是有了些许光亮，但清晨的风吹到他身上，寒意却更重了。

更何况在那条蜿蜒而去的碎石小径上所倒卧的尸身，又替晨风加了几许寒意。

他默默地伫立了一会儿，让混沌的脑海稍微清醒，回过头道：“这些尸身，不知是否阁下素识？”

他话声微顿，只见那白袍文士茫然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我也不记得了。”

管宁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无论如何，你也不能任凭他们的尸身，暴

露于风雨之中。唉！这些人的妻子儿女若知道此一凶耗，不知要如何悲伤了。只可惜我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道，否则我定要将他们的死讯，告诉他们的家人，也好让他们来收尸。”

说到后来，他话声也变得极其悲怆。

白袍文士呆了一呆，突地垂下头，自语道：“我的家人是谁？唉——我连我究竟有没有家都不知道。”

两人无言相对，默然良久，各自心中，俱是悲思难遣，不能自己。

大地由黑暗而微明，此刻阳光已从东方的云层中照射出来。

管宁默默地抬起这些尸身，将他们怀中的遗物，都仔细包在从他们衣襟上撕下的一块布里。因为这些东西纵然十分轻贱，然而在他们家人的眼中，其价值都是无比贵重。管宁暗中希冀有一天能将这些东西交到他们家人的手里，因为他深切地了解，这对那些悲哀的人，将是一种多大的安慰。

那白袍文士虽然功力绝世，但等到他们将这尸身全部埋好在这深深的庭院中时，从东方升起的太阳，已经微微偏西了。

当他们掩埋这些他们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尸身的时候，他们心中，却有如在掩埋最亲近的朋友一样的悲哀。

于是，在这相同的悲哀里，他们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是彼此之间，却都觉得亲近了许多，这在他们互相交换的一瞥里，他们也都了解到了。

但这可是一种多么奇妙的友谊的开始呀！

踏着小径的血迹，走尽曲折回廊，走入大厅去——

管宁目光一扫，神色突地大变，但觉一阵寒意，自心头升起，一时之间，竟惊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
那白袍文士茫然随着他的目光在厅中扫视一遍，只见桌椅井然，壁画罗列，厅门半开，窗纸昏黄，却没有什么奇异之处，心中不禁大奇，不知道管宁惊骇的是什么？

因为他的记忆之力已完全丧失了，若他还能记得以前的事，那么他也一定会惊诧，甚至惊诧得比管宁还要厉害。

原来大厅的桌几之上，此刻竟已空无一物，先前放在桌上的十七只茶碗，此刻竟已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
瞬息之间，管宁心中，又被疑云布满，呆立在地上，暗地思忖道：“那些茶碗，被谁拿走了？他为什么要将这些茶碗拿走？难道这些茶碗之中，隐藏着什么不能被人知道的秘密吗？”

这些问题在他心中交相冲击。他无可奈何的长叹一声，走出大厅，因为他知道他纵然竭尽心力，也无法寻出答案。

院中仍有十数具尸身，管宁回头望了那白袍文士一眼，两人各自苦笑一声，又将这些尸身，都堆在大厅旁边的一间空房里。

管宁心中突地一动，低语道：“不知道这座庄院中的其他房间里，还有没有人在？”

话犹未了，白袍文士已摇首道：“我方才已看了一遍，这庄院中除了你外，再也没有一个活人了。”

于是管宁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，便又落空。

走出那扇黑漆大门，四面群山，历历在目，那片方自插下秧苗的

水田，也像往昔一样的没有变动，只是插秧的人，却已无法等待自己种下的秧苗长成了。

蓦地——一阵清脆的铃声，从晨风中传来。两人面色各自一变，抢步走上石阶，定睛一望，只见隔涧对崖独木桥头，竟然悄然伫立着一个翠装少女，左手拿着一个拳大金铃，不住地摇晃，右手抬起，缓缓抚弄着鬓边的乱发，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，眨也不眨地望着这石砌小屋顶上，正自满脸惊奇地自语道：“真奇怪，怎么这些人竟将一只已经烧得七零八落的灯笼，还高举在这里，难道这四明山庄里的奴才下人都死光了吗？”

日光之下，只见这翠装少女，云鬓如雾，娇靥如花，纤腰一握，临风如柳，说话的声音，更是如莺如燕，极为悦耳。

管宁目光动处，不禁为之一愕。他这一夜之间，身经这连串而来的诡异、残酷悲哀之事，此刻陡然见着这种绝美少女，在这种荒山之间出现，心中亦不知是惊，是奇。

那白袍书生面目之上，却木然无动于衷。这巨震之后，记忆全失之人，此刻情感的变化，全然不依常规，自然也不是别人能够揣测到的。

管宁微一定神，快步走上那独木桥，想过去问问这少女究竟是何来路。

哪知他方自走到一半，翠装少女秋波流转，亦自走上桥来，莲步轻移，已到了管宁面前，手中金铃一晃，冷冷道：“让开些。”

这道小桥宽才尺许，下临绝涧，势必不能容得两人并肩而立，管

宁微微一怔，忖道：“这少女怎的如此蛮横，明明是我先上此桥，她本应等我走过才是，怎的却叫我让开？难道这少女亦是此间主人不成？”

他心念尚未转完，却见那少女黛眉轻颦，竟又冷冷说道：“叫你让开些，你听到没有？”

管宁剑眉微轩，气往上冲，不禁亦自大声道：“你要叫我让到哪里去？”

那翠装少女冷哼了一声，轻轻伸出一只纤纤玉指，向对岸一指，道：“你难道不会先退回去！哼——亏你长得这么大，连这点道理都不懂。”

管宁不禁又为之一愕，心想这少女看来娇柔，哪知说起话来，却如此蛮横无理，心中不觉更是恼怒，方待反唇，目光动处，却见这少女的一只有如春葱般的手指，已堪堪指到自己面前。

他本是世家之人，平生之中，除了自己家中之人外，从未与女子打过交道，此刻，这少女面面对，香泽微闻，心中虽然气愤，但一转念便想：“我又何苦与女子一般见识。”

缓缓转回身，走了回去。目光瞥处，只见那白袍文士正自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。

这翠装少女微微一笑，眼光之中，像是极为得意，一手摇着金铃，袅娜走过桥来，眼波四下一转，便又自语着道：“这里的人耳朵难道都聋了不成，听到金铃之声，竟还不出来迎接神剑娘娘的法驾？”

管宁心中一动，暗中寻思道：“这‘神剑娘娘’又是什么人？难



道亦是此间主人请来的武林名人，却因来得迟了，因之而免于此次惨劫？”

心念一转，又忖道：“那么她对此间主人为什么要请这些武林豪士前来的原因，总该知道了，至少她也该认得这白袍文士到底是什么人。我从她身上，也许能将此事探出一些头绪亦未可知。”一念至此，他忍不住回转身去，向这翠装少女朗声问道：“神剑娘娘在哪里？可否为——”

语犹未了，这翠装少女便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神剑娘娘是谁，你都不知道吗？哼——”她又伸出玉指，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接道：“告诉你，神剑娘娘就站在你的面前，姑娘我就是神剑娘娘。”

管宁一怔，若不是心中仍然满腹心事，此刻怕早就噗哧笑出声来了。

这年纪最多不过十七八岁，天真未泯，稚态未消的少女，却自称“神剑”，自称“娘娘”，简直是有些岂有此理。

但这翠装少女，面上神情，却是一本正经，生像这根本是天经地义之事，不停地摇着手中金铃，秋波在那负手而立的白袍文士身上一转，便又毫不停留地望到管宁面上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还不快去告诉这里的庄主夫人一声，就说来自黄山的神剑娘娘专程来拜访她了。哼——想不到名闻天下的四明山庄，竟这样不懂规矩，叫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来迎接客人。”

管宁目光抬处，但见这翠装少女此刻竟是负手而立，仰首望天，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，心中不觉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却又在暗中思忖

道：“原来此间果然是名满江湖的所在，只可惜我阅历太少，连‘四明山庄’这名字都未听过。若是师父他老人家在这里，便一定会知道这‘四明山庄’的来历，也许和庄主是素识也说不定——只是庄主到底是谁呢？”便问道：“这四明山庄庄主是谁？庄主夫人又是谁？——”语犹未了，只见这翠装少女杏眼一瞪，像是不胜惊诧地说道：“你居然连‘四明山庄’的庄主红袍客夫妇都不知道？喂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要知道在这‘四明山庄’里乱闯，可不是玩的呀，一个不好，把小命赔上，那才冤哩。”

管宁双目一转，恍然说道：“原来那对极其俊美的红衫男女便是此间的庄主，唉——这夫妇二人，男的英挺俊逸，女的貌美如花，果然不愧是一对名满天下的武林侠侣，只可惜正值盛年，便双双死了。”

他生具悲天悯人的至情至性，虽与这四明庄主夫妇二人素不相识，但此刻心胸之中，仍充满悲哀惋惜伤痛之意，心念一转，又自忖道：“这少女看来与他们夫妇二人本是知交，若是知道他们已经惨死，只怕也会难受得很。”

一念至此，管宁不禁长叹道：“不知姑娘寻找庄主夫人有何贵干？姑娘与她如是知交，那么——”

他话说到一半，却见这翠装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根本就不认得人家，却又来管我找人家干什么，哼，我看你呀，真是幼稚得很！”翠袖一拂，笔直地向山崖下面走去。

管宁愣了愣，他自幼锦衣玉食，弱冠后更有才子之誉，京城左右，有谁不知道文武双全的管公子！到了这四明山庄，他虽已知道武学一

道，有如浩瀚鲸海，深不可测，世事之曲折离奇，更是匪夷所思，自己若想在江湖闯荡，无论哪样，都还差得太远，但被人骂为“幼稚”，却是他生平未有的遭遇。

此刻他望着自称“神剑娘娘”的翠装少女那婀娜而窈窕的背影，心胸之间，只觉又是悲怒，又是好笑，但心念一转，又不禁忖道：“这少女自称神剑，看她神态之间，武功必定不弱。但无论如何，她总是个女子，此刻下面山庄之内，血渍未清，积尸犹在，后院中更满目俱是尸堆，她若看见这种凄凉恐怖的景象，只怕不知吓成如何模样。”一念至此，他不禁脱口叫道：“姑娘慢走。”

翠装少女脚步一顿，回过头来，秋波如水，冷冷向他瞟了一眼，忽地“哼”了一声，转身向上走了两步，嗔道：“我与你素不相识，方才与你说了几句话，已经是给了你极大的面子，你要是再跟我乱搭讪，莫怪我要给你难看了。”

言下之意，竟将管宁当做登徒子弟。管宁绝世聪明，焉有听不出来的道理？不禁亦在鼻孔中“哼”了一声，暗暗忖道：“这少女怎的如此刁横？哪里有半分女子温柔之态！我若是要与她终日厮守，这种罪真是难以消受。”

口中亦自冷冷说道：“在下与姑娘素昧平生，本来就没有要和姑娘说话之意。”

目光转处，只见这翠装少女柳眉一扬，娇嗔满面，似乎再也想不到会有年轻男子对她说出如此无礼之话。一时之间，他心中不禁大为得意，觉得她方才加诸自己的羞辱，自己此刻正可报复，剑眉微轩，

故意作出高傲之态，接着说道：“只是姑娘到此间，既是为了寻访‘四明山庄’庄主夫妇，在下就不得不告诉姑娘来得太迟了些。”

## 第二章 翠袖与白袍

那翠装少女本是满面娇嗔，此刻听了他的话，怒容为之顿敛，明亮的眼睛睁得老大，不胜惊讶地接口说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管宁双目一翻，本想作出一个更为倨傲的样子，来报复她方才的倨傲，但转念一想，想到方才那些人的惨死之态，此刻自己又怎能以人家的凶耗来作为自己的报复手段？

此念既生，他不禁又对自己的行为后悔，暗中忖道：“无论如何，她总是个女子，我昂藏七尺何苦与她一般见识！”

口中便立刻答道：“不瞒姑娘，四明山庄的庄主夫妇，此刻早已死了，姑娘若是……”

他言犹未了，哪知眼前人影突地一花，方才还站在这长长的台阶之间的翠装少女，此刻竟已站在自己眼前，惊声道：“你这话可是真的？”

管宁心中暗叹一声，自己目光丝毫未眨，竟也没有看清这少女究竟是如何掠上来的，那么，这少女轻功之高，高过自己又何止数倍。

他心中不禁又是气馁，又是羞愧，觉得自己实是无用得很。那少女见到他突然呆呆地发起愣来，轻轻地跺了跺脚，不耐地又追问一句：“你这人真是的，我问你，你刚刚说的话可是真的？你听到没有？”

管宁微一定神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在下虽不才，但还不致拿别人的生死之事，来作戏言。”

那翠装少女柳眉轻竖，接口道：“四明庄主夫妇死了，你怎会知道？难道你亲眼看到不成？”

管宁垂首叹道：“在下不但亲眼看到四明庄主，而且还亲手埋葬了他们两位的尸身——”

转目望去，只见这少女目光中满是惊骇之情，呆呆地望着自己，柳眉深颦，又像是十分伤心，不禁又自叹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姑娘与他们两位纵是相交，也宜节哀才是。”

他生性虽然高傲，却更善良，方才对这自称“神剑娘娘”，说话咄咄逼人的刁横少女有些不满，但此刻见着她如此神态，却又不禁说出这种宽慰、劝解的话来。

却见翠装少女微微垂下头去，一手抚弄着腰下衣角，喃喃低语着道：“四明庄红袍夫妇两人，竟会同时死去！这真是奇怪的事。”

目光一抬，又自问道：“你既是亲眼看到他们死的，那么我问你，他们是怎么死的？”

管宁叹道：“四明庄主夫妇的死状，说来真是惨不忍睹。他夫妇二人同时被人在脑门正中击了一掌，死在四明山庄后院六角亭内。”

翠装少女双目一睁，大惊道：“你说他们夫妇二人是同时被人一掌击死的？”

管宁叹息着微一颌首，却见翠装少女目光突地一凛，厉声说道：“你先前连四明庄主是谁、长的是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现在你却说你亲手埋葬了他们尸身，又说他们夫妇两人都被人一掌击死，哼——你说的什么鬼话！想骗谁呀！”

语声方落，玉手突地一抬，“呛啷”一声，手中竟已多了一柄精光耀目、寒气侵人的尺许短剑，微一挥动，剑身光华流转，剑尾似带

有寸许寒芒，指向管宁，厉声又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跑到这里来有什么企图？趁早一五一十地说给姑娘听。哼——你要是以为我容易被骗的话，那你可就错了。”

管宁目光动处，剑尖指向自己面门，距离不过一尺，剑上发出的森冷寒意，使得他面上的肌肉不禁微微颤动一下。

但是他却仍然笔直地挺着胸膛，决不肯后退半步，剑眉一轩，朗声说道：“在下方才所说，并无半点虚言，姑娘不相信，在下亦无办法，就请姑娘自去看看好了。”

袍袖微拂，方待转身不顾而去。

哪知那少女突地娇叱一声，玉手伸缩间，带起一溜青蓝的剑光，划向管宁咽喉。

管宁大惊之下，脚跟猛地往外一蹬，身形后仰，倒窜出去。

他学剑三年，虽然未遇名师，但是他天纵奇才，武功也颇有几分根基，所施展的身法，此刻这全力一窜，身形竟也退后几达五尺。

那少女冷哼一声，莲足轻轻一点，剑尖突地斜斜垂下。

管宁方才全力一窜，堪堪避过那一剑之击，此刻身形却已是强弩之末，再也无法变动一下，眼见这一道下垂的剑光，又自不偏不倚地划向自己咽喉，只觉眼前剑光如虹，竟连招架都不能够。

那白袍书生始终负手站在一边，非但没有说话，就连身子都没有动弹一下，面上也木然没有表情，一副漠然无动于衷的样子，生像是世上所发生的任何事，都和他没有丝毫关系。

在这刹那之间，管宁只觉剑光来势，有如闪电，知道眨眼之间，

自己便得命丧血溅。他虽生性豁达，但此时脑中一经闪过“死”之一字，心胸之间，亦不禁翻涌起一阵难言的滋味。

哪知——那道来势有如击电的剑光，到了中途，竟然顿了一顿。

管宁只觉喉间微微一凉，方自暗叹一声：“罢了。”

却见剑尖竟又收回去。他已经绷紧的心弦，也随之一松。还来不及再去体味别的感觉，心中只觉大为奇怪，不知道这少女此举究竟是何用意。

目光抬处，这翠装少女一手持剑，一手捏诀，双手却都停留在空中，久久没有垂落下来，面上竟也满带诧异之色，凝目望着管宁，呆呆地愣了半晌，突地微微摇首，缓缓说道：“就凭你这两手武功，怎的就敢跑到四明山庄来弄鬼？”

语声一顿，目光仍然凝注在管宁身上，似乎对管宁方才所说的话，有些相信，却又不能相信。

管宁挺腰而起，心中那种气馁、羞愧的感觉，此刻变得越发浓厚。

从这少女的言语神态中，他知道她之所以剑下留情，并非因为别的，仅是因为自己武功太差而已。

这一分淡淡的轻蔑，对于一个生性高傲、倔强的人来说，确是一种难堪的屈辱。管宁望着她的神色，直恨不得自己方才已经死在她的剑下，一时之间，心中真是滋味难言，连哭都哭不出来，长叹一声，缓缓道：“在下本非武林中人，四明庄主与我更是无怨无仇，在下纵然已卑鄙到姑娘所想的地步，也不会去暗算人家，方才……”

翠装少女呆呆地望着他，却似根本没有听他的话。



管宁强自忍耐着心中的气愤与羞愧，接着又说道：“在下本为避雨而来，哪知一入此间，竟发现遍地尸身狼藉。在下与他们虽然素不相识，亦不忍眼看他们的尸身，此后日遭风吹雨淋之苦，是以便将他们埋葬起来——”

他语声略顿，只见那翠装少女面上，果然已露出留意倾听的神色来，便又接着说道：“在下本不知道这些尸身之中有无四明山庄的庄主，也不知道谁是四明庄主，是以方才姑娘询问之下，那时在下的确是全不知道。”

那少女秋波一转，目光渐渐变得柔和起来，却听管宁又道：“但是，姑娘、后来说起‘四明庄主红袍夫妇’，在下方自想到，尸身之中，确有男女二人，是穿着一身红色衣衫的。在下虽不知姑娘寻访他们，究竟是因为什么，但是猜测姑娘与他夫妇二人，总是素识，生怕姑娘听了他们的噩耗，会——”

翠装少女幽幽长叹一声，接口说道：“其实，我与四明红袍夫妇两人也不认识。我来寻找四明庄主夫妇，为的不过想来找她比剑而已。”

此刻她已知道方才不能了解之事，并非对面这少年在欺骗自己，因为她从他的眼光之中，已找出自己可以相信他所说的理由来。有着一双诚实的眸子的人，不是很少会说谎话的吗？

因之她对自己方才的举动，便微微觉得有些歉意，说话的语调，也随之温柔起来。

管宁目光闪一下，方待开口，哪知她略为一顿，竟自幽幽叹了口气，接着说道：“唉，只是我再也想不到，她竟会死了，唉——”

她一连叹了两声，语声似乎十分悲伤惋惜，哪知她竟接着又道：“现在巾幗中，直到目前为止，江湖中人还只知道‘红粉三刺’，我却连跟她们比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。我真是倒楣，跑遍了江南江北，一个也没有找到，只望到了这四明山庄，总不会再落空的了，哪知——唉！”

她又长叹一声，但她所悲伤惋惜的，竟不是这四明庄主夫人的死，而只是她死得太早了些。管宁听了不觉为之一愕。他一生之中，再也想不到世上竟有生性如此奇特的女子，生像是她心中除了自己之外，再不会替别人设想半分。

却见她突又微微一笑，将手中的短剑，插入藏在袖中的剑鞘里，一面对管宁说道：“你武功太差，当然不会了解我心里的感觉，你要知道——”

管宁剑眉一轩，截断了她的话，沉声说道：“在下亦自知武功不如姑娘远甚。但是武功的深浅，与人格并无关系，是以在下武功虽差，但却非惯受别人羞辱之人。”

他话声微微一顿，那翠装女子不禁为之一愕。她自幼娇宠，向来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别人对她有半分不敬，她便会觉得此人罪不可赦，但她对别人加以羞辱，却认为毫无关系，而事实上，她所接触的人从未有人对这种羞辱加以反抗的。

是以她此刻听了管宁的话，心中便不禁泛起一阵奇异的感觉。

却听管宁接着又道：“方才在下向姑娘说出的话，并非想对姑娘解释，只是想要姑娘知道，在下并非惯作谎言之人而已。此刻言已尽

此，相不相信，也只有由得姑娘了。”

他说话的声音，虽然极为低沉，但每一字一句，其中都似含有重逾千斤的份量，直可掷地而作金石之声。

这种刚强的语气及言词，却是翠装少女一生之中从未听过的。此刻她呆呆地愣在那里，一时之间，竟然无法说出话来。

哪知管宁话声一了，握在剑柄的手掌忽地一翻，竟然“呛啷”一声拔出剑来，横剑向自己喉间刎去。

翠装少女面色骤变，惊呼一声，电也似的掠上前去。

但是她身形虽快，却已不及，眼管宁便得立时血溅当地，哪知就在剑锋距离他咽喉之间尚在寸许之差的当儿，只觉身侧突地白影一闪，接着时间突地一麻，竟无法再举起。此刻翠装少女便已掠到他身前，亦自一把握住他的手腕。

于是，这心高气傲的少年，虽想以自己的鲜血来洗清这种难堪的羞辱，却也已无法做到了。

呛啷一声，管宁手中的长剑，斜斜地落了下去，剑柄撞着地上的一块石头，柄上精工镶着的一颗明珠，竟被撞得松落下来，向外跳出数尺，然后向山崖旁边滚落下去。

管宁茫然睁开眼来，第一个触入他眼帘的，却又是这翠装少女那一双明媚的秋波，正带着一种奇异而复杂的光彩望着自己。

他感觉到自己肘间的麻木，极快地遍布全臂，又极快地消失无影。

然后，他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手腕，正被握在一只滑腻而温暖的柔荑里，于是，又有一阵难言的感觉，自腕间飞扬而起。

两人目光相对，管宁不禁为之痛苦地低叹一声，忖道：“你又何苦救我？”

这一生从未受过任何打击、羞辱的少年，在这一日之间，却已体味到各种他从未有过的感觉……

惊恐、迷乱、困惑、气馁，以及饥饿与劳顿，本已使他的自尊和自信受到无比的打击与折磨。

于是，等到这翠装少女再给他那种难堪的羞辱的时候，他那已因各种陡然而来的刺激而变得十分脆弱的心灵，便无法承受下来了。

此刻他茫然站在那里，心胸之中，反倒觉得空空洞洞的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他想将自己的手腕，从这少女的柔荑中抽出，但一时之间，他却又觉得全身是那么虚软，虚软得连动弹都不愿动弹一下。

这一切事与这一切感觉的发生与消失，在当时不过是眨眼间事。

翠装少女微一定神，垂首望了自己的纤手一眼，面颊之上，亦不禁飞起两朵娇羞的红云来。

于是，她松开手，任凭自己的手掌，无力地垂落下去……

却听身侧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，缓缓说道：“你这人怎的突然想死？你答应我的话还未做到，千万死不得。”

管宁长叹一声，回过头去。他也知道自己方才时间的麻木，定是被这白袍书生的手法拂中。他深知这白袍书生，定必是个武功深不可测的异人，是以他此刻倒没有什么惊异的感觉。

翠装少女直到此刻，才发觉此间除了自己和这少年之外，还有第

三者存在。她奇怪地问着自己：“怎的先前我竟没有注意到他？”

于是，她本已嫣红的面颊，便更加红了起来，因为她已寻得这问题的答案，她知道当自己第一眼看到这少年，和他开始说第一句话的时候，自己心里便有了一分奇异的感觉。

而这种感觉，不但是她前所未有的，而且使她十分惊恐。

她用了各种方法——伪装的高傲与冷酷来掩饰这种情感，但是她此刻终于知道，这一切掩饰，都已失败了。

她烦恼地再望这白袍书生一眼，便又发觉一件奇怪的事。

她发觉他的面目之上，似乎少了一样东西。他面目的轮廓，虽然是这么清晰而深邃，有如玉石雕成的石像般俊逸，但却因为少了这样东西，而使他看来便有些漠然而森冷的感觉。

于是，她那双明亮的眼睛，便不自觉地在他面目上又盘旋一转，方自恍然忖道：“呀！怎的这人的面目之上，竟然没有一丝人类的情感？”

在方才管宁拔剑出鞘的那一刹，她便立即闪电般掠上前去。她虽然与管宁站得那么近，但是，她发觉自己还是比这白袍书生迟了一步。

“那么，这人究竟是谁？身手竟如此惊人！但是神态之间，却又像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呆子。”

这问题她虽因自己方才情思之翻涌而没有想到，但此刻一念至此，她却又不禁为之奇怪起来，心中的思潮，也就更加紊乱了。

但是管宁此刻思潮的紊乱，却更远在她之上。他虽然自负聪明绝世，但此刻却仍然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如何是好。

太阳升得更高了。金黄色的阳光，划破山间的云雾，使得那浓厚的雾气，像是被撕碎的纸片，一片一片地随着晨风飞散开去。

翠装少女困惑地望着白袍书生，茫然地望着管宁。

管宁的目光，却呆呆地望在地上。

地上，放着他那柄长剑，阳光照在剑上，剑脊两边的锋口，闪烁着夺目的光彩。

清晨的生命，原本是光辉而灿烂的，但此刻站在清晨阳光下的三个人，却有如三尊死寂的石像，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。

云淡如白，天青胜蓝，人静如石。

突地——

两条深灰的人影，在石屋后的树丛中一闪而没。接着，数十道尖锐的风声，由树丛间电也似的向他们袭了过来。

阳光之下，只见每一缕风声之中，都有一点黝黑的影子。

翠装少女面容骤变。她虽在思潮紊乱之中，但多年来从未中辍的刻苦锻炼，使得她能够明确地判断出此刻正有九道暗器，分袭她背脊骨左右的七处穴道。

她虽未看到这些暗器究竟是属于哪一类别，但是从带起的那种尖锐而凌厉的风声上，她知道发出这些体积细小的暗器的人，其内力的强劲，已是武林中顶尖的高手。

这些意念在她心中不过一闪而逝，她大惊之下，纤腰一折，身形顿起，有如一道翠绿色的轻烟，冉冉飞上九霄。

于是这一蓬暗器，便笔直地射向呆呆站立着的管宁和那白袍书生

身上。

凌空而起的翠装少女，目光一垂，芳容又自一变。她知道管宁的身手万万不足以避开这些暗器。但她自己身形已起，此刻纵然拼尽全力，使身形下落，也不能挡住这有如漫天花雨，电射而至的数十道暗器了。

她不禁失色地惊呼一声。

哪知——

那白袍书生眼角微瞟，突地冷冷一笑，袍袖微扬，呼的一声，翠装少女只觉一股无比霸道的劲风，自脚底掠过，而那数十道暗器，也随着这股劲风，远远地落到一丈开外。

刹那之间，沙石飞扬，岸边的沙石，竟被这股劲风激得漫天而起。

翠装少女纤腰微扭，凌空一个转折，秋波瞬处，忽地瞥见那小小石屋后的树荫深处，两条深灰色的人影，冲天而起，有如两只灰鹤一般，沿着山崖展翅飞去。

管宁茫然抬起头来，方才所发生的一切事，生像是与他毫无关系似的。因为他此刻早已将自己的生死之事，置之度外。

此刻这高傲的少年心中，只是觉得微微有些惭愧而已，因为他自知即使自己有心避开那些暗器，力量却也不能达到。

他暗自叹息一声，目光瞬处，见那翠装少女身形方自落地，便又腾身而起，莲足轻点处，倏然几个起落，向那两条灰影追去。

白袍书生目光一直空洞地望着前方，似乎根本没有看见树荫中的两条人影，也没有看到那翠装少女掠去的方向。

等到翠装少女曼妙的身形已自掠出数丈开外，他面上的神色，才为之稍稍变动一下，突地一拂袍袖，瘦削的身形，便有如离弦之箭般直窜出去。

眩目的阳光之下，他那白色的身影，竟有如一道淡淡的轻烟，几乎不需要任何凭藉，便已倏然掠出十丈开外。

刹那之间，这两条人影便已消失在树荫深处。管宁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消失，兀自呆呆地凝目半晌，一面暗问自己：“管宁呀管宁，这一夜之间，你究竟在做些什么？平白惹了不少烦恼，平白遭受不少羞辱，还使得正值锦绣年华的囊儿，也因之丧失了性命！管宁呀管宁，这错究竟是谁的？”

他抬首仰望苍穹，仍然天青如洗，偶然有一朵白云飘过，但转瞬间便已消失踪迹，他只希望自己心中的烦恼，也能像这白云一样，在自己心中，不过是偶然奇迹而已。

“但是这些事，却又是那样鲜明地镂刻在我心里，我又怎能轻易忘记呢？”

他黯然长叹一声，目光呆滞地向四周转动一下。树林依旧，石屋依旧，山崖依旧，但是人事的变迁，却是巨大得几乎难以想像。

直到昨晚为止，他还是一个愉快的、毫无忧郁的游学才子，他可以到处萍踪寄迹，到处遨游，遇着值得吟咏的景物，而自己又能捕捉这景物的灵秀之时，他便写两句诗。

遇着不带俗气的野老孤樵，他也可以停下来，和他们说两句闲语，是以，他的心境永远是悠闲的，悠闲得有如一片闲云，一只野鹤。



但此刻，他的心境却不再悠闲了。

这四明山庄里群豪的死亡，本与他毫无干系，但他却已卷入此中的漩涡，何况他更已立下决心，将此事的真相探索出来，而他一生之中，也从未将自己已经决定的事再加更改的。

但这是多么艰巨的事呀！他知道自己无论阅历、武功，要想在江湖中闯荡，还差得甚远，若想探索这奇诡隐秘的事，那更是难上加难，再加以他甚至连这些尸首，究竟是谁都不知道。

还有，那翠装少女略带轻蔑的笑声、凝视默注的目光，以及她曾加于己的羞辱，更加使他刻骨铭心，永难忘怀。

于是他此刻便完全迷失了。

他不知道自己此刻究竟该怎么作，神秘而奇诡的白袍书生、刁横却又可爱的翠装少女，此刻都已离他远去，他自问身手，知道自己若想追上他们，那实在比登天还要难些。

“但是我又怎能在此等着他们呢？”

于是他终于转过头，走向那独木小桥，小心地走了过去。

他虽然暗中告诉自己：“这事其中必定包含着一件极其复杂隐秘的武林恩怨，就凭我的能力，只怕永远也不能探索出它的真相。何况此事根本与我无关，以后如有机缘，我自可再加追寻，此刻，还是忘却它吧！”

但此事却又像是一根蛛丝，缠入他的头脑里，他纵然想拂去它，却也不能。

他心中暗叹着，迈着沉重的脚步，走向来时所经的山路，暗暗忖

道：“不用多久，我便可以下山了，又可以接触到一些平凡而朴实的人，那么，我也就可以将这件事完全忘却了。”

哪知——

山路转角处，突地传来“笃、笃”两声极为奇异的声响，似乎是金铁交鸣，又似乎是木石相击，其声铿然，入耳若鸣。

朝阳曦曦，晨风依依，天青云白，空山寂寂。管宁陡然听见这种声响，不禁为之一惊，赶前两步，想转到山弯那边去看个究竟。

但他脚步方抬，目光动处，却不禁惊得呆住了，前行的脚步，再也抬不起来。

山崖，遮去了大部分由东方射来的阳光，而形成个极大的阴影，横亘在山下。山下的阴影里，此刻却突地多了一个人。

管宁目抬处，只见此人鹑衣百结，鸠首泥足，身躯瘦削如柴，发髻蓬乱如草，只有一双眼睛，却是利如闪电，正自眨也不眨地望着管宁。但是，使管宁吃惊的，却是这鹑衣丐者，竟然亦是跛足，左肋之下，挟着一根铁拐杖。

这形状与这铁拐杖，在管宁的记忆中，仍然是极其鲜明的。

他清楚地记得在那四明山庄后院小亭里的丐者尸身，清楚地记得那枝半截已自插入地下的黑铁拐杖，也更清楚地记得，自己曾经亲手将他们埋入土里，在搬运这丐者尸身的时候，他也曾将那张上面沾着血渍的面孔，极为清楚地看了几眼。

“那么，此刻站在我面前的人，却又是谁呢？难道是……”

他惊恐地暗问着自己，又惊恐地中止了自己的思潮，不敢再想下

去。

这跛足丐者闪电般的双目，向管宁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，突地露出白森森的牙齿，微微一笑，一字一字地说道：“从哪里来？”

声音是缓慢而低沉的，听来有如高空落下的雨点，一滴一滴地落入深不见底的绝壑中，又似浓雾中远处传来的鼓声，一声一声地击入你的心房里。

管宁下意识地点了点头，往身后一指，却见这跛丐语声之中，仿佛有着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，却全然没有想到，自己和这跛丐素不相识，而他怎会向自己问话。

跛丐又自一笑，嘴皮动了两动，像是暗中说了两个“好”字，左肋下的铁拐杖轻轻一点，只听“笃”地一声，他便由管宁身侧走过。

管宁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心中突地一动，他便连忙捕捉住这个意念，暗自寻思道：“对了，他的左足是跛的，而另一个却是跛了右足。”

他恍然地告诉自己，于是方才的惊疑之念，俱一扫而空。

于是他暗自松了口气，第二个意念却又立刻自心头泛起：“但是他怎的和那死去了的丐者如此相像，难道他们本是兄弟不成？”

转念又忖道：“他此刻大约也是往那‘四明山庄’中去，我一定要将这凶耗告诉他，同时假如他们真是兄弟，我便得将死者的遗物还给他。”

此刻，这生具至性的少年，又全然忘记了方才的烦恼，只觉自己的力量如能对人有所帮助，便是十分快乐之事。一念至此，便立刻回

转头去，哪知目光瞬处，身后的山路，却已空荡荡地杳无人影，只听得“笃，笃”的声响，从山后传来，就这一念之间，这跛足丐者竟已去远了。

他惊异地低呼一声，只觉自己这半日之间所遇之事、所遇之人，俱是奇诡万分，自己若非亲眼所见，几乎难以置信。

呆呆地站立半晌，他在考虑着自己是否应该追踪而去，心念数转，暗叹忖道：“这丐者身形之快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，我又怎能追得到他！”

又忖道：“反正那死去跛丐的囊中，除了一串青铜制钱之外，就别无他物，我不交给他，也没有太大关系。何况以他身形之快，说不定等一下折回的时候，自会追在我前面，那时再说好了。”

于是他便又举步向前行去。山风吹处，吹得他身上的衣袂飘飘飞舞，他伸出双手，在自己一双眼脸上擦拭一下，只觉自己身心俱都劳累得很。他虽非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但一日之间，水米未沾，目未交睫，更加上许多情感的激动，也足够使得任何一个人生出劳累之感了。

转过山弯，他记得前面是一段风景胜绝的山道。浓荫匝地之中，一弯清澈的溪水，自山左缓缓流出，潺潺的流水声、啾啾的鸟语声，再加上风吹枝叶的微响，便交织成一首无比动听的音乐。

白天，你可以在这林荫中漏下的阳光碎影里，望着远处青葱的山影，倾听着这音乐。晚上，如果这天晚上有月光或是星光的话，这里更像是诗人的夜境一样，让你只要经过一次，便永生难忘。

管宁心中虽是思潮紊乱，却仍清晰地记得这景象，他希望自己能在这里稍微歇息一下，也希望自己能在这里静静地想一想，让自己的理智从歇息中恢复，然后替自己决定一下今后的去向。

他到底年纪还轻，还不知道人生之中，有许多重大的改变，并不是自己的决定便可以替自己安排的。

哪知他身形方自转过山弯，目光动处，只见山路右侧，树荫之下，竟一排站着七、八个锦衣佩剑的彪形大汉，一眼望去，似乎都极为悠闲，其实个个面目之上，俱都带着忧郁焦急之色。尤其是当先而立的两个身材略为矮胖的中年汉子，此刻更是双眉紧皱，不时以焦急的目光，望着来路，似乎是他们所等待着的人，久候不至，而他们也不敢过来探看一下。

管宁脚步不禁为之略微一顿，脑海之中，立刻升起一个念头：“难道这些人亦与那‘四明山庄’昨夜所发生的惨事有关？”

却见当先而立的两个锦衣佩剑的中年汉子，已笔直地向自己走了过来，神态之间，竟似极为恭谨，又似极为踌躇，而目光之中的忧郁焦急之色，却更浓重，这与他们华丽的衣衫与矫健的步履大不相称。

管宁暗叹一声，忖道：“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这些人又要来找我打听四明山庄之事了。”

心念一转，又忖道：“这些人看来俱是草莽豪强一类人物，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和那些死尸中的哪一个有关系？”

动念之间，这两个锦衣汉子已走到他身前，躬身行下礼去。管宁怔了怔，亦自抱拳一揖，只见这两个汉子的目光在自己腰边已经空了

的剑鞘上看了两眼，方自抬起头来恭声道：“阁下可是来自‘四明山庄’的？”

管宁微一颌首，却听右侧的汉子已接着说道：“在下于谨，乃是罗浮山中第七代弟子，此次在下的两位师叔，承蒙四明庄主宠召，由罗浮兼程赶来与会，在下等陪同而来，唯恐四明庄主怪罪，是以未上山打扰，还望庄主原谅弟子们不敬之罪。”

管宁又自一怔，方自恍然忖道：“原来他们竟将我当做四明山庄中人，是以说话才如此恭谨。唉——这些人一个个俱都衣衫华丽，气宇不凡，但对四明山庄，却畏惧如斯，看来这‘四明红袍’倒真是个人杰了。”

一时之间，他对这四明庄主之死，又不禁大生惋惜之意。

这锦衣汉子语声一顿，望见他面上的神色，双眉微微一皱，似乎甚是不解，沉吟半晌，接着又道：“昨日清晨，在下等待奉两位师叔上山，两位师叔本命弟子们昨夜子时在山下等候，但弟子们久候不至，是以才斗胆上山，却也未敢冒犯进入四明山庄禁地，阁下如是来自四明山庄，不知可否代弟子们传达敝师叔一声——”

管宁剑眉微轩，长叹一声道：“不知兄台们师叔是谁？可否告诉小可一声？”

这锦衣汉子微微一怔，目光在管宁身上扫动一遍，神色之间，似乎对这少年竟然不知道自己师叔的名头大为惊异，与身侧的汉子迅速地交换了一个目光，便又垂首说道：“弟子们来自罗浮，敝师叔便是江湖上人称‘彩衣双剑’的万化昆仲。兄台如是来自四明山庄，想必

一定见着他们两位吧！”神态虽仍极为恭谨，但言语中，却已微带疑惑之意。

管宁俯首沉思半晌，忽然想到那两个手持长剑，死后剑尖仍然搭在一起的锦衣胖子，不禁一拍前额，恍然说道：“令师叔想必就是那两位身穿锦衣，身躯矮胖的中年剑手了。”

这两个锦衣汉子不禁各自对望一眼，心中疑惑之意，更加浓厚了。原来那“彩衣双剑”，本是江湖中大大有名的人物，武林中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罗浮剑派中，有这两个出类拔萃的剑手，此刻管宁如此一问，哪里是听过这两人的名头？这两个锦衣汉子不禁暗中寻思道：“他如是‘四明红袍’的门下弟子，又怎会不知‘罗浮彩衣’之名？”

但他眼见了管宁气宇轩昂，说话的神态，更似乎根本未将自己两位师叔放在心上，又不禁对他的来历大生惊异。他也怕他是江湖中什么高人的门下，是以便不敢将自己心中的疑惑之意表露出来。他们却不知道管宁根本不是武林中人，“罗浮彩衣”的名头再响，他却根本没有听过。

却听管宁又自追问一句：“令师叔可就是这两位吗？”

那自称“于谨”的汉子便颌首道：“正是！”

稍顿一下，又道：“阁下高姓大名，是否四明庄主的门下，不知可否见告？如果方便的话，就转告敝师叔一声。”

管宁又自长叹一声，截断了他的话，沉声说道：“在下虽非四明山庄中人，但对令师叔此刻的情况，却清楚得很——”

说到这里，他忽然觉得自己的措词，极为不妥，目光转处，却见

这两个锦衣汉子面上都已露出留意倾听的神色来，沉吟半晌，不禁又为之长叹一声，接着道：“不瞒两位说，令师叔……唉，但望两位闻此噩耗，心里不要难受……”

他心中虽想将此事很婉转地说出来，但却又不知该如何措词，是以说起话来，便觉吞吐得很。

这两个锦衣中年汉子面上神色倏然一变，同时失声惊道：“师叔老人家怎样了？”

管宁叹道：“令师叔在四明山庄之中，已遭人毒手，此刻……唉！只怕两位此后永远再也无法见着他们两位之面了。”

这句话生像是晴天霹雳，使得两个锦衣中年汉子全身为之一震，面色立刻变得灰白如死，不约而同地跨前一步，惊呼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管宁缓缓颌首道：“此事不但是在下亲眼所见，而且……唉，两位师叔的遗体，亦是在下亲手埋葬的。”

却见这两个锦衣汉子双目一睁，目光突地暴出逼人的神采，电也似的在管宁身上凝目半晌，那自称“于谨”的汉子右肘一弯，在右侧汉子的肋下轻轻一点，两人齐地退后一步，右腕一翻，只听“呛啷”一声，这两人竟然齐地掣出腰间的长剑来。

刹那之间，寒光暴长，两道青蓝的剑光，交相错落，缤纷不已，显见这两人的剑法，俱都有了惊人的造诣，在武林之中，虽非顶尖之辈，却已是一流身手了。

管宁剑眉一轩，沉声道：“两位这是干什么？”

于谨脚步微错，厉叱道：“敝师叔们是怎么死的？死在谁的手上？”



哼哼，难道四明山庄里的人都已死尽死绝？敝师叔就算真的死了，却也毋庸阁下动手埋葬。阁下究竟是谁？若不好生说出来，哼，那我兄弟也不管阁下是何人门下，也要对阁下不客气了！”

一时之间，管宁心中充满不平之气。他自觉自己处处以助人为本，哪知却换得别人如此对待自己！他助人之心虽不望报，然而此刻却自己也难免生出气愤委屈之意。

望着面前缤纷错落的剑光，他非但没有畏缩，反而挺起胸膛，瞠目厉声道：“我与两位素不相识，更无仇怨，何必危言耸听欺骗两位？两位如不相信，大可自己去看上一看。哼哼，老实告诉两位，不但两位师叔已经死去，此刻四明山庄中，只怕连一个活人都没有。若非如此，在下虽然事情不多，却不会将四明山庄数十具尸身都费力埋葬起来。”

此刻他对此事的悲愤惋伤之心，已全然被愤怒所代，是以说起话来，便也语锋犀利，远非方才悲伤叹息的语气。

语声方了，眼前剑光一敛，那两个锦衣汉子一齐垂下手去，惊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此四字语声落处，身后突又响起一声惊呼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这两个锦衣汉子不禁又为之一惊，旋目回身，眼前人影突地一花，只听飏然几声，管宁身前，便又已多了四个高髻蓝衫的中年道者，将管宁团团围在中间，八道利如闪电的目光，一齐凝注在管宁身上，又自齐声问了一句：“阁下方才说的什么？”

那两个锦衣汉子面上倏然恢复了冷冷的神气，目光向左右瞟了一

眼，于谨便自干笑一声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武当门下到了，好极，好极。四位道兄可曾听到，这位仁兄方才在说，此次前来四明山庄的人物，此刻已经全都死了？哈哈——”

他又白干笑数声，接道：“峨嵋豹囊、四明红袍、终南乌衫、武当蓝襟、君山双残、太行紫靴、少林袈裟、罗浮彩衣，居然同时同地，死在一处，四位道兄你听听，这是否笑话！”

他边说边笑，但笑声却是勉强已极，甚至已略带颤抖，可见他口中虽说不信，心中却非完全不信。那四个蓝衫道人冷瞟了他一眼，其中一个身材颇长的道者微微一笑，冷然道：“原来是于谨、费慎两大侠，难道此次四明之会，令师也到了吗？”

于谨手腕一翻，将手中的长剑，隐在肘后，一面含笑道：“此次四明之会，家师虽未亲来，但在下两位师叔全都到了，而且到得最早。”

他语声微顿，另一锦衣汉子费慎却已接道：“在下等恭送敝师叔等上山之际，曾经眼见终南山的乌衫独行客、四川峨嵋的七毒双煞、嵩山少林寺达摩院的两位上人、太行紫靴尊者座下的‘四大金刚’中伏虎、移山两位金刚，以及君山双残中的公孙二先生公孙右足，都相继到了四明山庄，此刻四位护法已都来了，想必武当的蓝襟真人的法驾，也到了四明山，那么——”

他干笑几声，眼角斜瞟，冷冷瞥了管宁一眼，道：“这位仁兄竟说四明山庄中再无活人，普天之下，只怕再也无人会听这种鬼话。”

管宁剑眉再轩，怒道：“在下所说的话，两位如若不相信，也就罢了，在下也没有一定要两位相信之意。”

方才费慎所说的话，他每字每句都仔仔细细地听在耳里，再在心中将他所说的人，和自己在四明山庄后院之中，由院中小径一直到六角凉亭上所见的尸身对照下，不禁为之一切恍然，暗中寻思道：“我最初见到的中年壮汉和虬髯大汉，想必是那‘太行紫靴尊者’座下的两位金刚，而那个矮胖的锦衣剑手，自然是‘罗浮彩衣’，三个蓝袍道人，定是武当剑客，两位僧人便是少林达摩院中的高僧了。”

他思路略微停顿一下，又忖道：“亭中的红袍夫妇，自是‘四明红袍’庄主夫妇，一身黑衣的枯瘦老者，是终南的‘乌衫独行客’，跛足丐者，顾名思义，除了‘君山双残’中的公孙右足外，再无别人，而我方才所见跛丐，自然便是‘君山双残’中的另一人了，只因他来得稍迟，是以侥幸避过这场劫难。”

想到这里，他却不禁皱眉，道：“但是他们口中所说的四川峨嵋的‘七毒双煞’又是谁呢？该不会是那已经丧失记忆的白袍书生吧？他身边既无豹囊又只是孤身一人……那么，此人又是谁？”

须知他本是聪明绝顶之人，这费慎一面在说，他便一面在想，费慎说完，除了这最后一点疑问之外，他也已想得十分清楚。

但是费慎的最后一句话，却又使他极为愤怒，是以费慎语声一了，他便厉声说出那句话来。

费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‘如不相信，也就罢了——’哼哼，阁下说话倒轻松得很。如果这样，那岂非世上之人，人人俱可胡言乱语，再也无人愿讲真话了？”

管宁心中，怒气更如浪涛澎湃而来，讷讷地愣了半晌，竟自气得

说不出话来。

费慎面上的神色，更加得意，哪知那瘦长道人却仍然满面无动于衷的样子，伸手打了个问讯，竟自高宣一声佛语，缓缓说道：“无量寿佛，两位施主所说的话，听来都是极有道理。若是这些武林中名重一时的武林人物，在一夜之间，俱都同时死去，此话不但难以令人置信，而且简直有些骇人听闻了。”

于谨立刻干笑一声，接口道：“就算达摩尊者复生，三丰真人再世，只怕也未必能令这些人物同时死去。当今武林之中，武功虽有高过这几位的人，譬如那西门——”

“西门”两字方一出口，他语声竟自倏然而顿，面上的肌肉，也为之剧烈地扭曲了一下，仿佛倏然之间，有条巨大的蜥蜴，钻入他衣领，沿着他背脊爬过一样，使得他隐在肘后的长剑，都不禁微微颤抖了起来。半晌之后，他方自接道：“他武功虽高，但若说他能将这些人一举杀死，嘿嘿，却也是万万无法做到之事。”

他强笑两声，为的不过是压下心中的惊恐而已，他却还是没有将“西门”之后的名字说出来。

管宁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听他说来，四明山庄中的这些尸身，竟然是武林中的顶尖高手，但那‘西门’却又是谁呢？怎的他对此人竟如此惧怕？”

却听那瘦长道人已自缓缓说道：“费大侠所说的话，正是武林人所俱知之事——”

他目光缓缓转向管宁，接道：“但是这位施主所说之言，贫道看

来，想必亦非凭空捏造。想那四明山庄近在咫尺，他如在说虚言，岂非立即便能拆穿？那么非但于、费两位大侠不能放过，便是贫道，也万难容忍的。”

于谨微一沉吟，接口道：“此人明知四明山庄千步以内，便是禁地，武林中人不得允许，擅入禁地，能够全身而退的，十年来几乎从未有过，我等又岂会为了他的几句胡言乱语，而作出触怒四明山庄庄主之事呢？”

那顾长道人一笑道：“但是如是虚言，却又是为着什么？我看还是请这位施主将自己所见，详细对咱们说上一遍，那么是真是伪，以于、费两位之才，想必也能判断。如果此事当真，‘彩衣双剑’以及贫道等的三位师兄，俱已死去，那不但你我要为之惊悼，只怕整个武林，也会因之掀起巨浪。如果此事只是凭空捏造的，那么——到那时再说亦不算迟呀！”

这顾长瘦削的道人，一字一句，缓缓说来，不但说得心平气和，清晰已极，而且面目之上始终带着笑容，似乎这件关系着他本身同门的生死之事，并未引起他的心绪激动。

但于谨、费慎，以及此时已围聚过来的另外五个彩衣大汉，却个个都已激动难安。但这顾长道人，却正是武当掌门蓝襟真人座下的四大护法之首，地位虽还比不上已先到了四明山庄中的“武当三鹤”，但却已是武林名重一时，一言九鼎的人物。是以他所说的话，大家心中虽然气愤，也只得默默听在耳里，并未露出反对的神色。

管宁暗叹一声。此刻他已知道，自己昨夜不但遭遇了许多烦恼，

并且已卷入一件足以震动天下的巨大事件的漩涡之中。

昨夜他月下漫步深山，高吟佳句的时候，是再也想不到一夜之间，他自身有如此巨大的变化的，而此刻势成骑虎，再想抽身事外，他自知已是万万无法做到的事了。

于是他只是长叹，将自己所遇之事，一字不漏地说出来。在说到那白袍书生之际，听着的人，面色都不禁为之一变，甚至那面上永远带着笑容的颀长道人，面色竟也为之变动一下，面上的笑容，也在刹那之间，消失于无影之中了。

管宁心中一动，但却又接着说了下去，于是又说到那两个突然而来，突然而去的奇诡怪人，于谨立刻接口问道：“此两人腰间是否各带着一个豹皮革囊？”

管宁摇了摇头，又说到那奇异的翠装少女，费慎便脱口道：“难道是黄山翠袖门下？”

管宁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知道，然后便滔滔不绝地将一切事都说了出来，却未说到那白袍书生的丧失记忆。因为他此刻已对这白袍书生出同情之心，是以便不愿将此事说出来。

他话虽说得极快，但仍然说了顿饭时候，直说得口干舌燥。

而那些彩衣大汉以及蓝衫道人，却听得个个激动不已，不住地交换着惊恐、疑惧的眼色，却没有一个出言插口一句。

管宁语声一顿，转目望去，只见面前之人，各各面面相觑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良久，良久——

于谨方自长长叹了口气，面向那颇长的蓝袍道人，沉声说道：“此事既然不假，确是骇人听闻，在下此刻，心中已无主意。道兄高瞻远见，定必有所打算，在下等只唯道兄马首是瞻了。”

却见这武当掌门座下四大护法之首的蓝雁道人俯首沉吟半晌，缓缓说道：“此事之复杂离奇，亦非贫道所能揣测。不瞒于大侠说，贫道此刻心中不知所措，只怕还远在于大侠之上哩！”

他语声一顿，又道：“两位素来谨慎，又是罗浮一派的掌门大侠身旁最亲近之人，此次四明庄主飞柬邀请你我师长到此相聚的用意，两位想必是一定知道的了。”管宁话一说完，便自凝神倾听，直到此刻，对此事的来龙去脉，仍然是一无所知，只知道自己此刻不但已卷入漩涡，只怕还已变成众矢之的，只要与此事有关的各门各派，谁也不会放过自己，一定要将自己详细地问上两遍。自己此刻虽已烦恼，但更大的烦恼只怕还在后面哩。

是以他便希望从这些人对话之中，探测出此事的一些究竟来，更希望从他们的口中，探测出那白袍书生的真正来历。

然后他便可以将它告诉白袍书生，完成自己所许的诺言。

只要此事真相一白，知道了真凶是谁，他还要完成他另一个诺言——他还要替无辜惨死的囊儿复仇。是以他更希望从他们口中知道那个奇诡怪人的来历，而此刻他已猜出一点，这两个枯瘦如竹的恶人，便是那峨嵋豹囊，七毒双煞。

无论如何，这件事牵涉如此之广，又是如此复杂隐秘，是以叙述起来，便不得不十分详细，因为这样纵然会使人生出一些累赘的感觉，

却总比让人听来含含糊糊、莫名其妙好些。

一片浮云飘来，掩住已由东方升起的太阳，于是，这林荫下的山道，就变得更加幽静。

由林叶间漏下的细碎光影，已自一齐消失无踪，甚至连啾啾鸟语声、潺潺流水声，以及风吹木叶声，听来都远不及平日的美妙了。

却见于谨、费慎对望一眼，各自垂头沉吟半晌。

于谨方自干咳一声，道：“四明庄主柬邀家师之事，在下知道的亦不甚清楚，只知道那不但有关一件隐没已久的武林异宝的得主问题，还有关另一件很重大之事，至于此事究竟是什么，柬中却并未提及，在下自也无法知道了——”

蓝雁道人微微颌首，道：“是以贫道亦十分奇怪，因为这两件事其中之一，并不值得如此劳师动众，另一件事，却又全然没有任何根据。家师接柬之后，便推测此中必定有所阴谋，此刻看来，家师的推测，果然是不错的了。”

这武当四大护法的其余三人，一直都是沉默地站在旁边，一言不发，似乎他们心中所想说的话，就是蓝雁道人已经说出来的，是以根本无须自己再说一遍。而另外一些彩衣大汉，无论身份、地位，都远在于、费两人之下，是以更没有说话的余地。

于谨微一皱眉，又道：“令在下奇怪之事，不仅如此，还有此次四明之会，怎的不见黄山翠袖、点苍青衿，以及昆仑黄冠三人，甚至连他们门下弟子都没有，而那与普天之下武林中人俱都不睦的魔头却反而来了，而且也只有他一个没有死去。”



管宁心中一动：“难道他说的便是那白袍书生？”

却听那蓝雁道人接道：“贫道却认为‘七毒双煞’大有可疑。”

他目光又向管宁一转，接道：“从这位施主口中，贫道推测在四明庄主的止步桥前，袭向他的暗器，定是这以暗器驰名天下的‘峨嵋豹囊’，囊中七件奇毒无比暗器中，最霸道的是‘玄有乌煞，罗喉神针’。两位不妨试想一下，接柬而来之人，他两人并未死去，又在六角亭中一掌击毙了这位施主的书僮，最后又乘隙发出暗器，为的无非是想将亲眼目睹此事之人杀之灭口而已。”

他语声微顿，管宁只觉心头一寒，却听他又接道：“此事若真是两人所为，他们为的又是什么呢？难道为的是那……”语声竟又一顿，随之冷哼一声，接道：“难道这两人竟未想到，如此一来，普天之下，还有他们立足之处吗？”

费慎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只是以他两人的身手，又怎能使得四明红袍、公孙右足，以及‘武当三鹤’这几位武林奇人的性命丧在他们手上呢？”

蓝雁道人双眉一皱，伸出右手，用食、中二指，轻轻敲着前额，喃喃低语道：“难道真的是他？”

手指突地一顿，倏然抬起头来，目注管宁半晌，缓缓说道：“施主上体天心，不惜费心费力，将死者尸身埋葬，此事不但贫道已是五内铭感，武林定将同声称颂，便是上界金仙、玉宫王母，也会为施主这无量功德为施主增福增寿的。”

管宁怔了一怔，不知道这道人此刻突然说出这种话来，究竟是何

用意。

却听他语声微顿，便又接道：“只是施主埋葬死者尸身之际，不知有否将死者囊中遗物看过一遍？”

管宁朗声道：“不错，在下确实已将死者的囊中遗物，全部取了出来，放在一处。但在下却无吞没之意，只是想将这些遗物，交与死者家属亲人而已，在下此心，可以表诸天日，各位如——”

话犹未了，蓝雁道人已自连连摆手，他便将语声倏然中止。

目光转处，却见这蓝雁道人此刻目光之中，忽地闪出一种奇异的光采，缓缓又道：“施主不必误会，贫道此问，并无他意，施主诚实君子，贫道焉有信不过之理？只是——”

他奇异地微笑一下，方才接道：“不知施主可否将这些遗物，是些什么东西，告知贫道，唉——此语虽不近情，但此事既是如此，想施主定必能够答应的吧！”

管宁凝思半晌，慨然道：“此事若是关系重大，在下自无不说之理——”他方自说到这里，那于谨、费慎便又匆匆对瞥一眼，竟也闪过一丝奇异的光采。但管宁却未见到，兀自接口说道：“此中其实并无特殊之物，只有太行两位金刚囊中的一串明珠，少林两位禅师囊中的两份度牒，武当三位道长所携的数卷经文，以及那位乌衫老者贴身所藏的一封书信，还算是较为特殊的东西，其余便没有什么东西了。”

于谨、费慎，以及蓝雁道人等，面上都为之露出失望的神色。

管宁又自沉思半晌，突又说道：“还有就是那位公孙先生囊中的一串制钱，似乎亦非近年所铸之物，但——”

哪知他语犹未了，于谨、费慎、蓝雁道人等却俱神色一变，几乎同时跨前一步，脱口问道：“这串制钱在哪里？”彼此望了一眼，又各自退回身去，但面上激动的神色，却仍有增无减，又几乎是同声问道：“这串制钱是否黄绳所串，形状也略微比普通制钱大些？”

管宁微微一怔，他虽觉那串制钱较为古朴，但却再也无法想到，这串钱会令这些武林豪士如此激动。

更令他奇怪的是，普通制钱大多串以黑绳，而这制钱竟串以黄绳，这特殊之事，蓝雁道人并未见到，却又怎的像是见到一样？

他不禁在心中暗自寻思：“难道这串制钱之中，隐藏着一些秘密，而这秘密却又与昨夜之事有关？”可是他却无论如何，也无法将一串制钱和一件牵涉极广的武林恩怨联想到一处，只有缓缓点了点头，满心疑惑地答道：“不错，这串制钱正是串以黄绳，但只有十余枚而已。”

目光转处，却见面前所站之人，个个俱都喜动颜色，生像是这串制钱比那明珠珍宝还要珍贵得多。

蓝雁道人的手指，缓缓落下，落在腰间的剑柄上，目光眨也不眨地望着管宁，沉声说道：“这串制钱干系甚大，放在施主身上定必不甚方便，还是请施主将之交给贫道。”

于谨、费慎同时大声喝道：“且慢。”

蓝雁道人冷哼一声，目光斜睨道：“怎的？”本已握在剑柄上的手掌，似乎握得更紧了些。

另三个蓝衫道人虽仍一言不发，但神色之间，也已露出紧张之色来。

于谨干笑一声，道：“道兄玄门中人，这串制钱，依在下之见还是交给在下的好。”

蓝雁道人目光一凛，突又仰天狂笑起来，一面大笑道：“人道于谨、费慎，一生之中，最是谨慎，但我此刻看来，却也未必。”

于谨、费慎俱都面色一变，伸手隐在背后，向后面的彩衣大汉们，悄悄做了个手势，这些彩衣大汉便亦一齐手握剑柄，目光露出戒备之色，生像是立刻便要有一番剧斗似的。

却见蓝雁道人笑声倏然一顿，面上便立刻再无半分笑意，冷冷又道：“此时此刻此地，无论在情在理在势，阁下要想得这串‘如意青钱’，只怕还要差着一些。我看，阁下还是站远些吧！”

这本来说起话来，和缓沉重，面上亦是满面道气的道人，此刻笑声如梟，一笑之下，不但满面道气荡然无存，说话的声调语气，竟亦变得锋利刺人。管宁冷眼旁观，只觉他哪里还像是个出家的道人，简直像是占山为王的强盗！

他心中正自大为奇怪，却听于谨已自冷哼一声，厉声道：“只怕也还未必吧！”手腕一翻，始终隐在肘后的长剑，便随之翻了出来。

几乎就在这同一刹那之中，管宁只听得又是“呛啷”数声，龙吟之声不断，满眼青光暴长，四个蓝衫道人，竟亦一齐拔出剑来。

六柄长剑，将管宁围在中央，管宁剑眉一轩，朗声说道：“各位又何必为这串制钱争执？这串制钱，本非各位之物，在下也不拟交给各位。”这正直磊落的昂藏少年，此刻对这于谨、费慎，以及这些蓝衫道人的贪婪之态，大生厌恶之心，是以便说出这种话来，却全然没

有考虑到自己虽具武功，又怎是这些人的敌手？人家若是恃强硬抢，自己便连抵抗之力都没有。

他说话的声音虽极清朗，哪知人家却生像是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，又像是他所说的话，根本无足轻重，是以虽然听在耳里，却未放在心上。

只听蓝雁道人又自冷冷一笑，目光闪电般在于谨、费慎，以及他们身后的五个彩衣大汉身上一扫，一字一字地冷冷说道：“我由一至五，数上一遍，你们若不应声退后十步的话，哼哼！”

### 第三章 如意青钱

蓝雁道人“哼”声一顿，便自冷然数道：“一——二——”

目光转注到自己剑尖上，再也不看别人一眼。哪知他“二”字尚未数完，于谨突地大喝一声，手腕一抖，剑尖上挑，刷地，又电也似的斜划下来，带起一溜青蓝的剑光，斜斜划向他持剑的手腕，剑势如虹，奇快无比。

就在这同一刹那里，费慎腰身一弓，一起，笔直地扑向管宁，他身后的五条彩衣大汉，同时拔剑，同时纵身，同时出剑。五道青蓝的剑光，如天际流星分别刹向另三个蓝衫道人。

这七个来自罗浮的剑手，不但身手快得惊人，而且时间配合得更佳妙，显见得“罗浮彩衣”能够名扬天下，并非幸致。

哪知他们身手虽快，这武当掌门座下的四大护法，身手却还比他们更快一步。

就在于谨剑尖尚未落到一半，费慎身形方自纵起，另五道青蓝的剑尖正自交剪而来的时候，蓝雁道人口中突地清啸一声，错步，甩肩，拧腰，扬剑——

另外三个蓝衫道人亦自齐地错步，甩肩，拧腰，扬剑——

四道剑光，同时划起，有如一道光墙，突地涌起。

管宁眨眼之间，只觉漫天剑光暴长，剑气森寒，接着便是一串“呛啷”击剑之声，倏然而鸣，却又立刻戛然而止。

而武当道人的四柄长剑，已在这眨眼之间，将“罗浮彩衣”的七口利剑封了回去。

管宁为之连退两步，定睛望去，只见武当道人的四条人影，背向自己，一排挡在自己身前，肩不动，腰不屈，只是细碎地移动着脚步，右腕不停地上下挥动，而一道道森冷的剑光，便随着他们手腕的纵横起落交相冲击，有如一片光网。

望着这纵横开阖的森森剑气，管宁只觉目眩神迷，目光再也舍不得往别处望一下。

这一日之间，他虽已知自己的武功，渺不足道，亦知道江湖之中尽多高手，但他此刻却是第一次见到剑法的奥妙。

须知他本是天性极为好武之人，否则以他的身世环境，也不会跑去学剑，此刻陡然见着如此奥妙的剑法，心中的惊喜，便生像是稚龄幼童，骤然得到渴望已久的心爱食物一样。

武当四雁并肩而立，剑势配合的佳妙，实已到了滴水难入之境。

于谨、费慎只觉挡在自己身前的四道剑光，有如一道无隙可入的光墙，无论自己剑式指向何处，却总是不得其门而入。

剑光交击，剑势如虹，龙吟之声，不断于耳，刹那之间，已自拆了十招。

蓝雁道人突地又自清啸一声，剑尖一引，左足前踏，“云龙乍现”，刷地一剑——

另三个蓝衫道人竟同时翻腕，青蓝的剑光亦同时穿出。这十年以来，从未一人落单，联手对敌，已配合得妙到毫巅的武当四雁，竟藉着这一招之势，变守为攻，以攻为守，源源如泉，抽掣连环，连环不绝，正是武当剑派名震天下的“九宫连环”。

于谨、费慎，以及罗浮门下的五个八代弟子，陡然之间，竟被攻得连退三步，心头不禁为之大骇，再也想不到，自己所仗以纵横武林的“罗浮玄奇七一式”七十一路辛辣而狠准的剑光，在这武当四雁面前施展起来，竟是如此不济。

他们却不知道，若单只以一敌一，那么纵然那五个八代弟子不是武当四雁的敌手，但在罗浮剑派中地位、武功仅次于“彩衣双剑”的于谨、费慎，却并不见得在这武当四雁之下。

但此刻彼此俱是联手对敌，情况便不大相同。原来武当剑派中，除了掌门真人外，其余“双蝶”、“三鹤”、“四雁”，俱有各别不同的惊人武艺，而这武当四雁，便是以联剑攻敌，名重江湖。

瞬息之间，十余招便已拆过，于谨、费慎突地同时暴喝一声：“黄蜂撤！”

暴喝声中，齐地后退两步，突地身形一旋，面目竟然旋向后面，背向武当四雁而立，反腕击出三剑。

这三剑身形、招式，无一不犯武家大忌，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，从未有过将整个背脊都卖给敌手，也从未有自背后发出剑式的。

武当四雁心头一喜，还以为这两人输得急了，急得疯了。哪知这三剑刺来，却是剑剑辛辣，剑剑怪异，自己眼前看着他背后露出的空门，却不得不先避过这三剑，以求自保。

稳操胜算的武当四雁，此刻竟被这犯尽武家大忌，全然不依常轨的三剑，击得手忙脚乱，蹬，蹬，蹬，齐地后退三步，还未喘过气来，哪知于谨、费慎竟又齐地暴喝一声：“黄蜂撤！”



手腕一甩，掌中长剑竟然脱手飞出，有如雷轰电击一般，挟着无比强锐的风声，击向武当四雁，自己的身形，却藉着手腕这一甩之势，飏地一个箭步向前方远远窜了出去。

青竹蛇口、黄蜂尾针，本来同是世上极毒之物，但青蛇噬人，其毒不尽，黄蜂蜇人，其针却断，针断身亡，毒只一次，是以这黄蜂尾针，实在比青竹蛇口还要毒上三分。

名扬天下的罗浮剑派，镇山剑法“玄奇七一式”，虽然招招辛辣，招招狠毒，但其中最最辛辣、最最狠毒的一招，却就是于谨、费慎方才施出的一招“黄蜂撤”！只是此招虽然狠辣，却也正如黄蜂之针，只能螫人一次。

此招一出，其剑便失，虽非剑去身亡，但这一招如若不能制人死命，自己却已凶多吉少，是以此招使过，便立刻得准备逃走，而纵是武功绝高的顶尖高手，在这一招之下，却也不得不先求自保，若想在这一招之下还能反击伤人，那却是再也办不到的。

于谨、费慎交手之下，知道自己万万不是武当四雁的敌手，如若久战下去，自己定必要受到这武当四雁的折辱。

而“罗浮彩衣”的声名，近年来正如日之方中，是万万不能受到折辱的，是以他们情急之下，便施展这招救命绝招“黄蜂撤”了。

武当四雁本已大惊，忽地见到剑光竟自脱手飞来，更是大惊失色，此刻两下身形距离本近，剑光来势却急如奔雷闪电。

四雁中的蓝雁、白雁，首当其冲，大惊之下，挥剑拧身，却已眼看来不及了。

哪知——

路旁林荫之中，突地响起一声清彻的佛号，一阵尖锐强劲无比的风声也随之穿林而出。

接着便是“当，当”两声巨响，这两口脱手飞来的精钢长剑，竟被挟在风声之中同时穿林而出的两片黑影，击在地上。

于是，又是一声清彻的佛号响起。

一条淡灰的人影，随着这有如深山钟鸣的“阿弥陀佛”四字，有如惊鸿般自林荫中掠出，漫无声息地落到地上。

这一切事的发生，在笔下写来，虽有先后之分，然而在当时看来，却几乎是同一瞬息中发生，也在同一瞬息中结束。

“武当四雁”微一定神，定睛望去，只见林荫匝地的山路之上，两条彩衣人影，一晃而隐，接着五条人影，亦自一闪而没。这“罗浮彩衣”门下的七个弟子，竟在眨眼之间，便都消失在浓林深山里，而此刻站在武当四雁身前的，却是一个身長如竹，瘦骨嶙峋，穿着一身深灰袈裟的老年僧人。

而站在四雁身后的管宁，却几乎连这一切事发生的经过都未看清。

他只听得一连串的暴喝，数声惊呼，一声佛号，两声巨响，眼前人影乱而复静，武当四雁手持长剑，剑尖垂地，愣愣地站在地上，一个长眉深目，鹰鼻高颧的古稀僧人，微微含笑地站在武当四雁身前。

而地上，却横着两柄精光夺目的长剑，和一大一小两串紫檀佛珠。

武当四雁目光转处，瞬息间，面上神采便已恢复平静，四双眼睛，齐地凝注在那古稀僧人身上，又忽然极为迫疾地彼此交换了一个询问

眼色，蓝雁道人便单掌一打问讯，朗声道：“大师佛珠度厄，贫道等得免于难，大恩不敢言谢，只有来生结草以报了。”

说着，四雁便一齐躬身弯腰，行下礼去。

那长眉僧人微微一笑，俯身拾起地上的两串佛珠，一面口宣佛号，说道：“佛道同源，你我都是世外之人，若以世俗之礼相对，岂非太已着相？何况老衲能以稍尽绵薄，本是分内之事！”

这枯瘦的古稀僧人说起话来，有如深山流泉，古刹鸣钟，入耳铿然，显见得内家功力虽未登峰造极，却已入室登堂了。

蓝雁道人微笑一下，仍自躬身说道：“大师妙理禅机，贫道敢不从命。”

语声微颤，接着又说道：“贫道愚昧，斗胆请问一句，大师具此降魔无边法力，是否就是嵩山少室峰少林寺，罗汉堂的首座上人，上木下珠，木珠大师吗？”

长眉僧人含笑说道：“人道武当弟子，俱是天纵奇才，此刻一见，果自名下无虚，一见之下，便能认出老衲是谁，难怪武当一派，能在武林中日益昌大了。”

管宁呆呆地望着这木珠大师，心中惊骇不已。他如非眼见，几乎无法相信，这枯瘦如柴的古稀僧人，竟能以一串佛珠之力，击飞两柄力挟千钧的精光长剑，岂非骇人听闻之事。

他却不知道这木珠大师不但是少林寺中有地位的长老之一，在武林之中，亦是名重一时的先辈高手。

难怪江湖人道：武当七禽，紫蝶如鹰；少林三珠，木珠如钢。最

后一句，说的便是这木珠大师。

原来当今江湖之中，表面虽是平静无波，其实暗中却是高手如云，争斗甚剧。

而江湖高手之中，最最为人称道的十数人，却又被江湖中人称为：“终南乌衫，黄山翠袖，四明红袍，罗浮彩衣，太行紫靴，峨嵋豹囊，点苍青衿，昆仑黄冠，武当蓝襟，少林袈裟，君山双残，天地一白。”这长达四十八字的似歌非歌，似谣非谣的歌词，正是代表了十五个当今江湖中最负盛名的高手。而这十五高手，虽是齐名而列，其实身份却又相差甚为悬殊。

木珠大师，职掌少林罗汉堂，正是武林中无论道德武功，俱都隐隐领袖群侠的“少林袈裟”的最小师弟，他名虽未列十五高手之中，实却有以过之。只是管宁又何尝听过这些武林名人的掌故，是以此刻心中才会有惊异的感觉。

却见这蓝雁道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师名倾武林，垂四十年，江湖中人就算未曾见过大师之面的，见了大师掌中这两串佛珠，却也该闻风而辟易了。”

他深知木珠大师近年虽已极少在江湖走动，但早年却是武林之中人人见而生畏的“魔僧”。若非他幼年受戒，极得少林派上一代的掌门大师的宠爱，而且凑巧化去掌门师尊的一劫，只怕早就被少林逐出门墙之外了。

是以蓝雁道人此刻说起话来，便十分拘谨客气，唯恐这出名难惹的“魔僧”，会对自己不利。

哪知木珠上人竟自突地一笑道：“佛珠虽具降魔之力，却总不如青钱如意。老衲此次重入江湖，道友可知道是为的什么吗？”

武当四雁心中俱都为之一惊。管宁双眉一皱，暗自忖道：“原来这僧人此来，为的亦是我囊中这串青钱。”

却听蓝雁道人强笑一声，道：“大师闲云野鹤，世外高人，到这四明山来，想必不是为着人间的俗事吧！”

他口中虽然仍极平淡地说着话，作出一副不知道木珠上人言中含意的样子，其实心中此刻却已不禁为之忐忑不已。

木珠上人又自一笑道：“道友此言，却是大大的错了。想那天下名山胜水极多，老衲若是为了游山玩水，又何苦跋涉长途，由少林跑到这里来？”

蓝雁道人面色倏然一变，但却仍然故作不懂之态，含笑问道：“那么，大师此来又是为着什么呢？”

木珠上人突地笑容一敛，目光之中，寒光大露，冷冷说道：“道友是聪明人，又何用老衲多说？想那‘如意青钱’这种奇珍异宝，又岂是普通人能以妄求的？道友就算此刻得到手中，却也未见得能保有多久，依老衲之见，还是放在老衲这里较为妥当些，何况——”

冷笑一声，接口道：“那些‘罗浮彩衣’的门人弟子，此次虽已遁去，但他们对两位道友，必定暗生妒恨之心，又怎会让道友安安稳稳地将这‘如意青钱’保留？道友若得到此物，只怕非但不是福，反足以招祸呢！”

管宁冷眼旁观，此刻不禁又为之暗叹一声，暗中思忖道：“我只

当这木珠是有道高僧，哪知此刻说起话来，却又全然没有一些出家人的样子。”

目光转处，只见武当四雁面目之上俱都铁青一片，各自沉吟半晌，蓝雁道人便又强笑一声，说：“大师无论辈份名望，都比贫道们高出许多，是以大师若真是为着此物而来，贫道们莫说已受大师方才援手之恩，纵无方才之事，却也不敢斗胆，来和大师争夺此物——”

他语声一顿，回转头去，向自己三个师弟朗声说道：“大师既已如此吩咐，我等多留已是无益，还是走吧！”

管宁心中不觉大奇，他再也想不到方才气势汹汹的武当四雁，此刻却如此容易地便要偃旗息鼓，鸣金而退了。目光转处，只见木珠上人面上，仍然冷冷地没有什么表情，生像是武当四雁的这种做法，本是理所当然之事，丝毫用不着惊讶或者得意。

须知以他的身份地位，早已料到武当四雁不会与之相抗，而管宁却并不知道这些。他方才见了武当四雁武功，那般精妙，此刻又是以四对一，无论如何，也不该畏惧于枯瘦老朽的古稀和尚。

却见武当四雁各自半旋身躯，齐地向这木珠上人躬身行了一礼。木珠上人微微一笑，目光却已凝注到管宁身上，生像是全然没有将成名江湖的武当四雁放在眼里。

武当四雁目光一旋，并肩向前走了一步。管宁暗叹，思忖道：“人类之事，真是令人难以预测，唉，这武当四雁——”

哪知——

他心念尚未转完，武当四雁突地齐一拧身，手腕挥处，长剑斜斜

由前胸向身后划了个半弧，口中微哼一声，剑身“嗡嗡”作响，四口长剑，竟自有如交剪天虹，刹向木珠身上。

这一突来的变故，使得管宁不禁为之失声惊呼一声。目光动处，却见这木珠上人身形竟仍动也不动，只见到武当四雁这四道拼尽全力，已然聚满真气的剑尖，已自堪堪刹在他的身上。他那两道灰白的长眉，方自轻轻一皱，左袖微挥，枯瘦的身形，轻灵而曼妙地转动一下，右掌的一串紫檀佛珠，便有如神龙般，夭矫而起，手腕又自微微一抖，武当四雁只觉眼前的紫影，光芒流转，似乎是挡向自己的长剑，又似乎是划向自己的胸膛。这短短的一串佛珠，此刻竟仿佛是丈八长鞭，使得武当四雁都以为它是划向自己身上。

武当四雁大惊之下，沉腕，退步，撤剑，剑光一沉，又复挑起。蓝、白双雁，身躯平旋，“惊龙挥尾”，“抽撤连环”，刷、刷，又是两剑。武当四雁之中，本以蓝、白双雁武功较高，此刻全力两剑，剑势如虹，剑法果自不凡。

哪知木珠大师灰白的僧袍，轻轻飘处，瘦削的身形，斜斜一转，便轻易地将这四道来势惊人的剑光又躲了开去。

管宁武功虽不高，但终究是曾经练过武功的人，此刻一眼之下，便知道这瘦弱的古稀僧人，身上果有非凡的功力，心中不禁暗自感慨地长叹一声，暗中思忖道：“师父常对我说：‘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’，武功一道，更是如此。这话我本不深信，哪知的确如此。先前我见了这四个道人的剑法，以为他们已是武林中的一流身手，哪知他们此刻遇着这看来老弱无比的枯瘦僧人，剑法竟一点也施展不开了。”

他感叹声中，那木珠大师袍袖轻挥，又已从容化开数招，突地大喝一声：“孽障还不走，就来不及了。”

手掌一挥，掌中紫檀念珠，又自矫如游龙般飞扬而起。

管宁只觉眼前灰影一闪，这木珠大师的身形，竟有如一道轻烟般，将武当四雁围了起来。武当四雁何尝不知道就凭自己四人的武功，要想胜得这“少林三珠”中最最难惹的木珠大师，实无把握，但武当四雁亦是以真才实学成名于江湖之中的人物，他们自恃武功，认为自己纵然难胜，却也未必就会落败。

何况他们方才本是在木珠猝不及防的情况下，猛下杀手，是以心中更加了几分把握。哪知此刻交手之下，情势竟大大出乎他们意料，这少林罗汉堂首座大师武功之高，竟不是这武当掌门的第二代弟子中最出类拔萃的“双蝶，三鹤，四雁”中的武当四雁中的四剑联手所能抵挡得住的。

此刻木珠大师身形一经施展，端的翩若惊鸿，矫如游龙。刹那间，武当四雁只觉四侧都是他宽大袈裟的影子，自己掌中的四柄长剑，竟被他短短的一串佛珠圈住了。

蓝雁道人心中更惊，长啸一声，四人方向一转，背向而立，剑光霍霍，不求攻敌，但求自保，脚下却渐渐向外移动，只望自己能冲出这木珠大师的身法之外。

武当剑法久已享誉天下，“九宫连环剑”剑剑连环，攻敌固是犀利，自保更是稳当，四人这一联剑，剑光更是密不透风，看来纵是飞蝇，也难在这剑光中找出一点空隙钻入。



哪知木珠大师突地又是一声清叱，手中紫檀佛珠，随着脚下微一错步之势斜斜挥出，只听“当”的一声清吟，白雁道人手中长剑猛然一震，虽未脱手飞去，但剑法已露出一片空隙。

他心头一凛，已知不妙，方待旋腰错步，哪知他方自动念之间，肘间便已微微一麻，又是“当”的一声，长剑竟已落在地上。

这木珠大师竟以“沙门十八打”的绝顶打穴之法，打中他肘间的“曲池”大穴。站在白雁身侧的蓝雁、孤雁，齐地暴喝一声，剑光旋回，交剪而来，刹向一招得手的木珠大师。

只是这两剑虽快，却连木珠宽大袈裟的袍角都没有碰到一点。他仅仅微一错步，身形便已倏然溜开三尺。

管宁不禁暗中喝了声采。方才这武当四雁与那罗浮彩衣门下弟子动手之际，他已看得目眩神迷，此刻眼睛更看得直了。他与这对手的双方都丝毫没有渊源，是以他们谁胜谁败，也都不放在他心上。这木珠大师一招击落白雁道人手中的长剑，他只觉这少林僧人武功之高，高得惊人，却没有为武当道人们怜惜之意，是以他局外观战，更得以全神凝注。

哪知——山路侧旁树梢上突地传来一阵狂笑声，一个清朗的口音狂笑着道：“可叹呀可叹！可笑呀可笑！”

语声清朗，字字如钟，入耳锵然。木珠大师面容一变，厉叱一声：“是谁？”宽大的袍袖一扬，颀长的身形有如灰鹤般冲天而起。

武当四雁竟自一齐停步沉剑，滔天的剑气，倏然为之一消。管宁微惊之下，抬眼望去，只见就在这木珠大师身形冲天而起的这一刹那

间，山路旁，树梢下，亦自掠下一条人影。

两条人影交错而过，木珠大师清叱一声，猛一旋腰，曼妙的身形竟自凌空一个转折，掌中佛珠，藉势向树梢人影连肩连背，斜斜击下。

这一招的使用，的确妙到毫巅，不但管宁大为惊叹，武当四雁亦不禁暗中喝采。

哪知树梢掠下的人影，身上竟似长了翅膀似的，突地一弓一屈，竟又上拔五尺，方才飘然落下，施展的身法，竟仿佛是武林中罕闻的轻功绝技“上天梯”、“梯云跳”一类功夫。

武当四雁齐声惊呼一声，目光同时瞟向落下的这条人影，却又不禁齐地脱口惊呼道：“君山双残！”

木珠大师一招落空，心中自不禁为之一惊。数十年来，这少林僧人不知与人交手凡几，此刻一瞥之下，便知此人武功高不可测，甚至还在自己之上，因之立刻飘落地面，耳边听得武当四雁的这一声惊呼，面容又倏然一变。

管宁目光注处，只见由树梢掠下的这条人影，褴衣蓬发，手支铁拐，竟然是自己方才所见那奇诡的跛足丐者。

山风凛凛，天光阴森，只见这跛足丐者面寒如冰，双目赤红，面上神情，极为吓人，但口中却竟仍狂笑着道：“可叹呀可叹，可笑呀可笑。”

这阴寒的面孔，衬着这狂笑之声，管宁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，不觉激灵灵打了个寒噤，只觉这本已阴沉沉的天色，仿佛变得更加阴沉了。

这鹑衣、乱发、满面悲怆愤恚之色，但却仰首狂笑不绝的跛足丐者，倏一现身，不但管宁惊愕不已，武当四雁惶然失色，便是那在武当四雁四道有如惊虹掣电的剑光中，犹能镇静如常的少林罗汉堂首座大师“木珠上人”冷削森严的面目之上，也不禁为之变了一下颜色。

蓝雁道人目光一转，和他的师弟们，暗中交换了个眼色，四人心目中不约而同地暗呼一声：“君山双残！”

木珠大师袍袖微拂，掌中佛珠，轻轻一扬，落到腕上。

管宁轻咳一声，目光缓缓从这狂笑着的跛足丐者面上移开，缓缓在武当四雁和这木珠上人的面上移动一遍，见着他们面上的惊骇之色，便也知道这跛足丐者，必定是他们心中畏惧之人，不禁又怀疑地一瞟这跛足丐者，心中难以明了这鹑衣乱发的跛丐，究竟有什么地方竟自使得这些名重天下的武当、少林两派的高手，生出这种惊惶之态来。

却见木珠大师眼睑一垂，口中高宣一声佛号，朗声说道：“老衲还当是谁，原来是掌天下污衣弟子的公孙左足施主到了，失敬得很，失敬得很。”

他一字一字地一连说了两句“失敬得很”，语声清朗高昂，尾声却拖得很长，在这震耳的狂笑声中，更显得声如金石，字字铿然。

管宁心中一凛：“难道此人便是丐帮帮主？”他虽不识武林中事，却也知道百十年来，“君山丐帮”在江湖中的声名显赫，可说是妇孺皆知，又何独武林中人。

目光转处，却见这“君山双残，丐帮帮主，公孙左足”笑声犹自未绝，满头的乱发，随着起伏的胸膛不住飞舞，但脚下的单足铁拐，

却是稳如磐石，心中不禁又一动。

“君山双残……公孙左足……”他把心中断续的概念极快地整理一遍，便接着寻思道：“难道我亲手埋葬的另一跛丐，是‘君山双残’中的另一残？难道他便叫做公孙右足？难道我竟亲手埋葬了一位丐帮帮主？”

他本是心思极为灵敏之人，否则又怎能在冠盖如云的京华大都，享有“才子”之誉。此刻心念转处，不禁又是感叹，又是惊异。因为他此刻已自更清楚地了解到自己半日前所埋葬的死者，身份都绝非寻常，那么，能使这些身份地位都极不寻常的武林高人都一齐死去的人，其身份岂非更加不可思议了吗？

木珠大师双掌合十，默然良久，却见这公孙左足，狂笑之声，虽已渐弱，却仍未绝，口中亦犹自不住喃喃地说道：“可叹呀可叹，可笑呀可笑。”竟生像是没有听到自己的话一样。

面对着名倾天下的“丐帮帮主”，他虽然暗存三分敬畏之心，但“少室三珠”在武林中又何尝不是显赫无比的角色。

此刻木珠大师目光抬处，面色不禁又为之一变，沉声道：“十年不见，公孙施主风采如昔。故人无恙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却不知公孙施主可叹的是什么？可笑的是什么？倒教老衲有些奇怪了。”

语声方住，笑声亦突地戛然而止。

于是，天地间便只剩下满林风声，簌簌不绝。

只见这公孙左足缓缓回转头，火赤的双目，微合又开，有如厉电一般在武当四雁面上一扫而过，便凛然停留在木珠大师身上，凝注良久，

突又狂笑道：“老和尚坐关十年，怎的还是满脸江湖气，做起事来，也像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似的，这才教人奇怪得很，奇怪得很。”

他也将尾音拖得长长的，语声神态，竟和这木珠上人一模一样。

管宁不禁暗中失笑，暗暗忖道：“人道江湖异人，多喜游戏风尘，这公孙左足此时此刻，竟然还有心情说笑，其人平时的倜傥不羁，脱略形迹也就可想而知了。”

却见木珠大师面色更加难看，而这公孙左足却浑如不觉地接着又说道：“武当剑派，名门正宗，自律一向极严，今日竟会不惜与少林高僧动起手来，这个……哈哈，也教我奇怪得很。”

他语声微顿，双目一睁，突地厉声喝道：“只是你们可知道，你们动手争夺的东西，是属于什么人的吗？”

木珠大师冷哼一声，接口道：“天下之物，本都无主，你自别人手中得来，人自你手取去，有何不可！”

公孙左足目光一垂，竟又大笑起来，一面笑着说：“好好，老和尚竟然和穷花子打起禅机来了。身外之物，本就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我老叫化又怎能说是我的——”

这丐帮主人倏而狂笑，倏而厉色，此刻竟又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管宁不禁为之一愕，却见他突又转过身来，望向自己，道：“把公孙老二的一副臭皮囊葬在四明山庄里的，想必就是你这娃娃了？”

此语一出，武当四雁、木珠上人，亦不禁齐地一惊。

“公孙右足竟然死了！”

管宁暗叹一声，黯然点了点头，见这公孙左足虽仍笑容满面，但

却仍掩不住他目光中的悲愤之色。

他深深地了解人们强自掩饰着自己的情感，是件多么困难而痛苦的事，因之他不禁对这狂放的跛丐大起同情之心，长叹一声，接口道：

“小可适逢其时，因之稍尽绵薄之力。公孙二先生的遗物，小可亦斗胆取出，还请老前辈恕罪！”

公孙左足目光凝注在他身上，突地连连颌首道：“好，好。”手掌一伸：“那你就把他囊中的那串铜钱交给我吧！”

管宁常听人说，这类风尘异人，必多异征，此刻只望他伸出的手掌，莹白如玉，哪知目光动处，却见这名满天下的异人所伸出的一双手掌，黝黑枯瘦，和别的丐者毫无二致，心中不知怎的，竟似淡淡掠过一丝失望的感觉，但随即又不禁暗笑自己的幼稚，一面从怀中小心地取出那锦囊来。

刹那之间，武当四雁、木珠大师面上的神色，突又齐地一变，十只眼睛，不约而同地瞪在这锦囊上。只见管宁的手缓缓伸入锦囊，又缓缓自锦囊中取出，手中已多了一串青钱，武当四雁不约而同地脱口惊呼道：“如意青钱！”

管宁微喟一声，仔细望了望自己从囊中取出的这串青铜制钱，但看来看去，却也看不出这串青铜制钱有什么特异之处。

他心中不禁惊疑交集，缓缓伸出手，将这串青钱交到公孙左足手上，一面说道：“不知是否就是这串制钱——请老前辈过目一下——”

语声未了，只见那木珠大师一双眼睛，眨也不眨地望在这串制钱上，就生像是一只贪馋的饿猫，见着鱼腥一样，一步一步地向公孙左

足走了过来，哪里还有半分得道高僧的样子？

而此刻公孙左足的一双眼睛，亦自望在这串制钱上。一时之间，他看来又似悲怆，又似鄙夷，又似愤怒，心中不知究竟在想些什么，缓缓接着这串青钱，失神地呆立了良久，就连那木珠大师一步一步逼近他的脚步，他都生像根本没有看到。

武当四雁握在剑柄上的手掌，也不自觉地握得更紧了。

这四个看来丰神冲淡的道人，此刻目光之中，像是要喷出火来，望着这串青钱，移动着脚步，他们虽然明知自己的武功，不是这公孙帮主的敌手，但面对着这串武林中人人垂涎的“如意青钱”，他们的心中虽有畏惧之心，却已远远不及贪心之盛了。

管宁游目四顾，只见木珠大师已自走到公孙左足身前，武当四雁掌中微微颤动着的剑尖，距离也越来越近。

他知道转瞬之间，便又将发生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斗，心胸之间，不觉也随之紧张起来。

哪知——

公孙左足一旋身躯，突又纵声狂笑起来，笑声之中，满含讥嘲之意。

木珠大师、武当四雁、管宁俱都为之一愕，齐地停住脚步。只听公孙左足的笑声越来越大，突地一伸手掌，竟将掌中的一串“如意青钱”，笔直地送到木珠大师面前，一面狂笑道：“这就是你们拼命争夺之物吗？好好，拿去，拿去。”

手腕一翻，竟将这串“如意青钱”，脱手掷出，忽地，劈面向木

珠打去。

这一突来的变故，使得木珠、四雁、管宁，惊异得几乎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木珠大师眼望着这串青钱，笔直地击向自己面门，竟亦不避不闪，浑如未觉，直到这串青钱已堪堪击在他脸上，他方自手腕一抄，将之抄在手里，但面上茫然之色，却未因之稍减。

在场之人，谁也万万不会想到，这公孙左足会将这串如意青钱当做废物般抛出，此刻都愕然地望着他，几乎以为他发了疯。

管宁眼睁睁地望着这一切，心中更是大惑不解。他亲眼看到那些“罗浮彩衣”的门下弟子，为着这串青钱，几乎丧生在武当四雁的剑下，又亲眼看到武当四雁为着这串青钱，被木珠大师打得透不过气来，但此刻公孙左足却叫别人拿去，他暗叹自己这一日之间所遇之事，所遇之人，俱非自己所能理解、猜测得到的，而此刻之后，又不知道有多少奇诡难测之事将要发生。这一切事本都与自己毫无关系，而此刻自己想脱身事外却也不行了。

他心中方自暗中感叹，却听公孙左足又已狂笑着道：“可叹呀可叹，武当四雁、少林一珠，闯荡江湖数十年，竟没有听过，‘如意青钱，九伪一真’这句话。”

他语声一顿，狂笑数声，接口又说：“可笑呀可笑，武当四雁、少林一珠，竟会为着这一串一文不值的破铜烂铁，争得面红耳赤，打得你死我活——哈哈，这串青钱若是真的，又怎会等到公孙老二死了之后，还留在他身上？又怎会让这任事不懂的娃娃得到手中？我老叫



化久闻少林一珠不但武功超群，而且机智最沉，想不到却也是个糊涂虫。”

他边说边笑，边笑边说，言词固是辛辣无比，笑声之中更是满含讥嘲之意。

只听得木珠大师面色阵青，阵白，阵红。他话一说完，木珠大师突地右手手腕一翻，伸出右手食、中两指，将右手的青钱摘下一枚，两指如剪，轻轻一挟，管宁只听“刷”的一声轻响，这枚制钱便已中分为二，制钱之中，竟飘飘落下一方淡青色的轻柔丝绢来。

武当四雁一齐轻呼一声，冲上三步，伸手去接这方软绢。

哪知木珠大师突地冷叱一声，右手袍袖，“呼”地挥出，带起一阵激风，向武当四雁扫去，左手却已将这方轻绢接在手里。

这其间的一切变化，都快如闪电，你只要稍微眨动两下眼睛，场中便立时换了一副景象。管宁凝目望去，只见木珠大师身形随着袍袖的一拂，退后五尺，武当四雁满面跃跃欲动之色，八道目光，一齐望在木珠手中那方轻绢之上。

只有公孙左足仍是满面带着鄙夷的笑容，冷眼旁观，似乎是一任何一件事的结果，他都早就预料到了，是以根本毋庸去为任何事担心。

只见木珠大师右手紧紧握着那串青钱，左手举着那方丝绢，凝目良久，突地长叹一声，双手齐松，青钱、丝绢，俱都落到地上。

公孙左足狂笑之声，又复大响，蓝白双雁，对瞥一眼，齐地抢上一步，剑光乍起，“刷”地，竟将地上的一串青钱、一方轻绢挑了起来。

而木珠大师却在这同一刹那，在这公孙左足狂笑声中，拂袖，甩肩，拧腰，错步，头也不回地倏然回身远走。

公孙左足拍掌笑道：“我只道木珠和尚已是天下最傻的人，想不到你们这四个小道士比他还傻三分。这串青钱如是真的，老和尚怎会把它甩下一走？你们现在还抢着来看，不是呆子是什么？”

他一面笑骂，武当四雁却在一面探看着那方轻绢，一瞥，他们满腔的热望，便立刻为之冰冷。在这串古老相传的武林异宝“如意青钱”中的这方轻绢，竟是全白，连半点字迹都没有。

等到公孙左足骂完了，武当四雁亦不禁失望地抛下青钱、轻绢，各自拧腰错步，回身远去。

公孙左足目送着他们的身影消失，狂笑之声，亦自戛然而止，转目望处，只见身侧的锦衣少年仍在呆呆地望着自己。

两人目光相对，管宁只觉这公孙左足的目光之中，满是悲怆痛苦之色，先前那种轻蔑嘲弄的光采，此刻已自荡然无存，不禁同情地叹息一声，想说两句话来安慰一下这心伤手足惨死的风尘异人，但究竟该说什么，他却又觉得无从说起。

公孙左足铁拐一点，走到路边，寻了块山石，颓然坐了下来。他自觉心神交疲，仿佛已经苍老许多，方才虽然强自掩饰着，但此刻却已再无乔装的必要，长叹一声，缓缓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管宁立刻说了，公孙左足微微颌首，又道：“管宁，你过来，坐到我身侧，我有些话要问问你。”

他虽然满身褴褛狼狈之态，但此刻语气神态，却又隐含着一种不

可描述的庄严高贵，这种庄严高贵，决不是人间任何一件华丽的外衣乔装的，也不能被任何褴褛的外表掩饰得住。

管宁依言坐了下来，他心中何尝没有许多话要问这公孙左足，如想知道青钱的秘密、四明山庄的秘密、白袍书生的秘密。他只觉每一件事中，都隐藏着一个秘密，而每一个秘密都是他极愿知道的。

只见公孙左足目光凝注着林梢泻下的一丝天光，默然良久，突地问：“你是几时上山来的？几时来四明山庄？看见了一些什么人、什么事？”

管宁微一沉吟，便将自己所遇，极快地说了出来。此事，他已说了不止一次，此次更说得格外流畅。公孙左足默然倾听，频频长叹，频频抚额，此事的真相，他自己亦无法猜测。

丐帮历史，由来已久，但定下详规，立会君山，却还是近年间事。此次“四明红袍”飞柬相邀，他因事耽误，是以来得迟了，却再也想不到，四明山庄之中，会生此惨变，更想不到先自己一步而来，与自己情感极深的孪生兄弟，竟惨死在四明山庄里。

他上山之际，遇着管宁，那时他还不知四明之变，只是奇怪一个看来武功极浅的弱冠书生，怎的会从四明山庄之中走出。

等到他自己赶到四明山庄，看到偌大的山庄之中，竟无人迹，再看到诸众的尸体，新掘的坟墓，和自己兄弟片刻不离身的铁拐，他便已知道这四明山庄中，已有惨变发生。但他却又不知道在这次惨变中，竟有如此多武林高手惨死，因为此事不但匪夷所思，而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

于是他折回山路，听到管宁和木珠、四雁的对话，看到他们的动手，骤然现身，狂笑讪嘲，看来虽然不改故态，其实当时心中的悲怆，愤嫉，惊疑，却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的。

他默默地听完了管宁的话，树林里的天光更黯了，那串闪着青光的制钱，仍在地上一闪一闪地发着青光。那方轻柔的丝绢，被风一吹，吹到路旁，贴在一块山石上。他悲怆地长叹一声，手中铁拐，重重在地上一顿，发出“当”一声巨响，激得地上的沙石，四散飞扬，这一击虽重，却又怎能够发泄他心中的悲怒之气呢？

管宁呆望着他，忍不住问道：“方才小可听得四明庄主此次聚会群豪，其中一半是为了这串青钱，老前辈可否告诉小可，这串青钱之中，究竟有什么地方值得人们如此重视呢？”

公孙左足目光一转，望在那串青钱上，突地冷哼一声，长身而起，走到青钱之侧，举拐欲击，忽又长叹一声，自语道：“你这又何苦，你这又何苦……”

缓缓垂下铁拐，坐回山石上，长叹道：“青钱呀青钱，你知不知道，百十年来，已有多少人死在你的名下？”

管宁心中更加茫然，只听这已因心中悲愤而失常态的武林异人长叹又道：“百余年前，武林之中出了个天纵奇才，那时你我都还没有出世，我自也没有见过他，只知道这位奇人在十年之中，击败当时天下所有的武林高手，出入少林罗汉堂，佩剑上武当剑岩，赤手会点苍谢神剑，单掌劈中条七煞，双手败连环坞凤尾帮，孤身一人，十年之中不知做下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将天下武林禁地、武林高人，都

视为无物，唉——他人虽早已死去，但是他的逸事，却直到此刻还在江湖间流传着。”

他目光空洞地凝注着远方，语声亦自沉重已极，但这种奇人奇事听到管宁耳里，却不禁心神激荡，豪气遄飞，恨不得自己也能见着此人一面，纵然要付出极大代价，也是值得的。

却听公孙左足接道：“人间最难堪之事，莫过于‘寂寞’二字。此人纵横宇内，天下无敌，人人见着他，都要畏惧三分，谁也不敢和他亲近。他外表看来，虽极快活得意，其实心中却寂寞痛苦已极，不但没有朋友，甚至连个打架的对手都没有。”

他语声微顿，长叹一声，自己心中，也突然涌起一阵无比寂寞的感觉。“君山双残”，一母孪生，自幼及长，从未有过太长的别离，而此刻雁行折翼，他陡然失去了最亲近的人，永远不能再见，此刻心中的感觉，又该是如何伤痛。

管宁只见他悠悠望着远方，心里也直觉地感受到他的悲哀，但一时之间，却也不知该如何安慰于他，却听他又自接道：“岁月匆匆，他虽然英雄盖世，但日月侵人，他亦自念年华老去，自知死期已近，便想寻个衣钵传人。但这种绝顶奇才眼界是如何之高，世上茫茫诸生，竟没有一个被他看在眼里。于是他便将自己的一身绝世武功，制成十八页秘图，放在十八枚特制铜钱里。古老相传，这十八页秘笈，上面分别记载着拳、剑、刀、掌、鞭、腿、枪、指、暗器、轻功、内力修为、点穴秘图、奇门阵法、消息机关，以及他自己写下的一篇门规。其中剑法、掌法各占两页，合起来恰好是一十八页。但大家亦不过仅

仅知道而已，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其中任何一页。”

管宁暗叹一声，忖道：“此人当真是绝世奇才，以短短百年之生，竟能将这许多种常人难精其一的功夫，都练到绝顶地步，唉——如此说来，也难怪武林中人为着这串青钱，争斗如此之激了。”

公孙左足又自叹道：“自从这位异人将自己遗留绝技的方法公诸武林之后，百年来，江湖中便不知有多少人为着这串青钱明争暗斗。七十年前，祁山山腰的一个洞窟之中，出现第一串‘如意青钱’，为着这串青钱，武林中竟有十七位高手在祁山山麓，直到当时的昆仑掌门白梦谷将这串青钱当众打开，发觉其中竟是十八面白绢之后，武林中才知道这‘如意青钱’一共竟有十串，而且只有一串是真的。”

管宁不禁又为之暗叹忖道：“武林异人，行事真个难测。他既有不忍绝技失传之心，又何苦如此捉弄世人——”心中突又一动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他们又怎知道这‘如意青钱’共有十串，而且只有一串是真的呢？”

公孙左足缓缓道：“当时白梦谷惊怒之下，直折回那青钱原在的洞窟，才发现那洞中的石案之下，整整齐齐地刻着十六个隶书大字：‘如意青钱，九伪一真，真真伪伪，智者自择。’只是那得宝之人兴奋之下，根本没有看到这行字迹而已。”

管宁恍然颌首，公孙左足又道：“这似诗非诗，似偈非偈的十六个字，不出半月，便已传遍武林，但等到第二串青钱在峨嵋金顶，被峨嵋剑派中的‘凌虚双剑’发现的时候，本来情如手足的凌虚双剑，竟等不及分辨真伪，便自相残杀起来，直落到两败齐伤，俱都奄奄一

息，才挣扎着将这串青钱拆开——”

管宁脱口道：“难道这串又是假的？”

公孙左足长叹颌首道：“这串青钱又是假的。只可惜凌虚双剑已经知道得太迟了。这本来在武林中有后起第一高手之誉的凌虚双剑，竟为着一串一文不值的青铜制钱，双双死在峨嵋金顶之上。”

公孙左足将这一段段的武林秘闻娓娓道来，只听得管宁心情沉重无比，心胸之间，仿佛堵塞着一方巨石似的。

他缓缓透了口长气，只听公孙左足亦沉声一叹，缓缓又道：“凌虚双剑双双垂死之际，将自己的这段经过，以血写在自己衣襟上。他们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只望自己的这段遭遇，能使武林中人有所警惕，哪知——唉！”

语声微顿，又自叹道：“此后数十年间，又出现了三串‘如意青钱’，这三串青钱出现的时候，仍然有着不知多少武林高手为此丧生，因为大家俱都生怕自己所发现的一串青钱是真的，因此谁也不肯放手，那凌虚剑客虽有前车之鉴，但大家却是视若无睹。”

风吹林木，管宁只觉自己身上，泛起阵阵寒气，伸手一掩衣襟，暗暗忖道：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些武林高手的死，罪过又该算到谁的身上？”

却见公孙左足双眉微皱，又接道：“怪就怪在每串‘如意青钱’发现的肘候，俱非只有一人在场，是以便次次都有流血之事发生，直到——”

他语声竟又突地一顿，面上竟泛起一阵惊疑之色，愣了半晌，喃

喃自语道：“还是死了一个，还是死了一个……”

双掌自握，越握越紧，直握得他自己一双枯瘦的手掌，发出一阵“咯咯”的声响。

管宁转目望到他的神态，心中不禁惊恐交集，脱口唤道：“老前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公孙左足目光一抬，像是突然自噩梦中惊醒似的，茫然回顾一眼，方自缓缓接道：“半年以前，我和公孙老二到塞外去了却一公案，回来的时候，路经长白山，竟然迷路深山，在乱山中闯了半日，方自叹息倒楣，哪知却在虎穴中，发现一串十八枚青钱。我弟兄二人自然不会为了这串青钱生出争斗，便一齐拍开一枚，果然不是真的。我弟兄二人虽然也有些失望，但却在暗中侥幸，得着这串伪钱的幸亏是我们，若是换了别人，至少又得死上一个，哪知——唉！还是……”

他声音越说越低，语气之中，也就越多悲哀之意，默然半晌，哀声又道：“想不到这‘如意青钱’无论真伪，竟都是不祥之物。老二呀老二，若不是为了这串青钱，你又怎会不及等我，就匆匆赶到这四明山庄来，又怎会不明不白地死去！”

双手蒙面，缓缓垂下了头，这叱咤江湖，游戏人间的风尘异人，心胸纵然旷达，此刻却也不禁为之悄然流下两滴眼泪来。

山风萧索，英雄落泪，此刻虽非严冬，管宁却觉得天地之间，已充满严冬的寒冷肃杀之意。想到自己亲手埋葬的那么多尸身，这公孙左足不过仅是为着其中之一而悲伤罢了。还有别的死者，他们也都会有骨肉亲人，他们的骨肉亲人若是知道了这件事，不也会像公孙左足



此刻一样悲伤吗？

随着这悲伤的意念，首先映入他脑海的，便是那“四明红袍”夫妇相偎相依，拥抱而死的景象。“他们鸳鸯同命——唉！总比一人单独死去要好得多。”他情感极为充沛，此刻忽然想起自己死时，不知有无陪伴之人，暗中唏嘘良久，脑海中，又接连地闪过每一具尸身的形状。

突地——

他一拍前额，口中低呼一声，倏然站了起来，像是突然想起什么惊人之事一样。

公孙左足淡然侧顾一眼，只见他双目大睁，口中翻来覆去地喃喃自语着道：“峨嵋豹囊……罗浮彩衣……峨嵋豹囊……”心中不觉大奇。

哪知管宁低语一顿，突地拧转身来，失声道：“老前辈，你可知‘峨嵋豹囊’是谁？”

公孙左足眉心一皱，缓缓道：“峨嵋豹囊，便是武林中代代相传，以毒药暗器名扬天下的蜀中唐门，当今门人中的最最高手。只因他两人身边所佩的暗器革囊，全用豹皮所制，彩色斑斓，是以江湖中人便称之为‘峨嵋豹囊’。但他两人却并非峨嵋派中的弟子。”

他虽然觉得这少年的问话有些突兀奇怪，但还是将之说了出来。

哪知他话方说完，管宁突然满面喜色地一拍手掌，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

公孙左足为之一愣，不知这少年究竟在弄什么玄虚。只见他一捋

袍角，翻身坐到自己身侧的山石上，道：“小可方才听那罗浮彩衣弟子说，曾经眼见‘峨嵋豹囊’兄弟两人连袂到了‘四明山庄’，而且并未下山。但小可记忆所及，那些尸身之中，却没有一人腰佩豹囊的。此次赴会之人全都死在四明山庄，而这‘峨嵋豹囊’兄弟两人，却单单幸免，这两人如非凶手，必定也是帮凶了。”

他稍微喘一下气，便又接着说道：“而且小可在那四明山庄外的木桥前，有暗器袭来，似乎想杀小可灭口，那暗器又细又轻，而且黝黑无光，但是劲力十足，显见……”

公孙左足大喝一声，突地站了起来，双目火赤，须发皆张，大声说道：“难道真是这峨嵋豹囊两人干的好事……”

目光一转，笔直地望向管宁，道：“在那六角小亭中，将你的书僮杀死的人，是不是身躯颇长，形容古怪……”

管宁微一沉吟，口中讷讷说道：“但那两人身边却似没有豹囊。”

公孙左足冷哼一声，道：“那时你只怕已被吓晕，怎会看清楚？何况……他们身上的豹囊，又不是拿不下来的。”

他虽是机智深沉，阅历奇丰，但此刻连受刺激，神智不免有些混乱，此刻骤然得到一丝线索，便自紧紧抓住，再也不肯放松。

管宁剑眉深皱，又自说道：“还有一事，亦令小可奇怪。那罗浮弟子曾说他们罗浮剑派，一共只派了两人上山，便是‘彩衣双剑’，但小可在四明山庄之中，除了看到他们口中所说一样的锦衣矮胖的两位剑客的尸身之外，还看到一具满身彩衣的虬髯大汉的尸身。不知老前辈可知道，此人是否亦是‘罗浮彩衣’的门下呢？”

公孙左足垂首沉思良久，伸出手掌，一把抓住自己的乱发，长叹着又坐了下来。

此刻他心中的思绪，正也像他的头发一样，乱得化解不开。这少年说得越多，他那紊乱的思潮，便又多了一分紊乱。“峨嵋豹囊武功虽高，却又怎能将这些人全部都杀死呢！除非……除非他们暗中在食物中下了毒，但是……峨嵋豹囊与四明红袍本来不睦，自不可能混入内宅，更不可能在众目昭昭之下做出呀，那么……那么他们又是如何下的毒呢？”

这问题使他百思不解。

而管宁此刻却在心中思索着另一问题：“白袍书生是谁……”这问题在他心中已困惑很久，但他却始终没有机会说出。因为他说话的对象都另有关心之处，是以当他说“白袍书生”的时候，别人不但根本没有留意，而且还将话题引到自己关心的对象上去，这当然是他们谁也不会猜出管宁口中所说的“白袍书生”究竟是谁的缘故。

此刻管宁又想将这问题问出，但眼见公孙左足垂首沉思，一时之间，也不便打扰。

两人默然相对，心里思路虽不同，但想的却都是有关这四明山庄之事。

此处位于深山，这条山路上达“四明山庄”的禁地，莫说武林中人，便是寻常游客，除了像管宁这样来自远方，又是特别凑巧的人之外，也都早得警告，谁也没有胆子擅入禁地，是以此地虽然风景绝佳，但却无人迹。

空山寂寂，四野都静得很。

静寂之中，远处突地传来一声高亢的呼喊声，虽然听不甚清，但依稀尚可辨出是：“我是谁……我是谁……”三字。

管宁心头一凛，凝神倾听，只听得这呼喊之声，越来越近，转瞬之间，似乎划过大半片山野，来势之速，竟令人难以置信。

呼声更近，更响，四山回应，只震得管宁耳中嗡嗡作响。转目望去，公孙左足面上也变了颜色，双目凝注着呼声来处，喃喃道：“我是谁！我是谁……”

他是谁？管宁自然知道。他跨前一步，走到公孙左足身侧，方想说出这呼声的来历。

但是——

这震耳的呼声，却带着摇曳的余音，和四山的回响来到近前了。

只听砰然一声巨响，林梢枝叶纷飞，随着这纷飞的枝叶，倏然落下一条人影。公孙左足大惊回顾，这人影白衫白履面目清癯，虽然带着二分狼狈之态，却仍不掩其丰神之俊。

他心中不禁为之猛然一跳，脱口低呼道：“原来是你！”

却见这白袍书生身形一落地，呼声便戛然而止，一个飘身，掠到管宁身前，满面喜容地说道：“我找了半天，原来你在这里。”

管宁无可奈何地微笑一下，这白袍书生已自一把拉着他的臂膀，连声道：“走，走，快帮我，告诉我是谁。你答应过我的，想溜走可不行。”

公孙左足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一切，心中倏地闪电般掠过一个念头，

这念头在他心中虽仅一闪而过，但却已使得武林之中又生出无数事端。

管宁方觉臂膀一痛，身不由主地跟着白袍书生走了两步。

哪知——

公孙左足竟然大喝连声，飞身扑了上来，左掌微扬，扑面一掌，右肋微抬，肋下铁拐，电扫而出，拦腰扫来。这一连两招，俱都快得如雷击电掣，而且突兀其来地向白袍书生击来。管宁惊呼一声，眼看这一掌一拐，却已堪堪击在白袍书生身上。

哪知白袍书生对这一掌一拐看也不看一眼，右手一带管宁，自己身形微微一闪。他闪动的幅度虽然极小，然而这一拐一掌竟堪堪从他们两人之间的空隙打过，连他们的衣角都没有碰到一点。

管宁惊魂方定，只觉自己掌心湿湿的，已然流出一身汗。

这白袍书生身形之曼妙，使得公孙左足也为之一惊。他虽然久已知道这白袍书生的盛名，但始终没有和他交过手，此刻见他武功之高，竟犹在自己意料之外，心头一寒，同时沉肩收掌，撤拐，这一掌一拐吞吐之间又复递出。

白袍书生衣袖微拂，带着管宁，滑开三尺。他武功虽未失，记忆却全失，茫然望了公孙左足一眼，沉声说道：“你是谁？干什么？”

公孙左足冷笑一声。他和这白袍书生曾有数面之识，此刻见他竟是满脸不认得自己的模样，心中越发认定此人有诈，当下一提铁拐，游身进步，刷、刷，又是两招，口中喝道：“好狠的心肠，你究竟为了什么，要将那么多人都置之死地！”

白袍书生又是一愕。这跛丐说的话，他一点也听不明白，旋身错

步，避开这有如狂风骤雨般击来的铁拐，一面喝道：“你说什么！”

管宁心中一凛，知道公孙左足必定有了误会，才待解释几句，哪知公孙左足却又怒喝道：“以前我只当你虽然心狠手辣，行事不分善恶，但总算是条敢做敢为的汉子，因之才敬你三分，哪知你却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哼哼，你既已在四明山庄染下满身血腥，此刻又何苦作出这种无耻之态来？哼哼，我公孙左足虽是技不如你，今日却也要和你拼了。”

## 第四章 真真假假

公孙左足连声怒骂，连声冷笑，手中铁拐，更如狂飙般向白袍书生击下，不但招招快如闪电，招招狠辣无情，而且有攻无守，尽是进手招式，果然是一副拼命的样子，已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。

刹那之间，林中树叶，被他的铁拐掌风，激得有如漫天花雨，飘飘而落。

那白袍书生却仍然满心茫然。他搜遍记忆，也想不起自己以前究竟做过什么事，是以公孙左足骂他的话，他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做过没有，“血腥……血腥……”他心中暗地思忖，“难道那些尸身是被我杀的？”

身形飘飘，带着管宁，从容地闪避开这公孙左足的招式，却未还手。

公孙左足冷笑一声，“力劈华岳”，“石破天惊”，“五丁开山”，一连三招，招风如飙，当真有开山劈石之势。

“君山双残”虽以轻功称誉天下，但他此刻使出的，却全是极为霸道的招式，一面连连冷笑。他见这白袍书生只守不攻，心中越发认定他做了亏心之事，是以不敢还手。

管宁身不由主，随着这白袍书生的身形转来转去，只觉自己身躯四侧强风如刀，掌风拐影，不断地擦身而过，只要自己身躯稍微偏差一点，立时便有骨碎魂飞之祸。

他虽非懦夫，但此刻也不禁吓得遍身冷汗涔涔而落，心中寻思道：“难道这公孙左足竟误认这白袍书生便是四明山庄中惨案凶手？”

目光抬处，只见公孙左足目眦欲裂，势如疯虎，不由心头一凛，高声喝道：“老前辈，请住手，且听小可解释……”

公孙左足冷笑一声，刷地一招，竟向管宁当头打来，口中大喝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哼哼，我只当你是个正直的少年，却想不到你竟也是个满口谎言的无耻匹夫。”

他悲愤怨毒之下，竟不给人一个说话的机会。

管宁只觉耳旁风声如啸，眼看这一招势挟千钧的铁拐，已将击在自己头上，心中暗叹一声，还来不及再转第二个念头，只觉自己臂膀一紧，脚下一滑，身躯又不由自主地错开一些，这支眼看已将击在他身上的铁拐，便又堪堪落空。

直到此刻，他还弄不清这公孙左足怎会向自己也施出杀手，微一定神，大喝道：“公孙前辈，此事定必有些误会，待小可——”

哪知公孙左足此刻悲愤填膺，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大喝道：“我公孙左足有生以来，还从未被人愚弄，想不到今日阴沟里翻船，竟栽在你这小子手上。”

他身为一派宗主，以他的身份，本不应该说出这种江湖市井之徒的话来，但此刻他已认定四明山庄的凶手之事，普天之下，除了这白袍书生之外，再也没有第二人能够做到，又认定管宁定必是这白袍书生的党羽，方才对自己说的话，不过是来愚弄自己，让自己始终无法查出谁是真凶，因此心中不禁将管宁恨入切骨。

这恨痛之心，激发了他少时落身草莽的粗豪之气，此刻大声喝骂，骂的语声，虽快如爆豆，但这几句话间的工夫，却又已排山倒海般攻



出七招，只可惜这白袍书生身法奇诡快速，有如鬼魅，招势虽狠虽激，却也无法将之奈何。

白袍书生身形闪动，心里根本毋庸去为自己的安危担心，只是顺理成章地去闪避这些招势，有如水到渠成，丝毫没有勉强之意。

他茫然地望着眼前这有如疯狂一般的跛足丐者，忍不住皱眉问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公孙左足牙关紧咬，手中铁拐所施展出的招式，虽仍如狂风骤雨，呼啸不绝，胸膛起伏，却已远较先前急遽。

这以轻功名满天下的丐帮帮主，此刻不但将自己一生武功的精华都弃之不用，而且也摒弃了一切武学的规范，招式大开大阖，大砍大劈，非但不留退步，而且不留余力，这数十招一过，他真气便难免生出不续之感。

管宁心中正自寻思，该如何才能阻止他的攻势，哪知这丐帮奇人突然大喝一声，后掠五步，漫天拐影风声，亦为之尽消。

白袍书生双眉一展，飘忽闪动的身形，也倏然停顿下来，静如山岳般挺立着，生像是他站在那里从来没有移动过似的。这一动一静间的变化，当真是武学中的精华。管宁虽不甚了解，心中亦不禁不胜企慕地暗叹一声，然后才发觉自己的身形也突然停顿下来，几片枝叶，飘飘从树梢落下，几点砂石，静静落到地上，然后这林间又归于静寂。

却见公孙左足铁拐一顿，在这已归于静寂的树林中，又发出砰的一响，白袍书生又自茫然地望了他一眼，缓缓问道：“你到底是干什么？”

公孙左足本来微垂的眼睑，此刻突然一抬。数十招一过，他已自知自己纵然拼尽全力，却也无法奈何人家，自己死不足惜，但自己一死，这件秘密岂非永无揭穿的一日？

因之他垂下眼睑，一来是强自按捺着心中的悲愤，再者却是调息着体内将要溃散的真气，此刻双目一睁，便冷冷说道：“你到底是干什么？”

白袍书生为之一愕，却听公孙左足冷冷接道：“你明知我已揭穿你的秘密，还站在那里？哼哼，若我是你的话，便该将我一刀杀死。说什么你武功虽高，难道高得过天下武林？”

白袍书生仍是满面茫然，管宁却已尽知他言下之意，忍不住脱口道：“公孙前辈，四明山庄中的凶杀之事，小可虽未亲眼目睹，但却可判定另有他人所为，老前辈如若这般武断，岂非要教真凶讪笑？”

公孙左足双目一凛，突地仰天狂笑起来，笑声之中，尽是凄厉悲愤之意，一面伸出他那只干枯黝黑的手指，指着白袍书生狂笑道：“普天之下，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能将‘四明红袍’、‘君山双残’、‘罗浮彩衣’、‘终南乌衫’，一齐杀死？普天之下，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能让你受伤——”

他惨厉地大笑三声，又道：“此次四明红袍飞柬来邀我弟兄和乌衫独行、罗浮彩衣这些老不死出山，说是不但真的‘如意青钱’已有着落，而且还要商量另一件事情，我就在奇怪，为什么这其中竟少了黄冠老儿、翠袖夫人这些人，尤其是四明红袍夫妇和这两人本最要好，这种要事却为什么偏偏不找他们？”

他语声微顿，像是又在强忍着心中的悲愤，瞑目半晌，方自狂笑道：“现在我才想起，这红袍小子原来还没有忘记十五年前，在泰山绝顶和我们几个结下的一点怨毒，竟是和你勾结好了，想把我们全都诱到这里来，布下陷阱，想将我们一网打尽——哈哈，哪里有什么‘如意青钱’，哪里有什么机密大事！人道‘四明红袍’最是狡诈，先前我看他夫妇两人一副风神俊朗的样子，还不相信，直到此刻——哈哈，只是他两人虽然奸狡，却还比不上你的凶狠，他们也万万不会想到，你竟连他们两人也一齐杀死！”

他连声狂笑，连声怒骂，只听得管宁心中亦不禁为之所动。

“难道此事果真如此？”

转目望去，只见那白袍书生目光低垂，满面茫然地喃喃自语道：

“难道真是我干的？我是谁？难道真是我干的？……”

公孙左足双眉一轩，仰天厉啸，道：“公孙老二呀公孙老二，我叫你不要轻信人言，你偏偏不听。”手指一偏，指向地上那串青钱：“偏偏要带这串东西赶到这儿来，好好，现在，你总该知道了吧？想那‘四明红袍’如果真的知道了‘如意青钱’的下落，又怎会告诉你？”

他低声叹息一下，目光突又转向白袍书生，狂笑道：“你武功虽然高绝，心计虽然狠辣，却忘了世上还有比你更强的东西，那就是天理，那就是报应。今日我公孙左足既敢揭穿你的诡计，便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你若是聪明的，趁早将我杀死，否则我就要扬言天下，说出你的恶行。你不但做出这等凶恶之事，还要利用个年轻小子，将罪名推到‘四川豹囊’身上。”

目光一转，转向管宁，又道：“你若是以为你帮这恶魔做下移祸之事，这恶魔便会多谢于你，那你就大大的错了，有朝一日，哼哼，你也难免要死在他的掌下。”

管宁失神地伫立着。这公孙左足所说的话，听来确是合情合理。他方才亲眼看到武当四雁、罗浮彩衣，以及少林木珠和这公孙左足的身手，知道这些人俱都是当今武林中的顶尖人物，而此刻，他再以这白袍书生的武功和他们一比，便觉得他们的武功虽高，但在这白袍书生面前，便有如萤火之与皓月一样，相去实不可以道里计。

是以一时之间，他心中不禁疑云大起，又是许多新的问题在他心中说出：“这白袍书生虽然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但武功仍是如此之高，看来也只有他能将那些人一一击毙，而他自身所受的伤，自然是在和别人交手时不慎被击的，这伤势使他丧失了记忆，因此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否被他所杀。”

一念至此，他不禁暗道：“那么……难道他便是凶手，但是……”

他脑海中掠起在六角亭中所见的那怪客，以及那突然而来的暗器。“但是，那两人和那些暗器却又该如何解释呢？这公孙左足虽然以为这些事都是我凭空捏造出来的，但我知道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呀！”

目光抬处，只见公孙左足和白袍书生四目相对，公孙左足面上固然是激动难安，目光中像是要喷出火来，白袍书生的面上，亦是阴晴不定。

他心里似乎也在寻思着这公孙左足所说之话的正确性。

“这些话是真的吗？难道我真的做下了那种事？无论此事真假，

这跛足乞丐既然说了出来，便一定会扬言天下，找人对付我，那么……我该一掌将他劈死吗？但是……我究竟是谁呢？”

管宁呆呆地愣了半晌，突地转身奔上山去，他想将那些落在地上的暗器拾起一些，让公孙左足看看，这些暗器究竟是谁的。

这些暗器如是真的属于峨嵋豹囊，那么此事便可窥出一分端倪。

公孙左足、白袍书生两人，四目相对，目光眨都未眨一下，像是根本没有看到他离去似的。

他急步而奔，越奔越快，只望自己能在这两人有所举动前赶回来，而他亦得知这两人的心性是不可以常理衡量，因之他没有解释自己突然走开的原因。他轻功虽然不佳，但终究是曾经习武之人，此刻虽然是劳累不堪，但跑得仍然很快。

山路崎岖，他渐渐开始喘息。

但是，前面四明山庄的独木小桥，已隐隐在望，于是他更加快脚步。

到了绝壑上，他定下神来，让自己急速的喘气平息。

然后他小心地走过小桥。

林木、石屋，仍然是先前的样子，地面的砂石上，还留着他凌乱脚印。

但是……

除了砂石之外，地上便一无所存。他俯下身去，仔细察看着，地上哪里有先前那些暗器的影子？

他失望地仰天长叹一声，最后一点线索，此刻似乎又已断去。

天上阴霾沉重，厚重的乌云将升起的阳光一层层遮盖起来。

他长叹着，踱回桥边。一滴雨，落在他脸上，他伸手拭去了，心中思潮如涌，几乎忘记了，一滴雨之后，一定还有更多滴雨会随之落下的，他纵然擦干了这滴雨水，却会有更多滴雨水落在他身上。

等到他走过小桥的时候，他身上的雨滴，已多得连他自己都无法数清了。山间的骤雨，随着漫天的乌云，倾盆落了下来。

冰凉的雨珠，沿着他的前额，流满了他的脸。他希冀自己能为之清醒一下，是以他没有放足狂奔。

但是他失望了，他心如乱丝，雨滴虽清冷，却也不能整理他紊乱的思潮呀！

于是，他再狂奔，湿透了的衣衫，紧紧贴在他身上，他伸手一摸，那锦囊仍在怀中，不禁为之暗叹一声，忖道：“这锦囊中的其他东西，是不是也像那串青钱一样，也包含着一些秘密呢？”

转过山弯，前面便是那片山林，那条山道。迷茫的烟雨，给这本已绝佳的山景，更添了几分神秘而妩媚的景色。

但他此刻却没有心情来欣赏这些了，他匆忙地奔过去，转目一望——

只见山林之中，那白袍书生正失魂落魄地独自伫立着，树梢泻下的雨水，将他白色的长袍也完全打湿了，而他却像是仍然没有感觉似的，一面失神地望着远方，一面喃喃地低语着：“难道真的是我？……但是我又是谁？……”

管宁叹息一声，目光一转，不禁脱口道：“公孙前辈呢？”大步

跑过去，遥远的山路上，烟雨茫茫，那公孙左足已不知何时走了，不知走到哪里去了。

雨势越来越大，但站在骤雨下的管宁和白袍书生，却仍然呆呆地伫立着。倾盆的大雨落在他们身上，他们生像是谁都没有感觉似的。

尤其是管宁，面对着这白袍书生，他可能是曾经杀死许多人的凶手，也可能是全然无辜的，管宁问着自己：“到底他是谁呢？我该对他怎么样？”

哪知——

他心中正自思疑难决的时候，这白袍书生峙立如山的身形，突地摇了两摇，接着便“砰”的一声倒在地上。

等到管宁口中惊呼着箭步窜来的时候，满地的泥泞，已将他纯白的衣衫染成污黄了。

这一个突然生出的变化，使得管宁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武功莫测的异人，怎的竟会无故地晕厥跌倒？

俯身望处，只见他雪白的面容，此刻竟黄如金纸，明亮的双目，和坚毅的嘴唇一齐闭着，伸手一探，鼻息竟也出奇地微弱。

“难道那公孙左足临去之际，以什么厉害的暗器将之击中？”

转目望处，他身上却全然没有一丝伤痕，只有紧闭的嘴唇边，缓缓流下一丝淡黄的唾沫，流到地上，和地上的雨水混合。

管宁呆呆地望着他，一时之间，心中又没了主意。他本是锦衣玉食的富家公子，对于江湖上的仇杀之事，本是一窍不通，自然更无法判断出他是为了什么缘故而致之。

他不禁长叹一声，俯身将这白袍书生从地上扶起。哪知目光转处，他竟又发现一件奇事，使得他不由自主惊呼一声，手中已自扶起一半的白袍书生的身躯，也随之又跌了下去。

雨落如注，将这白袍书生嘴旁流下的唾沫，极快地冲散开去，混合着唾沫的雨水，流到管宁脚下，而那串“如意青钱”此刻便也在管宁脚边。奇怪的是，这混合着唾沫的雨水一经过，泛着青铜光采的金钱便立刻变得黝黑，就像是银器沾着毒汁一样。

管宁纵然江湖历练再浅，此刻却也不禁为之凜然一惊，暗忖道：“难道他中了毒？连他口中流的唾沫，都含蕴着如此剧毒。”

须知普天之下，能使银器泛黑的毒汁，自然极多，可是能使青铜都为之变色的毒汁，却是少之又少，何况这白袍书生口中流出的唾沫，再混合了多量的雨水，而依然如此之毒，却端的是骇人听闻的了。

“他是何时中毒的呢？”

管宁心中又不禁疑惑，俯首沉思良久，目光动处，心里又不禁怦然一跳——

那张自青钱中取出，被山风吹得紧贴在山石上的纯色柔绢，此刻被雨水一打，上面竟出现四行字迹。远远望去，那字迹虽看不清楚，但管宁却可判出必是先前所无，此刻心中一动，忍不住旋身取来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的竟是：“如意青钱，九伪一真，

伪者非伪，真者非真，

真伪难辨，九一倒置，

世人多愚，我复愚之。”



十六个字迹苍劲，非隶非草，非诗非偈的蝇头小字。

这十六字一入管宁之目，他只觉心中轰然一声，猛地一阵巨颤，双手一紧，紧紧地抓住手中的柔绢，像是生怕它从自己手中失落。

因为，他已从这一方沾满了污黄泥水的柔绢上，找出了一件在武林中已经隐藏了百十年的重大秘密。此刻他虽然还不能十分确切地明了这件秘密的真相，但至少他已把握了开启这件秘密的钥匙。

于是他勉强将自己心中的激动之情，平复下去，反复将绢上的字迹，又仔细地看了几遍，倾盆的大雨淋在他身上，他也像是根本没有感觉到。“九伪一真……伪者非伪……九一倒置……”他一面反复推敲着这几句似诗非诗。似偈非偈的短句，一面暗自低吟道：“难道这串已被那么多武林高手断定是假的‘如意青钱’，竟是真的？难道这串青钱之中所藏的柔绢，上面便记载着百十年前，那位名震天下的前辈一身超古迈今的武学秘技？”

一念至此，他心胸之间，不觉立刻又升起一阵难以抑制的激动。方才这半日之间，他眼看那么多人为着这“如意青钱”中所载的武学绝技，如痴如狂，就连少林寺长老、丐帮帮主这种地位身份的人物，为着这串青钱，都不惜做出许多有失他们身份地位的事来，武当、少林，这两派素来交好的门派，为此亦不惜反脸成仇。

从公孙左足口中，他也知道自己眼见之事，不过是百十年来因着“如意青钱”而生的争斗其中之一而已，还有不知多少武林高手，为着这串青钱丧失性命，也还有不知多少至亲好友，为着这串青钱彼此勾心斗角，反目成仇，甚至自相残杀而死。这小小一串青铜制钱在武

林中的诱惑，实在比百万家财、如花玉人还来得强烈。

而此刻，这串被千千万万个武林豪杰垂涎不已、梦寐以求的“如意青钱”，却正握在他手里。他知道自己有了这串制钱，便可以学得一身足以傲视天下的武功。你若是一个淡泊而镇静的人，而此刻握有这串“如意青钱”的是你，那么只怕你也无法不被这种心情激动，甚至比他此刻的激动还强烈吧？

良久良久，他突然想到自己身后还倒躺着一个中了剧毒的人，这人纵然不是他的朋友，他也不能将之弃而不顾。

于是他将自己飞扬起的思潮，一下截断，俯身拾起了脚边的这串青钱，谨慎地用手中的这方柔绢包好，谨慎地放入怀中的锦囊里，伸手一拭面上的雨水，转身将地上的白袍书生横身抱起，目光四转，辨了辨方向，移步向山下走去。

他知道这一段山路是极其漫长的，而在这一夜中，已经过了惊恐、悲哀、困惑——种种情感的折磨，以及疲劳、饥饿——种种肉体的困苦之后，管宁面对着这一段漫长的山路，他本该会有些气馁感觉，何况他怀中还抱着一个不知在何时受了剧毒，又不知在何时便会突然死去的人。

但奇怪的是，他此刻的脚步却丝毫没有沉重之态。情感的激动与兴奋，使得他将这一切情感与肉体的折磨，全都不再放在心上，只是飞快地在滂沱大雨下，积水的山道上奔行着，一面却仍在心中暗地思忖着那四句话。

“这四句话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第一句话的意义，是谁都能明了

的，也是江湖中已有许多人知道的，那么第二句话——”他极快地将“伪者非伪，真者非真”八个字又暗中默念一遍。

于是便又忖道：“这当然是说被江湖人认为是假的‘如意青钱’，其实却是真的，是以他便又说‘真伪莫辨，九一倒置。’因为真的‘如意青钱’其实一共有九串，而假的却只有一串而已。”

一念至此，他忍不住长叹一声，低喃道：“世上虽然多半是愚人，你又何苦如此来捉弄世人呢？”想到江湖上那些为这串青钱丧生，最后却又将自己以生命换来的“如意青钱”抛弃的人，他的心中便不能自禁地泛起一阵怜悯的感觉。“世人多愚，我复愚人。”这是一种多么奇怪而残酷的意念，又是一种多么高傲而超然的意念呀。

他反复吟咏着，这其中不知包涵了多少讥嘲之意的八个字，他便似乎也能了解到那位武林中的前辈异人，在击败了天下武林的所有高手后，突然觉得十丈红尘，不过是一个非常寂寞的地方，便因之避到深山中，甚至避到穷荒去时的感觉：“芸芸世人，为什么那么愚蠢，我怎能将我这一身绝技，传给这些愚蠢的人——”

管宁暗叹一声，喃喃自语：“这，大概就是这位前辈那时心中的感觉了，是以他便将自己的一生武学绝技，用明矾一类的药水，写了九份，封在九串特异的制钱里，然后，又做份假的，唉——他那时大概早已知道自己生前所布下的这个圈套，在自己死了之后，一定会有许多愚昧之人入其彀的，因之他纵然不能亲眼看到，却早已开始窃笑世人的贪婪与愚蠢。”

他又不能自禁地长叹一声，接着忖道：“那些人在得到一串‘如

意青钱’之后，为什么不去留意地察看一下其中的秘密，而只是亡命地去争夺呢？唉——活着的人，却仍不免要受死去的人的愚弄，这也难怪他自傲于自己的聪明，而讥笑世人的多愚了，只是——”

他思路微顿，仰首望天，雨势已渐渐小了，灰黑的苍穹，像巨人的灰目，无言地俯视着大地，就有如一个睿智的帝王俯视着自己的子民似的，其中哪里有半分轻蔑和讥笑的意味？

他又叹息着接着忖道：“聪明的人和愚昧的人，在永恒的天地之间，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？你纵然是世上最聪明的人，但是，你又能得到什么？你难道能把你的骄傲与光荣带到死中去？你若是常常自傲于自己的聪明，不也是和一个守财的富翁吝啬地锁着自己的金钱一样吗？”

在这瞬间，这本世故不深的青年，像是突然了解了许多他本未了解的事。他也了解到世上最快乐的，便是愚昧的人，因为他毋庸忍受聪明人常会感觉到的寂寞，而他纵然常被人愚弄，但他也不会因之失去什么，这正如愚弄别人的人，其实也不曾得到什么一样。

于是，他嘴角便不禁泛起一阵淡淡的笑容，又自低语道：“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会愿意做一个愚人的理由吧！一个人活在世上，若是能够糊涂一些，不是最快乐的事吗？”

此刻他心中的想法，直到许久以后，终于被一个睿智的才子，用四个字说了出来，这四个字又直到许久以后，仍在人们口中流传着。

这四个字，便是“难得糊涂”。

他忽而长叹，忽而微笑，心中也正是百感交集，激动难安，甚至

连这滂沱的大雨是在什么时候停止的，他都不知道。

直到陡斜的山路变为平坦，灰黯的云层被风吹开，他抬起头来，才知自己已经下了山。

山麓的柴扉内，推门走出一个满头白发的樵夫，惊异地望着他，心中暗自奇怪，在这下着大雨的日子里，怎会还有从山上走下的游人？

等到这樵夫惊异的目光看到管宁怀中的伤者的时候，管宁已笔直地向他走了过去，而这老于世故的樵子已根本毋庸管宁说话，便已猜出这一身华服但却狼狈不堪的少年的来意。

于是他干咳一声，迎上前去，问道：“你的朋友是否受了伤？快到我房里来。还有，把你的湿衣服脱下来烤烤。”

管宁抬头惊异地望了这老年樵子一眼。他所惊异的，是这老人说话用字的直率与简单。对这自幼鼎食锦衣的少年来说，一个贫贱的樵夫直率地用“你”来称呼他，确乎是件值得惊异的事。

可是，等到他的目光望到这樵夫赤红而强健的筋骨、坦率的面容，他已不再惊异了。

因为他知道多年来的山居生活，已使这老年的樵子与自然结合成一体。他既安于自己的贫贱，也不羡慕别人的富贵，就像这座苍郁雄壮的四明山似的。对于任何一个接触到他的人，他都一视同仁，因之他也根本不问管宁的来历，更不理管宁的善恶，只要是自己力量能够帮助的人，他便会毫不考虑地帮助。

这分宽宏的胸襟，使得管宁对自己方才的想法生出一些惭愧的感

觉。

他便也坦率地说道：“多谢老兄。”将一切虚伪的客套与不必要的解释都免去了。

柴扉内的房屋自然是简陋的。但是简陋的房屋，常常也有着更多的洁净与清静。许久许久以前，一个充满智慧的哲人，曾经说过：“有四个最坏的父亲，却生出四个最好的儿子，而另四个最好的母亲，却生出了四个最坏的女儿。”

这个哲人是个很会比喻的人，他这句话的含意，是说由简陋生出的洁净，由寂寞生出的理性，由折磨生出的经验，失败生出的成功，这是最坏的父亲与最好的儿子。

而由成功生出的骄傲，由经验生出的奸宄，由富贵生出的侈淫，由亲密生出的轻蔑，这却是最好的母亲与最坏的女儿了。

骤雨过后，大地是清新而潮湿的。在这间洁净的房间里，管宁换去了身上的湿衣，坐在房间木床的对面，望着昏迷在床上的白袍书生，不禁又为之呆呆地愣住了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那老年的樵夫虽然久居山麓，对山间的毒虫蛇兽，都知之甚详，但是他却也无法看出这白袍书生受的是什么毒、何时受的毒来。

因之他也沉默地望着这发愣的少年，并没有说一句无用的话，哪知——

柴扉外面，突然响起一个轻脆娇弱的声音，大声叫着说道：“这房子里有人吗？”

管宁心中一跳，因为这声音一入他之耳，他便知道说话的是谁了。

老年的樵夫目光一扫，缓缓说道：“有人，进来。”

语声未了，门外便已闪入一条翠绿色人影，娇躯一扭，秋波微转，突地噗哧一笑，伸出纤手指着管宁笑道：“你怎的在这里？”

管宁知道果然不出自己所料，由门外娇唤着走进来的，正是自称为“神剑”，又自称为“娘娘”的少女。

因之他便头也不回，只是沉声说道：“怎的你也来了？”对于自己心念中时常怀念的人，人们有时却偏偏压抑自己的情感，这岂非是件极为奇怪的事？

只听这翠装少女竟又噗哧一笑，娇笑着说道：“你来得，难道我就来不得吗？”

目光一转，突地瞥见床上的白袍书生，惊唤出声：“怎的他也在哪里？”

倏然掠了过去，喃喃自语：“他武功那么高，怎的也会受了伤？”

一阵淡淡的香气，混合在门外吹进来的风里，于是这阵清新而潮湿的微风中，也有了些淡淡的香气。

管宁微微偏了偏头，目光便接触到她那一身翠装衣裳中的婀娜躯体。她的衣裳也有些潮湿了，因之她那婀娜的曲线，便显得分外的触目。管宁不敢再望这触目的躯体，将目光收起，于是，他便看到她娇柔的粉脸，也看到了她面上这种惊异的表情。

那老年的樵夫缓缓站了起来。对于这三个奇怪的客人，他虽然难免好奇，却没有追根问底、探究人家秘密的兴趣。

因之，他缓缓走了出去，沉声说道：“你们在这里随便歇息歇息，

我去为你们整治些吃的。”

翠装少女和管宁一齐回转头，一齐对他感激地微笑一下，等到他们的目光在转回中相遇的时候，他们面上的笑容却都随着对方的目光凝结住了。他们彼此相视着，就像是这一生之中，他从未见过她，她也从未见过他似的。

但是，这陌生的一瞥中，又似乎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因之他的目光便凝结在她目光中，她的目光中也凝结在他目光中，彼此都像是在寻找着这种感觉的由来。呀，你若想将这种目光用言语描述出来，那却该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呀。

终于，他的目光缓缓避开了。虽然她是个女子，应避免目光的该是她，但是她却仍然凝注着，直到他的目光移开，她的眼睑方自不安地眨动了一下，低声问道：“你的朋友是怎么受的伤？”

他缓缓摇了摇头。他之所以移开自己的目光，那是因他发觉自己的心情又起了一阵动荡，而他并不愿意让这分动荡在自己心里留下太多的痕迹。也为了这个缘故，他此刻只是摇摇头，没有说话，因为这分动荡直到此刻还没有平息。

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情，是世间最难以了解的情感，却也是世间最容易了解的情感。她轻轻地皱了皱眉，接着道：“他的伤像是很重嘛。”

管宁垂下头，却说出话来，他先沉声说了句：“他中了毒！”

然后便又将这中毒的人如何突然晕倒的情形，非常缓慢地说了出来。



在他说话的时候，她一面留意倾听着，一面却俯身查看着这白袍书生的面容。他说完了话，她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他若是中了毒，那倒不要紧……”

管宁抬起了眼光，笔直地望向她，却见她又得意地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不相信是不是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管宁摇了摇头，极为简单地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这翠装少女便轻轻叹了口气，像是对他的孤陋寡闻颇表惋惜，然后突又扬眉一笑，娇声说道：“你年纪还轻，看来是个只会念诗联对的公子哥儿，当然不会知道我的事，可是——”

她语声一顿，说话的声音突又高了起来，接着又道：“你若是到江湖中去打听一下‘黄山翠袖’是谁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不知道。”

管宁双目一睁，脱口道：“你就是黄山翠袖？”这半日以来，他对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已知道许多，他知道罗浮彩衣，终南乌衫，武当蓝襟……

这些赫赫一时的人物，都像是以衣裳之别来做标志。他也曾从公孙左足口中，听到过“黄山翠袖”四字，知道“黄山翠袖”，是和这些武林高手同负盛名人物，此刻他听到这少女竟是黄山翠袖，自然难免有些惊异。

翠装少女轻轻一笑，轻轻说道：“黄山翠袖是我的师父。”

管宁凝视着她的神态，虽未笑出声来，却不禁长长地“哦”了一声。翠装少女娇靥嫣红，先前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，此刻便消失不少，比起管宁初见她时，她扬起眉毛、挺起胸膛称“神剑娘娘”的样子，

那自然更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那老年樵夫远远站在门外，看到方才大声娇唤着走进去的少女，此刻竟默然垂着头，不禁暗中一笑，自语着道：“看来这小丫头是对这年轻人钟情了。”

因为他老于世故，而老于世故的人常常会知道，当一个刁蛮的少女，在一个人的面前突然变得温驯的时候，那就表示她对这个人已是芳心默许了。

这间小小的茅屋本是依山而建，一大一小，一明一暗，虽然简陋，却极牢固。由明间映入的天光，映在这满头白发的老年樵子身上，此刻他正满含喜悦之色，望着明间里的一双少年男女扮演着的一幕人间喜剧。

只见这翠装少女垂首默然半晌，突地嚤哼一声，抬起头来，娇嗔着道：“你这人，总是不信我的话！就算我不能将你朋友的毒解去，可是不出半个月，我一定替你找到一个能解毒的人。”

管宁暗中一笑，忖道：“我又何曾说你不能解去此毒，你倒不打自招了。”目光转处，只见白袍书生的面容，此刻竟已全都转成金色，不禁长叹一声，缓缓道：“只怕他再也难以捱过半个月了。”

翠装少女轻轻一笑，道：“这个你不用着急，我自然有办法。”

伸手一掠鬓发，转身从怀中掏出一个精致小巧的玉盒来，纤指轻轻一按玉盒的边沿，玉盒中便突地跳出一粒碧绿的丹丸，落到她其白如玉的手掌中。

管宁生长的钟鸣鼎食之家，自幼见到的珍奇玩物，何止千百，却

从未见过这玉盒一般精巧的东西，一时之间，望着这精致的玉盒，不觉望得呆了。只听这翠装少女又自噗哧笑道：“你看什么？”手腕一缩，将一双似春葱欲折的手，隐入袖里。

管宁不禁为之面颊一红，心中虽然委屈，却又不能分辩：“我不是看你的手。”

翠装少女转身走到床前，含笑又道：“可惜你不是武林中人，不然你见着我手上的这粒丹丸，准会吓上一跳——”

腕肘一伸，纤掌突地电射而出，在这白袍书生下颚一拍一捏，巧妙地将掌心的丹丸倒入他的嘴里，翠袖微拂，转过身来，若无其事地，接着又道：“告诉你，现在我给你这朋友吃下的，就是名闻天下的黄山灵药‘翠袖护心丹’。这种药要采集七十二种以上的灵药才能炼成，炼的时候，又要耗去七十二天的时间。我师父炼它本来以为可以解救普天之下的所有毒性的，哪知炼好之后，才知道这种丹丸只能护心，对于解毒却没有什麼太大的效用，是以一共只炼一炉。”

管宁忍不住插口问道：“既不能解毒，为什么还能称得上是名闻天下的灵药？”

翠装少女掩口一笑，道：“我说你笨，你真是笨得可以。这丹丸虽然不解毒，但是只要有它，普天之下任何一种毒性便无法攻心。毒不攻心，中毒的人就不会死了。”

她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又道：“我师父以前一个最好的朋友在勾漏山中得了‘勾漏七鬼’的‘七毒神砂’，我师父虽然将他救了出来，又费了千方百计，找齐了七种解药为他疗毒，可是等到解药找齐的时

候，他已经死了。我师父一怒之下，将勾漏七鬼杀死了一大半。可是人死不能复生，我师父虽然替他复了仇，心里还是伤心得很——”

管宁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此人想必是那黄山翠袖的爱侣了。”

却听这翠装少女幽幽长叹了一声，轻轻坐到床侧，接着又道：“从此之后，我师父便走遍天下，想炼制一种能解天下万毒的灵药。但是普天之下，毒物何止百种，每一种毒，都只有一种解药，你若将一百种毒物合在一处，制成的毒自然是奇毒无比，可是你要是将这一百种解药合在一处制成灵丹，却未必有什么灵效。是以天下能施毒的人虽多，能解毒的人却少，而每一个以‘毒’成名的武林高手，也只能解自己制成的毒性，若是他中了别人的毒药暗器，一样也是束手无策。

‘四川’唐门的毒药暗器，垂名武林将近两百年，盛名一直不坠，也是因为他们家里的人所制成的毒药暗器的解救方法，直到此刻为止，天下还没有一个知道！”

她一口气说到这里，话声方自微微一顿。管宁暗叹一声，只觉这少女有时看来虽然天真无知，但对江湖中事，却知道得不知要比自己多出若干倍。这些话从她口中说出，俱是管宁生平闻所未闻之事，只听得他神驰意往，再也插不进一句话去。

翠装少女稍微歇息一下，便又接道：“我师父后来炼成了这‘翠袖护心丹’，虽然因为它不能解毒而灰心得很，可是武林中人知道了，却将这丹丸看成无价之宝，为了此事，四川唐门，还特地派人送了一份厚礼到黄山来找我师父，请我师父不要将这种灵药的秘方流传到江湖中去。”

管宁剑眉一轩，脱口问道：“你师父可曾答应了吗？”

翠装少女轻轻一笑，道：“我师父没有答应，可也没有拒绝，这‘翠袖护心丹’的药方却从此没有流传出去。因为我师父自从她的好友死了之后，便心灰意冷，再也不愿牵涉江湖中的是是非非，何况我师父曾经告诉我，就算这药方有人知道，可是也没有人会花费这么多的心机来炼。就算有人会炼，可是普天之下施用毒药暗器的人，也不会让他平平安安地炼好，说不定又要在江湖中掀起一阵风浪，药还未必炼得成。与其如此，还不如将这药方不说出来的好，反而能够免去许多麻烦。”

管宁缓缓点头，心中虽觉她所说的话不无道理，可是却也并不完全同意，沉吟半晌，忍不住又插口问道：“你说来说去，可是还是没有将江湖中人将此药视成至宝的原因说出来——”

他与这少女本无深交，然而此刻说起话来，却像是多年老友似的，丝毫没有虚伪客套。这虽与他自幼环境的熏陶而出的性格大不相同，但他说来却毫不勉强，就生像是他对这少女以这种方式说话，本是顺理成章之事。

翠装少女秋波一转，含笑又道：“你到底不是武林中人，所以听到现在还没有听出来。这‘翠袖护心丹’虽然不能祛毒，却能护心，无论中了何派毒物的人，只要服下一粒药丸，那么他所中之毒虽然未解，却也不会死。”

管宁又不禁插口问道：“若是他一年、两年还是不能寻得解药呢？”

翠装少女一笑道：“他一年寻不到解药，这‘翠袖护心丹’便能

使他一年不死，他十年寻不到解药，这‘翠袖护心丹’便能使他十年不死，他一生寻不到解药，这‘翠袖护心丹’便能使他一生不死。但若毒性不除，他全身骨骼肌肤，为毒所侵，自然动弹不得，年代一久，他肌肉甚至会为之尽腐也说不定。是以这‘翠袖护心丹’虽然灵妙，但终究还是要寻得解药，才是解毒的根本之计。”

管宁长叹一声，缓缓说道：“想不到，天下竟真有这种灵妙的药物，难怪是那等珍贵的了。”

翠装少女又自噗哧笑道：“我跟你说这些话，可不是要你承我的情。”

缓缓回转身去，朝床上的白袍书生凝注半晌，突地一皱黛眉，接着又道：“不过，你这朋友所中的毒可真厉害，直到此刻还没有反应，真奇怪……他是在什么时候中的毒呢？”

语声未了，那老樵夫突地在门外轻咳一声，缓步走进来，一面说道：“饭烧好了，你们吃不吃？”

他说起话来永远是这么简单，让你纵有心客套两句也说不出，何况管宁此刻早已腹饥如焚。

一餐既毕，管宁心念动处，忍不住又问道：“方才你与他本是一起去追那暗中发出暗器的人，他何时中毒，你本该知道的呀！”

翠装少女放下手中竹筷，四顾一眼，那老年的樵夫已远远坐到门外，吸起旱烟来了。此刻暮色已起，晚霞如梦，他坐在门外，面对着如黛青山，满天彩霞，意兴仿佛甚是悠闲，似乎根本没有将这一双青年男女的对话听在耳里。

她望着这悠闲的樵夫出了会儿神，突地回过头来，缓缓说道：“要是叫你和这老头子一样，在深山里悠闲地度过一生，你愿不愿意？”

管宁微微一愣，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说出这种话来，沉吟半晌，道：“此人与世无争，淡泊名利，的确叫人羡慕得很。但是他能有今日的心境，只怕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做到的事！”

翠装少女轻轻一笑，垂下头去，沉思半晌。落日的余晕，映着她娇美的笑靥，映着她一袭翠绿衣衫，刹那之间，管宁突发觉这少女的刁蛮天真之中，像是还有许多心事。

于是自己的思潮亦不禁随之翻涌而起，暗自感叹着世事之奇，确非人们能够预料得到的。昨日此刻，他还是个一无烦恼的游山士子，正自满怀兴奋地上四明山去寻觅诗中佳句，又怎会想到在这一日之间，自家竟会生出这么巨大的变化，更不会想到此刻自己竟和一个素昧平生的绝色少女，像多年老友似的坐在这间低矮的茅屋里，一齐感叹着人生的际遇了。

床上的白袍书生，呼吸突地由微弱变得粗重起来，但是在沉思中的管宁与这翠装少女，却根本全都没有觉察到。

直到门外落日的余晖黯淡了些，翠装少女方自抬起头来，轻轻一笑，道：“你方才问我什么？”

这句话使管宁也从沉思中醒来，方待答话，哪知翠装少女“哦”了一声，接着说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问我追那两个偷放暗器的人，结果怎样是不是？唉——我告诉你，那才真是气人呢。我一看到他们的人影，就追了下去。不是我在你面前自夸，我的轻功，在江湖中已

可算是顶尖人物了——”

管宁忍不住微微一笑，暗道这少女的确是心高气傲之人，处处忘不了替自己夸赞两句。

翠装少女秋波一瞪，娇嗔道：“你笑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江湖中以轻功成名的人我已会过不少，可是就连‘云龙九现’鄂子甲那号人物，对我都很服帖，不然为什么人家会叫我‘凌无影’而不叫我本来的名字呢？”

管宁虽然与她交谈许久，可是直到此刻才听到她说出自己的名号，忍不住脱口道：“那么你本来的名字是叫什么？”

翠装少女面颊又微微一红，低声道：“我本来叫做凌影，他们不过在中间加了个‘无’字而已。”

要知当时女子亲口说出自己的名字，本是不太轻易之事，管宁脱口问出之后，心中已有些后悔，生怕这娇纵的少女会突然给自己一个难堪。哪知她竟如此柔顺地说了出来，心神不禁为之一荡，目光抬处，却见她竟也在凝注着自己。

这一次两人的目光相对，各自心中的感觉，已和方才大不相同。

更不相同的是，他们目光一触，这翠装少女凌影便立将秋波转了开去，生像是管宁此刻的目光和方才有些不同似的。这种微妙的变化，你在生命中若是也有过一段温馨的往事，那么你不用我说，便也能了解得到的。

管宁却仍在呆呆地望着她，只见她微垂螭首，忽又一笑道：“我轻功虽……虽然不坏，可是在暗中偷放暗器的那两条人影，轻功却更



高。我自入江湖以来，几乎没有见过能有一人轻功更高过这两人的。只是我明知未必追得上他们，心里仍不服这口气，咬紧牙关，拼命地追了上去。”

管宁暗中赞叹一声：这少女虽是女子，却有男子汉的豪气，可是在男子汉的豪气之中，却又不失其女子的妩媚，这种女子倒真少见得很。

却见她语声稍顿，接道：“我施出全力，又追了一段，虽然没有追上，但距离却也没有拉得太长，眼看前面绝壑深沉，似乎已到路的尽头，呀……那时我心里真是高兴，这下子他们可逃不掉了吧！”

管宁剑眉微皱，沉声道：“他们两人轻功既然比你更高，而且又比你人多，你虽然追上了，又能怎的他们？”

凌影轻轻一笑道：“那时我可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，只想把他们追上，看看他们到底是谁，和我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用那么恶毒的暗器来偷偷打我。

哪知这两条人影看看已走到绝路，其中一人突地手臂一挥，挥出一段长索来，另一人飞快地接到手里，又是一挥，这条软软的绳索竟被挥得伸了出去，而另一人竟藉着这一挥之势，掠过了宽度达五丈的绝壑，身影方自站定，手腕一拉，便将这边的一人也拉了过去。这两人不但气功、轻功都妙到毫巅，而且两人配合的佳妙，更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就在眨眼之间，这两人便都已掠过了绝壑。”

她一边说着，还一面比着手势，说到这里，手势一顿，长长叹了口气，方自接着说道：“我站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这种惊人的身手，几

乎连脚步都忘记动作了，哪知——”

她话犹未了，肩头突地被人轻轻拍了一下，她大惊之下，骇然回顾，却见那老年樵夫正自望着她，沉声笑道：“你话说得多了，可要喝些茶？”

凌影轻轻一笑，接过他手中的茶杯，望着这奇异的老人又自走出门外，半晌都没有说出话来。

管宁却在暗中忖道：“她本来极为自负自傲，可是却对这两人的武功如此称赞，看来这两人的武功必定是极高的了。”

心念一转，又忖道：“那么，难道这两人便是那‘峨嵋豹囊’，便是四明山庄中惨案的凶手？”

却见凌影俯首沉思半晌，浅浅呷了口杯中的茶，接着又道：“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正在发呆，哪知身后突地风声微拂，一条白衣人影，电也似的从我身后掠到前面，掠到绝壑之边，身形根本没有停顿一下，双臂微张，便自冲天而起。这一纵之势，竟然高达三丈，我不禁为之脱口叫了出来。”

“只见他身形凌空之后，突然转折一下，头下脚上，竟像一根箭似的朝对岸掠去，唉——”她轻轻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我方道前面那两人的轻功已妙到不可思议，哪知你这朋友的轻功更不知比他们高出多少倍。我望着他们的身影一个个在山荫中消失，自知凭我自己绝对不能飞渡这片绝壑，便只好走了回来。哪知我追人的时候根本没有留意方向，退回来的时候，竟然迷了路。”

她稍微变动一下坐的姿势，又道：“我在深山里兜了半天圈子，

碰到大雨便又寻了个山洞躲了半天，等到雨停，我才找到正路下山，看到这里有一间茅——”

她正自娓娓而谈，管宁正自凝神而听，哪知她语声竟突地一顿，就像是一匹在纺机上织着的纱布，突然被人切了一样。

管宁心中一震，抬目望去，只见她常笑的面靥上，突然露出一种惊恐的表情，不安地深深呼着气，一面喃喃自语：“这是怎么回事……”

突地长身而起，电也似地掠出门外。

管宁心中惊异交集，呆呆地愣了半晌，缓步走到门旁，却见她又惊鸿般地掠了回来。暮色之中，她面上的惊恐之色像是越发浓厚，一言不发地掠回房里，拔起了头上的一根银簪，轻轻向方才那老年樵夫好心送给她的茶水中一探——

刹那之间，她手中这根光亮的银簪，竟突地变为乌黑。

管宁面容骤然而变，一个箭步，掠了过去，惶声问道：“这杯茶里有毒？”

凌影缓缓点了点头，沉重地叹一声气，颓然坐到床上。

管宁心中又急又惊，大喝道：“那老头儿呢？”

转身走到门口，门外夜色将临，晚霞已消，那老年樵子方才坐着的竹椅，还在门旁，但是他却不知走到哪里去了。

这一日之间，他虽已经过许多次凶杀之事，但却没有哪一次比此刻更令他心乱的，惶急地扑到椅边，一把拉住她的肩，惶声又道：“你中了毒？”

凌影又自缓缓颌首道：“我中了毒。”

管宁长叹一声，心中满是自责自疚之意，不住顿足叹道：“我真该死，竟没有看出这老匹夫居然是个歹徒，唉……这该如何是好，这该如何是好……”

凌影凄然一笑，道：“这又怎么怪得了你？我也做梦都未想到这个老头子会在茶里下毒，唉——我们不但和他素无冤仇，甚至连他是谁，我都不认识呀！”

管宁心神交急之中，突地心念一动，面上倏然泛出喜色，急声道：“你赶快将那‘翠袖护心丹’吃上一粒，然后我们再想办法。”

他方才听了这“翠袖护心丹”的妙用，此刻想到此物，心中便自一定。哪知凌影却缓缓垂下头去，生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似的。娇弱的身体，缓缓向椅后倒下，那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，也紧紧闭成一线——

暮风吹来，微有寒意。

管宁激灵灵打了个冷颤，双手搁在她的肩头，颤声道：“难道那‘翠袖护心丹’你盒中只有一粒？”

凌影无力地将身躯倚在他手掌上，仰面凄然一笑，缓缓点了点头。此刻她已觉察到管宁对自己关切的情意，是那么纯真而坦率，因之她便也毫不羞涩地将身躯向管宁倚了过去。

人们的感情最最难以隐藏的时候，便是在患难之中，何况凌影此刻觉出自己的身躯，已因些许麻痹而变得全身麻木。她知道这种麻痹所象征着的是什么。因为她对毒药知道得极多，普天之下的毒药，无色无味，而又能使人在中毒之后片刻之间就全身麻痹的，本只寥寥数

种，自己此刻显然中了这种武林罕见的极毒之物，活命已多半无望了。

那么，一个快将死去的人，又何须再隐藏自己的情感呢！

自从一见管宁，她心中便有了难以了解的微妙感觉，而此刻，这分难以了解的感觉已变得十分明显了。

她抬起头，突然想起一个风流的诗人曾经将圣人所说的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这句话变成：“朝闻爱，夕死可矣。”

于是她不禁又幸福地一笑，因为她虽然将要在黄昏中死去，却已在清晨寻得了自己从未有过的爱情。

然而这笑容在管宁眼中，却远比世上最最凄惨的哭声还要悲哀。他想到这少女竟将她身上仅有的一粒灵药，为着自己给了那白袍书生，而此刻等到她的性命需要这粒丹丸延续的时候，却已无计可施了。

“那么……”管宁黯然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我虽不杀伯仁，可是伯仁却为我而死，唉——管宁呀管宁，你常常自命为大丈夫，可是此刻，你却只得眼看着一个少女为着你而死在你的怀中。”

一念至此，他只觉自怨自疚之情，从中而来，不可断绝。

就连他扶着凌影的一双手掌，都不禁为之颤抖起来，因为除了这些感觉之外，更令他感动的是，这少女虽是为他而死，却没有半句怨言。他自幼即负才子之誉，平生受到的称赞与爱护不知多少，可是像这种足以令他刻骨铭心的深情，他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。

凌影也感到他手掌的颤抖，她也体会到他此刻的心境。

于是，她强自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你根本没有江湖经验，遇上这种事，上当还情有可原，可是我……我自命聪明，其实，却是个最大的

傻瓜！”

她微弱的语声稍稍一顿，又道：“其实我本就早该看出那老头子不是好人了。我方才在说话的时候，他走到我身后我还不知道。如果不是身怀绝技的人，又怎能做到呢？”

她虽想强颜欢笑，却忍不住幽幽一叹，说道：“可是，你看我有多笨，我还是将那盏茶喝了下去，不过——”

话犹未了——门外夜色之中，突地传来一阵狂笑之声，一人随意作歌道：“壮志消磨已尽，恩仇何时可了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数十年有限年华，转眼烟逝云消，咄——去去，休休，说什么壮志难消，说什么恩仇未了，且将未尽年华，放荡山水逍遥！”

歌声高亢，裂石穿云，前半段唱得悲愤高昂，有如楚王夜歌，后半段却是字字句句俱都是发人深省的龙舟清唱了。

管宁呆呆听着这歌声，只听得如痴如醉，竟忘了出去查看一下，这高歌狂笑之人，是否就是那诡异难测的老年樵子。

哪知歌声一住之后，狂笑之声又响，一个苍劲清朗的口音，缓缓说道：“饭中半滴‘七毒神水’，肩上一掌‘赤煞毒掌’，茶中半分‘追魂夺命散’！这一掌、一水、一散，件件皆是追魂夺命，见血封喉之物。你既是黄山翠袖的弟子，势必也该知道。只是老夫二十年来，已将恩仇看淡，是以毒水只施半滴，毒掌未施毒力，只是稍作警戒，否则纵是大罗金仙，只怕也早已死了三次。”

这语声略为一顿，又道：“你此刻身上虽有毒意，但甚是轻微，只要将老夫留在桌上的一服解毒散服下，半个时辰之内，便可无事。

回去寄语黄山翠袖，就说昔年勾漏故人，虽未死去，却已将恩怨仇杀之事忘得干干净净。你两人年纪还轻，日后说话也得留意三分，否则，老夫若是当年脾气，你两人这一刻焉有命在！”

语声亦如歌声，字字声如金石，只听得管宁、凌影俱都目瞪口呆。

他话声方了，凌影突地大喝一声，长身而起，掠到门外，大喊道：“老前辈是谁？老前辈慢走！”

夜色之中，狂笑高歌之声又起，歌道：“昔年逍遥鬼，今日采樵人，恩仇已忘却，逍遥天下行！”

风声如浪，树声如涛，歌声却渐行渐远，渐远渐低，渐低渐消，终归寂静，虽有袅袅余音未绝，但转瞬间亦被风声吹尽。

凌影呆呆地站在门边，心中竟不知是喜，是愁，是怒。

管宁却在呆呆地望着门外的夜色，耳边似乎还响着那高亢的歌声，一时之间，心胸中但觉热血沸腾，恨不得立刻追上这满身侠骨峥嵘、满腔豪侠气的老人，向他说出自己心中的敬佩。

无言地沉默许久，管宁方自走到暗间，点起灯光，将一包压在烛台下的药散，取来与凌影服下。

药散之中，微微有些苦涩之意，这苦涩的药散被水冲入凌影口中，却化做了满心感激之情。

她目光凝睇管宁，幽幽叹道：“我只当‘勾漏七鬼’俱是十恶不赦之徒，哪知其中竟有如此慷慨的奇人，唉——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这‘逍遥鬼’虽未将仇人害死，却换得仇人的满心崇敬，这不是更好得多吗？”

果然不出片刻，凌影身上的麻痹之感已尽消去，但躺在床上的白袍书生，却仍晕迷未醒。管宁、凌影促膝对坐，经过了方才一段惊心动魄之事，使得他们彼此了解了对方的情感，此刻他们两人心中，便不觉充满了柔情蜜意。

灯光如豆，室中昏黄，管宁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掌，握住凌影一双纤纤玉手。两人虽然无言相对，但这无声的沉默，却远比有声的言语还要珍贵得多。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，这种超然的意境，又岂单只有那江州司马才会领略？

夜色越来越浓，灯焰越来越淡，凌影抬头轻轻问道：“你从哪里来？想到哪里去？”

管宁叹息一声，暗问自己：“想到哪里去？”

目光转向凌影，凌影正默默地望着他，等待着他的回答，生像是在等待着他回答她需要知道的事。

于是他悄然放开了手，望着那如豆灯火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出来已久，本来已该回家的，可是却偏偏让我遇着这么多事。我若是将这些事都置之不顾，那么非但我心不能安，只怕那些人也不会放过我。可是，唉——我若是不回家……”

他突然想起家里还有许多等待着自己的人，也突然想起自己父母慈祥的笑容，一时之间，心胸间又被思亲之情充满。

凌影幽幽长叹一声，垂首道：“你的家一定快乐得很，有爸爸、妈妈。唉——老天为什么这样不公平，让一些人有温暖的家，却让另一些人没有家呢？”



管宁目光抬处，昏黄的灯光中，她面上的笑容又复隐去，长长的睫毛覆盖的眼睑下，似乎泛起了两粒晶莹的泪珠。

于是他忍不住又握住她的手，想对她说两句安慰的话，可是他心中已有一分浓重的忧郁，却又怎能去劝慰别人呢？

哪知凌影眨动一下眼睛，突地轻轻一笑，柔声问道：“你的家在哪里？”

## 第五章 恩情难了

管宁道：“北京，你去过北京吗？那可真是一处好地方，虽然风沙吹在你身上，却会使你感到温暖，就像是……就像是慈母的手在轻轻抚弄着你的头发似的。”

此刻他心中满是柔情蜜意，是以说起话来，言词也像是诗句一样。

凌影呆了一呆，喃喃自语：“慈母的手在抚弄着你的头发！呀……这是多么美呀！可是……唉，我连这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。”

管宁心弦一震，暗道：“我怎的如此糊涂，偏偏要揭起人家心中的伤心之事。”

却见凌影凄然一笑，又道：“我早就听人说起过北京城，可是总没有机会去。喂，我陪你回北京城好不好？去看看你的家，然后……然后我们再一齐出来，来做你应该做而还没有做的事。”

她一面说着，一面却不禁垂下了头，一朵红云，便又自她颊边升起。

管宁只觉心中一甜，将自己的手掌握得更紧了些，轻轻问道：“真的？”

凌影的头垂得更低了，此刻从她身上，再也找不出半分娇纵刁蛮的样子。她低低地垂着头，望着自己的脚尖，轻轻回答：“你知道我不会骗你的，为什么还要问我？”

于是，又是一阵幸福的沉默，又是一阵含情的凝睇。

很久很久，他们心里都没有去想别的事。但是昏迷着的白袍书生突然沉重地喘息一声，这一声喘息，却将他们又惊回现实。

而忧郁的凌影，此刻竟突又轻轻笑了出来。她眼睛明亮地眨动一下，似乎已忘记了自己悲惨的身世，笑着说道：“对了，到了河北，我还可带你去找一个奇人。这位奇人不但武功极高，而且还是武林中有名的神医，你朋友中的什么毒，他也许能够看出来，甚至能够替他解毒也说不定——”

她语声微顿，一笑又道：“当然我们要先回到你的家去，看看你爹爹妈妈，让他们不要为你担心。”

此刻，她就像是个温柔的妻子似的，处处为他打算着。

管宁心中纵有千万件困惑难解之事，但，在这似水的柔情中，也不禁为之浑然忘去，而换成无比幸福的憧憬。

于是他亦自柔声说道：“我们可以叫辆大车，将他放在车上，然后，我们一人骑一匹马，因为只有骑在马上，才可以看到沿途的美丽风景——”

说到这里，他突地想起和他一起来的囊儿，突地想起了囊儿那一双活泼而顽皮的眼睛，便不禁长长地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可惜的是，你没有看到囊儿，你不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——”

凌影了解他的悲伤，也了解真正的悲伤，不是任何言语能够化解得开的，便默默地倾听着他的话，倾听着他叙述囊儿的可爱。

于是，她也了解到人们在倾述一个已经死去的人，是多么可爱的時候，他心里该有一分多么沉重的悲哀。

他们一起走到床头，俯视着犹自昏迷未醒的白袍书生。这一双生具至性的少年男女，在为自己的幸福高兴的时候，却并未忘记别人的

悲伤。他们都知道此刻躺在床上的人，不但有着一身惊人的武功，还一定有着一段惊人的往事，而此刻他却只能无助地躺在床上，像是一个平凡的人一样。因之，他们对他，便有了一分浓厚的同情心，虽然他们全都不认识，也不知道他不但武功惊人、往事惊人，而竟是当今武林中最最惊人的人物。

人事多么奇妙，他们此刻若是知道他是谁，只怕不会再有这份浓厚的同情心。

北京城，这千古的名城，就像是一个大情大性，大哭大笑，大喜大怒，大饮大食的豪杰之士一样，冬天冷得怕人，夏天却热得怕人。

管宁回到北京城的时候，秋天已经过去，漫天的雪花，正替这座千古的名城加上了一层银白的外衣。

虽然雪花漫天，但是京城道上，行人仍然是匆忙的。

他们夹杂在匆忙的行人里，让马蹄悠闲地踏在积雪的官道上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北京城已将到了，又何须再匆忙？

穿着价值千金的貂裘，骑着千中选一的骏马，伴着如花似玉的佳人，眼看自己的故乡在望，呀——管宁此刻真是幸福的人。路上的人，谁不侧目羡慕地向这翩翩公子望上两眼！

而凌影呢？虽然是冬天，虽然吹送着漫天雪花的北风，吹在人身上已有刺骨的寒意，但是她的心，却像是在春天一样，因之她檀唇烘日，媚体迎风，含娇细语，乍笑还嗔，也像是在春风中一样。

车轮滚过已将凝结成冰的积雪，辗起一道细碎的冰花。

马蹄踏在雪地上，蹄声中像是充满喜悦之意，突地——

凌影娇呼一声：“北京到了。”

管宁抬起头，北京城雄伟的城墙，已远远在望，于是，便也喜悦地低呼一声：“北京城到了！”

这漫长的旅途中，他虽享受了他一生之中从未享过的似水柔情，但是，夜深梦回，小窗凝坐的时候，他还是未能忘去四明山庄中，那一段血渍淋漓的凄惨之事，于是他小心地将那串“如意青钱”中的青钱摘下一枚，于是——

他开始更深切地了解，武学一道的深奥，决不是自己能够梦想得到的，自己以前所学的武功，在武学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。

这枚青钱中的柔绢，绢上面写满了天下学武之人梦寐以求的内功奥秘。夜深之中，他像是临考前的秀才似的，彻夜地研习着这种奥妙的内功心法。幸好他武功虽差，但曾修习过一些内家的入门功夫，再加上他绝顶的聪明，因之他在研习这种奥妙的心法的时候，便没有什么困难。

一天，两天……

白天车行不断，旅途甚为劳碌，晚上他却彻夜不眠，研习着武林中至深至奥的内功心法。奇怪的是，他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地如此劳碌，精神不但丝毫没有困倦，反而比以前更为焕发。直等到天气很冷的时候，他中夜不眠，衣裳单薄地深宵独坐，也没感觉到丝毫寒意。

因之他知道自己辛勤没有白费，也知道这串“如意青钱”之所以能够被天下武林中人视为至宝，不惜以性命交换的原因了。

但是，在这漫长的旅途中，要向一个终日厮守，又是自己心目中

所爱的人隐藏一件秘密，却又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。

他曾经不止一次，想把这件秘密说出来，说给凌影知道。

但他又不止一次地忍住了，因为他心底有一分自己不愿解释的恐惧，他生怕这串“如意青钱”会在他和凌影之间造成一道阴影。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上，他曾经用了许多方法，向许多武林中人旁敲侧击地打听，打听的结果全都一样，那就是多年以来，“如意青钱”是不祥之物的传言，已在江湖中流传很广。

何况纵非如此，他也觉得不该将这件秘密说出来，因为她依然是自己最最亲近的人，可是这一串“如意青钱”认真说来，此刻尚非自己所有，而他也立下决心，迟早一日，自己总该将它交回原主——公孙左足。他有时甚至会责备自己不该私自研习这“如意青钱”上的武功，但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，却又使得他为自己解释：“这串如意青钱是在我交还给公孙左足之后，又被他抛在地上，我才拾到的呀。”

此刻，他望着北京城雄伟巍峨的城墙，一时又忘去了这许多令他烦恼的事。他心中喜悦地感叹一声，暗自忖道：“游子，终于回到家了。”

抬目望处，北京城不正像已张开手臂，在迎接他的归来吗？

一进入城门，凌影不禁又为之喜悦地娇唤一声。满天的雪花下，一条宽阔平直的道路，笔直地铺向远方，道路两旁的树木虽已凋落，但密枝虬干，依稀仍可想见春夏之时，浓荫匝地，夹道成春的盛景。

树干后面，有依次栉比的店家，店门前多半挂着一层厚重的棉布门帘，一个手里捧着一壶水烟，满头白发如银的老人，推着一辆上面

放着一个红色火炉的手车，悠闲地倚在虬结的树干上，吸一口水烟，便嘹亮地喊一声：“烤白薯——”

嘹亮的喊声，在寒风中传出老远，让听的人都不自觉地享受到一份热烘烘的暖意。

这是一座多么纯朴，多么美丽的城市！久惯于江左风物的凌影，骤然见着这城市，心胸中的热血，不禁也随着这老人纯真简单的喊声飞扬了起来，飞扬在漫天的寒风雪花里。

这就是任何一个人初到北京的感觉，而千百年来，这份感觉也从未有过差异，就只是这匆匆一瞥，就只这一句纯朴的呼声，就只这一纯朴的老人，已足以使你对北京留下一个永生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一辆四面严盖着风篷的四马大车，从一条斜路上急驶而来，赶车的车夫一身青布短棉袄，精神抖擞地挥动着马鞭，突地一眼瞥见管宁，口中便立刻“得儿”呼哨一声，左手一勒马缰，马车倏地停住，他张开大口哈哈直乐，一面大声叫道：“呀，管公子，你老可回来啦！这不是快有两年了吗？噢！两年可真不短呀，难为你老还记得北京城，还记得回来！”

管宁勒马一笑，笑容中不禁有些得意，他心中想的却是：“两年来，北京城还没有忘了我。”扬鞭一笑，朗声说道：“飞车老三，难为你还记得我——”

语声未了，马车的风篷一扬，车窗大开，从窗中探出几个满头珠翠的螭首来，数道抛波，一齐盯在管宁脸上，齐地娇声唤道：“管公子，真的是您回来了呀？可真把我们想死了。前些天西城的金大少，

卷帘子胡同的齐三少爷还都在提着您哪！这些日子，您是到哪儿了呀？也不写封信回来给我们。您看，您都瘦了。外面虽然好，可总比不上家里呀！”

燕语莺声，顿时乱做一处，远远立马一旁的凌影，看到眼里，听在耳里，心中真不知是什么滋味。幸好没有多久，赶车的飞车老三扬鞭一呼，这辆四马大车便又带着满车丽人绝尘而去。

于是，等管宁再赶马到她身旁的时候，她便不禁星眼微嗔，柳眉重颦地娇嗔着道：“难怪你那么着急地要回北京城来，原来有这么多人等你。”突地语声一变，尖着嗓子道：“你看你，这么瘦，要是再不回来呀，就要变成瘦猴子了。”

说到后来，她自己也不住噗哧一声，笑出声来，因为她此刻虽有妒意，却不是善妒的泼妇，因之还能笑得出来。

就在这温馨的笑声中，他们又穿过许多街道。在这些街道上，不时有人向管宁打招呼。有些快马扬鞭、锦衣狐裘的九城侠少，听到管公子回城的消息，也多快马赶来，站在道旁，含笑叙阔，也有些轻袍缓带、温文尔雅的京城名士，和他对面相逢，便也驻足向他寒暄道：“管兄近来可有什么佳作？”

凌影直到此刻，才第一次看到管宁真正的欢笑。她开始知道他是属于北京城的，这正如北京城也属于他一样。

终于，他们走入一条宽阔的胡同里。

胡同的南方，是两扇红漆的大门，大门口有两座高大的石狮子，像是终古都没有移动似的，默默地相对蹲踞着。



凌影心念一动，暗忖道：“这就是他的家吧！”

她一路上都在幻想着自己走入他家时，该是一种什么样心情，而此刻，已走到了他的家，不知怎的，她心中却有了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。这心高气傲的少女走过许多地方，会过许多成名人物，但是她生出这种感觉此刻却是生平第一次。

于是她踌躇地停下马来，低声道：“你回家吧，我在外面找个地方等你。”

管宁一愣，再也想不到此刻她会说出这句话来，讷讷说道：“这又何苦，这又何苦……我在家里最多呆个三五日，便和你一起到妙峰山去，拜访那位武林名医，你……你不是和我说好了吗？”

凌影微勒缰绳，心里虽有许多话要说，可是到嘴里却一句也说不出，缓缓伸出手，扶着身旁的车辕，这辆车里正静躺着那神秘而失去记忆的白袍书生。这武林一代高手，此刻却连站起来都不能够。

管宁一手抚摸着前额，一手握着淡青色的马缰，他胯下的良驹也像是知道已回到故居之地，不住地昂首嘶鸣着。

蓦地——

朱红的大门边一道侧门“呀”地开了一半，门内传出一阵娇柔的笑语，随之走出三五个手挽竹篮，紫缎短袄，青布包头的妙龄少女来，一眼望见管宁，齐地娇唤一声，脱口叫道：“少爷回来了。”

其中一个头挽双髻的管事丫鬟，抿嘴一笑，声音突地转低，低得几乎只有她自己听见：“你路走得真慢，比管福整整慢了一个多月。”

管宁微微一笑，飞身下了马，走到凌影马前，一手挽起嚼环，再

也不说一句话，向大门走了过去，马上的凌影微启樱唇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却又忍住了，默默坐在马上，打量着从门内走出的这些少女。

而这些少女，也在呆呆地望着她。她们再也想不到，自家的公子会做人家牵马的马夫。

“这位姑娘是谁呢？”

大家心里都在这么想。管宁也从她们吃惊的面色中，知道她们在想什么，干咳一声，故意板起脸来，沉声喝道：“还不快去开门呢！”

少女们齐地弯腰一福，杂乱地跑了进去，跑到门口，忍不住爆发起一阵笑声，似乎有人在笑着说道：“公子回来了，还带回一位媳妇儿，那可真漂亮着哪。”

于是朱红的大门开了。公子回家的消息，立刻传遍全宅，这富豪之家中上至管事，下至伙夫，就都一窝蜂似的迎了出来。

身世孤苦，长于深山的凌影，出道虽已有一段不短的时日，但所接触的，不是刀头舔血的草泽豪雄，便是快意恩仇的武林侠士。那些人纵然腰缠万贯，但又怎能和这种世泽绵长的世家巨族相比？

是以她陡然接触到这些豪富世家的富贵气象，心中难免有些惶然失措，就生像是有一只小鹿在她心中乱闯似的。

但是，她面上却决不将这种惶然失措的感觉露出，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，看着这些家奴七手八脚地接着行李，七嘴八舌地问平安，有的伸长脖子往那辆大车中探视，一面问道：“公子，车子里面是不是你的朋友？”

有的却将目光四扫，问道：“囊儿呢？这小顽皮到哪儿去了？”

这一句问话，使得管宁从骤回故宅、欢会故人的欢乐中惊醒过来。

他心头一震，倏然忆起囊儿临死前的凄惨笑容，也倏然忆起他临死前向自己说的话，低头黯然半晌，沉声道：“杜姑娘呢？”

站在他身旁的，便是被他打发先回家的管福，闻言似乎一愣，半晌方自会过意来，陪笑答道：“公子，你敢情说的是文香吧？”

他在奇怪公子怎会将一个内宅的丫鬟称为“姑娘”，他却不知道管宁心感囊儿对自己的恩情，又怎能将他的姐姐看成奴婢呢？何况从那次事后，他已看出这姐弟两人屈身为奴，必定有一段隐情，而他们姐弟虽然对自己身世讳莫如深，却也必定有一段不凡的来历。

管宁微微颌首，目光四下搜索着，却听管福又道：“方才公子回来的时候，文香也跑了出去，站在那边屋檐下面，朝这边来，不知怎的，突然掩着脸跑到后面去了，大概是突然头痛了吧？”

管宁嗯了一声，心中却不禁大奇，忖道：“她这又是为什么？难道她已知道囊儿的凶讯？但是，这似乎没有可能呀？她看不到弟弟，至少也该询问才是。”

他心中又开始兴起了疑惑，但是等到内宅有人传出老夫人的话，让他立刻进去的时候，他便只得暂时将心中的疑念放下。

慈亲的垂询，使得他饱经风霜的心情，像是被水洗涤了一遍。

这一对富寿双全的老人，虽然惊异自己的爱子怎会带回一个少女，但是他们的心已被爱子归家的欣慰充满，再也没有心情去想别的，只是不断地用慈爱声音说道：“下次出去，可再不能一去就这么久了。这些日子来，你看到些什么？经历过些什么？嗯……读万卷书，行万

里路，年轻人出去走走也好，可是‘亲在不远游’，你难道都忘了吗？”

管宁垂首答应着，将自己所见所闻，选择了一些欢悦的事说了出来。他当然不会说起“四明山庄”中的事，更不会说起自己已涉入武林恩怨。

拜见过双亲，安排好白袍书生的养伤之处，又将凌影带到后园中一栋精致的房里，让她洗一洗多日的风尘劳顿。

然后他回到书房，找了个懂事丫鬟，叫她把“杜姑娘”找来。

他不安地在房中踱着步子，不知道该用什么话说出囊儿的凶讯，又想起囊儿临死之际，还没有说完的话，不禁暗自寻思：“他还有什么要我做呢？不论是什么事，我纵然赴汤蹈火，也得替他做好……”

唤人的丫鬟回来，却没有带回“杜姑娘”，皱着眉说道：“她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一个人关起房门在房里，我说公子叫她，她也不理。”

言下对这位“杜姑娘”大有责备之意，恨不得公子立刻叫管事的去痛骂她一顿才对心思。

管宁心中却为之一凛，考虑一会，毅然道：“带我到她房里去。”

公子要亲自到丫鬟的房间，在这豪富世家之中确是闻所未闻。就是管宁自己，走到她门口的时候，脚步也不禁为之踌躇起来，但心念一转，又不禁长叹一声，忖道：“管宁呀管宁，你在囊儿临死的时候，曾经答应过他什么话？他为你丧失了性命，你却连这些许嫌疑都要避讳……”

一念至此，他挥手喝退了跟在身旁的丫头，大步走到门口，伸手轻轻敲了敲门，庄容地站在门外，沉声说道：“杜姑娘，是我来了。”

夕阳将落，斜晖将对面屋宇的阴影，沉重地投到这间房门上来。

门内一个娇柔的声音，低沉着说道：“进来！”

管宁又踌躇半晌，终于推开了房门，艰难地抬起脚步，走了进去。

若不是他生具至性，对“义”之一字远比“礼”字看得重些，他便再也没有勇气跨入这间房门一步。

巨大的阴影，随着推开的房门，沉重地压入这间房中来。

房子里的光，是暗淡的，管宁目光一转，只见这“杜姑娘”正自当门而立，云鬓松乱，星目之中，隐含泪光，身上竟穿的是一身黑缎劲装，满面凄惋悲愤之色，一言不发地望着自己。

他不禁为之一愣，哪知道杜姑娘突地冷冷一笑，缓缓道：“公子光临，有何吩咐？还请公子快些说出来，否则……婢子也不敢屈留公子大驾！”

语声虽然娇柔，却是冰冷的。管宁无可奈何地苦笑一下，沉声道：“在下此来，确是有些事要告诉姑娘……”

他语声微顿，却见她仍然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，完全没有让自己进去的意思，便只得长叹一声，硬着头皮，将自己如何上了四明山，如何遇着那等奇诡之事，以及囊儿如何死的，一字一字地说了出来，说到后来，他已是满身大汗，自觉自己平生说话，从未有过比此刻更费力的。

这“杜姑娘”却仍然呆立着，一双明眸，失神地望着门外，就像是一尊石像似的，面上木然没有任何表情，心里却不知在想什么。

管宁不禁从心底升出一阵寒意。这少女听了自己的话，原该失声

痛哭的，此刻为何大反常态？

哪知他心中怔忡不已，哪知这少女竟突地惨呼一声，转身扑到床边的一个小几前面，口中不断地低声自语：“爹爹，不孝的宇儿，对不住你老人家……对不住你老人家……”

声音凄惨悲愤，有如九冬猿啼。

管宁呆呆地愣了一会，两颗泪珠，忍不住夺眶而出，道：“姑娘……姑娘……”

可是下面的话，他却不知该说什么。

缓步走了两步，他目光一转，心中突又一怔，那床边的小几上，竟放着一个尺许长的白木灵位，灵位上面，赫然写着：“金丸铁剑，杜守仓总镖头之灵”！而灵位前面，却放着一盘金光闪烁的弹丸，和一柄寒气森森的长剑。

黯淡的微光，照着这灵位、这金丸、这铁剑，也照着这悲凄号哭的少女不住起伏的肩膀，使得这充满哀痛之意的房间，更平添了几许凄凉、森冷之气。管宁只觉自己心胸之中，沉重得几乎透不过气，伸手一抹泪痕，沉声低语道：“姑娘，囊儿虽死……唉，姑娘令尊的深仇，小可虽然不才，却……”

他期艾着，心中思潮如涌，竟不能将心中的话说出来，但他此刻已经知道，这姐弟两人的身上必定隐藏着一段血海深仇，而他也下了决心，要替他们让这段深仇得报。

哪知这少女哭声突地一顿，霍然站起身来，拿起几上的长剑，笔直地送到管宁面前。管宁失神地望着剑尖在自己面前颤动，也感觉到

面前的森森剑气，但却丝毫没有移动一下，因为这少女此刻纵然要将他一剑杀死，他也不会闪避的。

暗影之中，只见这少女轩眉似剑，瞪目如铃，目光中满是悲愤怨毒之色。管宁不禁长叹一声，缓缓地道：“令弟虽非在下所杀，但却实因在下而死，杜姑娘若要为令弟复仇，唉——就请将在下一剑杀却，在下亦是死而无怨。”

他自忖这少女悲愤之中，此举必是已将囊儿惨死的责任怪到自己身上，哪知他语声方了，眼前剑光突地一闪，这少女手腕一抖，长剑凌空一转，打了个圈子，突然伸出拇、食两指，电也似的捏住剑尖，这长剑竟变成剑柄在前，剑尖在后。管宁怔了一怔，只见这少女冷哼一声，却将剑柄塞在自己手里，一面冷笑着道：“我姐弟生来苦命，幸蒙公子收留，才算有了托身之处。囊儿惨死，这只怪我不能维护弱弟，又怎能怪得了公子？”

她语句虽然说得极为凄惋，但语声却是冰冷生硬的，语气中亦满含愤意。管宁不禁又为之一呆，他从未听过有人竟会用这样的语声、语气，说出这样的话来。

只听她语声微顿，竟又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只是杜宇却要斗胆请问公子一句，我那苦命的弟弟是怎样死的？若是公子不愿回答，只管将杜宇也一并杀死好了，犯不着……犯不着……”

说到此处，她竟又忍不住微微啜泣起来，下面的话，竟不能再说下去。

管宁不禁大奇，不知道她怎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沉吟半晌，沉声

道：“令弟死因，方才在下已告知姑娘。此事在下已是负疚多多，对姑娘所说，怎会有半字虚言？姑娘若是——”

他话犹未了，这少女杜宇却竟又冷笑接口道：“公子是聪明人，可是却未免将别人都看得太笨了。公子既然想帮着她将我们杜家的人都斩草除根，那么……那么又何必留下我一个苦命的女子，我……我是心甘情愿地死在公子手上……”

手腕一送，管宁连退两步，让开她笔直送到自己手上的剑柄，呆呆地望着她，只见她面上泪痕未干，啜泣未止，但却又强自将这份悲哀，隐藏在冷笑中。她为什么会有这种神态呢？管宁只觉自己心中思潮纠结，百思不得其解，不禁暗问自己：“‘她’是谁？为什么要将杜家的人斩草除根？”

抬目望去，杜宇也正眨也不眨地望着自己，她一双秋波中，竟像是缠结着不知几许难以分化的情感，不禁长叹一声，沉声说道：“姑娘所说的话，在下一句也听不懂，只是在下却知道这其中必定有一段隐情，姑娘也必定有一些误会。姑娘若信得过在下，不妨说出来，只要在下有能尽力之处，唉——刚才在下已说过，便是赴汤蹈火，亦是在所不辞的。”

杜宇星眸微闪，却仍直视在管宁面上，像是要看透他的心似的。

良久良久——

她方自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：“囊儿是不是被那和你一起回来的女子杀死的？”

语声之缓慢沉重，生像是她说出的每一字，都花了她许多气力。



管宁心中却不禁为之一震，脱口道：“姑娘，你说的是什么？”

杜宇目光一转，又复充满怨毒之色，冷哼一声，沉声说道：“她叫凌影——”

语声一顿，瞪目又道：“是不是？”

“凌影”这名字出自杜宇之口，听入管宁之耳，管宁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冷颤，只觉杜宇在说这名字的时候，语气中之怨毒之意，沉重浓厚，难以描述，心中大惊忖道：“她怎的知道她的名字？”

这第一个“她”指的是杜宇，第二个“她”，指的自然是那已和他互生情愫的凌影了。

心念一转，又忖道：“难道她与她之间，竟有着什么仇恨不成？”

目光抬处，只见杜宇冷冷地望着自己，一字一字地接着又自说道：“你知不知道她是谁？”

管宁茫然地摇了摇头，杜宇冷冷又道：“她就是杀死我爹爹的仇人——也就是杀死囊儿的人——是不是？”

这三句话说的语气越发沉重缓慢，管宁听来，只觉话中句句字字都有如千斤铁锤一般击在自己心上，只听她冷冷再说了一遍……

“令弟确非她所杀……令弟怎会是她所杀……她怎么会杀死囊儿……”

此刻他心中紊乱如麻，竟将一句意义相同的话，翻来覆去地说了三次。杜宇突地凄然一笑，无限凄惋地说道：“你又何必再为她隐瞒？我亲眼见她杀死了爹爹；虽非亲眼见她杀死囊儿，但——”

管宁定了定神，知道自己若再如此，此事误会更深，干咳一声，

截断了杜宇的话，一挺胸膛，朗声说道：“管宁幼读圣贤之书，平生自问，从未说过一句欺人之语，姑娘若信得过管宁，便请相信令弟确非她所杀死——”

杜宇微微一愣，只觉面前这少年语气之中，正气凛然，教人无从不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，目光一垂，低声道：“真的？”

管宁坚定地点了点头，又自接道：“至于令尊之死——唉，她年纪尚轻，出道江湖也没有多久，只怕姑娘误认也未可知。”

他一叹之后，说话的语气，便没有先前的坚定，只因他根本不知其中的真情，说话便也不能确定。

杜宇双目一抬，目光连连闪动，泪光又复莹然，猛听“呛啷”一声，她手中的长剑已落到地上。

暮色已重，房中也就更为阴暗，她呆呆地伫立半晌，忽然连退数步，扑地坐到床侧，凝目门外沉重的阴影，凄然一叹，缓缓说：“七年前一个夏天的晚上，爹爹、囊儿和我，一起坐在紫藤花的花架下面，月亮的光，将紫藤花架的影子，长长地映在我和爹爹身上，妈妈端了盘新开的西瓜，放在紫藤花的架子上，晚风里也就有了混合着花香瓜香的气味。”

管宁出神地听着，虽然不知道这少女为什么突然说出这番话来，但却只觉她话中充满幸福柔情、天伦的乐趣。他虽然生长在豪富之家，父母又对他极为钟爱，但却从未享受过这种温暖幸福的天伦之乐，一时之间，不觉听得呆了。

只见杜宇仍自呆呆地望着门外，她似乎也回到七年前那充满柔情

幸福的境界中去了，而将自己此刻的悲惨之事暂时忘去。

一阵暮风，自门外吹来，带入了更沉重的暮色。管宁目望处，却已看不清杜宇的面目，只见她斜斜倚在床沿的身躯，像是一只柔驯的猫一样，心中不禁一动，立刻泛起了另一个少女那娇纵天真的样子，却听杜宇已接着说道：“我们就慢慢地吃着瓜，静听着爹爹为我们讲一些他老人家当年纵横江湖的故事。妈妈靠在爹爹身上，囊儿靠在妈妈身上，大大的眼睛闭了起来，像是睡着了，爹爹就说，大家都去睡吧，哪知道……哪知道……唉——”

她一声长叹，结束了自己尚未说的话。管宁只觉心头一颤，恨不得立刻夺门而出，不再听她下面的话。因为他知道她下面要说的话，必定是一个悲惨的故事，而生具至情至性的他，却是从来不愿听到世上悲惨的事的。

但是他的脚步却没有移动，而杜宇一声长叹之后，便立刻接着说道：“哪知爹爹方自站起身来，院子外面突然传来冰冰冷冷的一声冷笑，一个女人的声音缓缓道：‘杜……’”

她没有将她爹爹的名讳说出来，轻轻咬了咬嘴唇，才接着说道：“那个女人说要爹爹快些……快些去死。我心里一惊，扑到爹爹身上。爹爹站在那里动都没有动，只轻轻摸了摸我的头，叫我不要害怕，但是我却已感觉到爹爹双手已有些颤抖了。”

她眼睑一合，想是在追溯着当时的情况，又像是要忍着目中又将流下的泪珠。管宁也不禁将心中将要透出一口气，强自忍住，像是生怕打乱她的思潮，又像是不敢在这沉重的气氛中，再加上一分沉重

的意味似的。

杜宇又自接道：“这声音一停，许久许久都没有再说话。爹爹一面摸我的头，一面低声叫妈妈快将我和囊儿带走。但是妈妈不肯，反而站在爹爹身旁，大声叫院子外面的人快些露面——你知不知道，妈妈的武功很好——”

她语声一顿，凄然一笑，像是在笑自己为什么说出这种无用的话来。

但是她这一笑之中，却又包含着多少悲愤哩。

只听她沉重地喘息几声，又道：“哪知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院子外面突地吹进一阵风，院子里就多了两条人影。那天晚上，月光很亮，月光之下，只见这两人都是女的，一个年纪大些，一个却只有我一样的年纪，两人都穿着一身绿色的衣裳。我一眼望着墙外，可是却也没有看清她们两个人是怎么进来的。”

管宁心中一寒：“绿色衣裳！”

只听杜宇一口气接道：“爹爹一见了这两人，摸在我头上的手抖得像是更厉害了，但仍然厉声道：‘翠袖夫人，来此何干？’那年纪很小的女子冷冷一笑，从怀里拿了个黑黑的铁弹出来，砰的抛在地上，一面冷冷地说道：‘我叫凌影！’爹爹见了铁弹，听了这名字，突然一言不发将我举了起来，往外面一抛。我又惊又怕，大叫了起来，身不自主地被爹爹抛到墙外。”

管宁忍不住惊呀一声，杜宇又道：“爹爹这一抛之力，拿捏得极有分寸，再加上我也练过些武功，是以这一跤跌得根本不重，我立刻

爬了起来，哪知道又是咚的一声，囊儿也被抛了出来，被抛在地上。那时他年纪极小，只学了些基本的功夫，这一跤却跌得不轻，马上就放声大哭起来，而院子里却已响起爹爹妈妈的叱喝声，和那女子的冷笑声。我想跳进墙去，但囊儿怕得很厉害，我那时心里乱得不知怎么才好，想了想，就先扶起囊儿叫他不要哭，然后就拉着他一起跳进院子里。”

此刻她说话的语声仍极缓慢，但却没有停顿，一口气说到这里，管宁只道她还要接着说下去，哪知她一顿，隔了许久，却又失声哭了起来。

然而，她纵然不说，管宁却已知道她还没有说完的故事。

一时之间，他木然而立，只觉自己全身都已麻木，再也动弹不得，更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话。

夜色已临——

这豪富之家的四周，都亮起了灯火，只有这个角落，却仍然是阴暗的，而那白杨木制的灵牌，在这阴暗的光线中，却更为触目。

这触目的灵牌，在管宁眼中，像是一个穿着白袍的鬼魅精灵似的，不停地晃动，不断地扩大，纵然他闭起眼睛，它却仍然在他眼前。

而杜宇的哭泣之声，生像是变成了囊儿垂死的低诉——

此刻他也了解了囊儿垂死前还未说完的话，他知道囊儿要说的是，要自己为他爹爹复仇，不禁迷茫地低喟道：“他为我死了……我又怎能拒绝他临死前的请求呢？何况……何况我已立誓答应了他。”

但是，这仇人，却是曾经给了他无数温情，无限关怀，无比体贴

的人，若是老天一定叫他们之间的一人去死，他一定毫不考虑会选择自己。而此刻，为着道义、为着恩情，为着世间一切道德的规范，他应该去杀死她吗？他！他该怎么办呢？

他望着地上的长剑，又一次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。杜宇缓缓地抬起头来，任凭自己的泪珠，沿着面颊流下，抽泣着道：“我不说，你也会知道，就在那短短的一刻之中，她们已杀死了我爹爹和妈妈。自此，我虽然没有再见过她们一面，可是她们的面容，我却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，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——”

最后的一句话，虽只短短数字，然而在她口中说来，却生像是有十年那么长久，等到她将这句话再重复一遍的时候，管宁只觉身上每分每寸的肌肤，都为之冻结住了，几乎无法再动弹一下。

他垂下头，再抬起来，黑暗中的人影，仍然静静地坐在床侧，就生像是在等待着他的回答一样。

但是，他却不知道自己该回答什么。

两人面面对，虽然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面容，但却听到对方的呼吸、心跳之声，只因此刻在斗室之中，正是静寂如死。

但是——

房门外突地滑进一条人影，有如幽灵一般地漫无声息，脚步在门侧一顿，突又掠起如风，倏然滑向管宁身侧，手掌微拂，纤纤指尖在管宁腰边“期门”穴上轻轻一扫，掌势回处，却托在管宁肋下，身形毫不停留，竟托着管宁掠向墙边，轻轻放在一把靠墙的椅上。

这一切事的发生，确是眨眼间事，管宁只觉眼前人影一现，腰边

一麻，便已坐到椅上，等到他想惊呼反抗的时候，他已发觉自己不但真的无法再动弹一下，而且甚至连出声都不能够了。

杜宇一惊之下，长身而起，脱口惊呼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暗中的人影冷冷一笑，缓缓道：“你连我是谁都认不出了吗？你不是说我的面容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吗？”

杜宇面容骤变，后退一步，却又碰到床沿，扑到床上，随后又长身而起，一个箭步，掠出五步，疾伸双手，拾起了地上的长剑，手腕一抖，脚步微错，目光笔直地瞪向仍然依墙而立的人影，大声道：“你是凌影！”

黑暗中人影冷冷一笑，缓缓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凌影！就是杀死你爹爹的人。”

杜宇失声一喊，纤腰微扭，剑尖长引，突地一招“长河出蛟”，黑暗中犹见寒光的长剑，便电也似地向凌影刺去。

凌影轻轻一笑，脚步微错，婀娜身影，便曼妙地避了开去。杜宇剑势未歇，“噗”地刺到墙上，凌影又冷冷一笑道：“就凭你这点武功，要想报仇，怕……哼哼，还嫌太早哩！”

杜宇此刻目眦欲裂，早已忘记自己是个女孩子，扭身掣剑，刷刷又是两招，口中大骂道：“你这贱人……你这贱人……快赔我爹爹的命来。”

纵然如此，恶劣之言，她还是说不出口，一连说了两声“你这贱人”，才将下面的话说了下去。

刹那之间，她已电射般发出数招。“金丸铁剑”杜守仓昔年主持

江南“大甲镖局”，剑法暗器，一时颇负盛名。此刻杜宇急怒悲愤之下，所施展的剑法，虽仍功力稍弱，但却已颇有威力。

哪知凌影却将这有如长河出蛟，七海飞龙的剑法，视如儿戏一般，口中冷笑连连，身形腾挪闪展，在这最多丈余见方的小室中，竟施展出武林中最上乘的轻功身法，将招招剑式都巧妙地避了开去。

管宁穴道被点，无助地倒在椅上，只见眼前剑光错落，人影闪动，根本分不清谁是杜宇，谁是凌影！却知道这两人其中之一，毋庸片刻，便会倒下一个，而这两个不共戴天的女子，却是一个对他有恩，一个对他有情！

一时之间，他但觉心中如煎如沸，恨不得自己能有力量将她们制止，但他此刻却有如泥塑木雕，除了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动手之外，便根本没有其他办法。

突地——

又是“呛啷”一声，杜宇手中的长剑，竟又落在地上。

只是这次却并非因她自己心中激动，而是因为凌影一招“金丝反手”，令她无法抵挡。

她惊呼一声，连退三步，哪知面前的凌影，却如影附形般迫了上来，手掌一伸，眼看明明是拍向她的胸膛，她举手欲架，哪知腰边却已一麻，原来凌影的手已又先点在她的“期门”穴上。

冷笑道：“你也躺下吧。”

脚步微伸，双手微托，身躯一转，竟将她也托在管宁身侧坐下，拍了拍两人的膝头，忽地低声唱道：“排排坐，吃果果，好朋友，真



快乐……”

唱的虽是儿歌，但歌声之中，却有无比的寂寞凄凉之意，唱到后来，竟亦自低声地啜泣起来。

管宁只觉心中仿佛无数浪涛汹涌，一浪接着一浪地涌向他心的深处，又像是有无数的巨石，一块接着一块地投向他心的深处。

他但愿自己能大声呼喊出来，更希望自己能跳起来，捉住凌影的手掌，只见凌影低低地垂着头，低低地啜泣半晌，突地抬起头，望向杜宇，道：“你刚才说了个故事给别人听，现在我也说个故事给你听——”

她语声停顿了好久，方自接道：“从前，有个女孩子，当她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她爹爹就被一个叫‘金丸铁剑’的人杀死了，那只是因为她爹爹的名字叫做‘铁丸枪’，而那‘金丸铁剑’却认为这犯了他的忌讳。”

管宁头不能动，口不能言，眼珠却向旁边一转，但却仍看不到杜宇面上的表情，不禁心中长叹，忖道：“原来此事其中还有如许曲折——”

却听凌影已接道：“这小女孩子运气不好，连个弟弟都没有，一个人孤苦伶仃，到处要饭要了许久，才遇着一个女中奇人，把她带回山，传给她一身武功，而且替她报了杀父的深仇。只是她因为那‘金丸铁剑’没有将自己杀死，所以她也就放了杜守仓的一双儿女的生路。”

她语声一顿，突地转向管宁，大声道：“你说，她是不是该报仇的？你说，你若是他的儿女，你该怎么办？哼哼——只怕你此刻真的

连杜守仓的儿女也一起杀死了。”

管宁呆呆地望着她，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，只见她的一双眼睛，在黑暗中有如两粒明星，一闪一闪地发着光。

哪知，这明星般的眼睛突然一闭，她竟突地幽幽长叹了一声，缓缓道：“但是，她没有这样做，因为她怕这样做，会伤了另外一个人的心，这个人为了报恩，虽然想为杜守仓的女儿杀死她，但是她却一点也不恨这个人，因为……唉，我不说这个人你也该知道。”

管宁只觉耳边轰然一声，那一浪接着一浪的浪涛，一块接着一块的巨石，此刻都化作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，向他当头压了下来。

而杜宇呢？她更不知道自己心中是什么滋味，却听凌影长叹一声，又道：“她虽然脾气很坏，也不是好人，但是现在她却让自己的仇人，和自己……自己最最喜欢的人坐在一起，而她自己却立刻要走了，走到……很远……很远的地方，这为了什么……这为了什么……她自己也不知道。”

她说到一半，又开始啜泣，说到后来，更已泣不成声，语声方了，突地双手掩面，转身奔到门口，脚步又一顿，缓缓回过身来，缓缓走到管宁身前，缓缓垂下头，含泪说道：“我点了你的穴道，是因为怕你在我和她见面的时候，你难以做人；我还不解开你的穴道，是因为我想要你和她多坐一会儿，你……你知道吗？”

狠狠一顿脚，电也似地掠到门口，转瞬便消失在门外的黑暗里，只留下她悲哀啜泣之声，仿佛在管宁耳边飘荡着。

这是一份怎么样的情感，又使管宁心中生出怎么样的感觉？

我无法描述这些，因为世间有些至真至善至美的情感、事物，本都是无法描述的。你能够吗？

现在，管宁和杜宇，又一次可以听到彼此心跳的声音了。而杜宇，却恨不得自己的心立刻停止跳动才好，她不能忍受这分屈辱，更不能接受这分施舍的恩惠。她在心中狂喊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杀了我！”

又不禁在心中狂喊道：“总有一天，我会杀了你。”

只是她此刻根本无法说话，她心中的狂喊，自然也不会有人听到。

门外夜色深沉处，忽地飘下数朵纯白雪花，转瞬之间，漫天大雪便自落下，寒意也越发浓重。然而这侵入刺骨的寒意，管宁却一丝也没有觉察到。此刻，他的四肢、躯体，都似已不再属于他自己，只有脑海中的思绪，仍然如潮如涌，还有一阵阵微带甜意的香气，也像是他脑海中的思潮一样，不断地飘向他的鼻端。

虽然他的四肢躯体已因穴道的被点而麻痹，而这种麻痹，又使他无法感觉到任何一种加诸他身体的变化，但奇怪的是，他却仍可感觉到此刻紧靠在他身边的，是一个柔软的躯体，他也知道这柔软的躯体，和那甜甜的香气，都是属于杜宇的。

他想将自己的身躯移开一些，但是“黄山翠袖”的独门点穴名传天下，那凌影所施的手法虽然极为轻微而有分寸，却已足够使得他在一个对时之中，全身上下都无法动弹一下。

因之，此刻他便在自己心中已极为紊乱的思绪之中，又加了一种难以描摹的不安之感。在如此黑暗的静夜之中，和一个少女如此相处，这在管宁一生之中，又该是一个多么奇怪的遇合呀！

他听得到她呼吸的声音。她又何尝听不到他的？两人呼吸相闻，躯体相接，想到方才那凌影临去之前所说的话，各自心中，都不知是什么滋味。杜宇悄然闭起眼睛，生像是唯恐自己的目光，会将自己心中的感觉暴露出来。

因为她自己知道，当自己第一眼见着这个倜傥潇洒的少年，便对他有了一份难言的情感，这种情感是每一个豆蔻年华的怀春少女心中惯有的秘密，而她却忍受了比任何一个少女都要多的痛苦，才将这份情感深深地隐藏在自己心里。

许多日子来，她甚至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。她将他看成一株高枝修干的玉树，而自己仅是一株托庇在树下的弱草而已。这种感觉自然是自怜而自卑的，然而，却已足够使她满足，因为她毕竟在依靠着他，而他也允许她依靠。

管宁出去游历的时候，她期待着他回来。

于是，当她知道他已回来的时候，她便忍不住从院中悄悄溜出来，只要他对她一笑，已足以使她铭心刻骨。

但是——

他的确回来了，却带回了一个美丽的少女，她看到他和这少女亲密的神情，也看清了这少女竟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，呀——这是一份多么难以忍受的痛苦，她险些晕厥在她所伫立的屋檐下！

回到她独居的小室，取出她父亲的灵位和遗物，换上她仅有的一身紧身服装，跪在她爹爹的灵位前痛哭默祷，她虽然未曾有一日中断自己武功的锻炼，但是她仍然十分清楚地知道，自己绝非人家的敌手，

只是，这却也不能阻止她复仇的决心。

哪知——

他却突然来了，此后每件事的发生与变化，都是她事前所没有预料到的。而此刻，她被她不共戴天的仇人安排和他紧紧坐在一起，她心里虽然悲愤、哀伤、痛苦，却还有一份其他的感觉。这种感觉就是她不敢流露出来的——她多么愿意自己能永远坐在他的身边，一起享受这分黑暗、寒冷，但却美丽的宁静！他虽然绝顶聪明，却再也想不到她心中会有这种情感。他只是在想着凌影临去时的眼波与身影，一幕幕记忆犹新的往事，使得这眼波与身影在他心中的分量更加沉重，他又怎会想到四明山庄小桥前的匆匆一面，此刻竟变成永生难忘的刻骨相思。

一阵较为强烈的风，卷入了数片雪花。门外静静的长廊上，突地响起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一个娇柔的声音低低呼唤着：“公子……公子……”

管宁双目一睁，抬头望去，只见门外黑暗之中，仿佛有了些许微光，这呼唤之声，也越来越近，他知道这是家中的丫头来寻找自己了。

微光越来越亮，呼唤之声也越来越近，管宁心中又是高兴，却又有些难堪。

“她们若是见了我和‘文香’这样坐在一起，又会如何想法？”

哪知，呼唤之声、脚步之声，突地一齐顿住，那声音却低低说道：“前面是文香的房间了，公子怎么会到那里去了？”

另一个声音立刻接口说道：“前面那么黑，看样子文香那妮子一

定是因为有点不舒服所以睡了，我们还是别去吵她吧！”

于是脚步声又渐渐远去，在这逐渐远去的脚步声中，依稀仍可听到：“可是……公子到哪儿去了呢？这可真怪，找不到他，老太爷又该……”

管宁心中暗叹一声，知道先前带着自己来到此处的那个丫头，必定没有将此事说出来，是以她们才找不到自己。

“但是，她们若找不到我，我岂非要这样呆上一夜？”他又不禁为之焦急：“就算她们找到了我，却也无法将我的穴道解开呀！”

心中一动，突地想到自己在归途上一路暗暗修习的内功心法：“我姑且试试，也许它能帮我解开穴道也未可知！”

一时之间，许多种对那“如意青钱”妙用的传说，又复涌上心头：“这件武林秘宝上所记载的武功，是否真的有如许妙用呢？”他暗一正心神，摒绝杂念，将一点真气，凝集在方寸之间，一面又自暗中忖道：“这问题的答案是否正确，只要等到我自己试验一下便可知道了。”

真气的运行，起初是艰难的，艰难得几乎已使他完全灰心，他却不知道一个被点中穴道的人暗中运气调息，本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，若非他得到这种妙绝天下的内功心法，便让他再苦练十年，只怕也难以做到。

但是，毋庸片刻，他自觉真气的运行，已开始活泼起来，上下十二重楼，行走卅六周天，他暗中狂喜地呼喊一声，方待冲破腰边那一点僵木处，哪知门外又复响起一阵脚步之声，其中还夹杂着嘈乱的人

声，显见这次走过来的人数，远较方才为多，且也远较方才快些。

刹那之间，门外映人灯光，脚步声已到了门口。管宁心头一跳，睁目望去，只见三、两个青衣小鬟已拥着一个身着酱紫长衫的中年汉子走了进来。

屋中的景象，在这些人的眼中确乎是值得诧异的，那中年汉子惊呼一声，倏然止住脚步，口中说道：“公子，你在这里！”

他再也想不到；这位公子竟会在黑暗之中，和一个府中的丫鬟坐在一处，那三个青衣丫鬟更是惊得目定口呆，几乎将手中举着的烛台都惊得掉在地上。

杜宇暗中娇嗔一声，赶紧闭起眼睛。她了解这些人心里所想的事，心中正是羞愧交集，恨不得自己能立刻躲到一个新开的地缝中去，哪知身侧突地一动，管宁竟倏然站起身来。

管宁被点的穴道若是没有自行解开，他此刻如不能站起来也还罢了，他这一站起来，不但自己今后惹出无穷烦恼，使得杜宇也因之受累不浅，因为这么一来，人人都只道他是和杜宇在此温存，还有谁会相信其中的真相呢？

那中年汉子是这豪富之家的内宅管事，此刻只道自己暗中撞破了公子的好事，垂首连退三步，心中暗道一声：“倒楣。”口中却恭声道：“前厅有人来拜访公子，请问公子是见，还是不见？”

此人老于世故，脸上装作平静的样子，就像是方才的事他根本没有看见一样。管宁方才一惊之下，真气猛然一冲，冲过了原本就点得不重的穴道，此刻呆呆地愕在那里，还在为自己的成功而狂喜，直到

那中年管家将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，他方自抬起头来，茫然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这中年管家见他这种失魂落魄的模样，心里越发想到另一件事上去，暗中嗤然一笑，口中方待答话，哪知——

门外却突地响起一阵高亢洪亮的笑声，哈哈大笑着道：“贫道们不远千里而来，却想不到竟惊破了公子的温存好梦，真是罪过得很，罪过得很。”

中年管家、青衣丫鬟、杜宇、管宁齐地一惊，转目望去，只见一个身躯高大，声如洪钟，鹰鼻狮口，重眉虎目，身上穿着一袭杏黄道袍，头上戴着一顶尺高黄冠的长髯道人，大步走了进来，双臂轻轻一分，中年管家、青衣丫鬟，都只觉一股大力涌来，蹬蹬，齐地往两侧冲出数步，灯火摇摇，骤然一暗，“当”的一声，一支灯台掉在地上，只剩下一支火光仍在飘摇不住的蜡烛，维持着这间房间的光亮。

中年管家虽然暗怒这道人的鲁莽，但见了这等声威，口中哪里还敢说话？只见这黄冠道人旁若无人地走到管宁身前，单掌斜立，打了个问讯，算是见了礼，一面又自哈哈大笑着道：“贫道们在厅中久候公子不至，是以便冒昧随着贵管家走了进来，哈哈——贫道久居化外，野蛮成性，想公子不会怪罪吧！”

中年管家心中又自一惊：“怎的这道人一路跟在我身后，我却连一点影子都不知道！”

却见管宁剑眉一轩，沉声道：“在下与道长素不相识，此来有何见教？”



这黄冠长髯的道人笑声方住，此刻却又捋髯狂笑起来，一面朗声道：“公子不认识贫道，贫道却是认识公子的——”

他话声一顿，目光突地闪电般在兀自不能动弹的杜宇身上一扫，接着道：“公子在四明山中，语惊天下武林中的一等豪士，与黄山‘翠袖夫人’的高足结伴北来，行踪所至，狐裘大马，挥手千金，哈哈——如花美眷，似锦年华，江湖中谁不知道武林中多了一个武功虽不甚高，但豪气却可凌云的管公子！”

这黄冠道人边笑边说，说的全都是赞扬管宁的言语，但管宁听了，心中却不禁为之凜然一惊，暗中忖道：“难道这数月以来，我已成了江湖中的知名人物？可是，我并未做出什么足以扬名之事呀！”

他却不知道自己在四明山中所作所为，俱是和当今武林中的顶尖高手有关，和他结伴同行的，又是名传天下的“黄山翠袖”门人，再加上他自己风流英俊，年少多金，本已是江湖中众人触目的人物，等到他一路北来，而“四明山庄”那一件震动天下武林的惨案亦自传出，他自己便已成了江湖中，许多人都乐于传诵的人物，只是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而已。

本自难堪已极，僵坐在后面的杜宇听了，心中亦自一动：“原来他没有骗我，四明山中，真的曾经发生那么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怪事。”

目光动处，只见管宁呆呆地望着这长髯道人，突地伸手一拍前额，像是恍然想起了什么，脱口说道：“道长可就是名扬天下的‘昆仑黄冠’么？”

这长髯道人哈哈一笑，捋髯答道：“公子果然好眼力，不错，贫

道确是来自昆仑。”

杜宇心中又是一惊，她生于武林之家，又曾在江湖流浪，这名列宇内一流高手的“昆仑黄冠”四字，她自然是知道的，只是昆仑派远在边陲，“昆仑云龙十八式”的身法虽然名传天下，但昆仑派中门人足迹，却极少来到中原，此刻他们突然现身北京，竟又来寻访一向与武林中事无关的管宁，这又是为着什么？却令杜宇大惑不解了。

却听这黄冠长髯道人语声微顿，突地正色道：“贫道笑天，此次随同掌门师兄一起来拜见公子，确是有些话想来请教——”

目光四下一扫：“只是，此地似非谈话之处，不知可否请公子移玉厅中，贫道的掌门师兄还在恭候大驾！”

管宁心中暗叹一声，知道“昆仑黄冠”的门下此来，必定又是和四明山中所发生之事有关，暗中一皱剑眉，那青衣小鬟早已拾起地上烛台，重复点燃，此刻便举着烛台走到门口。中年管家虽然暗中奇怪公子怎会和这些不三不四的道人有了关连，但面上仍是毕恭毕敬的样子，引着他们走过长廊，转过曲径，穿过花园，来到大厅。

管宁一面行走，一面却暗忖着道：“这昆仑黄冠此来若又提起那‘如意青钱’，我又该如何答话？我若对他们说了实话，只怕他们要动手来抢，那么一来，唉——只怕爹爹也要被惊动。但是，我又怎能说谎呢？”

一个不愿说谎的人，便常常会遇到许多在别人眼中极为容易解决的难题，他一路反复思考，不知不觉已走入大厅。目光四扫，只见两个道人，正襟危坐在厅中左侧的檀木椅上，亦是黄衫高冠，但一个形

容枯槁，瘦骨嶙峋，一个丰神冲夷，满面道气，和这长髯道人的粗豪之态，俱都大不相同。管宁心中一转，忖道：“这丰神冲夷的道人，想必就是‘昆仑’门下的掌门弟子了。”

这两个黄冠道人见了管宁，一起长身而起，笑天道人大步向前，指着管宁笑道：“这位就是管公子，哈哈——师兄，江湖传言，果然不差，管公子的确是个风流人物，师兄，你可知道他在后院中——”

管宁面颊一红，心中大为羞愤，暗骂道：“人道昆仑乃是名门正宗的武林宗派，这笑天道人说起话来，却怎的如此鲁莽无礼，难道所有武林中人，无论哪个，都像强盗？”

却见那形容枯槁的道人干咳一声，眼皮微抬，向笑天道人望了一眼，他目光到处，生像是有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神光，竟使得这飞扬跋扈的笑天道人，倏然中止了自己的话，缓缓垂下头，走到一边。管宁目光抬处，正和枯瘦道人的目光遇在一处，心中亦不禁为之一凛。他一生之中，竟从未见过有一人目光如此锐利的，若非亲眼所见，谁也不会相信这么一个枯瘦矮小、貌不惊人的道人目光之中，会有这样令人慑服的神采。

只见这枯瘦道人目光一扫，眼皮又复垂下，躬身打了个问讯，竟又坐到椅上，再也不望管宁一眼，而那丰神冲夷的道人却已含笑说道：“贫道倚天，深夜来此打扰，实在无礼得很。公子如还有事，贫道们就此告退，明日再来请教也是一样。”

这三个道人一个鲁莽，一个倨傲，只有这倚天道人不但外貌丰神冲夷，说起话来亦是谦和有礼。管宁不禁对此人大起好感，亦自长揖

而礼，微微含笑，朗声说道：“道长们远道而来，管宁未曾迎迓，已是不恭，道长再说这样的话，管宁心中就更加不安了。”

他一面说着话，一面揖客让坐。此刻他见了这倚天道人的神采，心中已认定他是昆仑一派的掌门弟子，是以便将他让到上座。

哪知这倚天道人微微一笑，竟坐到那枯瘦道人的下首，笑道：“贫道随敝派掌门师兄前来请教公子一事，但望公子惠于下告，则不但贫道们五内感铭，便是家师也必定感激的。”

管宁目光向那枯瘦道人一扫，心中动念道：“原来他才是掌门弟子。”口中沉吟半晌方自答道：“在下年轻识浅，孤陋寡闻，道长们如有下问，只怕必定会失望的。”

笑天道人长眉一轩，哈哈笑道：“贫道们不远千里而来请教公子，为的就是此事，普天之下，只有公子一人知道，哈哈——贫道知道，公子是必定不会叫贫道失望的。”

管宁心头一紧，强笑着道：“道长说笑了，在下知道什么？”

转目望处，只见那枯瘦道人仍是垂目而坐，倚天道人仍自面含微笑，等到笑天道人狂笑声住，方自缓缓说道：“敝师弟方才所说，确是句句实言。贫道们想请教公子的事，如今普天之下，的确只有公子一人知道！”

管宁心中虽已忐忑不已，但面上却只得一笑接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道长只管说出便是，只要在下知道，万无不可奉告之理。”

倚天道人笑道：“那么多谢公子了。”

语声突地一顿，目光在管宁身上凝目半晌，方自一字一句地缓缓

说道：“在四明山中和公子同行的白衣人，公子想必知道他此刻在什么地方！”

管宁一心以为他们问的必然是有关“如意青钱”之事，此刻不禁暗中透口长气，但心念一转，不禁又一皱眉忖道：“他们奔波而来，问那白衣书生的下落，却又是为着什么呢？”

俯首沉吟半晌，方自答道：“道长们打听此人的下落，不知是为了什么？如果……”

笑天道人突又一声狂笑，大声道：“贫道们打听此人的下落，为的是要将他的人头割下——”

管宁心中又自一紧，脱口道：“难道此人与道长们有着什么仇恨不成……”

倚天道人长叹一声，缓缓道：“四明山庄庄主夫妇，与敝兄弟俱属知交，敝兄弟此次远赴中原，为的也就是要和他们叙阔，哪知一到四明山庄，——唉——”

他长叹一声，倏然住口，那笑天道人却接口道：“贫道们到了四明山庄，只见里里外外竟连个人影都没有，直到后园中，才看到武当山的四个道友，在后园中几堆新坟前面焚纸超渡，贫道们大惊之下，赶紧一问，才知道四明山庄中竟发生了如此惨事，管公子——此事想必是极为清楚的了。”

他此刻说起话来，不但不再狂笑，神色沉重已极，生像是变了个人似的。

管宁长叹一声，颌首道：“此事在下的确清楚得很——”

笑天道人袍袖一拂，倏然长身而立，大步走到管宁身前，厉声又道：“公子虽非武林中人，那四明山庄中惨死之人，亦和公子无关。但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公子难道没有为他们难受吗？”

管宁又自缓缓颌首，口中却说不出话来。

笑天道人又道：“那么公子便该将杀死这么多人的凶手的下落说出来，否则——”

管宁剑眉一轩，沉声道：“否则又怎的？”

笑天道人一捋长髯，冷笑一声，才待答话，那倚天道人却已缓缓走了过来，一把拉着他的师弟，含笑向管宁说道：“贫道们知道公子和那白衣人本非知交，自然也不会知道那人的可恨可恶之处——”

管宁接口道：“是了，在下和白衣人本无知交，又怎会知道他的下落？何况——据在下所知，四明山庄中那件惨案，亦未见得是此人做出来的，比如那‘峨嵋豹囊’兄弟两人，嫌疑就比他重大得多，道长如果想替死者复仇，何不往四川峨嵋去一趟，也许能够发现真凶，亦未可知。”

他生具至性，虽然和白衣书生并无知交，但却觉得此人既已伤重，自己便有保护此人的责任。再者他们觉得此事之中，必定有许多蹊跷，想来想去，总觉这白衣书生绝非凶手，虽然真的凶手是谁，他此刻也还不知道！

哪知他话声方了，那笑天道人却又仰首笑起来，突地伸手入怀，取出一物，在管宁眼前一晃，厉声狂笑着道：“你看看这是什么？”手腕一反，将手中之物笔直地掷到管宁怀中。管宁俯首望处，只见此

物竟是一个豹皮革囊，囊中沉甸甸地，显然还放有暗器，囊上的皮带，却已折断，到处参差不齐，仿佛是经人大力所断，翻过一看，囊角旁边，却整整齐齐地用黑色丝线绣了个寸许大的“鹞”字。

这豹皮革囊乍看并不起眼，但仔细一看，不但皮上斑纹特别绚烂，而且囊口、囊边，还密密绣了一排不凝目便难发觉的“鹞”字，绣工之精细，固是无与伦比，“鹞”字所用的黑色丝线，用手一摸，触手冰凉，竟不知究竟是什么绣的。

管宁目光望处，心头蓦地一跳，脱口道：“难道这就是‘峨嵋豹囊’么？”

倚天道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就是四川唐鹞、唐鹤兄弟腰边所佩的‘峨嵋豹囊’。贫道们在那四明山庄后院之中的六角亭下，发现了这个豹囊，便知道这唐氏兄弟，也已遭了毒手。公子若说两人亦有嫌疑，未免是冤枉他们了。”

管宁眼珠一转，“哦”了一声，方待说话，这倚天道人却又道：“囊在人在，囊去人亡，四川唐门的门下弟子，百数年来，从未有一人违背过这八个字的。数十年前，唐门中的第一高手笑面追魂唐大针，为了和当代第一神偷‘空空神手’的一句戏言，激怒这位神偷妙手，偷去了他身边的豹囊，这名重武林的暗器名家竟在羞愤之下，自刎于黄鹤亭边，使得那位‘空空神手’也在唐门三大弟子的围攻之下，中了十六处针伤，当场不治。这件事不但在当时激起了轩然大波，数十年后的武林仍在传言不绝。管公子，你若要怀疑唐鹞兄弟未死，那你可错了！”

他语气极为平淡地一口气说到这里，话声方自微微一顿。

然而，在他极为平淡的语气中说出的这一段武林往事，却听得管宁惊心动魄、心动神驰。

倚天道人长叹一声，又道：“这唐鹖兄弟若非遇着力不能敌的敌人，就绝对不会将豹囊失去。他们囊既失，若还未死，也绝不会不回来寻找，是以贫道们才能断定他们必定也已遭了毒手。而能使‘峨嵋豹囊’失去豹囊、身遭毒手的人，普天之下，除了那……除了那白衣人之外，可说再也没有一个。”

管宁缓缓垂下了头，心中暗惊：“这白衣书生究竟是谁？听他们说来，他竟像是武林中人人畏惧，但是——他却又怎会身受重伤，失去记忆，而且还中了剧毒，并且连性命都几乎难以保全呢？”

目光动处，那枯瘦道人竟仍然垂目正襟而坐，全身上下，动都未动一下，骤眼望去就像是一尊泥塑木雕的泥偶似的，完全没有半点活人的味道。而这倚天、笑天两个道人，也突然住口不言，冷冷地望着他。他知道自己若不说出那白衣书生的下落，他们便不会放过他。但是，他又怎能将一个已自奄奄一息的人，交给别人宰割呢？

他暗自沉思半晌，咬了咬牙，断然说道：“那‘峨嵋豹囊’的生死、四明山庄中的惨事，说来俱都与在下毫无干系，而道长们所要知道的事，在下也无可奉告——”

笑天道人哈哈一笑，厉声道：“公子的意思是说公子也不知道那白衣人的下落吗？”

管宁暗中叹了口气，断然道：“正是。”



他虽然极不愿意说谎，可是他更不愿意作出不义之事，让一个无法反抗的人去死。心中微一权衡，只得如此做了。

笑天道人笑声突地一停，厉声又道：“可是，江湖传言，却说公子一路同行的，还有一辆乌篷大车，车中是个伤病之人，这伤病之人是谁呢？此刻在什么地方？管公子，这个你想必是知道的吧？”

管宁心中一惊，忖道：“原来他什么都知道了。”

转念又忖道：“难怪他敢说要将那白衣书生的头割下来，原来他早知道人家已受伤，哼哼——人家受了伤，你还要如此，未免太卑鄙了吧！”

一念至此，他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油然而生，只觉这白衣书生纵然是十恶之人，但他在如此情况之下，自己也是定要保护他的。

这种大情大性的英雄肝胆，侠义心肠，使得他日后做了许多件上无愧于天，下无忤于地，但却有人暗中辱骂的事，也使得他的一生，充满了光辉绚丽的色彩，直到许久许久以后，还被人们传诵不绝。

但是这些以后的发展，自然不是他此刻预料得到的。他此刻做的事，只是他心中认为对的事。当下一轩剑眉，朗声道：“那白衣人的确是和在下一路进京的，但到了京城之后，便有人将他接走了。至于他被接到什么地方，在下确也无可奉告。”

他不用“我不知道”四字，却说“无可奉告”，是因为他纵然如此，还是不愿说谎。那笑天道人听了他的话，嘿嘿一阵冷笑。哪知那始终木然而坐的枯瘦道人，此刻竟突地站了起来，沉声说道：“管公子说的纵非实言，贫道也相信了。”

他一直闭口不言，此刻突然说出这句话来，管宁不禁为之一愕。

却见他兀自低垂双目，接口又道：“只是公子世家子弟，牵涉到这种武林仇杀之事中，确是极为不值。那白衣人若是死了也还罢了，他若不死，日后势必会有许多武林中人到公子处来寻找，那么公子岂非要无缘无故地多了许多烦恼？何况这些人也不会和贫道一样相信你的话，公子说不知道，他们也许会在公子此处里里外外、前前后后搜索一遍亦未可知，要知——公子的令尊，若是因此受了惊吓，公子岂非成了千古的罪人？”

管宁心头一愕，先前他还在奇怪，这枯瘦道人言不出众，貌不惊人，不但比不上倚天道人的谦和，就连笑天道人的粗豪之气，似乎也强胜于他，怎的他却做了昆仑一派的掌门弟子，难道他日后还能接掌门户不成？

但此刻听了他说的这番话后，管宁却不免暗中心惊。这道人不但说起话来隐含锋锐，教人无法抵挡，而且就凭他这份“明知你说谎话我也相信”的胸襟豪气，已足以令人心服。

他心中正自赞叹，甚至有些惭愧，这枯瘦道人目光一张又合，突地袍袖微拂，一言不发地走出厅去。

倚天道人、笑天道人对望一眼，亦自转身出了厅门。管宁呆了一呆，追了出去，只见院外夜色深沉，雪花已少，这三个道人竟已无影无踪，满地的积雪之上，连半点脚印都没有。

这昆仑黄冠来得突然，走得更是突然。管宁呆呆地怔了半晌，一阵寒风和着雪花吹来，他激灵灵地打了个寒颤，突地想起那穴道尚未

解开的杜宇，转身奔进大厅，奔进那间暗黑的房间，凝目一望，椅上空空，杜宇竟也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
他大惊之下，去问那中年管家，去问那些青衣小鬟，他们却也是和他一起离开杜宇的，他们笑一笑，回答管宁说：“公子不知道，小的们更知道了。”

杜宇到哪里去了？她是自己走开的，还是被人所掳，又成了一个难以解释的谜。

于是，他再次回到那间小屋，拾起地上的长剑，收起桌上的灵牌、金丸。“她若是自己走的，为什么不将这些东西带走？”他暗问自己。

可是，他还是无法回答。

这一夜，在管宁一生之中来说，又是一个痛苦的日子。

他回到自己的房里，呆呆地想了许久，突地取出怀中那一串“如意青钱”来，将这十数枚青钱的柔绢一齐取出，一齐浸在水里。

于是，在武林中隐藏了许久的秘密，便在水中一齐现出了。

这些妙绝天下的武功奥秘，使得他暂时忘去了自家的烦恼。他仔细地将这些柔绢钉在一处。第一页，是内功的心法，他从这页开始，废寝忘食地研习着，除了每日清晨向父母问安之外，他足迹几乎不出自己的书斋一步。

那白衣书生被安排在他的邻室里，仍然像死了一样地僵卧着，若非还有些微弱的呼吸，任凭是谁也不会将之看成活人。

生活在豪富巨大家庭中，的确是有些好处，他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事情，他父母竟完全不知道，这一双老人还只当自己的儿子在用功

读着诗书，却不知这名闻九城的才子，从此以后已完全跳出了旧日的生活圈子，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境界。填词、作诗、读经、学画，这些他本来孜孜不倦的事，此刻他竟再也不屑一顾。

因为，在新境界中的一些奥妙，已将他完全吸引住了。

他知道此刻有关自身的一切烦恼，只要他能学得这秘笈上的武功，一切便都可迎刃而解，何况跃马横刀，笑傲江湖，锄强扶弱，快意恩仇，本就是心中极为向往的事。他幻想着自己的武功已有所成，那么他便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，追寻出四明山庄中惨案的真相，找到那一去无影的凌影和杜宇，解开她们之间的恩怨。同时，他还要查出那白衣书生的身世来历，帮他恢复记忆。那时，他若真是十恶不赦的恶徒，自己便要将他一刀杀死，然后将之送到那昆仑黄冠门下的枯瘦道人的眼前；他若是清白而无辜的，那么自己也要去对这干枯道人说明。因为自己曾经对这道人说过谎，是以自己便得对人家有所交代。

但是，内功的进境是缓慢而无法自觉的，连他自己也无法知道自己内力的修为已经到了何种地步，一天，一天……

弹指之间，一个月已经过去，在这段日子里，昆仑门下那枯瘦道人临去之际所说的话，不时在他脑海中泛起：“……他若不死，日后势必会有许多武林中人到公子处来寻找……他们也许会在公子此处里里外外、前前后后搜索一遍亦未可知……”

他焦虑着此事的严重性，暗地思忖：“若是爹爹真的因此受到惊吓，那我又该如何是好呢？”

因之，这一个月虽然平静地过去，他的心境却是极不平静的，但

生怕自己所担忧的事会突然而来，是以更希冀自己的武功能有速成，那么，他便可以不再畏惧任何人骚扰了。

于是，他开始研习第二页的“剑经”、第三页的“掌谱”——

对于剑术，他已略有根基，但是这“如意青钱”中所载的剑术，却是他以前练剑时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招式，其中的每一招每一式，发出的部位，中途的变化，都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，而掌谱上所记载的掌法，却又似乎平淡得出奇，可是等他开始研习的时候，他却又发觉在这看似极为平淡的十数掌势中，含蕴的变化，竟至不可思议。

又是五天过去——

夜深人静，巨大的宅院，笼罩在沉睡的黑暗和静寂里，只有后园中五间精致的书斋仍有昏黄的灯光，与不时的响动。

书斋中的管宁伏在案前，聚精会神地低声诵读着面前的一册柔绢，不时站起来，虚比一下手势，然后眉头一皱，再坐下来。

蓦地——

数道光华，电也似的穿窗飞来。管宁大惊之下，还未及有所动作，只听“呛啷”数声巨响，这数道光华，便一齐落在地上。竟是两柄精钢长剑，与一口厚背薄刃的鬼头快刀！

他心头一凛，双掌一按桌沿，颇长的身躯，竟越桌而过，穿窗而出。他已该足以自傲了，就凭这分身手，已不是他数月前所梦想得到的。

但是，等到身形掠到园中，园中积雪未溶的泥地上，哪有半丝人影？远处枯枝摇曳，树影婆娑，静得像死一样，更不似有夜行人行动

的样子。

他一撩长衫，跺脚而起，在园中极快地打了个圈子，然后满心奇怪地回到书斋，暗问自己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第三天，他倦极，睡了，睡了不到三个时辰，醒来的时候，桌上赫然多了一个桑皮油纸的纸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是两只鲜血淋漓的人耳！

又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，由城西往城东，两旁夹列着已经凋零了的枯木的大道上，突地驰来一匹鞍辔鲜明的健马。

马上人黑呢风氅，黑呢风帽，帽外只留出一双炯然有光的眼睛，和挺直而俊逸的鼻梁，让人们仍可看出此人的英俊。

寒冷的清晨，路上行人甚少，这匹马放肆地放辔而驰，突地转进一条曲巷，再奔了一箭之程，勒缰在一扇黑漆大门的前面。

大门是敞开的，健马一声长嘶，门外立即奔出数条粗壮的汉子，一个个直眉瞪眼地往马上人一打量，齐地喝问：“是谁？”

马上人一言不发地晃身下马，左手持着长鞭，右手一推风帽，一个年龄略长的汉子，面上突地露出喜色，奔前三步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臂，大声道：“管师兄，原来是你。”

管宁含笑点了点头，但是这笑容却仍不能掩住他眉宇间的忧虑之色，他笔直地冲进去，一面焦急地问：“师父可在？”

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，他双眉略展，极快地穿过那片细砂铺地，积雪也打扫得极为干净的演武场。一个精神矍铄的高大老人，已从屋中迎了出来，哈哈一笑，微带责备地说：“回来多久了，怎的现在才

来看我？”

如此严冬，这老者仍只穿了件丝棉短袄，腰板也挺得笔直，丝毫不见老态。他正是管宁学剑的启蒙师父，京城中赫赫有名的武师，一剑震九城司徒文。

多日来的惊骇与不安，使得管宁再也无法专心研习，考虑了许久，他终于打定了主意——带着那白衣书生先去寻找那位武林中的一代神医，治疗他的伤痕。这样，自己一离开，便不会有人到家里来骚扰了。

此刻，他随着自己启蒙的恩师，并肩走入那间宽敞宏大的厅堂，想到自己以前在这里练剑的日子，心中真是有万千感慨。

他闪烁着，迟疑地将自己半年来的遭遇，大约地说了出来。

虽然他讲得并不清楚，也不完整，却已足够使得这老武师惊异了，因为他再也想不到，从自己这个富家公子的徒弟口中说出的名字，竟会是连自己也只是耳闻，从来未曾眼见的武林一流高人。

这一切，几乎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，他俯首沉吟良久，方自抬头，沉声问道：“宁儿，你的遭遇的确是值得惊异的，若非为师一向深信你的为人，唉——你说的事，确是令人难以相信。”

他语声微顿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但是你知不知道，此刻你已牵涉到一件极为诡秘复杂的武林仇杀之中，你虽然回到家里，只怕别人也不会将你放过……”

管宁心头一凛，暗忖：“师父果然是个老江湖，对任何事都看得这样清楚。”

一面微微颌首，把昆仑黄冠的来访，那枯瘦道人临走时的话，以及最近数日所遇的两件奇事，都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。

司徒文长眉微皱，沉声道：“那枯瘦道人想必就是昆仑门下的掌门弟子，‘昆仑云龙三大剑客’中的‘啸天剑客’了，咳——此人到了北京城里，老夫怎的都不知道——”

司徒文目光一张，眉峰却皱得更紧，接着又说道：“只是，那三口兵刃、两只人耳，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

管宁皱眉道：“弟子亦被这两件事弄得莫名其妙。若是有人想以此示警，但又有谁会用自己人的耳朵来示警呢？因为弟子在家中查看了一遍，家里并无异状，更没有人失去耳朵，弟子在外面一向都没有什么恩怨缠结之事，这两只人耳岂非来得太过离奇？”

司徒文俯首沉吟半晌，突地一击双掌，恍然说道：“此事只有一个解释，那便是有人想在暗中对你不利，却被另一个暗中保护你的人杀退，并且割下耳朵——宁儿，你此次出去游历，结交到不少武林异人，此事倒并非没有可能。”

管宁又自皱眉道：“弟子此次虽然相识了一两位武林异人，但以弟子的身份，又怎能与他们谈到‘结交’二字，他们万万不会在暗中保护弟子呀，除了——”

他心中一动，突然想起凌影来：“难道是她？她还未离开我，却又不愿和我相见——”

一时之间，凌影的婷婷倩影，又复涌上心头。他越想越觉此事大有可能，不禁长叹一声，暗中低语：“你又何苦如此呢？难道你不知



道我多么盼望再见你一面？”

司徒文目光动处，只见他突然呆呆地落入沉思里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足以令他心动神驰的事。

良久良久，方自抬起头来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却又非常坚决地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也不能留在家里。”

抬起头来，缓缓又道：“弟子离京之后，家中之事实在放心不下。但弟子如不离京，只怕烦恼更多。唉——弟子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一个主意，师父——”

司徒文两道已然花白的浓眉，微微一轩，哈哈大笑着说道：“宁儿，在老夫面前，不可说拐弯转角的话。”

管宁面颊一红，却听这豪迈的老人接着又道：“你离京之后，你家里的事，老夫自会料理，绝对不让歹徒惊动令尊令堂两位老人家，若是有一些武林高手寻访于你，老夫也可以言语将之打发，你只管放心好了。”

管宁双目一睁，喜动颜色，脱口道：“真的？”

一剑震九城司徒文一瞪目道：“为师数十年来闯荡江湖，成名立万，就仗着这一诺千金，难道到了老来，还会骗你这娃娃不成？”

一时之间，管宁望了望他苍老的面容，心中又是感激，又是倾服，只见自己的师父纵然武功不高，却不愧为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凝注半晌，“噗”的跪倒地上，却不知该说什么感激的话。

司徒文含笑将他拉起来，这老人心中又何尝不知自己这个应诺，将会替自己带来多少麻烦，只是他只觉自己年华已老去，却始终没有

做出一件真正足以惊动武林的事来，此刻管宁所说的这件奇诡的故事，便引发了他的雄心和兴趣。这正是老骥伏枥，其志仍在千里，只要一有机会，他还想表现一下自己的千里脚程。

管宁反手一把握着这老人宽大粗厚的手掌，恍然良久，缓缓道：“师父，弟子此次离去，归期实不能定，家里的一切，就……就都交托给你老人家了。”

司徒文轩眉一笑道：“好男儿自当志在四方，你只管去吧！江湖之中，尽多你们这些年轻人值得闯荡之处，只是……”

他目光在管宁身上缓缓一转，接着又道：“只是你这样的装束打扮，在江湖上太引人注意，此刻你既已卷入一件武林中的恩怨仇杀之中，行迹似应稍微避人耳目——”

司徒文又自长叹一声，缓缓接道：“这也许是为师到底年纪大了，才会说出这种话，若是换了当年，唉……”他又长叹一声，倏然住口。管宁目光抬处，只见他一手捋着长须，目光遥遥望在院中一片被寒风卷起的黄沙上。这虽已暮年，雄心却仍未老的老人，似乎在这片黄沙之中，又看到了自己昔年闯荡江湖的豪情往事，是以萌生感慨，不能自己。

雪虽住，风却大了。

一剑震九城门下刻苦练武的弟子，在这寒冬的清晨，仍不放弃自己练武的机会，捧出几筐细沙，撒在积雪已打扫干净的广场。

于是寒风卷起广场上的黄沙，而黄沙又激起了这老人的旧梦。黄沙，黄沙——

在这里，风沙之多，风物之美，人情之厚，文采之盛，名闻天下的北京城里的道路上所飞扬的，除了白雪，便是黄沙。

而此刻，一声尖锐的马鞭呼哨过来，由城内急驰出城的一辆乌篷大车之后，所激起的，却是混合着白雪和黄沙的飞尘。

## 第六章 赌约

车轮滚滚，车声辘辘，扬起的鞭梢再一次划过凛冽的寒风，马车出了北京城。

赶车的车夫，一袭厚重臃肿的粗布棉袄，一顶斑痕污渍的破毡帽，毡帽的边沿，掩住他宽阔的前额，厚重的棉袄，裹起了他颀长的身躯。但是一阵风吹过，他睁开眼睛，目中的光采，却是清澈而晶莹的，这种目光和他的装束，显然是一种不能调和的对比，只是碌碌寒风道上的行人，谁也不会注意到罢了。

从城里到城外，没有一个人会对这卑微的车夫看上一眼。

于是他笑了，笑的时候，露出他一排洁白如玉的牙齿。

他是谁？

我不说你也该知道，他便是为了避人耳目，掩饰行藏的世家公子，九城才子，潇洒倜傥的管宁。

辞别了一剑震九城司徒文，他心里便少了一份沉重的负担。对那豪情如昔的老人，他有着极大的信任之心，因之他放心地离开了家，开始了他闯荡江湖的征途。

此刻，迎着扑面而来的寒风，他再也不回头去看那北京城雄伟的城墙一眼。对于这淳朴的古城，他心里有着太多依恋，因之他不忍回头去看，也不敢回头去看看，生怕太多的留恋惜别之情，会消磨去他扬鞭快意，闯荡四方的壮志雄心。

“上一次离开北京城的时候——”

显然上次离开北京城的景况，他此刻仍历历在目，但是，他却不

敢再往下想了。因为，那样他又会想起囊儿，想起杜宇，想起和杜宇有着一段难以化解的恩怨的凌影，想起她那翠绿色的婷婷身影，想起她娇靥上如花的笑容，想起她在上一次寂寞的旅程上，所给予自己的温情低语。

他知道，这一切又将带给他一份难去难消、铭心刻骨的相思之苦。

缰绳一放，车行更急，他口中随意地低咏道：“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”

心中却在暗地寻思：“我该先到妙峰山上去，寻得那位一代神医，解去这个神秘的白衣人身上的毒，唉——那‘翠袖护心丹’的确神奇，竟能使得一个毒入膏肓的人，毒虽未解，仍然昏迷，却始终不死。看来此人再过百十年还不能获得解毒之药，却也未必会死哩！”

他开始觉得世界之大，事物之奇，确不是自己能够完全揣测。自己自幼及长，读书何止万卷，所得的教训经验，都不及在四明山中的短短一日。

一念既生，百感随至，从这“翠袖护心丹”，他又想到了凌影。“为什么人们常会想到自己不愿去想的事？”他方自长叹一声，暗中再次低吟：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——”

吟声未了，前面突地传来冷冷一声断喝：“瞎了眼的奴才，还不让开！”

管宁斜眉一转，抬目望去，只见前面一辆车，亦自扬鞭急驰而来，眼看便要和自己的马车撞在一处。

他心中虽然一惊，却仍不禁为之怒气大作，暗忖道：“这车夫怎

的如此无礼，开口便骂人‘奴才’？哼哼，自己是个奴才，却骂人奴才，这岂非荒唐之极。”

他自幼锦衣玉食，被人骂做奴才，这倒是平生首次，再加上骂他的人也是个赶车的车夫，当下不由气往上冲，亦自怒喝道：“你难道不会让开，哼——真是个瞎了眼的奴才。”

两人身行都急，就在他还骂一声的时候，马车已将撞在一处。

拉车的健马“希聿聿”一声长嘶，马首怒昂，两边赶车的人心中齐地一惊，力带缰绳，两辆马车同时向一边倾，冲出数尺，方自停住，却已几乎落得个车仰马翻了。

管宁微一定神，自觉拉着缰绳的手掌，掌心已满是冷汗，若非他此刻功力已然大进，腕力异于常人，此刻结果真是不堪设想了。

另一辆大车赶车的车夫，似乎也自惊魂方定，忽地跃下车来，大步走到管宁的车前怒喝道：“你这奴才，莫非疯了不成！”

喝声未了，手腕突地一扬，“呼”的一声，扬起手中的马鞭，笔直向管宁头脸抡去。

管宁大怒之下，轩眉怒喝道：“你这是找死！”

腰身微拧，左手屈指如风，电也似的往鞭梢抓去。

他学剑本已稍有根基，再加上这数日的苦苦研习，所习的又是妙绝天下，武林中至高的内功心法，虽苦于无人指点，而秘笈上载的武功招式又太过玄妙，是以未将遇敌交手时应有的招式学会，但是其目力之明，出手之快，却已非普通的一般江湖武功，能望其项背的了。

再加上他本有绝顶的天资，此刻意与神会，不但出手奇快，而且

攫鞭的部位、时间，亦自拿捏得恰到好处。

哪知——

在这赶车的车夫手中的一条马鞭，鞭梢有如生了眼睛一般，管宁方自出手，鞭梢突然一曲，“呼”的一声，竟变了个方向，抢了过来。风声激荡，来势如电，竟是抢向管宁身边的“玄珠”大穴。

若是换了数日之前，管宁立时便得伤在这一鞭之下，而此刻他也不禁为之大吃一惊，左手手腕一反、一转，食、中两指，突地伸得笔直，骈指如剪，电也似的向抢到自己耳边的鞭梢剪去。这一招由心而发，虽然看来平平无奇，但其中变化之快、部位之准，在内家高手眼中，却已弥足惊人，普通的武林俗手，便是苦练一生，只怕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施出这种“平平无奇”的招式来。

大怒挥鞭的马车车夫，此刻似也吃了一惊，鞭梢一垂，斜斜落下。

这数招的施出及变化，俱都快如闪电，而彼此心中，却齐地大为吃惊。在动手之前，谁也不会想到对方一个赶车的车夫手中，会施出如此精妙的招式来。

管宁大喝一声，扑下车去，方待喝骂，目光抬处……

那也是穿着一身厚重臃肿的棉袄，也是戴着顶斑痕污渍毡帽的车夫，鞭梢方才垂下，又待扬起，目光抬处——

两人目光齐地一抬，看向对方面目，竟齐地呆呆地怔住了，口中的骂，不再骂出，手中的鞭，也不再扬起。

因为，彼此目光接触到的，都是一双晶莹清澈的眼睛，而他们各自心中，更是谁也没有想到，对方是一个如此英俊挺秀的男子。

两人目光相对，各自心中，都生出惊奇之感，愣了半晌，管宁轻咳一声，沉声道：“阁下行路怎的如此匆忙，幸好此番是我，若换了别人，岂非要被阁下的马车撞死？何况，在这辆车上，坐的还是个伤病之人！”

他到底阅历太浅，而且自幼的教养，使得他的言语谈吐，都有了一种不可变移的风格，而此刻说起话来，便也如此斯文，他却未想到此刻乔装的身份，在一个赶车的车夫口中，怎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？

对面站着的那“车夫”，目光之中，似乎微微闪过一丝笑意，但也沉声道：“阁下如此匆忙，幸好此番遇着的是我，若换了别人，岂非要被阁下的马车撞死？”

他竟然将管宁方才所说的话，一字不移地照方抓药般说了一遍，说话的神态语气，也学得跟管宁完全一模一样。

管宁剑眉一扬，心中虽然很是气恼，却又不禁有些好笑，暗自忖道：“是呀，我又何尝不是太匆忙了些！”

他见了对方的面目，便已生出惺惺相惜之心，再加上他本非蛮不讲理的人，此刻一念至此，心中怒火便渐渐平消。哪知那少年车夫的鞭梢向后一指，接着又道：“何况，在我的那辆车子里坐着的，又何尝不是伤病之人呢！”

此刻两人心中，各自都已知道对方绝非赶车的车夫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

管宁沉吟半晌，心中突地一动，忖道：“我麻烦已经够多，自家的事还未料得清，又来管别人的闲事作啥？何况他也没有撞着我，我



也没有撞着他！”

一念至此，他抱拳一揖，朗声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阁下自管请便。”

转身一拉马车的辔头，便待自去。

哪知那少年车夫突地一个箭步，窜到他身前，冷冷道：“慢走，慢走。”

管宁大奇，诧声问道：“还待怎的？”

少年车夫一手拾起鞭柄，一手捋着鞭梢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先且暂留，等在下看着车中病人有没有受到惊吓。若是没有，阁下自去。若在下车中的病人受了惊吓而病势转剧的话……”

这少年车夫说起话来虽然口口声声俱是“阁下”、“在下”，像是十分客气，但言语之中，词意却又咄咄迫人。

他话犹未了，管宁已自勃然变色，怒道：“否则又当怎的？”

少年车夫冷冷一笑道：“否则阁下要走，只怕没有如此容易了。”

管宁目光一转，忽地仰天长笑起来。那少年车夫神情不变，冷冷又道：“阁下如此狂笑，却不——”

管宁笑声一顿，截断了他的话，朗声道：“在下如果惊吓了阁下车中的伤病之人，便要被阁下如何如何，那么，在下却有一事无法明了，要请教阁下了。”

少年车夫剑眉微扬，冷冷道：“怎的？”

这两人初遇之时，各个自恃身份，谁也没将对方放在眼里，及至此过手三招，目光相遇，发现对方竟是个少年英雄，便难免生出惺惺相惜之心，但此刻两人心中，却已各含怒意，说起话来，便又复针锋

相对起来。

管宁左手微抬，将头上毡帽的边沿轻轻向上一推，朗声又道：“在下车中的伤病之人，若是受到阁下的惊吓，又当怎的？”

少年车夫嘴角微撇，清逸俊秀的面目之上，立刻露出一股冷傲、轻蔑之意，双手一负，两目望天，冷冷笑道：“只怕阁下车中的伤病之人，再加上百个千个，也比不上在下车中的伤病之人的一根毫毛。阁下如果真的使此人病势因惊吓而加剧，又如此耽误在下的时间，撇开在下不说，只怕芸芸天下，莽莽江湖中的豪强之士，谁也不会放过阁下，那么——哼哼，阁下如要再在江湖中寻个立足之地，真的是难上加难。”

管宁双目一睁，作色怒道：“世人皆有一命，人人都该平等，又何尝有什么贵贱之分，何况——”

他亦自冷哼一声，双手一负，两目望天，接道：“在下车中的这位伤病之人，在江湖中的声名地位，只怕比阁下车中的那位还要高上三分，那么——阁下，如果惊吓了此人，耽误了时间，又当怎地？”

两人口中，言词用字，虽仍极为客气，但彼此语气中的锋锐之势，却又随之加强。

管宁语声一了，那少年车夫似乎愣了一愣，垂下目光，上下左右地在管宁身上凝注一遍，突地仰天长笑起来，狂笑着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，阁下这番话，在下行走江湖，倒的确是第一次听见。十数年来，江湖中的狂徒，的确也有过不少，但却还从未有过一人，敢妄然说什么人的声名地位，比天下污——”

他一边狂笑，一边嘲讽，说到这里笑声突地一顿；目光瞥处，冷然望着管宁，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：“阁下可知在那辆车中的伤病之人，究竟是什么人物吗？”

管宁自第一次见着那白袍书生，便觉此人绝非常人，后来见到那些武林中人，遇着此人，亦大有惊吓畏惧之态，再加上听到这些人说出的话，便可断定这白袍书生的来历不凡，是以他方才说出那番话来。

但经这少年车夫如此一说，管宁心中的信念却不禁为之摇动起来，暗忖道：“这少年车夫神态轩昂，面目英挺，武功又似极高，看来并非是碌碌之子，但他对车中那人，却都如此推崇。如此揣测，他车中那伤病之人，或许真是武林中泰斗一流人物亦未可知？”

管宁对武林中人物，本来一无所知，就连“四明红袍，黄山翠袖，罗浮彩衣，武当蓝襟——”这些早已震动天下的名字，直到四明山中那惨案发生之前，他也没有听过，是以他此刻心中便难免忐忑不安，生怕自己方才的大胆断言，真的变成了这少年车夫所嘲讽的“狂夫妄语”。

少年车夫目光如电，看到管宁此刻面上的神情，又是仰天大笑几声，道：“阁下此刻若然承认自己方才所说的话，不足为信，而且将之收回，那么区区在下念阁下年纪还轻，江湖阅历更浅，也不与阁下计较这些，只要在下车内的人仍然无恙，阁下便可自管上路。”

他这几句话的嘲讽之意更加浓重，狂笑声中的轻蔑之态更为明显。

一时之间，管宁只觉自己心中突地大为激荡起来，竟是不能自己，哪里还有什么顾忌？剑眉一轩，怒道：“在下车内之人究竟是谁，阁

下并不知道，阁下此刻便已断言如此，是否太嫌狂妄……”

他语气一顿，却根本不给那少年说话的机会，便又极快地接着说道：“不错，诚如阁下所说，在下年纪还轻，阅历更浅，但在下车中之人，却万万不可和在下同日而语。”

少年车夫眉角一挑，冷冷道：“真的？”

管宁重重“哼”了一声，接道：“你我如此相争，争得再久，亦是无用，不如大家都将自己车中坐的是谁，说将出来。如此一来，便立刻判出高下，岂非远比你我空白在这里花费唇舌要强胜千万倍？”

少年车夫手中马鞭一扬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好极，好极。”

笑声蓦地一顿，语气倏然变冷，又道：“只是在下说出了车中之人的姓名，阁下自认此人的地位的确高于阁下车中之人许多，那么——嘿嘿，阁下又当如何？”

管宁目光一转，冷冷说道：“在下若是输了，只要阁下吩咐一声，在下就是赴汤蹈火，也定要为阁下做到。阁下若是输了，也得俯首听命于在下。”

少年车夫双掌又自一击，大笑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，此举两不吃亏，果然公正已极。在下若是输了，阁下便是叫在下立时去死，在下也不会皱一皱眉头。”

管宁胸膛一挺，大声道：“正是如此！”

少年车夫笑声未绝，突地抛去手中马鞭，缓缓伸出右掌，微微一举，带笑说道：“君子一言。”

管宁立刻大声接道：“快马一鞭。”

极快地伸出手掌，只听“啪啪啪”三声极为清脆的掌声，两人已互击三掌。

这两个少年一是名门巨富之子，素有才子之誉，文名震动河西，风流名传九城，“骑马倚斜桥，酒楼红袖招”，却又有着一身武功，满腔豪气，正是浊世中的佳公子。

而另一个却是一代武林宗师之子，自幼习得家传绝技，一出江湖已震动武林，扬鞭快意，抚剑高歌，也是莽莽江湖中的翩翩侠少。

这两人至此刻，虽是一以文名，一以武名，但却都是文武双全，少年扬名，春风得意的少年弟子，各有满腔豪气的人物，本来掩饰行藏，还应唯恐不及，但此刻两人竟意气相争，而彼此也都将对方看成自己的对手，是以各不相让，竟将自己的切身利益，忘得干干净净，订下这样的赌约。两人三掌击过，彼此心中，却都不免有些紧张，但谁也不会将这份紧张的心情，形诸神色。

管宁冷冷一笑，道：“阁下此刻，总该将那辆车中的人究竟是谁，说出来了把？”

少年车夫亦自冷笑道：“此举是阁下所倡，自应阁下先说——”

目光一转，忽又长笑道：“其实谁先谁后，又有何妨？阁下如果坚持，在下先说便是。”

他脚步缓缓移动一下，方待说出，管宁忽的心中一动，大声道：“你我今日之事，不管谁胜谁负，都不得对第三者说出，这并非在下——”

他语声犹自未了，那少年车夫已自接口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此话

虽然阁下不对在下说明，在下却也要如此说的。”

突地缓缓转过身躯，走到他刚才所驾的乌篷大车旁边，一面又道：“口说无凭，眼见方信，在下说出车中此位前辈的名号，阁下也许不会相信，可要在江湖上稍微走动过的人，见到这位前辈的形状，却万万没有不认得的。”

他伸出手掌，向车内一指——

管宁心头突地一跳，想到车中之人若真的极负盛名，自己也未必知道，心中方自暗骂自己的鲁莽，但转念一想，想到那公孙左足曾对自己说过的“武林十四高人——四明红袍，黄山翠袖——”心中便安然忖道：“那公孙左足，亦是武林十四高手中的人物，可是在那白袍书生的手下，竟丝毫显不出自己的武功，这车辆之中，若真是武林十四高手中的人物，武功地位，一定比不过我车内那白袍书生；这车中的人若非十四高手，只怕更不足论了。”

一念至此，他心中宽然一笑，只听那少年车夫手指车内，缓缓说道：“此位前辈，便是名列宇内一流高手的‘君山双残’，天下污衣弟子的统率人物，君山丐帮之首，公孙左足公孙大先生！”

他一字一字地将“公孙左足”四字说了出来，眉梢眼角，神情得意异常，只当管宁听了这名字，必定会出现惊吓之态。

目光转处，只见管宁面上神色果然一愕，他得意地微笑一下，缓缓道：“阁下行走江湖，想必也听过这位前辈的名头吧！这位前辈在武林中的声名地位，是否比——”

他极为得意地缓缓而言，哪知——

他言犹未了，管宁突地仰天长笑起来，笑声中的得意之情，竟比他还要浓厚。他心中一惊，暗忖道：“难道他车中坐的人，竟比天下丐帮帮主公孙左足还要强上三分？”转念一想，又不禁安慰自己：“但普天下，若要找出一个比公孙左足还要高强的人物，简直太不可能，何况这少年武功虽然不弱，却也未见高明，言行举止之间，更像是公子哥儿，哪里会结交到什么武林高人？他车中之人，纵然在武林中有声名地位，却又怎会强过‘君山双残’？”

却听管宁长笑声中，朗声说道：“公孙左足公孙帮主的声名，在下的确是如雷贯耳，但是——”

他话声一顿，那少年车夫纵然如此想法，却仍忍不住脱口问道：“但是怎样？”

管宁暗暗一笑，朗声道：“但是这位公孙帮主见了在下车中的那位前辈，只怕还要退让三分。”

少年车夫果然为之一愕，低声道：“真的？”

突也大笑起来：“那么阁下请将此人的名号说出便是。”

他心中实在不信这少年所驾车中之人，会强于“君山双残”，只当管宁是在危言耸听，是以故意又笑数声。

管宁笑声一住，沉声道：“这位前辈的名讳，在下虽不知道，但在下却可断言，此人的声名地位，一定要比那‘君山双残’公孙左足还强上几分，因为——”

他眼见公孙左足与白袍书生动手时的情形，是以此刻说话，心中极为泰然，丝毫没有牵强之处。

但那少年车夫听在耳里，却笑得越发厉害，笑声中的轻蔑嘲讽之意，亦复露出，狂笑道：“阁下若是以为这番话能够骗得到人，那只怕也只能骗骗三尺童子，却骗不到我太——”

目光一转方自接道：“却骗不到我吴布云。”

管宁怒喝道：“我管宁虽非武林知名之士，却也不是狂言妄语之辈。方才所说的话，如有半字虚言，必遭暴毙。至于阁下是否相信，在下却管不到了！”

少年车夫“吴布云”笑声一顿，冷冷道：“阁下若非和在下有赌约之事，那么阁下便是说这车中之人是当今皇上，在下也管不着，只是此刻阁下要想欺骗于我，那却说不得了——在下此刻只问阁下一句，方才阁下所订之约，是否算数？如果阁下言而无悔的话，在下便要请阁下做一件事了！”

管宁大怒之下，方待怒喝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连个姓名都说不出来，哪能怪得了人家不信？一时之间，心中顿生一种被人冤枉委屈之感，呆呆地愣了半晌，望着这少年吴布云面上轻蔑之色，真恨不得自己能在自己胸口打上两拳。长叹一声，心中突地一动，伸手一拍前额，朗声说道：“口说无凭，眼看方信。阁下既然不信在下的话，在下便说千百句亦是无用，只是——”

他亦自转身走到车前，打开车窗，又道：“阁下自称是久历江湖的人物，或许能认得这位前辈亦未可知？”

吴布云迟疑一下，嘴角微带讪笑地走到车旁，此刻天光甚亮，照着这条无人的道路，天空上覆盖着的白云灿烂如银。



他慢条斯理地沿着管宁的手指向车内一看，只见这辆外表看来毫不起眼的大车里，装饰得竟是十分舒适华丽，车内平铺着一块木板，板上铺的却是十分柔软的丝棉锦垫，垫上酱紫色的锦褥之中，静卧着一个面容苍白、头巾已落、发髻松乱、呼吸微弱得几乎令人不能分辨他是生是死的中年男子。

他心中一动，目光凝注，只见这中年男子面目瘦削清癯，双眉如剑，鼻挺如雕，嘴唇薄削而秀逸，一双眼睛，却合在一处。

这人的面目他似乎相识，又似乎陌生。他仔细地再望上两眼，心中突地一动，想起一个人来：“难道是他？”

但是，对这个猜测，他却又觉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

寒风吹过，他激灵灵打了个寒颤，倒退三步，突地一把拉开车门，闪电般拉出这位白袍书生的一只左手，目光微扫，突地大喝一声，旋身一掌，向立在身侧的管宁打去。

这一掌击来，确是大出管宁意料。他方才见了这少年吴布云的举动，心中本已大觉奇怪，不知道这少年拉起人家的左手看什么。此刻一掌打来，他心中更是大吃一惊，匆忙中撤身一退——

这一退，却又令他自己大吃一惊。

这条路本是官道上的一条分支，路本不阔，行人更少，管宁出城之际，心中思潮紊乱，根本没有注意到路的方向，只是任意驰马而奔，才会误打误撞地来到这条路上。

两个冒着风雪的行人，恰巧从道上行来，见到前面的道路上，突地有人影斜斜飞起，飞过两丈开外，惊得心头一凛，连忙将胯下的青

骡勒住，再也不敢前行一步。

管宁忙乱之下，撤身一退，身形竟突地离地跃起，这一跃之势，竟然远达两丈，越过道路，停在道旁的乱石丛中。

他学剑三年，对于轻功一道，却始终未得入门，虽因年少好奇，对轻功有所偏爱，但学来学去，却也不能使自己一跃之势远及一丈。

此刻他心中自然难免被自己的身法所惊，他却不知道自己在这数月之中，所研习的内功心法是何等奥妙，莫说是他这种武学已稍有根基，天资聪明绝顶，又复无比刻苦研习的人，便是一个普通村夫壮汉，得到这种能以引起天下武林中无数高人垂涎的武功秘笈，三年之后，也能成为一个足以在江湖闯荡的人物，何况是他呢？

吴布云一掌落空，猛地一旋身躯，便面向管宁，口中大喝道：“先前我只知道你是个磊落正直的少年，却想不到你竟和这种恶魔混迹一处。看来公孙前辈口中所说的无耻少年，也必定就是你了。今日你既遇着了，我，哪里还有你的命在……”

随着这怒骂之声，他颇长的身躯，已自转到管宁身前，手掌连挥，掌影飘忽，已自闪电般地向管宁击出两掌。

这少年吴布云幼得家传绝学，在今日武林中，虽非一流顶尖高手，武功却已足以傲视大半江湖豪客，此刻他激怒之下攻出的两掌，不但去势如风，掌风之猛烈，更是惊人。

一剑震九城，虽然在京城武师中亦非庸手，但他的成名之因，仅是因着他如云的豪气和满腔的热血而已。管宁既在他的门下，虽然极蒙宠爱，但他本身的技艺有限，自然也无法将管宁教成如何出色的人

物。何况武功一道，本无幸致，除了像“如意青钱”上这种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不知经过多少研习和探讨，方自发现一条捷径的无上武功心法之外，若想在短短三年之中，武功便有所成，那简直无异于缘木求鱼，痴人说梦！

是以管宁虽然在这数月之中，得以研习“如意青钱”的内功心法，但终究无法与这幼传家学，苦练多年的吴布云相比。

吴布云这两招一发，管宁只觉满天掌影，有如泰山北斗一般，带着无比强烈激荡的风声，向自己压了下来。

刹那之间，他但觉这种掌影风声，是自己所无法抗拒的。

他几乎想闭上眼睛，无言地来承受这一掌，但是一种潜意识之中的求生本能，却使得他身形猛地又是一退——

果然他又自避开这漫天而来的两掌，稍一定神，他方待大声喝问，哪知人家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掌风又自袭来。

吴布云方才大怒扬鞭，却被管宁三两下巧妙的手法挡了回去，他自然不会知道那只是管宁由心随意而发，偶得妙诀的佳构，只当管宁也是个武林中后起年轻一代中的高手。

但此刻交手之下，正是俗语所云：“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没有。”他虽然年轻，但对人对敌的经验已不少，一见之下，便将管宁武功的深浅了然于胸，心中自也稳操胜算。

他与“君山双残”本有极深的关系，而又从公孙左足口中，听到一些足以令他对管宁生出杀机的话，此刻他下手自然不再容情。

他双掌交错，掌势连发，管宁却只有连退，避其锋锐。眨眼之间，

管宁情势已越加危殆，而他们两人的身形，也已远离道路，来到一片秋收过后，早已荒芜的麦田之上。

十一月后，北京城里城外，便已降雪，雪势稍停又降，始终没有真正地歇过一段时期，此刻这片麦田上积雪未融，自是滑不留足，管宁慌乱之下，脚步突地一个踉跄——

本就并不晴朗的天空，蓦地飘过一片阴霾，这难道也象征着大地上又将发生悲惨之事吗？

吴布云脚步微错，倏然欺身而上，手掌微挥处，食、中二指，突地有如出匣之剑一般，电射而出，急地向管宁前胸“璇玑”、“将台”两处大穴点去。

哪知他掌到中途，管宁眼看已跌倒的身躯，突地向后一仰。

吴布云这一招虽又落空，但管宁失足之下，全身便已俱在他掌势笼罩之中。此刻管宁纵是与他相若的对手，先机一失，只怕也再难逃出这一掌之危，何况管宁武功本就非他敌手。

此刻胜负之分，立时之间，便可分判。吴布云冷笑一声，手腕一反，五指微分，“五弦齐张”，倏然又是一招。

他心中已操胜算，知道管宁再逃不出自己的掌下，是以这一招去势并不迅急。哪知管宁眼看这一招当胸击来，竟然不避不闪，反而一挺胸膛，迎了上去，口中冷冷说道：“好一个无耻的匹夫！”

他明知吴布云这一掌之势，必非自己所能抵挡，但却不避反迎，又突地骂出这句话来，吴布云不禁为之一愕。

要知道管宁天资绝世，聪明超人，他虽从未有过与人交手对敌的

经验，但在这种生死存亡系于一线之际，他的绝顶聪明，却帮他作了个无比明确的抉择。他明知自己已定然无法避开这一掌之势，是以不避反迎，而他突地骂出这句话来，却是为了激发吴布云的少年好胜之心。

吴布云掌到中途，突地一顿，他这全力而发的一掌，竟能随心而止，其内力掌式的运用，端的是曼妙而惊人的。

管宁只觉对方掌缘已自触及自己胸际时，方自突然撤力，而吴布云已自含怒喝道：“你骂的是谁？”

管宁哈哈大笑，大声道：“阁下方才赌约之事，虽然输于在下，但此刻阁下武功远胜于我，大可将在下一掌击死，那么——”

他又自狂笑两声，接道：“普天之下，便再也无人知道阁下曾经输于在下，也再没一人会要阁下遵行方才赌约之事。嘿嘿——阁下果然是聪明人。只是阁下既然如此聪明，怎的却不知道我骂的是谁呢？”

管宁虽非畏死贪生之辈，但自古一死，皆有泰山鸿毛之分。若是为忠义之事，让他死去，他便万万不会因之变色。但如此刻不明不白地死在吴布云手中，岂非太过冤枉不值！

是以他方自说出这般尖刻的话来，那吴布云听了果然为之一愕，刹那之间，面目之上，由白转青，由青转红，伸出的手掌，也缓缓垂了下去。管宁冷冷一笑，昂然笑道：“阁下这一掌怎的又收了回去——”

只见吴布云胸膛微一起伏，似乎暗中长叹一声，但剑眉随即一扬，双目直视，亦自昂然道：“君子一诺重于千金，我认得你车中的人，

武功确是高于公孙前辈，是以你此刻只管说出一事，我无不照办。”

管宁心中暗赞一声：“这吴布云出言果然是个昂藏男子，磊落侠士。”

目光抬处，只见吴布云目光一凛，突地现出满面杀机，接着又道：“公孙前辈的武功地位，虽然不如那厮，但是个上无愧于天，下无忤于地的大英雄，大豪杰，怎可与那万恶的魔头相比！我——我吴布云直恨不得食其肉，寝其皮——”

管宁心头一凛忖道：“难道这白袍书生真是个万恶不赦的魔头？难道那四明山庄中的惨案，真是他一手所做？唉……管宁呀管宁——你自认正直聪明，行事但求心安，若反而变成助纣为虐之徒，岂非无颜再见世人……”

他心中正自矛盾难安，却听吴布云又接道：“此刻你赶紧说出一事，无论我是否能够办到，都一定为你尽力去做，然后——哼哼，我再将你和这魔头一起置之死地。”

管宁暗自长叹，又仔细地回忆一遍，对那白袍书生的信心，已自减去三分，当下闭起眼睛，把自己在四明山庄所见所闻又仔细回忆一遍，突地睁开眼睛，说道：“阁下如此说法，果然无愧是个君子。”他语声微顿，暗中一咬钢牙，断然接道：“此刻在下要叫阁下做的事，便是请阁下将在下车内的那位武林前辈，带到妙峰山去，寻找隐居那里的一位神医，治愈他的伤势，然后阁下的行事在下就管不得了。”

要知管宁从凌影口中，得知妙峰山隐居着一位奇人，能治天下各种病毒，但那位奇人究竟是谁，到底住在哪里，如何才能见到这位奇

人，求他治愈白袍书生的病毒，他却一点也不知道。

而他思潮反复之间，自己又下了决心，无论此事的真相如何，也要先将白袍书生的病毒解去，记忆恢复。

此念一决，他便断然说了出来，抬目望去，却见这少年吴布云面色大变，不言不动地呆立了半晌，方自缓缓说道：“我看阁下少年英俊，身手又自不弱，将来在武林中的前途，正是大有可为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语声突然一顿，目光转向那乌篷车，狠狠向车中盯了两眼，又自接道：“阁下可知在这辆大车中的人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吗？”

管宁随着他目光一转，但见他目光之中，满是怨毒愤恨之色，心头又自一凛，垂首沉吟了半晌，微喟一声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对这位前辈的姓名来历，确是一点也不知道，但——”

吴布云冷冷一笑，接口说道：“阁下既与此人素不相知，却又为何如此尽心尽力地相助他——”

缓转过目光，凝注在管宁的身上。

一时之间，管宁又为之呆呆地怔住了。沉吟良久，却寻不出一句回答的话来。要知道他本是大情大性的热血少年，心中有着一种迥异于常人的雄心侠气。他与那白袍书生，虽然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但自觉自己既已答应帮他恢复记忆，便该做到。再者，他身经四明山庄发生之事，再三思考，总觉得此事，其中大有蹊跷，绝非表面上能够看出，亦绝非这白袍书生所为。

这种判断中虽然有一部分是出自他的直觉，但多少也有着事实根据，尤其是那六角亭中突然现身，击毙囊儿的瘦怪老人，大厅中突然

失去的茶杯……件件都令他心生疑惑。

但是此刻他却不能将这些原因说出，因之他呆立半晌。吴布云冷冷一笑，已自接道：“你可知道，此人有生以来的所做所为，没有一件不是大大超出天理国法之外？普天之下的武林中人，也没有一个不将此人恨入骨髓的。而阁下却对此人如此，岂非是为虎作伥？此事若让天下武林人知晓，对阁下可是大为不利，那时——嘿嘿，不但阁下日后因之受损，只怕性命也难保全——”

两人俱是年少英俊，自然难免惺惺相惜。吴布云虽从公孙左足口中，听得一些辱骂管宁的话，以为管宁与那白袍书生狼狈为奸，但此刻，他见管宁与此白袍书生真是素不相识，是才苦口婆心地说出这番话。

哪知他目光抬处，却见管宁双目茫然望着天空，像是根本没有听到他这番话似的。管宁呆了良久，突地垂下目光，问道：“阁下既对他的事迹知之甚详，大约对此人的姓名来历也知道了？”

吴布云冷哼一声，缓缓说道：“此人的姓名来历，日后你自会知道。”语气中充满怨恨，言下之意，竟是连此人的姓名都不屑说将出口。

管宁呆呆一愕，叹道：“阁下既然不愿说出此人姓名，在下自也无法相强。但阁下赌约既输，阁下若是遵行诺言，便请阁下将在下等带到妙峰山去，拜见那位神医，否则阁下只管自去，在下也不勉强。”

他见这少年吴布云对那白袍书生如此愤恨，心中突然觉得自己不该这样勉强人家做自己极为不愿做的事。



吴布云剑眉一轩，怒道：“方才我说的话，你难道没有听到吗？”

管宁又自长叹一声，道：“阁下所说的话，在下自然不会没有听到。但在下曾对此人有过允诺，此事说来话长，阁下如果有意倾听，在下日后详细说给阁下知道，无论如何，在下都要将他的伤势治愈。”

他说来说去还是如此，吴布云目光凝注，默默地听着他的话，突地狠狠一跺脚，转身走到自己车前，倏然跃上前座。

管宁只见积雪未融的道路上，被他这右脚一跺之势，竟跺落了个深沉的坑，心头暗骇，转目望去，吴布云手腕勒处，马车一转，已自缓行，不禁为之暗叹一声，亦自上了自己的马车，带起缰绳向前走去。

哪知身后突又传来吴布云冷冷的呼喝之声：“阁下要到哪里去？”

管宁转头望去，吴布云马车竟又停下，心头一动，口中喝问：“阁下要到哪里去？”

吴布云突地跃下车来，飘身一跃，俯身拾起地上马鞭，脚步轻点处，身形倒纵，头也不回，竟又落回马车前座，口中一面冷冷喝道：“妙峰山！”

管宁大喜道：“阁下可是要带在下一一起去？”

吴布云面上木然没有任何表情，目中的光采，却像困恼已极，冷哼一声，皱眉喝道：“难道在下还会失信于你不成？”

管宁极目前望，前面天色暝暝，似又将落雪，右手一带缰绳，跃下车来，将马车缓缓转过头，跟在吴布云的马车之后。

但听吴布云口中两声长啸，扬起马鞭，两辆马车，便自向前驰去。他啸声之中竟似乎充满怨恨之意，又似乎是心中积郁难消。管宁心中

一动，忖道：“难道此人心中，也有着什么难以化解的心事？”

走尽小路转入官道，天色变得越发沉重。

是以官道虽阔，行人却不多，这两辆马车，还可并肩而行。管宁转目望去，吴布云仍然一言不发，目光低垂下，两道被毡帽边沿盖在下面，几乎隐约难见的修长剑眉，也自深深皱在一处。

“他究竟有何心事呢？我叫他做的，亦并非什么困难得难以做到的事呀？”

管宁心中正自暗地寻思，吴布云却又冷冷说道：“妙峰山离此已不远，未至彼处之前，我却有几件事要告诉于你。”

他一清喉咙，神色忽地变得十分郑重，缓道：“妙峰山虽是一代名医所居，却实无异于龙潭虎穴，你我此去，不但吉凶难料，而且是否成功，亦未可知。就凭你身上的这点武功，要想见到此人之面，实在是难如登天，就算是我——哼，也只有三分把握，你切切不可将此事看得太过容易。”

管宁缓缓点了点头，心中却大感惊异，暗忖道：“医者仁心，本应以救人活命为天职，他却又怎的将之说得如此凶险？”

却见吴布云似乎又暗中一叹，目光远远望向昏暗苍穹的尽头，又道：“你并非武林中人，当然不会知道江湖上此刻表面看来平静，其实却已掀起一阵巨浪。武林中各门各派，甚至一些久未出山行道的掌门高人，也都纷纷离山而出。这为了什么，我不说你也该知道。”

管宁心中一动，脱口问道：“难道就是为了四明山庄中所发生之事？”

吴布云哼一声，道：“正是。而且我还要告诉你，你车中之人，此刻已成了武林中众矢之的，至于阁下嘛——哼，也是武林中人极欲一见的人物，其中尤以终南、罗浮、武当、少林，以及太行这些门派，各有门人死在四明山庄之中，自然更不会放过你们。”

管宁心头一凛，变色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吴布云低喝一声，突地冷冷苦笑起来，一面说道：“武林中谁不知道四明山庄中伤残的武林高手，个个俱是死在你手中那个魔头的手下？不说少林、武当等派与此事有着切身的关系，便是点苍、昆仑等派，也都将挺身而出，为此事主持公道。此刻两河一带，早已成了风云聚会之地，你车中那人武功虽高，但是他能抵挡得了天下武林高人联手吗？”他笑声一顿，突地长叹一声，又自垂下目光，沉声道：“我此刻将你等带到妙峰山求医，此事若被江湖中人知道，只怕我也难逃——唉！”他朗声道：“前面青帘挂起，容我先谋一醉，再去妙峰山如何？”

管宁扬鞭跟去，心中思潮又如潮而生。他倒并非因为听了吴布云的话因而担心自己的生死安危之事，而是担心自己不知能否将四明山庄中所发生之事的真相揭开。此事直到此刻，仍然是隐没于五里雾中，连一丝可以追寻的线索都没有。他暗中低语：“那突然失踪的盖碗，到底是谁偷去的？六角亭中突现怪异老人，到底是谁？独木桥前的暗器人影，是否峨嵋豹囊？白袍书生是何时何地中的毒？所中之毒，又是何人所下？”

这些事除了那白袍书生或可为他解答一二之外，便是谁也无法解

答，而这白袍书生偏又失去记忆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他长叹一声，抬头望处，酒家已经到了。

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”他大步走进酒家，却踉跄走了出来，扑面的寒风吹到身上，已不再能令他感到寒意。回首一望，吴布云苍白的面色，此刻已变得通红。两人在这小小的酒铺中，一言不发地各自喝了些闷酒，此刻心中却已热血沸腾起来。喝酒的时候，这两个衣衫褴褛的少年，自然不会受到青睐。吴布云安之若素，管宁却是生平第一次遭受到如此冷淡的滋味，因之他离去时便掷出一锭白银，令店小二震惊和巴结。此刻他大步走到车旁，突地大声道：“吴兄，方才你对我说了几句话，此刻我也要对你说几句——”

他亦自一清喉咙，朗声又道：“第一，我虽不知道公孙前辈怎样受的伤——”

吴布云冷哼一声，接口道：“公孙前辈所受的伤，便是因为他心痛手足之伤残，奋而和那魔头拼命，真气大大受损，风寒侵体，再加上心情悲愤，因之内外交侵倒在荒山之中，若不是碰巧遇着了，只怕这位公道正直、磊落侠心的前辈侠士，便也要死在你们的手下。”

管宁狂笑一声，大声道：“死在我们的手下——嘿嘿，吴兄，你却是大大地错了。小弟我——固然与此事毫无关系，便是我车中的那人，若要取公孙左足的性命，也早已取了，哪里还会等到现在——”

吴布云剑眉一轩，方待答话，管宁却又一挥手掌，极快地接着说道：“我还可与吴兄击掌为誓，日后无论如何，我也得将此事的真相寻出。我车中的那位前辈，如真与此事无关，那么——嘿嘿，我倒要

看看哪位武林高人对此事如何交代。”

吴布云冷喝道：“如果是他干的？”

管宁右掌一握，重重一拳，打在自己的左掌上，朗声道：“他如真是此事的罪魁祸首，那么在下便要将他杀死，为那些屈死的武林高人复仇！”

吴布云冷笑一声道：“你要将他杀死，嘿嘿——嘿！”

轻身上马，扬鞭而去，再也不望管宁一眼。

灰冥阴暗的天空，果然下起雪来了。

## 第七章 遍地奇人现

管宁和吴布云两人都有了三分酒意，此刻扬鞭上道，车马驰行更急。管宁虽觉自己心中有许多话想对吴布云一谈，但车声辘辘震耳，他即使说了出来，人家也无法听到，便只得将这些话闷在肚里。

北方的冬天之夜，来得特别早，既而暮云四合，管宁抬首望处，前面暗影幢幢中，似有灯火点点。他知道前面必然是个不小的市镇，只是他虽然世居京城，却不知道这小小的市镇的地名是什么，更不知道此地距离自己的目的地还有多远，微一顾盼间，马车又驰出数丈，只听“呼”的一声，迎面而来一片风雪，深沉的夜色中，突地冲出两匹健马。

这两匹马来势之急，当真是有如电光一闪，管宁一惊之下，只道又要蹈方才和这少年吴布云撞车的覆辙，口中大喝一声，紧勒马缰，哪知眨眼之间，这两匹马却已擦身而过，得得的蹄声中，远远传来一阵笑骂之声。

“怯小子，怕什么，爷们不会撞着你的。”

声音高亢，一口陕西土音，显见得又是来自燕赵的武林豪强之士。

管宁微一定神，剑眉微轩，侧首道：“吴兄，你可看清方才那两人长的是个什么样子？”

哪知目光动处，却见吴布云竟深垂着头，头上的毡帽边沿也拉得更低了，听到管宁的话，头也不抬，只在鼻孔里低低哼了一声，沉声道：“人家的事，不管为妙。”

管宁不禁为之一愣，不知道这本来豪气如云的少年，此刻怎的变

得如此忍气吞声，呆呆地愣了半晌，车马又自缓缓前行。

哪知——他们马车方自前行，夜色中竟又冲出两匹健马，这两匹马来势仿佛更急，管宁一带马缰，这两匹马上骑士，身手果然亦是矫健绝伦，竟又从管宁车侧的路隙擦身而过。在这刹那之间，管宁凝目而望，只见这两匹马上骑士，一身锦缎劲装，满脸虬髯，夜色中虽然看不清面目神情，但却足够看出他们的剽悍之色。人马远去，却又传来他们的怒喝声。

“你们这是找死吗？两辆车并排走在道上，若不是……”

风雪之声，虽然使得他们怒骂声渐渐隐没，但管宁却已不禁为之大怒，转过头去，方待怒骂，哪知目光动处，却见吴布云的头竟仿佛垂得更低，一言不发地带起缰绳，越过管宁的马车向前驶去，竟生像是遵命不敢并排而行。

管宁心中既惊且怒，对这少年吴布云此刻的态度，大大不以为然。

蓦地——一阵风雪吹过，前路竟又驰来两匹健马，这两匹马一左一右，自管宁车侧扬鞭而过。夜色之中，只见马上骑士，亦是一身华丽锦缎的劲装，亦是满脸虬髯，亦是神情剽悍，身手矫健，竟和前行的两个骑士，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似的。

管宁虽有三分酒意，此刻神志亦不禁为之一清，扬起马鞭赶了上去，又走到吴布云车旁，转过身去，沉声问道：“吴兄，你可看出这六匹马走得大有蹊跷？他们分明是一路而来，却偏偏要分成三拨而行，而且马上人的装束样子，也都不像是好人……”

他滔滔而言，自觉自己的江湖历练，已是大非昔比，一眼之下，

即能分辨出事情的蹊跷来。

哪知他语声未了，吴布云突又低低哼了一声，沉声说道：“别人的事，少管为妙，阁下难道没有听见吗？”

他仍然低压着毡帽，头也不抬。方才那六匹健马擦身而过，他竟连看都没有看一眼，人家的怒骂，他也像是根本没有听见。

而此刻，他又对管宁说出这种话来，语气仿佛甚为焦躁不安。管宁听了，心中既是难受，又是愤怒，呆呆地发了一会儿愣，却听吴布云似乎在自语着道：“怎么只有六骑……还有两人……唉……”

踏雪声、车轮声，使得他的语气根本听得不甚清，然而他这种人，竟有异于常态的神情举止，却又使得管宁大感惊奇，心中暗地寻思：“难道他知道方才这六骑的来历？难道他不愿见到他们？难道这六骑是他的仇家？可是……可是他方才自语着的话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他想来想去，也得不到解答，心中暗叹一声，又自暗忖：“此人与我萍水相逢，我又何苦如此费心猜测他的事？唉！我自己的事已经足够烦恼了。但是……此人的来历，倒确有些奇怪，我看他和我一样，心中也必定有着一些难以化解的心事。”

思忖之间，他们两辆大车，都已踏上这小小的市镇间一条青石铺成的街道，此刻辰光虽不甚晚，但这小镇早市已收，行人很少，道旁的店铺，都已收店，只有一间酒铺中，还不时散发出酒香热气，和一阵阵的喧哗笑语之声，为这已将躲于死寂的小镇，添了几分生气。

两人心中各有心事，谁也没有说话，眼看已将走到街的尽头，吴布云突地转身道：“今夜大概已赶不到妙峰山了，就算能够赶到——”



他突然住口不言，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我们在这里歇息一夜，好吗？”他此刻语气又变得极为平静，虽然对管宁已不再称呼“阁下”、“兄台”，但却显得甚为亲近。管宁展颜一笑道：“悉听尊意。”

却见吴布云倏地勒住缰绳，跃下了车，向路旁一个行人低声询问了几句，又自上车前行，一面回过头来，朗声道：“这王平口镇上一共只有一间客栈，就在前面不远。”

管宁“哦”了一声，心中才恍然知道这个小小的市镇便是王平口。

“到了王平口，妙峰山就不会太远了。”他精神一振，抬目望去，前面转角处一道白粉墙，墙上写的四个大字，果然就是“安平客栈”。

客栈中自然还有灯光——但是大门却已关了。这么早关门的客栈，管宁还是第一次见到，眉头微皱，跃下马车，转身说道：“我们敲门。”

吴布云似乎又踌躇了半晌，但管宁此刻却已砰砰敲起门来。此次他重入江湖，心中早已决定，自己若不将一些困扰都全部化解，自己便不再回家，因之他满心之中，俱是沸腾的热血，飞扬的豪气，正准备用这热血和豪气，在江湖中闯荡闯荡，做一番事业出来。这种心境自和他上次出来游历时的心情大不相同，因之他此刻的行事，便也和昔日迥然而异。

他拍门的声音很响，但客栈中却久久没有应声。他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难道这客栈中也出了什么事不成？”

要知道他这些日子以来，所遇之事，件件俱是超于常轨之外，是以他此刻对人对事的想法，便也不依常轨。

哪知——

他方自动念之间，一个一面揉着眼睛的店小二，仿佛刚刚睡醒的样子，打开了大门，口中嘟囔道：“客官，那么晚了，外面可冷咧！您快赶着车进来吧！”

这睡眼惺忪的店小二，这一成不变的老套话，将管宁心中一些不安的想法全都击破，他不禁暗笑自己的大惊小怪，赶着车进了门。客栈的大门永远是那么宽阔，他可以毫不费事地将大车赶进去，转身一望，吴布云却仍站在门外，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。

等到吴布云缓缓将大车赶进去的时候，那店小二却似已露出不耐烦的神色，不住地催促着道：“外面这么冷，两位车里要是有人，就请下车，要是没有，也请拿下来。这里的房子保证宽敞，两位要是——”

吴布云冷冷一哼，道：“你先带我们看看房，车里面没有人也没有货。”

店小二长长“哦”了一声，管宁心中一动，暗忖道：“还是他做事仔细。”

跟着店小二三转两转，却见这家客栈的每一个房间，都是门窗紧闭，全无灯火，不知是不是没有人住，抑或是里面的人都已睡着了。只见吴布云满面提防之色，跟着他一直走到最后的一间跨院，管宁暗中一笑，忖道：“原来此人遇事也和我一样，有些大惊小怪。想这小小的乡村客栈中，又会有什么事值得他如此提防？”

一脚跨进院子，这院子里的客房里面，灯火却竟是亮着的，映得这小小的院落一片昏黄。

走上台阶，他抖落满身的雪花，吴布云却已笔直地推门走了进去。管宁目光一转，却见店小二满面的睡态，此刻竟已变成一脸诡笑地望着自己，管宁心头不禁为之一跳，只觉得那店小二在身后一推自己的肩膀，冷冷喝道：“朋友你也进去。”

管宁一惊之下，已知道自己今日又遇着非常之事了，斜着身子冲进房间，只听得一个低沉浑浊的声音冷冷说道：“好得很，好得很，又来了两只肥羊。”

管宁剑眉一轩，抬目望去，房中迎面一张八仙桌上，并排放着三枝蜡烛，桌上放着几柄雪亮的刀剑，被烛火映得闪闪发光。

桌旁有五个反穿皮衣的彪形大汉，这低沉浑浊的语声，就是从其中一个面带刀疤、敞开皮领的汉子口中说出的。

这景象一入管宁之目，他陡然省悟：“这是打劫。”

转目望去，只见吴布云竟仍低着头，一言不发地站在门边，而房门两侧，也一边一个站着两个手持利刃的汉子，目光眈眈地望着自己。转目再一望，房中靠墙的椅上，一排坐着三个穿着皮袄的肥胖商人，满面惊惧之色，身上也似在不住颤抖，抖得连他们身下坐着的椅子都簌簌地动了起来。

这三个不住颤抖着的肥胖商人旁边，是一个其瘦无比的瘦小汉子，站在这些肥胖的商人旁边，两相对比，管宁只觉此人之瘦，实在瘦得生平未睹，再加上他穿着的一身黑缎衣衫，一眼看去，更觉此人猥琐无比。他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，抬头淡淡看管宁一眼，便又垂下头去，就生像是一只静待人家宰割的黑色羔羊。

管宁目光从这瘦人身上移开，眼前却突然一亮。在这瘦子身侧的一张茶几另一边，竟坐着一个满身罗衣的少妇，头上竟梳的是一丝不乱的“菩萨幔”，发分三缕，最下的一缕，像一片蝉翼般，紧紧贴在她那莹白如玉的粉颈上，第二缕却在她耳后那一双明珠耳环稍高的地方，左右分挺出两片圆而小巧的翼。

第三缕自然是在第二缕的上面，亦作圆形，也是从左右两边斜展出去，若从身后望去，便仿佛是一只四翅的蜻蜓。但管宁此刻站在她身前，却觉得有如仙子头上的云霓，加上她满头的珠翠、青山般的黛眉、秋水般的明目，其美艳真是不可方物。

管宁再也想不到此时此地会见着如此人物，目光呆呆地凝注半晌。这少妇秋波一转，轻轻从管宁面上飘过，又自顰眉垂目。然而管宁却已心头一热，只觉这少妇目光之中，有一种无法描叙的感觉，赶紧避开目光，连她身后的小鬟都不敢侧首再看一眼。

对面的墙角，却坐着两个华服锦衣的老者，每一人手中拿着一杆烟管，烟管翠绿，竟似是翠玉所制。这两个老人面无表情，动也不动地坐在椅上，让人无法猜透他们的心意。

老人身侧，却是一个游方的和尚。和尚穿着一袭破旧的灰布袈裟，双掌合十，垂首而坐。满屋之中，只有这方外之人，似乎因为自己身无长物，不怕人家打劫，是以神色也最是镇静。

管宁目光在屋中一扫，虽然他目光移动得很慢，但也不过是刹那间事。

先前发话的那彪形大汉，锐利的目光，冷冷地盯在管宁身上转了

两转，冷哼一声，粗鲁地又道：“羊虽是羊，可是不肥，倒害得爷们为你白耽误了些时间。”砰的一拍桌子，长身站了起来。

管宁虽早已觉得此人身材极为彪壮，他这一长身而起，却仍不禁为之暗吃一惊，此人身材之高大，仍自吓人。管宁在友朋辈中，素有长人之誉，但与此人一比，却仍矮得太多。但是此人打在桌上的这一掌，声音虽重，却不惊人，管宁目光微睨，偷偷又望了吴布云一眼，却见他头竟越发垂得低了，一点也没有要反抗的样子，心中不禁大奇：“难道我们也要被这班强盗欺侮一番不成？”

要知道他此刻早已跃跃欲试，想凭着自己的身手，将这班强盗赶走，救一救房中这些束手就缚、毫无反抗的“肥羊”，见了这满身罗衣、满头珠翠、楚楚动人的少妇，心中更是大生豪气，纵然他武功不及这些强盗，也会拼上一拼。

但是吴布云此刻的情态，却又使他大生惊疑之心。微一迟疑间，这彪形大汉又自厉声喝道：“兄弟深夜之中，把朋友们叫到这里来，为的是什么——嘿嘿，我想朋友也都是瞎子吃云吞，肚子里早有数了。”

他卖弄了这么一句自认为极为风趣的话，像是极为得意，浓眉一扬，仰天大笑几声，笑声突地一顿，目光一转，坐在他身侧的两个汉子，立刻随之大笑了起来。这彪形大汉冷冷一哼，又道：“光棍眼里不揉沙子，兄弟自问两眼不瞎，一见了各位，就知道各位都不是穷人，嘿嘿——非但不是穷人，而且还都是大大的阔人，因此兄弟也不惜冒很大的风险，在这王平口镇上，嘿嘿……哈哈，兄弟一向很听从圣人的话，知道良机万不可失，像各位这种身份，这么有钱的阔人，今天

竟都会住在这小小的王平口镇上这间破落庙一样的客栈里，实在是老天爷要帮我铁金刚的忙，要我铁金刚发财，兄弟我怎能辜负老天爷的一番盛意呢？”

他一口气说到这里，越说越觉得得意，“砰”的一拍桌子，又自仰天大笑起来。这一次站在门口的两条汉子，坐在桌旁的四条大汉，也都立刻随声大笑了起来。

管宁见了，心中又是气恼，却又有些好笑，手肘微屈，偷偷在吴布云肋下一撞，哪知吴布云却生像是没有感觉到，仍自垂首而立。

这彪形大汉名副其实的“铁金刚”，浓眉一扬，大笑着又道：“各位在这房子里一共有十多个人，而兄弟们也只来了十多个人，在这房子里的，却只有六个。兄弟我铁金刚的名头在两河一带，虽然是响当当的，亮闪闪的，可是——嘿嘿——哈哈，各位却不一定知道，那么各位就会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管宁耳边，突地响起吴布云极为低沉轻微的语声：“不要乱动，这里全是……”

吴布云的话说到这里，也立刻住口，仍然垂着头，动也不动地站着。

管宁心中更加惊疑，愣了一会儿，只见这“铁金刚”还在说道：“……因此兄弟现在就露一手给各位看看，也叫各位虽然破财，心里却不会觉得太冤枉。嘿嘿——我铁金刚做事，一向漂亮，虽然现在就可以动手，但是——哈哈，却还是要叫各位舒服些。”

语声一顿，这志得意满的彪形大汉，突地伸手抄起桌上一柄折铁

快刀，手腕一抖，刀光点点，“刷”的一声，向桌上并排放着的三枝蜡烛削去，刀光一闪，宛如厉电，烛光一摇，仍然明亮，只见“铁金刚”手中的这口快刀，竟停留在桌旁的一个大汉咽喉之前不到三寸之处，刀光犹在不住颤动。

管宁心头一凛，暗道：“草莽中果然不少好汉，这汉子虽然鲁莽，刀法却端的惊人。”

转目望去，四座之人，颤抖的仍在颤抖，垂目的仍然垂目，合十的仍然合十，谁也没有动一动，而这“铁金刚”却又哈哈笑道：“各位都是有钱人，大概不会知道兄弟这一手刀法的好处，可是——”

他目光一转，在身侧的那些汉子身上一扫，又道：“兄弟们，你们可都是练过三天把式，你们总该知道哥哥我这一手刀法的好处吧！”

语声方了，那些大汉立刻轰然道：“高，真高，大哥这一手刀法真高。”

一个汉子轻轻站了起来，轻轻伸出手掌，用食、中二指，轻轻将面前的蜡烛一夹——

这根蜡烛竟已断做两截。

“铁金刚”哈哈大笑几声，那汉子将拿起的半截蜡烛，将断处用火一烧，又轻轻放了上去，再拿起另两截蜡烛，烧了烧，接了上去，方自一拍巴掌，大笑着道：“一刀砍断蜡烛，这可不难，我马老二都能做到，可是一刀砍断蜡烛后，烛光不灭，蜡烛不倒，这分巧，这分快——嘿嘿，叫我马老二再练上十年，呀，可也办不到了。”

他一面摇首，一面称赞，管宁却在心中暗笑一声，忖道：“此人

姓马，对拍马屁一道功夫倒的确不错。”一面却暗道：“只是这‘铁金刚’的刀法确也惊人，我只怕亦非此人敌手呢！”

要知道管宁此刻根本不知道自己武功的深浅，是以难免生出此想。只见这马老二语声一顿，那“铁金刚”突地手腕一扬，刀光又是一闪，“噗”的一声，他手中的折铁快刀竟然脱手飞出，不偏不倚地插在房中的屋梁上。

“铁金刚”又是仰天一阵狂笑，那马老二立刻大声道：“就凭我们大哥‘神刀手铁金刚’这手玩意，叫各位花点银子，总不冤枉吧！”

管宁目光一转，屋中的人，神态仍无变化，只有那三个商人，身上的肥肉，仿佛抖得更厉害了。

“铁金刚”仰天大笑了几声，笑声又自一顿，突地冷冷说道：“天气如此寒冷，各位早些将银子拿出来，也该去睡觉了。”

目光转向那罗衣少妇，语气之中，更加了二分轻薄之意，又道：“尤其是这位娘子，生的如此娇嫩，若被冻坏了身子——嘿嘿——哈哈，我‘铁金刚’可是赔不起的。”

罗衣少妇颦眉闭目，螭首微垂，连耳上的珠环，都没有动一下。她身后的青衣小鬟，柳眉却似微微一扬，但目光一转，却也垂下头去，依然站在这少妇身侧，亦是弱不禁风之态。

她神情间的这细微变化，却恰巧被管宁看在眼里，他心中不禁为之一动。只见“铁金刚”笑声未绝，大步走了出来，转目四望，大笑又道：“各位不是有钱人，也是大大的好人，兄弟今宵无事，各位却给兄弟消遣了这样久，兄弟此刻再不动手，可真有点不像话了。”



那三个肥胖商人，抖得更是厉害，头也垂得更低，哪里还答得出话来？

“铁金刚”面上神情，突地一凛，满是森寒之意，刹那之间，还满面笑容的“铁金刚”竟变成满面杀意，缓缓的又接道：“可是你们带来的三口箱子，里面却只有些衣服，你们的银子，想必都是带在身上的了。”

三个肥胖商人仍然垂着头，“铁金刚”浓眉一扬，突地一把将当中一人笔直地拉了起来，另一只蒲扇般的巨掌，在他全身上下一搜，突地哈哈一笑，从这已被吓得满面土色的商人腰边，解下一条宽约半尺的皮带，一面笑道：“原来都在这里！”

将皮带解开一看，皮带的夹层之中，果然俱是成垒的银票。

他狂笑着手腕一震，这肥胖的商人，像是浑身上下都再也没有一丝力气，“噗”地倒在椅上。马老二早已跟住上前，接着皮带，放在桌上。“铁金刚”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们两位难道还要兄弟亲自动手吗？”

管宁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前，心中却是大为不安。先前吴布云在他身旁说的那句话，使得他直到此刻还未有所动作。

此刻，他心中却不禁又是不平，又是焦急，又是惊疑，暗暗惊道：“这吴布云年纪虽轻，却并非胆小畏事之人。他此刻如此做法，到底是何用意呢？这‘铁金刚’如此跋扈骄横，我真该和他拼上一拼。看他如此对待人家，他若对那女子亦是无礼，又待如何？何况——我怀中尚有那本秘笈，又怎能被他搜去！”

他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应再袖手而观，目光抬处，却见吴布云此刻竟

已退到门角，垂首而立，“铁金刚”却已将另两个肥胖商人的钱袋，拿了过来，放在台上，转身走到那黑衣瘦汉的身前，伸手一摸他身上的衣衫，口中“嘻”的一声，摇首叹道：“兄弟身上穿着的这件衣服，料子可真不错呀！兄弟一生之中，从来没有穿过这种衣服——”

又自摇首叹道：“可惜太小了一些！太小了些——”

目光突又一凛，沉声说道：“只是兄台的行囊之中，已有不少银子，那么兄台的身上，只怕也少不了有些值钱的东西吧？”

这黑衣瘦汉长身而起，目光在四下缓缓转动一遍，嘴角竟然露出一丝像是充满讥嘲之意的笑容，一言不发地走到那张八仙桌旁，从怀中掏出一个翠绿的翡翠鼻烟壶、数张银票、几锭金元宝，轻轻放到桌上，转身走回自己的座位，一言不发又坐了回去，闭目养起神来。

见了他这种神态，“铁金刚”竟不禁为之愣了一愣，拿起那鼻烟壶摩挲半晌，口中又自嘻嘻称赞着道：“真是好东西，好东西，就凭这就值千把两银子。”

语声一顿，又狂笑起来，大声道：“弟兄们，我早就知道今天这笔买卖不小。你们看着吧，还有值钱的东西在后面呢。”

大步走到那罗衣少妇身前——

那罗衣少妇身躯微微一动，向后退，头上环佩“叮当”一响，这高贵美丽的少妇，身形就只这微微一动，姿态之美，足以眩人心目。

刹那之间，管宁心中热血沸腾，只觉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该眼看着这样一个妇人，受到如此粗俗的莽汉凌辱。

他剑眉微轩，便待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，哪知身后衣角突地被人

一拉，耳际又响起吴布云轻微而低沉的声音，说道：“莫动！”

他脚步轻轻移动一下，终于顿住，只觉那罗衣少妇的秋波，似乎轻轻向自己一扫，他面孔一红，自觉自己如此畏缩，实在不是大丈夫的行径，心中大生羞愧之感，便也缓缓垂下头去。

哪知——

突地响起一个娇美无比的声音，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管宁大奇之下，忍不住抬首望去。只见这罗衣少妇，已自抬起头来，面对那有如巨无霸一般的“铁金刚”，缓缓又说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她一连问了两句，只问得这“铁金刚”呆呆地愣住了，似乎说不出话来，过了半晌，方自哈哈数声大笑道：“小娘子，我要干什么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

马老二双手一拍两股，耸着双肩走了过来，笑着道：“我们大哥要的是什么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不过——嘻嘻，你要是……要是……嘻嘻，我们大哥不但不要你的珠宝银子，也许还要送你两个也未可知。我们大哥可是有名的慷慨呀！你要是不信，嘻，去问问北京城里的小金黛就知道。”

这马老二满脸谄笑，满嘴粗话，管宁剑眉一轩，心中大怒，却见那罗衣少妇抬着头，一张宜喜宜嗔的娇面上，神色丝毫未变，伸出春葱欲折的一只纤纤玉手，轻轻一拢鬓发，又道：“这话是真的呢，还是假的？”

“铁金刚”又为之一愣，方自哈哈笑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，谁还骗

你不成？”

罗衣少妇突地掩口噗哧一笑，笑得头上环佩叮当作响。

“铁金刚”呆呆地望着她，忍不住大声道：“小娘子，你笑些什么？”

罗衣少妇笑声未住，娇声说道：“我笑的是你！”

这少妇美如天仙，笑得更是令人目眩心荡。这“铁金刚”出身草莽，几曾见过如此美貌的妇人？几曾听过如此娇美的笑声？不知不觉，竟看得呆了，先前那种剽悍跋扈样子，此刻竟已荡然无存，目光呆呆望着这少妇，缓缓道：“你笑的是我？我又有什么可笑？”

管宁见着他这种神态，心中真是哭笑不得，转目望去，房中各人，除了那些彪形大汉目光俱都痴痴地望在这罗衣少妇身上之外，别的人仍然是先前的神态，动也不动一下，他心中不禁更加奇怪，知道自己今日又遇着了一件奇事。

只见这罗衣少妇笑声一敛，缓缓放下玉掌，娇声又道：“我笑的是你实在太笨，既想要钱，还想要人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你自己呀，最多最多也只能再活一个时辰了。现在你要是听我的话，对这屋里的每一个人恭恭敬敬地磕上三个头，然后乖乖地爬出去，也许还能保住一条小命，否则——”

她又只娇笑一声，中止了自己的话。“铁金刚”面色一变，倒退一步，大喝道：“你说的是什么？”

管宁心中一动，却见这罗衣少妇又自垂下头去，再也不望那“铁金刚”一眼，而“铁金刚”的一双虎目眨也不眨地望在她身上，一双

巨掌，一开一阖，掌上指节，格格作响。

这高大雄伟的“神刀手铁金刚”，被少妇的轻轻几句话，说得像是呆子似的呆了许久，方又大声狂笑，大声道：“好好，我倒要看看我‘铁金刚’今日是怎么死法。可是我就算要死了，也得先把你和水吞到肚子里。”

手掌一伸，骨节又是一阵格格作响，他竟伸出一双巨掌，笔直地向这罗衣少妇抓去。

管宁心头一跳，却见这少妇头也不抬，却又噗哧一笑，缓缓道：“你要是再不出手，眼看我一位妇道人家被人欺负，我可就要骂你了。”

管宁心中又是一跳。

“难道她说的是我？”

当下心胸又是一阵激荡，却见这“铁金刚”突地虎吼一声，双臂一扬，目光一转，大喝道：“是谁？是谁？难道这里还有什么高人？”

走到那黑衣瘦汉面前，大喝道：“是你？”

张口“呸”的一口浓痰，吐在这黑衣瘦汉脚前，骂道：“你配？”

黑衣瘦汉闭目养神，生像是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似的。

铁金刚一个虎跳，转身来到对面坐着的两个华服老人身前，上下望了两眼，又大喝道：“是你？”

这两个华服老人垂着头，亦是无动于衷。“铁金刚”又是“呸”的吐出了一口痰，一面大骂：“老不死的！”

又自猛一转身，扑到那三个肥胖商人的面前，大骂道：“三只猪！”

张口一口痰，竟自吐到当中一个商人身穿的锦衣之上，便又转身

一扑，笔直地跃到管宁面前，目光像利剪般地在管宁身上一扫，突地一把拉着管宁的衣襟，大骂道：“难道是你，是你这小兔崽子？就凭你也能把我铁金刚弄死，哈哈——哈哈——”

一时之间，管宁只觉心中热血上涌，再也顾不得一切，方待出手。

哪知——那罗衣少妇突又咯咯娇笑起来，缓缓地说道：“我从一数到十，你要是还不死，我就随便你怎么样？”

“铁金刚”大喝一声，放开管宁的衣襟，像个疯子似的，扑到这少妇身前道：“你数数看！”

罗衣少妇淡淡一笑，轻轻说道：“一！”缓缓一掠云鬓：“二！”放下玉掌，一理衣襟：“三！”

她笑声娇美，语声清丽，然而听到管宁耳里，却不知怎的，连管宁心中，都起了一阵难以描述的栗悚之感，忍不住激灵灵地打了一个寒噤。

“铁金刚”更是面色灰白，连退三步，退到桌旁，那罗衣少妇却已轻轻一笑，含笑说道：“四！”

“铁金刚”突地大喝一声，转身抄起桌上的一柄长剑，劈空一剑，大喝道：“你数到十，我若还是未死，我便要将这房子里的人个个杀光！”

罗衣少妇娇笑着道：“你要是安安稳稳地坐在椅上，也许我数到‘十’的时候，你还能剩下一口气，可是你要还是像疯子似的这样暴跳如雷的话，只怕我还没有数到‘十’，你已经要倒在地上了。”

她说话的声音仍然如此娇美，“铁金刚”大喝一声，怒骂道：“你

要是再说一句，我就先把你一剑杀死，那时你就莫怪我铁金刚没有怜香惜玉之心——”

罗衣少妇仍然娇笑着道：“你先解开衣裳看看——”

噗哧又是一笑，轻轻道：“五！”

“铁金刚”面色一变，一手握剑，却用另一只蒲扇般的巨掌，一把撕开自己的衣襟——

灯光之下，只见这满身虬筋纠结，有如铜浇铁铸般的“铁金刚”的下腹前，一片铜色肌肤之上，竟整整齐齐地印着一大一小，一深一浅，一黑一紫，两个深入肌肤的掌印。

管宁目光动处，再也忍不住心中惊异之情，竟脱口惊呼一声，他无法想像这两个掌印是何时印上的。

转目望去，吴布云却仍垂着头，无动于衷，生像是这一切事的发生，都早已在他的意料之中。

而那些肥胖商人、黑衣瘦汉、华服老人、枯瘦僧人，此刻竟也仍然木无表情。那些彪形大汉，一个个面如土色，“铁金刚”俯身望到自己身上的掌印，更是惊得如受雷击。

只听到这房间里的粗重呼吸之声，此起彼落。

突地——那罗衣少妇又自轻轻一笑，划破这沉重的空气，她竟又笑着说出：“六！”

呛啷一声，“铁金刚”手中的长剑，落到地上，他有如金刚般的身形，也开始摇摇欲坠，口中喃喃低语道：“黑煞手……黑煞手！紫手印……”

罗衣少妇一双秋波，含笑望着这惊魂欲绝的“铁金刚”，口中笑道：“七！”

“铁金刚”一手扶着桌沿，一手按着下腹，面上神色，倏青倏白，在这摇摇烛火中，难看已极。他挣扎着大喝一声，厉声道：“是谁？是谁？我铁金刚有眼无珠，不识高人……”

他走到管宁身前，声音已变得有如枭鸟夜啼般凄厉，惨呼着道：“难道是你？是不是你？……”

噗的一声，庞大的身形，推金山，倒玉柱，跌倒在管宁面前。

管宁虽对这“铁金刚”大有恶感，此刻亦不禁为之耸然动容，呆呆地愣在当地，却说不出话来，耳边只听得那罗衣少妇又自缓缓道：

“你不要再问是谁了，反正这屋中之人，倒有大半以上可以在举手之间，置你于死地的——”

秋波一转，在肥胖商人、黑衣瘦汉、华服老人、枯瘦僧人，及管宁、吴布云身上一扫而过，又笑道：“你说是吗？”

管宁只觉心头一凛，忍不住又激灵灵打了个寒战，只见那些先前飞扬跋扈的彪形大汉，此刻一个个面如土色，呆如木鸡地站在桌旁，望着在地上不住呻吟的“铁金刚”。刹那之间，管宁心中突地大生恻隐之心，对那罗衣少妇的如此冷酷，也不禁大起反感。他先前也想不到这样高贵娇美的少妇，竟会有这样一副比铁还硬的心肠。

突地——屋角响起一声清朗无比的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接着一阵微风，烛火一摇，窗格一响，身影一花，那罗衣少妇又自咯咯笑道：“想不到昔年一指歼八寇，单掌会群魔的少林神僧‘无



珠’大师，此刻心肠也变得如此慈悲了，竟连个死人都不敢看！”

地上挣扎呻吟的“铁金刚”突地低吼一声，缓缓爬起，连连道：“在哪里……无珠大师在哪里？”

转目望处，那两个华服老人，手持旱烟，仍在垂目而坐。他们身侧的枯瘦僧人，却已在方才那微风一过，烛光一摇，窗格一响的时候，飘然掠出了这间充满血腥杀气的屋子。

管宁手掌一紧，紧紧握着拳头，他又一次经历到一件奇事，而此事的发生，却是他身历其境的，此刻他心中既是惊异，却又羞愧。直到此刻，他才知道吴布云为什么阻止自己出手的意思，因为他此刻已知道这屋中，他原来看成是束手就缚，毫无抗拒之力的人，却都有着惊世骇俗的身手。令他奇怪的却是：“这些武林高人怎会聚到一处？又为何大家都讳莫如深？吴布云既然认得他们，却又为何一直低垂着头，不敢说话？”

他呆呆地思忖了半晌，只见那“铁金刚”挣扎着爬起一半的身形，又噗的一声倒在地上，微微呻吟两声，双腿一蹬，再无声息。

那些穿着皮衣的彪形大汉各自惊叹一声，面上神色，亦自变得有如厉鬼般难看，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罗衣少妇微启樱唇，说道：“八！”

一阵风雪，从方才被少林三珠之一“无珠大师”掌风挥开的窗户中吹了起来——

然后——烛火飘摇，左面的一双蜡烛火焰向外一倒，终于熄了。

管宁虽然素来胆气甚豪，但此刻放眼而望，只觉这间厅房之中，处处俱都弥漫着凄清幽森之意，忍不住又打了个寒噤，向后倒退两步，

紧紧站到吴布云身侧。只见那罗衣少妇突地一掠云鬓，袅袅婷婷地站了起来，走到桌旁，拿起那三条内中满是巨额银票的皮带，回眸一笑，道：“褚氏三杰，这些银子，你们难道真的不要了吗？”

她“褚氏三杰”四字方一出口，管宁心中不禁一惊：“难道这三个肥胖的商人，正是称雄武林的草莽英豪吗——这三人的伪装本领的确高强，看他们方才那种颤抖害怕的样子，谁都会以为是真的！”

这念头在他心中一闪而过，而就在罗衣少妇话声方起，犹未说完的那一刹那，他却又听得吴布云在他耳边轻轻说道：“明日午前，妙峰山外，毛家老店相会！”

他又为之一惊，转目望处，吴布云仍然低垂着头，再也不看他一眼。

他无法明了吴布云这句话的含义，却隐约地猜到在这厅房之中，一定有吴布云不愿见到的人，是以他才一直不敢抬头。“但这人是谁呢？竟使得这豪强的少年如此惧怕于他！”

这间乡村客栈中的厅房本不甚大，然在这并不甚大的厅房中发生之事，却时时刻刻有变化。就在管宁心中忖度之间，那三个肥胖的商人对望一眼，突地一齐站起身来，向那罗衣少妇躬身一揖，其中一个身量最高，也最为肥胖，穿着一身紫缎长袍，袍上沾有方才铁金刚一口浓痰的商人，诚惶诚恐地说道：“夫人只怕认错了吧！小的们并不姓褚，更称不上是什么三杰，至于——至于这些银子，是小的辛辛苦苦做了几年生意才赚到的，多蒙夫人将那强盗打死，就请夫人将之发还给小的们，小的们便感激不尽了。”

管宁见了这人臃肿的身材，拙讷的言词，惶恐的神态，心中忖道：“只怕这少妇真的认错了。”

却见罗衣少妇口中长长的“哦”了一声，笑道：“你们不是‘褚氏三杰’吗？”

秋波一转，似乎瞟了那黑衣瘦汉一眼，又自笑道：“那么就算我认错了好了。”

这三个肥胖的商人，一齐惶恐地躬下身去。若不是他们各有个凸出如珠的肚子，这一躬身，只怕头顶都要碰到地上了。

罗衣少妇噗哧一笑，皓腕微扬，将手中的皮带，抛到这三个人面前，又自笑道：“不过，我话可要说清楚，刚刚‘铁金刚’可不是我杀的。他身上的两掌，一掌是终南派的镇山掌法‘黑煞手’，另一掌却是‘太行紫靴’的不传之秘‘紫手印’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这‘铁金刚’就算是变成厉鬼，可也找不到我的头上。”

这三个肥胖商人一面拾起皮带，一面口中唯唯称是，又道：“多谢夫人的恩赐，小的们就告辞了。”

三人一起旋身，方待举步。

哪知——那始终默默坐在一旁闭目养神的黑衣瘦汉，突地冷冷喝道：“慢走。”

只见他们面色突地一变，顿住脚步，缓缓回身，惶声道：“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那黑衣瘦汉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十年以来，你们三个倒发福了。那‘铁金刚’说的倒不错，你们生意一定做得发财得很，可是，你们难

道连十年前的故人，都不认得了？只是你们纵然再胖上一倍，胡子刮得再光，老夫却还是认得的。”

他话声方落，罗衣少妇立刻娇声笑道：“原来我没有认错。”

只见这三个肥胖的商人齐地一震，齐声道：“阁下认错了吧！”

那黑衣瘦汉哈哈一笑，冷笑着道：“老夫若不是为了你们三位，也不会到这客栈中来，也不会遇着今日之事。三位只道我老眼昏花，已不认得三位了，是以连方才那无知的莽汉，不认识三位就是昔年名震大河南北的‘黄河三蛟’，竟对三位横加屈辱，三位也忍受了下来——”

他又是仰天一阵狂笑，接道：“方才别人见了三位发抖的样子，还只道三位真是怕了那无知莽汉。但是老夫却知道，三位方才发抖、不安，只是为了愧对故人而已，是吗？”

他满脸笑容，张口大笑，只是这笑容与笑声之中，却没有半分笑意，只听得管宁毛骨悚然，心中不禁恍然，暗自忖道：“难怪他们方才颤抖之态倒像是真的，原来他们是见了这黑衣瘦老头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是以才会发抖、不安。我若非亲眼目睹，真是难以相信这三个肥胖臃肿的人物，竟会是昔年名震两河的人物——”

他突然想起那罗衣少妇方才所说的“褚氏三杰”，又想到那“铁金刚”方才对这三人所说的话，心中不禁又自暗暗好笑，忖道：“这黄河三蛟此刻是该改个绰号，叫做‘黄河三猪’倒恰当得多。”

他看着这三人的形状，再想想自己给他们起的绰号，不禁低低一笑，笑出声来。笑声方住，他只觉十数道厉电般的目光，一齐射到他

身上，而那黄河三蛟“褚”氏三杰，却突地一挺胸膛，哈哈笑道：“想不到，想不到，岁月匆匆，倏忽十年，瘦鹗谭菁，却仍是眼利口利。不错，我兄弟与你还有旧账未清，你要怎的，只管划出道儿来吧！”

这“黄河三蛟”果然不愧为昔年争霸两河的豪强之士，刹那之间，这三个满面伧俗之气，满身臃肿之态的商人，目光一凛，胸膛一挺，竟立刻恢复了昔年的剽悍之气。此刻三人一齐放声狂笑，管宁只觉笑声震耳，竟有金石之声。

瘦鹗谭菁面容骤变，哪知这“黄河三蛟”笑声未了，突地一齐展动身形，倏然数掌，向这终南掌门“乌衫独行”的唯一师弟“瘦鹗”谭菁前胸、双肋，上下左右八处大穴挥来。

管宁只听得掌风呼呼作响，人影飘飘欲飞，心头方自一凛，哪知身后房门突地砰然一响，他赶紧转身望去——

那一直垂首站在门旁的少年吴布云，此刻已不知走到哪里去了。

他惊呼一声，掠出门外，门外风雪漫天，夜色深沉，似乎有一条淡然人影，在远处屋脊上一闪而过，身形之快，端的惊人。

直到此刻，他还是无法推测，吴布云今夜为何会做出这些大异常态之事的原因。望着眼前深沉的夜色愣了半晌，身后突地有一个雄浑高亢，有如深山雷鸣般的声音，缓缓说道：“你那不辞而别的朋友，此刻走到哪里去了？”

管宁骇然转身，只见那两个手持旱烟管，始终不动声色的华服老人，此刻并肩站在自己身后，背门而立。四只炯然有光的眼睛，眨也不眨地望着自己。他呆了一呆，讷讷地说道：“方才的话，可是两位

老丈说的？”

方才那句发自他身后的话，虽然说得极为缓慢平淡，却已震得他耳鼓嗡嗡作响。望着这两个老人干枯瘦削的身躯，他真不相信这两人会有那种高亢雄浑的语声。

华服老人也似乎呆了一呆，随即展颜笑道：“当然是老夫说的，难道还会有别人吗？”

他神情冷峻，面目沉静，但这一笑之下，却让人觉得有一种和蔼可亲的温暖之意。

管宁自入江湖以来，所遇的人物，不是奇诡难测，便是高傲冷酷，陡然见着这种温暖和蔼的笑容，不禁对这两个老人起好感，立刻颌首道：“他此番不辞而别，实在也大出小可意料，至于他的去向，小可更不知道。”

这两个华服老人一个较高，一个较矮，较高的老者笑容亲切和蔼，较矮的老人却是满面睿智之色，前额特高，双眉舒展，但鼻带鹰钩，却让人看来带着三分狡态，只是这三分狡态并不显著而已。

此刻他双眉微微一皱，沉声道：“你和他可是一路同行而来的？”

管宁微一迟疑，点首称是。这老人双眉一展，又道：“那么他姓什么？叫什么？此番北来，是为着何事？你总该知道了。”

他一连问了三句，管宁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此人对吴布云问得如此详细，难道他们之间，有着什么瓜葛不成？”

一念至此，又想到吴布云方才的神态，便沉吟答道：“小可与他虽是一路同行，但却并不深交，只知道他叫吴布云，其他的，小可便

也无可奉告了。”

他与那少年吴布云之间，虽无深交，但在这半日之间，却已互生好感，是以他考虑之下，便未将吴布云护送公孙左足求医之事说出来，只见这两个华服老人同时长眉一皱，低低念道：“吴布云……”

那身材略矮的老人猛一击掌，侧首道：“我说是他，你偏不信。如今看来，我的话可没有说错吧！”

另一华服老人长叹一声，沉声道：“这孩子……”

突地袍袖一拂，一阵强劲无比的风声，“砰”的一声向后拂去。原来他们两人背门而立，左右两侧，各自留出尺许的空隙，此刻正有一条人影想从这门旁空隙之中掠出，他头也不回，眼也不望，就这袍袖一拂之势，却已将那妄想夺门而出的肥胖人影挡了回去。

刹那之间，只听得门内一声惨呼，一声娇笑。那罗衣少妇娇美的声音笑道：“我叫你不要碰到我身上来，你不信——”

接着又是一声惨呼，这罗衣少妇又自娇笑着道：“终南黑煞手，果然吓煞人。我说谭老先生呀，这地上的四具尸身，可都是你打死的，你快点想想办法把他们弄走呀。”

管宁心头一凛：“难道这片刻之间，‘黄河三蛟’已被全部打死？”

一念至此，他忍不住伸长脖子向内望去，只见厅中那张八仙桌子，此刻早已翻倒，桌上的两枝蜡烛，却不知何时已被站在罗衣少妇身后的那青衣小婢拿在手里，六个反穿皮衣的彪形大汉，满头大汗，满面惶恐地站在墙角。罗衣少妇面带娇笑，和那“瘦鹞”谭菁对面而立，而就在他们脚下却倒卧着“黄河三蛟”和那“铁金刚”的四具尸身。

风雪从管宁身后吹到他背脊上，他只觉这刺骨的寒意，越来越重，暗叹一声，退后一步，眼前突地掌影一花，一只枯瘦的手掌，已向他迎面打来。

这一劈掌虽然大出他意料，但掌势却来得极缓。

他大惊之下，举掌一架，目光动处，却见这一掌竟是那较矮的华服老人向自己击出的，不禁喝道：“老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这老人嘴角微微一笑，掌到中途，突地一转，绕过管宁的手掌，切向他肋下。管宁剑眉一轩，同时沉掌，掌势下切。

哪知这老人突地哈哈一笑，手掌一翻，电也似的刁住管宁的手腕，沉声道：“你是谁？是谁人门下？明明是个富贵少年，却如何要乔装成低三下四之人？”

这老人好锐利的目光，一眼之下，便又看破管宁的身份。

管宁轩眉怒道：“小可行事如何，又与阁下有何干系！”

语声方了，他只觉自己手腕之间，突地其热如炙，这老人刁着自己手腕，竟突地变成一圈刚由烈火中取出的钢箍。

他猛一咬牙，忍受了这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滋味，暗中将自己体内的真气极快地调息一遍，只听那老人冷冷道：“你与老夫虽然无关，可是你那朋友与老夫却是大有关系。你与他之间，到底是否有所图谋？他此刻去了何处？……”

他冷然说到这里，语气倏然一顿，目光也随之一变，似乎吃了一惊，凝神向管宁望了两眼，突地侧首向另一老者道：“大哥，这少年武功虽不高，但却竟有‘引流归宗’之力，我此刻手掌上的功力，竟



被他引去大半。大哥，你可知道，当今武林之中，还有哪一门派有这种内家的心法？”

要知道管宁此刻武功正如这老人所说，确不甚高，但他所修习的内功却是在武林中失传已久的心法，再加上他正值年轻，这老人若是与他动手过招，管宁万万不是敌手，三五招内，定必落败，但这老人此刻与他用内力相较，却未见能占断然压倒的优势。

这两个华服老人乃是“太行山”一脉相传的“紫靴”一派中，硕果仅存的两位长老，其辈份尚在当今名扬天下的太行掌门人“太行紫靴”公孙真人之上。江湖上提起“太行双老”乐山老人和乐水老人来，很少有不肃然起敬的。此刻与一个弱冠少年互较内功，竟有如此现象发生，此等大异常情的事，自然使得这以睿智名闻天下的乐水老人也难免为之吃惊。

身材略高的乐山老人双眉亦自微微一皱，沉声问道：“真的？”

缓缓伸出手掌，向管宁腕间搭去。

哪知管宁突地大喝一声，拼尽全力，手腕一反，一抖，那乐水老人竟在疏忽之下，被他挣脱。

这“太行双老”不禁齐地面色一变，齐地一喝。

## 第八章 索命怪客

太行双老身后突地传来一阵咯咯娇笑，只听那罗衣少妇娇笑的声音笑道：“哟唷，想不到这孩子倒有这么好的功夫，竟连‘太行双老’两位老人家都抓不住你，呀——这可真难得很！”

管宁方才大用气力，此刻但觉体内气血翻涌，瞑目调息半晌，睁开眼来，只见这两个华服老人面色难看已极，那罗衣少妇却已面带娇笑，侧着身躯，从老人身旁走了出来，秋波轻掠，向管宁上下打量了两眼道：“喂，我说年轻人呀，你到底为什么得罪了这两位老人家，竟使得他们两位一起向你出手呀？”

她明里是问管宁，其实暗中却在讪损这“太行双老”。要知道以“太行双老”的身份地位，岂有一起向个弱冠少年出手之理？此话若是传出江湖，“太行双老”颜面何存？

管宁是何等聪明的人物，当然早已听出她言下之意，心中不禁对这少妇暗暗感激，把先前骂她心肠冷酷的心念消去几分。

只见这太行双老果然一齐轩眉大怒，目光利刃般漠然转向这罗衣少妇，而这罗衣少妇却仍然若无其事地轻轻一笑，面对管宁娇笑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事得罪了两位老人家，唉——年轻人做事总是这么莽撞，还不快些向两位老人家赔礼！”

太行双老面上阵青阵白，目光之中，生像是要喷出火来。管宁见了，心中大为诧异：“这两人对她如此愤恨，怎的都既不口出恶言，又不出手相击？”

只见这两人狠狠地望了罗衣少妇几眼，乐山老人突地一跺脚，恨

声道：“老夫已是古稀之年，你却年纪还轻，你如此行事，日后你的靠山一倒，你……你难道不怕武林中人将你……将你……”

这老人气愤之下，说起话来，竟已有些语无伦次起来。这罗衣少妇面容突地一沉，笑容顿敛，眉梢眼角，竟立刻现出冷削的杀气。

她冷笑一声，缓缓说道：“我看你年纪不小，所以才尊称你一句老人家，你可不要不识好歹。什么靠山不靠山，难道我沈三娘自己就没有手段较量你？”

太行双老面色变得更加难看。那青衣小鬟一手拿着一座烛台，站在门里，从门里射出的烛光，映得这两个老人的面容，苍白如纸。管宁侧目望去，只见那乐水老人暗中伸出两指，轻轻一扯乐山老人的衣襟，两人突地一言不发地一展身形，斜斜掠出两丈，再一拧身，衣袂飘飘，有如一双苍鹰掠去，倏然几个起落，便已消失在深沉的夜色和漫天的风雪里。

罗衣少妇冷哼一声，目光转向管宁，轻轻一笑：“年轻人，别老站在雪里呀！”

话声立刻又恢复了娇柔之意，此刻谁都不会看出这少妇竟有令太行双老都为之慑服的能力。

管宁面颊一红，垂首向前走了两步，走到门口，讷讷道：“多谢夫人相助。”

目光动处，心中突地一凛，他手腕之上，竟也整整齐齐印着一个紫色掌印，直到此刻仍未退去，暗忖这乐水老人掌上功力之深，端的惊人已极。他却不知道若非他已习得那内功心法，此刻他的手腕，岂

非早已折断了。

那罗衣少妇却生像是没有听见他感激之言，自语道：“真讨厌，怎么雪越下越大了。”

回身又道：“红儿，你知不知道这里离北京城有多远了？明天我赶不赶得到？唉——再赶不到，只怕真的要迟了。”

缓缓伸出右掌，在自己掌上凝注半晌，似乎看得出起神来了。

管宁侧目一望，只见她这双春葱般的纤掌上，竟戴着一个纯金的戒指，最怪的是，这戒指竟做成人形，只是此刻灯光昏黄，看不甚清。管宁心中一动，方待答话，哪知厅内突地响起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：“只怕夫人纵使今日就已赶到，也嫌太迟了。”

这声音虽然是冷冰冰的没有半分暖意，但语气之中，却满含一种幸灾乐祸的意味。罗衣少妇面色倏然一变，幽怨而温顺的眼波，也突地变得寒如利剪，冷然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大厅内缓缓走出带着满面诡异笑容的终南剑客“瘦鹞”谭菁来，慢条斯理地一捻颌下微须，目光望着院中的漫天风云，冷冷又道：“在下是说，夫人纵使今日就可赶去，只怕——唉！”

他面上笑容未敛，但却故意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也嫌太迟了些。”

罗衣少妇玉手一垂，长长的罗袖，便也像流水般滑下，覆盖了她春葱般的手掌。这高贵美丽的妇人，虽在盛怒变色的时候，举止却仍然是优美而动人的。她轻抬莲步间，曼妙的身形，便已漫无声息地移到谭菁身前，冷笑着道：“我要到北京城去干什么？怎的会太迟了？你倒说说看，你又怎会知道的？”

瘦鹗谭菁冷笑一下，缓缓道：“这个么——嘿嘿，不但在下知道，武林中知道的人，只怕还不止在下一个哩！”

瘦鹗谭菁与罗衣少妇，一个身形枯瘦，形容猥琐，一个容光焕发，貌如天仙，但此刻两人站在一起，说话之间，却是针锋相对，旗鼓相当。

罗衣少妇面如寒霜，望也没有望管宁一眼。管宁轻轻向跨院门外走去，只听那枯瘦老人又在冷冷说道：“夫人此次北来，想必也是听了江南传言，说是夫人有位极亲近的朋友，正在北京城中养伤。但夫人一世聪明，难道就不曾想到，江湖上既然有此传言，那么，此刻要赶到北京城去会见那人的，何止夫人一个？”

他嘿嘿干笑了几声，道：“只是这些人赶去会见那人的目的，自与夫人不大相同。夫人的那位朋友，武功虽然天下第一，但他如果真的受了伤，就不会再有力量来对付寻仇的人。这消息在江湖中流传已有月余，那么——夫人现在才去，不是已嫌太迟了吗？”

他说话之间，语声极为低沉缓慢，是以话才说到一半时，管宁已走到门外，听了他的话，心中虽也一动，但他越走越远，后面的话，他便没有听清，也并没放在心上。

此刻他心中思绪万端，根本整理不出个头绪来。今夜他在这个客栈中所遇之人，虽然个个来历身份俱似十分诡秘，但他却以为这些人与他俱无干系，他也无心去多作揣测。只有那两个老人与吴布云之间的关系，却使他颇为奇怪。那少年吴布云为何不告而别，而且走得那么慌张，更令他觉得难以解释。

一路走去，他才发现这间客栈除了那个跨院外，所有的客房竟都是空着的。他心中不禁有些好笑，心想“铁金刚”那班强盗倒的确有些倒楣，选来选去，竟选中了这些煞星作打劫的对象。

走到前院里，他和吴布云所驾的两辆车子，还停在门侧的马棚下。这两匹健马一日奔波，再加上此刻的深夜寒风——但此刻却为何都神采奕奕，没有半分颓靡之态，和马棚中的另几匹马一比，更显得卓卓不凡。要知道管宁百万身家，此次单身出行，选用的马匹，自然是百中选一的良驹，那少年吴布云更是大有来历，所乘自也不是普通劣马。

夜色深浓，风雪稍住——

管宁一振衣衫，大步走了过去。万籁俱寂之中，这辆马车里，突然传来一阵阵呻吟声。

管宁心中蓦地一惊，“嗖”的一个箭步，窜到车侧一看——

这两辆乌篷大车，车门竟都是虚掩着的。虚掩的车门边，一边倒卧着一个反穿皮袄的彪形大汉，另一边却倒卧着刚才那个出来开门的店小二。这两人俱是覆地而卧，口中不断地发着微弱的呻吟之声。

管宁大惊之下，定睛一看，夜色之中，只见这大汉已经穿得发黑的白羊皮袄的背心上，竟渗有一片鲜红的血渍，那扮成店伙样子的贼党，背后亦有一片鲜血，而这两个人之间的雪地上，却赫然有八个像是用剑尖划出的潦草字迹：“如此疏忽，真是该死！”

方自稍住的雪花，已将此刻划颇深的字迹，掩得有些模糊不清。管宁出神地望着字迹，一时之间，心中满是惭愧自责，不觉呆呆地愣住了。

他知道这两人定必是在自己和吴布云停留在那跨院中时，偷偷溜出来，要看看这两辆大车中所载是何财物。等他们见到大车中只是两个病人，自然大失所望，甚至还要对车中之人加以杀害，而就在这时候，却有一人突然掩到他们身后。他们背后的伤口，不用说，自也是被这人所创。

这人暗中救了公孙左足和那神秘的白衣人，自然就不免要恨管宁和吴布云的疏忽，是以便在地上留下字迹，以示儆戒。

“但这人却会是谁呢？”管宁呆立在凛冽的寒风里，暗问自己。

他想到三天以前，书斋中突地穿窗飞来的两剑一刀，以及昨晨桌上赫然出现的桑皮纸包——包中的人耳，便又暗中寻思：“这件事看来是同一个人做出来的。他如此维护于我，但却又不肯与我相见，到底为的是什么呢？”

“只有凌影——”他低低地，有如呻吟一般自言自语着：“凌影，凌影，真的是你吗？你你……为什么要对我如此，却又偏偏不肯见我呢？”

藏首缩尾的马，被惊得“唏聿聿”昂首不住长嘶。

管宁心头一惊，伸手打开车门，白衣书生仍然静卧如昔，另一辆车中的公孙左足也在沉沉睡梦中。他心中一叹，觉得这位浪迹风尘的武林异人，在身受重伤之后还能如此沉睡，的确是种福气。

他却不知道，公孙左足此刻还能沉睡的原因，却仅是因为吴布云以和缓的手法，点了他的“睡穴”而已。

他见了车内的两位武林异人都安然无恙，方自透了口长气，突地

觉得天地间此刻竟是沉寂如死，方才的马嘶声、呻吟声，已全部停顿，除了呼呼的风声外，四下里连一丝声音都没有了。

在如此寒冷的冬天，在如此寂寞的深夜，他突然发觉，静寂，有时真是一件可怕的事。

于是他便干咳一声，但咳声一住，四下又复寂然。他无可奈何地暗叹一声，将一辆马车从马厩中牵出来，可是——

当他再去牵第二辆大车的时候，一条淡青人影，突地如飞掠来，灵巧地掠上马车前座。

接着——第二条人影，也自掠来，这人影来势之速，更远在第一条人影之上。

已被第一条倏然如飞的人影惊得怔住的管宁，耳边只听得一连串环佩的叮当微响，停留在院中的大车已由这家客栈敞开的大门向外驰去。一个娇柔清脆的口音，仿佛在喊道：“暂时借马车一用……”

下面的语声，便已全被辘辘的车声，和两匹健马的长嘶掩住。

这一个突然的变故，从发生到结束，不过仅仅是眨眼间事。

大惊之下的管宁，根本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突生之变，等到他定过神来，大喝一声：“慢走。”

一个箭步掠出大门的时候，这辆大车在沉沉夜影中，已变成了一个朦胧的黑影。

此刻，他甚至还未来得及想这变故的严重性。他知道驾走这辆大车的，必定是那罗衣少妇和她的女婢。这样的人物，莫说驾走他一辆车，便是驾走他十辆马车，他也不会觉得心痛。



但是——他突然想起大车里卧病的人来，他也想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于是他感到一阵虚弱的感觉，自脚跟发散，转瞬便蔓延全身。你若是也曾经历过一些突然发生的严重打击，你便也能明了这种感觉的滋味，如若不然，便是用尽世间所有的词汇来形容，只怕也不能形容出这种感觉的滋味。

大地上的一切，眨眼之间，便都变成为一团虚空。

他大喝一声，转身扑向仍然停留在马厩内的另一辆马车边，拉开车门一看，那至今仍是谜一样的白衣人，安静地卧在温暖华丽的锦衾里。他不禁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但是——

这口气还未透出一半，他的呼吸便立刻又像是窒息住了。

他想起另一辆大车中，是伤势极重，亟待求医的公孙左足——

他来不及再想别的，又自狂吼一声，扑向大门。但门外夜色沉沉，寒风寂寂，不但没有车马的影子，就连马车的声音都没有了。

但是这沉沉的夜色，这寂寂的寒风，此刻却像是泰山巨石般的，当头向他压了下来，他也仿佛承受不住，身形摇了两摇，虚软地倚在门边，于是刹那之间，夜色也消失了，寒风也消失了，在他眼中，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，大地又变成了一片虚空和混沌。

这件变故发生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，他不敢想像，更无法弥补。他紧握着一双拳，在自己胸口狠狠地捶了两下，暗中责备自己的愚蠢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将那辆大车牵出来。假如他先将公孙左足抱到另一辆大车，不是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吗？纵然将两辆大车都一齐牵到门口，又有何用？一个人，又怎能同时驾驶两辆大车呢？

于是他紧握着的双拳，又在自己的胸口上狠狠地捶了两下。

就在他深深自惭自愧，自责自疚的时候，暗影中又突地缓缓地踱出一条人影来，一面在独自冷笑着。寒风，将他这森冷的笑声，传入管宁的耳里。他下意识地转目望去，瘦颯谭菁已自踱到他身侧来了。

他眼中虽然接触到这条人影，心里却仍然是空空洞洞的。瘦颯谭菁奇怪地打量了他两眼。这终南的名剑手，虽然早已知道他师兄“乌衣独行”已在四明山庄遭人毒手，是以便兼程北来，想在北京城中，寻访那传言已被一个富家少年带回北京，并且也受了重伤的凶手，但是他却不知道，此刻站在他眼前的少年，便是他自己此来寻访的人物。

他无意之中，遇着多年以前，在黄河江船上，使完全不识水性的他受尽折辱而几乎丧生的仇人，报却了久久郁积于心的深仇，又以冷言热讽，将那罗衣少妇说得五内焦急，立刻冒着风雪赶走。一夜之间，他一连做了两件得意的事，此刻便不禁有些飘然的感觉，恨不得能找个人来分享他此刻的快乐。

于是他便停下脚步，缓缓地道：“人生百年，拍掌来去，身外之物，更是生不能带来，死不能带走，你不过只是失去了一辆马车而已，又何必如此愁苦？”

语声微顿，抬目望处，却见这少年仍是呆呆地望着自己，就像是根本没有听见自己的话似的。他的双眉微皱，沉声又道：“少年人，我说的话，你可听到没有？”

管宁目光一瞬，缓缓垂下头，低语道：“这该如何是好——”

他心中一片茫然，想到自己明日与那少年吴布云之约，更不知该

如何交代，竟真的没有听到这瘦鹞谭菁究竟在说些什么，又自喃喃低语：“我真是该死！我真是该死……”

谭菁双眉一轩，但瞬即放声大笑起来，伸手从怀中取出了一锭原本已放在“铁金刚”手里，此刻却又取回的金锭，大笑着道：“想不到你这少年人竟然如此想不开。来来来，拿去，拿去，这一锭黄金，想来已足够买回你的马车了。”

这狂笑之声，使得管宁神志为之一震，抬起头来，呆望了他两眼，又摇了摇头，方自缓缓说道：“我与阁下素不相识，阁下这是干什么？”

瘦鹞谭菁伸手一捻微须，大笑又道：“是是，我与你虽然素不相识，你的车马更不是我所掠走，但这锭金子，你却只管取走——”

他又自仰头长笑几声，接道：“若非是我三言两语，那沈三娘又怎会如此匆忙地赶走？你可知道她是为着什么——哈哈，她是生怕自己去得太迟，那厮会被别人害死！唉——”

他故意叹息着：“如此风霜严寒，一个妇道人家还要如此奔波，也真难为她了。”

管宁呆呆地望着他，他说的话，管宁根本一点也不懂，当下干咳一声，道：“阁下到底在说什么？小可实在愚昧，难以了解。至于这锭金子，小可更是不敢接受——”

瘦鹞谭菁笑声顿住，突地面色一沉，截断了他的话，说道：“这黄金你只管拿去。反正你的马车，既然被那人驶去，你纵然想尽办法，也不能取回了。”

管宁心头一凉，脱口道：“真的？”

谭菁冷哼一声，点头道：“老夫岂会骗你！”

双眉一扬，神气间突然又变得十分得意，接着又道：“你可知道驶去你车子的那个女子是谁？”

管宁茫然地摇了摇头，谭菁又道：“那女子便是江湖人称‘绝望夫人’的沈三娘！武林中人遇上了别人，凡事还能有三分希望，但遇上了这沈三娘么——嘿嘿，什么事都只好任凭她摆布了，几乎连半分反抗之力都没有，是以江湖中人，才替她取了‘绝望夫人’这名号。”

“绝望……”管宁将这两个字仔细思索一下，不禁为之激灵灵打了个寒噤。世上最可怕之事，只怕也莫过于这“绝望”二字了。

而那温柔高贵的女子，竟叫做“绝望夫人”，这名字取得又是何等冷峭！但见瘦鹗谭菁嘿嘿一声冷笑，又道：“这‘绝望夫人’沈三娘，不但剑法暗器，俱都超人一等，聪明机智，更是骇人听闻。你心里在想些什么，她几乎全都早已猜到，你嘴里都没有说出来的话，她也能先替你说出来，而且她还有个与她关系大不寻常的靠山，武林中最狠最冷的人物西门一白——”

这“西门一白”四字一入管宁之耳，他心头不禁又为之一凛。他似乎听过这名字，又似乎没有听过。却见谭菁又已接道：“多年来，天下武林中人，就从未听过有一人能在这‘绝望夫人’面前占过半分便宜的，嘿嘿——只有老夫，今日只说了三言两语，便让她吓得面青唇白，连抢马车这种事都干出来了。”

他又以一阵得意的大笑结束了自己的话，随手将那锭黄金，塞在管宁手里。人们在欢乐的时候，常常会希望别人也能分享自己的欢乐。

这孤傲的老人此刻在这种心情下，便也做出了一些绝非他平日为人性格所做的事来。

但是，他却不知道，管宁的心境，又怎会为这区区一锭金子而欢乐起来？

这本已充满自责自疚之心的少年，心情更是其乱如麻。他略微思考一下，便恍然想到“西门一白”四字，便是那白衣书生的名字，也直到此刻，他才知道这白衣书生的名字。只是除了这名字之外，他对此人的一切，仍然丝毫不知道。

他想到这些日子来，他所接触到的每一个武林中人，说起西门一白的为人，都说是“冷酷毒辣”。于是，他便无法不再冷静地思考一遍，他对这西门一白的信念，是否有改变一下的必要。

而他此刻也已猜到，那位“绝望夫人”沈三娘，如此匆忙地要赶去北京，一定是为着关心这西门一白的安危，生怕他会遭受到仇家的危害，于是，他又想到那一刀两剑、两只人耳。“难道这些人便是要去加害西门一白的仇家？”

他不禁暗问自己：“那么，又是谁把他们赶跑的呢？”

一个人能对一件事加以冷静而明确的分析，他便会被人称赞过为聪明人，假如，他能冷静分析的这件事与他本身有关，那么他聪明的程度就更会被人惊赞。

但是，管宁此刻，却有着那么多与他本身有关的事，有待于他自己思考分析。他纵然聪明绝顶，却也不禁为之迷乱了。

手掌一紧，他发觉掌中已多了一锭金子。谭菁是何时将这锭金子

塞在他手上的，他也不知道。

于是，他接着便发觉，方才充耳的狂笑声，此时已归于寂静。而那位枯瘦的终南剑手，此刻也已不知走到哪里去了。

风未住，雪又落了起来。他肩头已积满了雪花，但却没有抖落它。你能够将自己也化入管宁此刻的情景，来体会一下他此刻的感觉吗？

瘦鹗谭菁成名江湖数十年，平生只在河套附近的黄河渡头边栽过一次跟斗，心胸极为狭窄，多年来，他时时刻刻都将这件奇耻大辱放在心里，未曾有一日或忘。

今日他奇耻得雪，又将武林中人人见着要倒楣的“绝望夫人”讪笑一番，心中真是得意已极，是以见了管宁这种发愣的样子，心里只觉得有些好笑，随手塞给他一锭金子，便扬长走了出去。

这王平口虽近京城，但前有大镇，后去已是北京，过往的行商旅客，在这王平口歇脚的并不甚多，因之市面并不繁盛。此刻夜已颇深，王平口这条街道上，不但渺无人迹，甚至连灯火都没有了。再加上这家客栈本已位于街道尽头，他出了大门，四下一望，微一振衣，抖落雪花，便向镇外行去。

在这严冬的深夜里，在这荒凉的道路上，若非是他这种久走江湖，内外兼修的武林高手，若是换了别人，有谁敢在此时赶路？

他暗中微笑一下，撩起衫角，大步而行，虽未尽展轻功，速度已颇惊人。此刻他心中舒坦，脚步踏在雪地上，有如踏在云端。

刹那之间，前行便已里许，他脚步却已越走越慢。要知道虽是内家高手，他在如此风雪严寒中赶路，却也是件苦事。

“我此行既无急事，如此赶路为何？”

此念既生，他不觉暗笑自己，于是他前行的脚步，便慢了下来。转目望去，忽地瞥见前面枯林中，仿佛有一幢屋影，他暗中盘算一下，突地双臂一振，电也似的向这幢屋影掠去。

三五个起落，他掠起的身形，便已掠去林中，只见这幢屋影飞椽双脊，屋子虽不大，建筑得却极为精致华丽。

他展颜一笑，暗道：“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这幢屋子真的是间祠堂庙宇。”

于是他毫不考虑地从一处颓落的墙垣缺口，跳跃进去，顺手掏出个夜行人必备的火折子，匣风一抖，一点昏黄的火光，便自亮起。

哪知……

一点火光，突地从店栈墙角转了出来，接着“笃笃”两声更鼓，一个懈怠苍老的声音，随着沉重的脚步声，缓缓传来，懒洋洋地自语道：“又是二更啦！天，怎么还不亮？唉——冬天晚上，日子可过得真慢呀！”

紧握一锭金子在手中的管宁，正望着漫天的雪花发愣，听见这声音，倏然一惊，脚步一缩，想退回门里，却听这更夫已自喝道：“是谁？这么晚还站在这儿。”

管宁暗叹一声，知道自己又遇着了麻烦。他生怕这更夫会看到院里的两具尸身。要知道他出身世家，对于违法的事，总是不敢做的。这两具尸身虽非他所杀，但他却怕沾到凶杀的嫌疑。这种感觉，自然和亡命天涯的武林人物大不相同。若是换了“铁金刚”这类角色，只

怕早已将这更夫一刀杀却。

而此刻，他却立刻应声走了出去。耸着双肩，缩着脖子，穿着一身老棉袄，手里提着个灯笼，捻着个更梆的老更夫，睁着蒙眬的老花眼，上下向他望了两眼，干咳了两声，又道：“小伙子，三更半夜的，干什么呀！是跟谁幽会？嘿——年轻人，真都是夜猫子。难道你也像我老头子一样，怕活不长了，连晚上都不敢睡觉？”

这老人亲切的语气，友善的态度，管宁突然发觉，有些人的人性是那么善良。这老人看到自己如此鬼祟样子，竟没有丝毫疑心自己。

他感激地向老人一笑，心中一动，便问道：“老人家，我是因为有个客人生了急病，要尽快到妙峰山去求医。你老可知道，从这儿到妙峰山，该怎么个走法？”

老更夫长长地“哦”了一声，将灯笼往门里一照，管宁心中立刻一阵巨跳，生怕灯笼的灯光，会照出地上的尸身。

他却不知道这老人老眼昏花，在这幽暗的深夜里，要叫他看出一丈以外，马厩下阴影中的东西，再添三只灯笼，他也未必能看到的。

只见这老人手里举着灯笼，来回晃了两晃，道：“这里面有辆马车是不是？嘿——还套上了马。嘿！原来你要趁夜赶路。妙峰山可不远，从这儿出镇往西走，走个里把地，再北转，不到天亮，你也许就能赶到妙峰山了。可是——我老头子怎的没听说过妙峰山上住着大夫呀？”

“笃笃”两声，更梆又是两响，这老人摇了摇头，蹒跚着往外走去，一面摇着头，叹道：“唉！年轻人到底是年轻人，身体真比我老



头子棒得多。这么黑，这么晚，还能赶车……”

管宁望着这老人逐渐远去的背影；想到他一生平凡的生命，心里方自泛起一阵淡淡的怜悯，但转念一想，这老人的生命虽然平凡，但却是安乐而稳定的，他毋庸对世人负疚，也不会对上天有愧，因为，他已尽到了他做人的责任。

“但是，我呢？”他垂下头，走到院中，走到那辆大车旁。此刻他甚至宁愿方才被那罗衣少妇驶走的是这辆，因为，他对人们已有歉疚的感觉。

跳上车座，扬起马鞭，叭喇一声，健马长嘶，车轮转动——

这辆马车，便冒着风雪，冲出了这客栈的大门，冲入深沉的夜色中的官道上。辘辘的车声，划破了大地的寂静。

他挺起胸膛，长长透了口气。风雪劈面打在他脸上，刺骨的寒意，使他消极的意志，振奋起来。

于是，车行更疾。

他留意观察着道路，左手捻着缰绳，握着马鞭的右手，却搭了个凉篷，盖在眼脸上，免得迎面飞舞的风雪，将视线挡住，因为，在这深沉的夜色里，要辨清前面的道路，本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

突地——一条黑影，踉跄着从道路冲出来，扬手一招，似乎想将马车拦住。

管宁双眉一皱，微一迟疑，马车已冲过那人身旁。在这刹那之间，他心念数转，终于一提缰绳，吆喝着将马车勒住。车声一停，马嘶一住，便听得那人口中不住哼着。

管宁回身探首望去，那人向前撞了两步，终于“噗”的倒在地上。黑夜中，他依稀辨出这人的身形，心头不禁一凛——这看来似乎已受了重伤的人，竟是那枯瘦的老人瘦鹗谭菁！

管宁一惊之下，立刻跳下车去。他与这枯瘦的老人，虽然并未深交，但他生具至性，见人有了危难，无论此人是谁，他都会仗义援手，至于他自身的利害，他却根本不去想它。

瘦鹗谭菁在地上哼了两声，挣扎着抬起头来，于是他也看清，此刻站在他面前的人，便是方才发呆的少年。

管宁俯下身去，搀起这老人的臂膀，焦急地问道：“老前辈，你受的是什么伤？伤在哪里？”

瘦鹗谭菁长叹了口气，将全身的重量，都倚在管宁的怀里，管宁问他话，他只能虚弱地摇了一下头，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此刻他身上所受的伤，究竟是被何物所伤的。

于是，管宁只得将他抱到车上，放在那白衣人西门一白的身旁。瘦鹗谭菁此刻目光若仍是敏锐的，头脑若仍是清楚的，还能看清他身旁所卧的人的面容，只怕他立刻便会跳起来。

但是此刻，他不但四肢已开始麻痹，而且他还感觉到这种麻痹已逐渐蔓延到他心房。命运的安排，永远是如此奇妙和残酷，它使你终于找到你非常想找的人，但却又会在你最最不愿见到此人的时候。

这辆大车，外观虽不起眼，但内里却制造得极为精致。车厢四角，都嵌着一盏小小的铜灯，只是管宁方才心乱之际，便未将灯燃着。

他此次离家出门，本已立下闯荡江湖的志愿，因此事先将行囊准

备得甚是周详。此刻他从一旁取出火折，爬进车厢将四角的铜灯俱都用火点着，车厢内便立刻变得十分明亮。

光芒刺眼，瘦鹗谭菁微睁一线的眼睛，便又闭了起来。

管宁俯首望去，这老人身上衣衫仍然完整，身上也没有一丝血渍，只是面色苍白，气息微弱，他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莫非他也是中了剧毒！”

此念方生，目光转处，却见这老人枯瘦面容上的肌肉，突然一阵痉挛，苍白的面色，倏的转青。昏黄的灯光，照在他这狰狞的面容上，管宁不觉打了个寒噤。却见他痛苦地低喊一声，突又伸出双手，“啪”的击在他自己胸前，伸手一抓，抓着他自己的衣衫，双手一扬，“嘶”的一声，他竟将身上穿着的皮袄撕成两半。

车门外有风吹进，吹起这皮袄里断落的棉絮，浅黄色的狐皮短袄内，他黝黑枯瘦的胸膛上，竟有五点淡淡的血渍。

管宁不禁为之心头一凛，定眼望去，这五点淡淡的血渍上，竟各个露出半截乌黑的针尖，针尖颇细，甚至比绣花针还要细上一些，但却仍穿透这厚重的皮袄，直入肌肤，端的是骇人听闻的事。

管宁呆呆地望着这五点针尖，心中突又一动，倏然想起自己在四明山庄小桥前所遇的暗器，又想起武当四雁中，蓝雁道人所说的话：

“……以贫道推测，在四明山庄的止步桥前，袭向他的暗器，便是那以暗器驰名天下的‘峨嵋豹囊’囊中七件其毒无比的暗器中，最霸道的‘玄武乌煞，罗喉神针’……”

管宁不禁脱口呼一声：“罗喉神针——”

瘦鹗谭菁全身一震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量，竟使得已将奄奄一息的他，挣扎着坐起半身俯首一望，面色大变，惊喝道：“果然是‘玄武乌煞，罗喉神针’……唉——我怎会想得到那里面竟会是他们兄弟两人……”

眉峰一皱，又道：“奇怪，他兄弟两人，怎会也到了此间，又怎会潜伏在祠堂里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目光突地掠过一丝希望的光芒。

管宁此刻心中思潮又起，忍不住问道：“老前辈是在哪里遇着他们，又怎会中了他们的暗器？”

要知道管宁心中始终认为四明山庄那件凶杀之事，要以这“峨嵋豹囊”兄弟二人的嫌疑最大，是以此刻听到他们的行踪，便立刻忍不住追问起来。

却听谭菁长叹一声，“噗”的卧倒，沉声道：“我哪里知道是他们，只怕他们也不知道是我……”

原来……

方才他一脚跨进了断墙，随手打开火折，却听黝黑深沉的祠堂之中，突的冷冷一笑，瘦鹗谭菁虽然久走江湖，但听了这种森寒笑声，却仍不禁为之一惊，倏然顿下脚步。

笑声一发便止，但四下的寒风里，却似仍有那森寒的笑意。

瘦鹗谭菁心念动处，手腕一扬，掌中的火折子，突的脱手飞去，穿过这祠堂大殿败落的窗棂，笔直地飞了进去。

而他枯瘦的身躯，也随之掠进。

突然——大殿中又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：“朋友，你放心吧！我死不了！”

瘦鹗谭菁身形方自穿入窗棂，闻言心中一动，真气猛降，浊气倏升，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黑暗中突地击来十数道尖锐但却微弱的风声。瘦鹗谭菁大喝一声，挥掌拧身，手掌一按窗框，身形又退到窗外，应变之快，可谓惊人。

但他双足一踏地面，胸膛间仿佛微微一凉，他立刻觉得不妙，身形再退五尺，运气之间，胸中竟有些麻痹之感。

他全身一震，大喝一声：“我与你素无仇怨，你竟暗器伤人！”

此刻他急怒之下，说话的声音有些嘶哑了，黑暗中又传出一阵森冷的笑声，先前那说话的声音，又自沉声道：“暗器伤人……哼，我让你也尝尝暗器伤人的滋味。”

谭菁闻言，立刻知道这其中必定有着误会。他奇怪的是，暗中向自己击出暗器这人，怎的还不现身。

于是他身形一动，再次扑向窗内，但身形方动，便又立刻退回，原来就在他运用真气这一刹那，他竟发觉自己胸膛上的那点麻痹的感觉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便已扩散至全身。

他闯荡江湖数十年，这么霸道的暗器，他却还是第一次见到。他心头发凉，再也不敢在这祠堂内停留，转身飞奔出去，生怕祠堂中那人会随后赶来。瘦鹗谭菁成名以来，败得如此狼狈，败得如此莫名其妙，倒真是生平首次。

他甚至连祠堂中那人的影子都未见到，更不知道那人为什么向他

击出暗器。

但是在这阴森森的地方，突然遇到这种形如鬼魅的敌人，身上又中了这种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的暗器，他虽然一生高傲，此刻却也不禁心生寒意，连问都不敢再问一句，只希望自己能在毒发之前，早些寻得解救之法。

但是，等他飞奔到路旁的时候，他竟已无法再施展轻功了。

他喘息着坐下来，一时之间，他心中又是自怨自艾，又是惊疑莫名，真恨不得祠堂那人随后跟来，让自己见见他究竟是谁，问问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向自己发出暗器，那么就算自己死了，心里也落得清楚些。

哪知就在此时，管宁已驾着马车驶来。他骤然听得车声，心中便生出一线生机，是以拼尽余力，跃了出来，拦住马车——而此刻，他见到胸前的伤痕，求生之念，便更强烈。

要知道终南一派，与四川唐门不但毫无仇怨，而且还颇有来往，是以他更断定其中必有误会，那唐氏兄弟若然知道是自己的话，也许会立刻为自己解救也未可知。

是以他此刻长叹一声，便又挣扎着说道：“路边不远，有间祠堂，麻烦兄台，将我带到那里——唉，我如此麻烦兄台，亦非不得已，但望兄台助我一臂之力，日后——咳，我必有补报之处。”

为着生存，这高傲而冷酷的老人，此刻不但将这个陌生的少年，称做兄弟，而且竟还说出如此哀恳的话来。

管宁目光低垂，望着这片刻之前，还是意气飞扬，但此刻却已是

奄奄一息的老人，心中不禁为此生出万端感慨。

此刻虽未天明，但距离天明已不远。明日妙峰山外之约，使他恨不得立时赶到毛家老店去才对心思，但他又怎能拒绝这位老人的请求？

何况他自己也极欲去见那“峨嵋豹囊”兄弟一面，于是他便断然点首道：“老前辈但请放心，小可岂是见死不救之人？但是——那‘峨嵋豹囊’兄弟伤人之后，是否还会停留在祠堂里呢？”

谭菁闻言一凛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要知道四川唐门之所以名闻武林，便在于唐门的毒药暗器，除了他们自己世代秘传的解药外，普天之下，再无一人可以解救，而且见血封喉，一个时辰内，毒性一发，立时丧命。

瘦鹞谭菁若不能立时寻得唐氏兄弟，求得解药，性命实在难以保全。

他黯然沉吟良久，方自长叹一声道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我……我只得去碰碰运气了。”

管宁在路边仔细查看一遍，才发觉有条小径笔直穿入树林，想必是昔日这家祠堂盛时的道路，虽已长满荒草，但勉强可容马车行走。

于是他便牵着马缰穿林而入，果然见到前面有幢房影。他暗中将瘦鹞谭菁方才教他的话默念一遍，便大步走到前面，面对着这祠堂败落的门户，朗声喊道：“方才终南瘦鹞谭菁，不知两位侠驾在此，因此误闯而入，以至身中两位独门‘罗喉神针’，但望两位念在昔日故交，赐以解救。”

他内力之修为，已至登堂入室的境界，此刻朗声呼喊，竟然声如金石，传出甚远。

但是——阴黑黝黯的祠堂内，却寂无回声。管宁暗暗皱眉，又自喊道：“在下乃终南瘦鹗谭菁之友，但望两位应允在下请求。此刻谭大侠已是命在垂危，在下情非得已，亦只得冒昧闯入了。”

说罢，大步向门内走了进去，只觉脚下所踏，俱是残枝枯叶，和片片积雪，脚步每一移动，便带着阵阵微响。

这“叽叽”的声音混合在呼呼的风声里，让人听了，不由自主地遍体生出寒意。管宁胸膛一挺，往前再走了两步，走到大殿前的台阶上，亦自持着一直持在手中的火折子，火光一闪之中，只见大殿之中颓败破落，神幔、灵位俱都残败得七零八落，灵台两旁，却有两尊神像，但也是金漆剥落，不复有当年的威仪了。

他失望地长叹一声，只当唐氏兄弟早已走了，他也不愿再在这种地方逗留片刻，方自转身走开。

哪知——大殿中竟突地响出一个森冷的声浪，低沉而微弱地说道：“站住！”

管宁大惊之下，只觉一股刺骨的寒意，自足踝升起，转瞬便升至背脊，再次缓缓转过身去。褪色的神幔里，竟缓缓走出一个人来。

这人身躯颀长，瘦骨嶙峋，头上发髻凌乱，身上却穿着一件极为华丽的紫缎长衫，及膝而止，横腰系着一条丝绦，定睛一看，他左腰之上，竟渗出一片深紫血渍，只因他身上穿着的衣裳也是紫色的，是以若非留意，便不易看出。



此时此地，骤然见着如此诡异的人物，若非管宁在这半年之中，所见所闻，件件俱是惊人之事，只怕此刻已吓得不能举步了。

但他此刻却仍壮着胆子，伫立不动。只见这人一手拉着神幔，一手按着腰际，缓步走了出来，步履似乎十分沉重，面目亦是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，只有双眼之中，还发着磷磷的光芒，但被这昏黄微弱的灯光一映，望之却更令人悚栗。

他将呆立在门口的管宁由上至下，由头至脚缓缓看了一遍，而管宁的目光，也在此时将他的由上至下，由头至脚看了一遍，最后两人目光相对，管宁心中突地一动，觉得此人似乎相识，但仔细一看，却又完全陌生。他再仔细回忆一遍，不禁恍然而悟，原来此人竟和四明山庄之六角亭中，那突然现身一掌击毙囊儿的瘦长怪人，有一分相似之处。

刹那之间，他心中已动念数遍。这怪人望了他一遍，突又说道：“进来！”

管宁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，只见这怪人的目光，也随着他身形移动，目光之中，仿佛有一种慑人的寒意，让人望都不敢望他一眼。管宁心中方正发毛，哪知这怪人颇长的身躯，竟缓缓坐了下来，“嘶”的一声，本已腐蚀的神幔，随着他的身形，落在地上。

于是管宁便立刻看到，神幔的灵台边，也盘膝坐着一个身穿酱紫长袍的老者，身材的高矮，虽看不清楚，但他坐在地上，却已比常人坐着的时候高出一头，可见他亦是身量特高之人。管宁目光动处，便立刻猜出，这两人便是名震武林的“峨嵋豹囊”。

但是，当先缓步走出的老者，怎的却是腰边空空，一无所有呢？

立时之间，管宁又想起昆仑黄冠门下倚天道人所说的话，他便也立时暗中寻思忖道：“这‘峨嵋豹囊’兄弟两人，前亦到过‘四明山庄’，是以才会在四明山庄中，遗失了自己的东西，而参与四明山庄中那件事的人，全都丧了性命，只有他两人仍然活着，他两人若非凶手，又该如何解释？”

于是他心念转变，却又不禁忖道：“但是那六角亭中突然现身的怪人，乍眼一看，虽与这两人有些相似，但仔细看来，却绝非同一个人呀！那么，那怪人又是谁呢？”

刹那间，他心中已将这两个问题反复想了数遍，却仍然得不到解答。这时已坐到地上的老人略微瞑目调息，说道：“瘦鹗谭菁，真的中了‘罗喉神针’，此刻在门外相候吗？”

管宁一定心神，肃然道：“正是。”

这老人似乎暗中叹息一声，转首去望他的兄弟，缓缓道：“老大，这事情如何处理？瘦鹗谭菁与我们还有些交情，这次我们误伤了他，总该伸手替他治一治吧？”

他说话的声音虽然极为缓慢，但却没有断续。管宁见他如此重伤之下，还能如此说话，心中不禁暗骇，这“峨嵋豹囊”兄弟二人不愧是在武林久享盛誉的一流人物。

被称为“老大”的老人仿佛伤势更重，闻言仍然紧闭着双眼，却在鼻中冷哼一下，缓缓道：“姓谭的受的伤我们来治，我们受的伤，却有谁替我们治呀？”

他说话的声音，竟更森寒，话中的含意，亦更冷酷。

管宁心中一凛，暗道难怪江湖中人将这两兄弟称为“七海双煞”，如今看来，这两人不但暗器奇毒，生性亦毒得惊人。若以这两人的性格看来，四明山庄中的惨事，也只有这种人才会做出。

一念至此，他不禁对这两人大生恶感。哪知“峨嵋豹囊”中的老大唐鹤，语声一了，却又长叹一声，缓道：“只是这姓谭的无缘无故挨了几针，若是叫他如此死了，也实在有些冤枉——”双目突地一睁，电也似的望在管宁身上，说道：“你就去把他带进来吧！”

管宁暗暗吐了口气，心中虽在奇怪，这人怎的突然变得有些人性起来。但他心中对此二人早具成见，是以此刻便也漫不为礼，闻言只是微一颌首，便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。

“峨嵋豹囊”唐氏兄弟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带着火光消失，大殿又复转于黑暗，老二唐鹞突地叹道：“这娃儿倒有些志气，他见我们不肯替谭菁治伤，心中便有些不忿，可是——唉，他却不明白，我们受的伤，比谭菁还要冤枉得多哩。”

老大唐鹤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我们兄弟想必手上血腥太多，一直没有报应，今日才会突然杀出这两个人来，莫名其妙地加害我们——老二，此刻你觉得怎样了？我——我自己知道已经快不行了，你要是还能走，你就先走吧！”

唐鹞亦自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老大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！我们兄弟，要死也得死在一起，何况——就凭这点伤，我们还未见得就死了哩。”

这兄弟二人在讨论生死大事，语气仍如此森冷，生像是此刻身受

重伤，即将呜呼的人，不是他们而是别人一样。

唐鹤闻言长叹一声，又复闭上眼睛。这兄弟两人彼此说话都是那么冷冰冰的，其实兄弟之间感情却极深挚。

唐鹤口中虽在说着“死不了”，心里其实也自知无甚希望。他们虽然此刻仍在说话，但这兄弟两人一人腰边中了一剑，一人的伤势却在小腹边，这两处俱是要害，若非他兄弟两人数十年性命交修的功力，此刻只怕早已死去多时了。

谈话之间，管宁已一手搀扶着瘦鹗谭菁，一手拿着一盏铜灯，快步走了进来。唐鹤听到他的脚步声，眼也不抬，随手掏出个翠玉小瓶，抛向管宁，口中却又“罗嗦”一声，缓缓说道：“一半敷在伤口，一半吞到肚里。”

管宁目光动处，眼见玉瓶飞来，只是将右手一抬，反手去接，只觉手腕一震，而谭菁却已缓缓坐在地上。管宁心中更暗骇，这唐鹤重伤后仍有如此功力，他却不知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鸾凤将死，其鸣仍亮，落日的余晖，也远比月光明亮。这“峨嵋豹囊”名震天下数十年，又岂是徒负虚名的人物可比的？

他心中一面思忖，一面将手中取自车厢的铜灯，放在唐鹤旁边的灵台上。瘦鹗谭菁此刻的神志已渐不清，但他却仍强自挣扎着道：“两位大德，我谭菁有生之年，永不相忘——”

唐鹤突地冷笑一声，缓缓道：“你忘不忘都无所谓，反正我兄弟也活不长了，此刻除非能立刻找到‘太行紫靴’门下所炼的‘续命神膏’，或许还能——”

哪知，他话犹未了，门外突地响起一阵清朗的笑声，齐地抬目望去，只见门外人影一闪，大殿中便已飘落下两个华丽的老者。

这两人身形一现，管宁立刻低呼一声，而“峨嵋豹囊”唐氏兄弟始终森冷如冰的面容之上，竟为之泛出一丝喜色。

## 第九章 绝地逢佳人

这两个华服老者身形落地，笑声不绝。一个身躯较长的老人朗声笑道：“想不到，想不到，我兄弟二人无意追踪，却成了你兄弟两人的救星。唐兄，十年不见，你们也想不到我们这两个老头子早不来，晚不来，却恰好在此刻赶来吧？”

这两人竟是“太行紫靴”门下的乐山、乐水两个老人。

唐鹞冷酷的面容，泛起了一丝笑容，缓缓说道：“方自说到‘续命神膏’，想不到‘续命神膏’便已来了。”

哪知老人笑声突地顿住，竟缓缓走到管宁身侧，突地伸出手掌，他掌出如风，电也似的向管宁右肩“肩井”穴上拍下。

这一个变故出于突然，更远在方才他两人突然现身之上。管宁大惊之下，挥掌一挡，哪知乐水老人掌到中途，竟突地手掌一反，向上斜划，劈手一把将管宁手中的玉瓶抢到手里。

瘦鹞谭菁尚未晕迷，见状大喝一声，但却无力出手。

乐水老人其实并没有加害管宁之意，他这一掌之击，不过是声东击西之计而已。管宁事出意外，猝不及防，竟被他一招得手，只见他身形倏又退到门边，仰天大笑起来。管宁大怒喝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乐水老人大笑道：“你道我怎会突然跑到这里来？我就是为了要跟踪于你。我兄弟两人在王平口外的风雪之中，苦等了一个时辰，才看到你驾车出来，便在后面跟踪至此，否则，我两人又不是神仙，难道真的知道唐老大、唐老二受了伤，特地跑来救他们？”

唐鹞、唐鹞闻言，不禁齐地一凛，暗忖道：“真是因果循环，报

应不爽，我方才救了谭菁，此刻便有人来救我。我若是不救谭菁，这乐氏兄弟只怕不会来救我，只是一——他突地抢走这少年手中的瓶子，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管宁剑眉一轩，怒道：“我与两位素无交往，两位跟踪于我，为的什么？这瓶药散乃是解救这位谭老前辈毒势之用，两位抢去却又为着什么？”

他虽知这两位老人武功极高，自己绝非敌手，但此刻说起话来，自觉义正词严，对这两位老人，便丝毫没有畏惧之心。

却见乐水老人笑声一顿，慢条斯理地缓缓说道：“问得不错，问得不错。老夫不妨告诉你，老夫之所以苦苦跟在你身后，是为了要探查出你那位朋友‘吴布云’的下落。老夫此刻抢来这玉瓶，也是为了要你将他的下落坦诚相告。”

管宁闻言一愣，他不知这两个老人苦苦找寻吴布云是为着什么。难道是寻仇报复？但他们年龄悬殊，身份各异，却又不似。

他俯首沉吟半晌，朗声又道：“两位如要找寻吴布云，两位只管自己去找好了，又何苦做出此等事来要挟呢！哼——这岂不是有失两位身份！”

他语声微顿，立刻又接道：“何况在下与那吴布云亦无深交，两位要问的事，我实在是无可奉告。”

乐水老人突又仰天大笑起来，笑道：“骂得不错，骂得不错。但老夫还要告诉你，你与那‘吴布云’一路同行，岂有不知道他去向之理？这点你想骗过别人，还有可说，你若想骗过老夫，嘿嘿——你且

问问在座各位武林中人可曾有骗过老夫的？”

这乐水老人乃是江湖中有名的智者。他与乐山老人本是兄弟，虽然同是姓乐，但年轻时却非此名，直到近年，他方有这“乐水老人”之号，取的也无非是智者乐水之意。

他此刻说出这番话来，虽然有些狂妄，但却也是事实。

唐氏兄弟有求于他，此刻便一齐点首。瘦鹗谭菁心中虽不忿，但也只得冷哼一声，只觉自己脑海愈见晕眩，眼见就要不省人事。乐水老人目光一转，一扬手中药瓶，又自大笑道：“你若还是想故意推托，使得谭大侠性命不保，这责任可是完全在你，老夫是毫无干系。”

唐氏兄弟闻言，暗叹忖道：“人道乐水老人老奸巨猾，如此看来，他不想与终南结怨，是以此刻竟说出这番话来，将责任全部推到别人身上。”

管宁心胸之间，怒火大作，只气得面上阵青阵白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却听乐水老人又自笑道：“这玉瓶乃是老夫自你手中取来，你若不说出来，除非你能将它亦由老夫手中取去，否则——”

他话犹未了，管宁突地厉叱一声，身形顿向他直扑过去。

乐水老人哈哈一笑，脚步微错，长须飘飘，身形已自滑开七尺，将手中玉瓶又自一扬，笑道：“你若想抢走此瓶，实是难如登天。”

管宁此刻已将生死荣辱，俱都抛在一边，但觉心中怒火如炽，无论如何，也得将这玉瓶夺回，别的事以后再说。他身形方自扑空，脚跟一旋，便又如影附形般向那乐水老人横掠过去。

哪知身前突地人影一花，那乐山老人竟硬生生挡住了他的去路，



双掌一推，管宁只觉一股掌风袭来，这掌风虽然不猛烈，却已使得身形再也无法前掠，只得停住。

管宁惊怒之下，却听乐山老人和声说道：“兄台先莫动怒，你可知道，我们要找寻‘吴布云’是为的什么吗？”

管宁闻言又为之一愕，但随即冷笑道：“这正是小可要向两位请教的。”

乐山老人微微一笑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且有关本门隐秘，是以老夫才一直未便直告，只是……”他持须一笑：“老夫寻访‘吴布云’，不但绝无恶意，而且还有助于他，这点兄台大可不必置疑。”

管宁微一沉吟，忍不住问道：“难道那吴布云亦是贵派门下？”

乐山老人颌首笑道：“他不但是敝派弟子，而且还是敝掌教的独子。老夫如此说来，兄台想必能相信老夫寻访他实无恶意了吧？”

他语微一顿，又自笑道：“老夫还可告诉兄台，这‘吴布云’三字，实非他原来姓名。老夫本来也难以确定这‘吴布云’是否就是他，更不知道他取此三字的用意，但经舍弟加以分析之后，老夫才想起他从小便喜将‘我不说’三字，说成‘吾不云’，他取这‘吴布云’三字作为假名之意么——哈哈，想来也就是‘我不说我的名字’之意了。”

这乐山老人，和蔼诚恳，神色之间，更无半分虚假，让人听了，不得不相信他所说的话。

管宁闻言心中立刻恍然，但转念一想，却又觉得此事其中必多隐秘。那“吴布云”既是“太行紫靴”的掌门真人的独子，怎的见到他门中之人，却又那般惊恐，而且连面都不愿让人见着？他虽然不知道

此事的真相，更不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，但却觉得“吴布云”既与自己为友，自己便不该泄露他的秘密。

转目望去，盘膝坐在地上的瘦鹗谭菁，此刻上身前俯，深垂着头，竟像是已陷入晕迷之态，而那唐氏兄弟均闭目而坐，连看都未向这边看一眼，生像是全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。一时之间他心中大感犹疑难决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自己若是说出了那“吴布云”的去处，岂非愧对朋友？但自己若不说出他的去处，那么眼看瘦鹗谭菁便得丧命，这么一来，“我虽不杀伯仁，但伯仁却因我而死”。他心中自更难安。

他想来想去，只觉自己此刻已处身于两难之中，无论自己如何去做，都将终身抱憾。但事已至此，却又别无选择余地。他俯首微一沉吟，心中断然下了个决定，目光一抬，朗声说道：“两位与吴兄之间究竟有何关连，在下毫不知情，但两位此刻既以人命相胁，在下却不能与两位一样，将人命看得如此轻贱，只是一一哼哼，两位今日却教在下看清了所谓武林长者的面目。”

乐山老人面容一变，灯光之下，他目中似乎隐隐泛出一阵羞愧之色，那乐水老人却仍然面带笑容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如此说来，可是要将他的下落相告了吗？”

管宁剑眉一轩，颌首朗声道：“正是，两位只要将解药交于在下，在下明日清晨定必将两位带到那吴兄面前。”

乐水老人吃吃一笑，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管宁冷冷笑道：“在下虽不像两位俱是武林中德高望重之人，但却不知食言反悔一事，两位尽管放心好了。”

他此刻已立下决心，无论如何得先救了那瘦鹗谭菁的生命，然后再带两人到妙峰山外的毛家老店去，一起会见“吴布云”。这两人若对吴布云有何不利，他便要以死相争。要知道他此刻自觉今日一日之中，已做了两件有愧于那“吴布云”之事，那“吴布云”纵然有不是之处，他也会全力相助的。

乐水老人哈哈一笑，缓步走到瘦鹗谭菁身侧，当头一揖，含笑说道：“为着小弟之事致令谭兄久候，但望谭兄不要怪罪才是。”

伸手拔开那玉瓶的瓶塞，倒出些淡青药末，伸手一托谭菁下颚，将这半瓶药粉全都倒入他口中，然后目光一转，含笑又道：“谭兄的伤势，可就是在当胸之处？”

瘦鹗谭菁微弱地点头，乐水老人面带微笑，突地伸出右手，快如闪电，在谭菁下脊背一拍，瘦鹗谭菁大喝一声，管宁亦自变色怒喝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却见这乐水老人右掌一拍之后，手掌一反一转，将另外半瓶药粉，亦自倒入掌中，却用左手的空瓶，往谭菁胸前一凑。

他这几下动作，完全一气呵成，端的快如闪电。管宁一声怒喝过后，方待抢步过去，只听“叮叮”几声微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落入那玉瓶里，这乐水老人却在长笑声中，将右掌的药粉往谭菁胸前的伤口上一合，长笑着道：“谭兄身中之针，已被小弟震出，再加上唐兄解药，妙用无方，谭兄只要将息两日，便可无事了。”转过头向管宁笑道：“阁下不必担心，老夫岂有加害谭兄之理？就算有别人要对谭兄不利——哼哼，老夫第一个不会放过此人的。”

这乐水老人果然不愧为名传武林的智者，就这几句话中，不但方才的过失完全推诿，言下还颇有讨好拉拢这瘦鹗谭菁之意。管宁望着他纵声大笑的神态，心中又是气愤，又觉恼怒，只听他笑声渐渐微弱，方待反唇相讥，哪知一直瞑目而坐的唐鹤突地冷冷说道：“各位的事都办完了吧？”

双目一睁，目光闪电般射到乐水老人身上，滴溜溜一转，又道：“两位与我兄弟素无恩仇，两位如有相助之心，就请快将那灵药掷下。两位如无相助救我兄弟之心，而只是随意说说，那么，就请各位都出去，也让我兄弟死得安静些。”

这“峨嵋豹囊”说话的声音虽然极为微弱，但那豪气却仍然冰冷森寒，管宁听了心里不禁一凛，暗忖道：“这‘峨嵋豹囊’难怪会被人称做‘双毒’，此刻一见，果然毒得可以，也冷得可以。他们此刻性命垂危，求人相助，说话却仍是这副腔调，平日的为人，更可想而知了。”

乐水老人目光一转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敝兄弟与两位虽然素无恩仇，但总算是多年故交。故友有难，敝兄弟岂有袖手之理？”

他一面说话，一面又从怀中取出一个碧玉盒子来，接着道：“这便是我太行祖门的师爷，昔年苦心炼制的灵药，近年已越来越少，我兄弟这次出来，也只是带得两盒而已，若非是……哈哈，若非是两位兄弟，只怕再也难得——”

他边笑边说，方自说到“难得”两字，突觉左肋风声一凛，大惊转身，眼前掌影一花，迎面拍来，变化仓促，他举臂一格，哪知手背

突地一麻，他手中玉盒竟已被人夺去。

乐水老人再也想不到，此时此刻，竟会有人抢他手中的玉盒，见这人一击得手，身形便倏然而退，竟是那少年管宁！他再也想不到，管宁会有如此武功，他却不知道管宁武功虽不高，但所习的身法招式却全都是武林最上乘的功夫，是以才能在他猝不及防之下，夺去他手中的玉盒。

这一变故，尤在方才他二人夺去管宁手中的玉瓶之上。唐氏兄弟和乐山、乐水二老，一齐大惊，几乎同声大喝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乐水老人惊怒交集，双掌一错，正待纵身扑上，却见管宁冷笑一声，打开了盒盖，送到嘴旁，大喝道：“你要是过来一步，我就将这盒中之药全吃下去！”

乐水老人身形一顿，心中又惊又奇。要知道这“续命神膏”，不但是太行紫靴门中的至宝，而且是天下武林梦寐以求的灵药。这玉盒虽小，但只要这玉盒中所贮灵药的十分之一，便足以起死人而肉白骨，无论是何门何派的刀创掌伤，只要还未完全断气，求得此药便可有救。乐水老人心疼灵药，见到管宁如此，便也不敢贸然出手，呆呆地愣了半晌，突地展颜一笑，身形不进反退，连退三步，哈哈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如有需用此药之处，只管对我说好了，又何苦如此……”

唐鹤、唐鹞，虽都是生性冷酷，喜怒不形于色之人，但此刻唯一可救他们性命的灵药，被人家夺去，心中亦不禁惊怒交集，但面色却仍森寒如冰。只听唐鹞冷冷哼一声，缓缓道：“这位小哥，如对我兄

弟两人有什么不满之处，也只管说出便是，我兄弟两人虽然身受重伤，哼哼——”

他冷哼两声倏然住口，言外之意，自是“我兄弟虽然身受重伤，却也不会示弱于你。”

管宁目光如刀，凝注在唐氏双毒面上，望也不望乐山、乐水一眼，说道：“在下与阁下兄弟两位，素不相识，‘续命生肌灵膏’，虽然妙用无方，在下却也不需用此物。只是……”

他语声未了，唐鹞已接口道：“那么你如此做法，难道是存心要对我兄弟过不去吗？”

管宁冷冷一笑，沉声道：“在下如此做法，只是请教两位一事。”

乐水老人接口哈哈笑道：“原来这位小哥只是要请教唐氏双侠一事而已，那又何苦如此做法。大家虽然俱无深交，但总算都是武林同源，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，如此岂非要伤了彼此的和气？来来——”

他一面说话，一面抬起脚步，向管宁走去。

哪知，管宁目光突地一凛，冷冷喝道：“在下方才所说的话，阁下此刻，难道已忘记了吗？”

乐水老人干笑一声，停下脚步，却听管宁已自朗声接道：“在下本非武林中人，也不想涉足江湖的恩怨，只是在下却要请问唐氏双侠一句，那四明山庄中的数十条人命，两位该如何交代？”

此话一出，乐山老人、唐鹤、唐鹞，一齐蓦地一惊，虽服灵药，神智仍未完全清醒的瘦鹞谭菁，闻言亦自全身一震。要知道四明山中那件凶杀之事，不但众人俱有极深关系，而且是武林中人人关心之事。

乐山老人一惊之下，脱口问道：“四明山庄中的人命？难道在那四明山庄中惨死之人，与唐氏兄弟又有什么关系不成？”

管宁冷笑一声，朗声道：“四明山庄中惨死之人，不但与这唐氏兄弟有很大的关系，而且依区区所见，那些人纵然不是他两人所杀，却也相去不远——”

乐水老人双眉微皱，沉声道：“老夫虽然未曾参与此事，但听得江湖传言，却是那飘忽无踪，形如鬼魅的西门一白所为，小哥，你——你只怕弄错了吧？”

他一面说话，目光却已投在唐氏兄弟身上。昏黄的灯光之下，只见兄弟两人虽仍端坐如故，但胸膛起伏甚剧，苍白瘦削的面容上，也起了极剧的变化，心中不禁一动，立刻接道：“只是小哥你如另有所见，不妨说出来让大家听听，也许——也许——咳。”

他干咳了一声，转过头道：“反正此刻大家俱都无事，以此来消永夕——咳咳，也算是件趣事。”

他干咳数声，却始终未将自己对唐氏兄弟起了怀疑之意说出来。

管宁微喟一声，将自己如何误入四明山庄，如何见着那些离奇之事，如何埋葬那些武林高手的尸身，如何和那白袍书生一起走出四明山庄，如何又遇着了那翠衣少女，如何避开了“乌煞神针”，如何又遇着了公孙左足、罗浮彩衣、武当四雁、木珠大师，又如何到北京城……种种离奇遭遇都一一和盘说出，然后沉声说道：“上了那四明山庄之人，除了西门一白身受巨痛重伤，尚能侥幸未死之外，其余之人无一生还，但这‘峨嵋豹囊’却为何独能逍遥事外？若是他两人怕

事未去四明山庄，但却有人亲眼所见，而且四明山庄中还有他们的‘豹囊’，我在庄前又险些中了他们的‘乌煞神针’。哼，他们虽想将我杀之灭口，却不知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们事机虽密，却也有被人发觉的一日。”

他侃侃而言，只听得乐山老人、乐山老人、瘦鹞谭菁俱都连连变色。

乐山老人在他说话之中，已缓缓走到唐氏兄弟身侧，此际双目一睁，凛然望在唐氏兄弟二人脸上，虽未说话，但言下之意，却是：“你有什么话说？”

谭菁知道自己师兄便是死在四明山庄，他虽然生性冷酷，但究竟兄弟情深，此刻目光中似要喷出火来，若不是伤势未愈，只怕他早已扑上去了。

唐氏兄弟对望一眼，那唐鹞竟喃喃低喟道：“好厉害的手段。”

目光一抬，在众人面上一扫，长叹道：“这位小哥如此说来，我兄弟真是百口莫辩。但此事之中，其实还另有跷蹊之处，各位如信得过我，我——”

哪知——

他“我”字方自出口，窗外突地漫无声息地击入十数道乌光来，笔直地击向唐氏兄弟身上。

唐鹤、唐鹞惊呼一声，和声往下倒去。乐水老人心头一凛，双掌突扬，强烈的掌风，将这些暗器击落大半。

乐山老人大喝一声，平掌一击，“龙形一式”闪电般掠出窗外。



乐水老人手足情深，生怕兄弟此去有失，便不及检视这些暗器是否已击中唐氏兄弟，一掠长衫，亦自跺脚飞掠而去。

这两人年龄已逾古稀，但身手却仍惊人，眨眼之间，便已消失在窗外的夜色之中。

管宁大惊之下，定神望去，只见乐水老人掌风空隙中飞过的暗器，虽未击中唐氏兄弟，但一沾地面竟“噗”的一声，发出火光来。刹那间，那已经破旧的神幔被点着，熊熊的火势，即将烧到那已自倒在地上的唐氏兄弟身上。

他惊恐之下，来不及多作思索，一个箭步掠到火势所在，脑海中闪电般转了两转，寻思该如何扑灭这熊熊火势。

哪知——

就在他这一犹疑之间，窗外突地一声冷笑，并肩飞入两条人影。管宁全身一震，转目望去，只见两人一高一矮，全身黑衣，就连头面都一齐用块黑巾蒙住，只露出一双灼灼有神的眼睛，身形之快，宛如鬼魅，脚尖一沾地面，便又飘飘掠起，纵身过来。

此时此地，突然见着如此诡异的人物，管宁倒吸一口凉气，壮胆喝道：“你们是谁？意欲何为？”

身形较高的黑衣人阴恻恻一声冷笑，忽地反手击出一掌，可怜瘦鹗谭菁，伤势未愈，待见这一掌是击向自己脑门正中的“百会”大穴，却又无法闪避，狂吼一声，立刻尸横就地。

管宁心头一凉，只见这怪人一掌击毙谭菁，却连头也不回，冷冷说道：“我来要你们的命。”

他声音沙哑低沉，眼见火势已将烧在自己身上的唐氏兄弟，无力站起，方自就地滚到一边，听到这声音，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寒噤，颤声道：“又是你！”

这黑衣人阴阴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又是我！”

呼的一掌，劈面向管宁击出。

管宁呆了一呆，直待掌势已将击在自己面门上，忽地想起那“如意青钱”秘笈中所载的一招来，左掌立刻向上一抬，右掌闪电般直切这人右掌脉门，他左掌一挡刚好挡住这怪人的掌势，右掌一切，部位更是妙到毫巅。

这黑衣怪人想不到面前这少年，竟会施展出如此神妙的招式来，手腕一缩，连退三步。管宁虽然习得秘笈上这种其妙无比的招式，却苦于运用不熟，又不能接连施展，是以一招展出，便无下招。这怪人见他忽然住手，摸不透他武功的深浅，也不敢再次出手。

唐氏兄弟见了这两个黑衫怪人，心中正自心惊肉跳，挣扎着坐起来，忽见管宁施出此绝妙的一招，心中大喜，只希望他能将这两人击败，哪知管宁却呆呆地愣住，他两人又不禁着急。那身形略矮的怪人突地轻叫一声：“大哥，上呀！”双掌一错，手掌一引，左掌又再斜挥，左掌又变掌为指，直点管宁左腰，右掌却已挥向管宁咽喉。

管宁心中方自盘算着该如何施出第二招，忽见此人攻来，他心头一凛，只觉四面竟仿佛都是这人的指风掌影，自己无论向何处闪避，都躲不过他那一指。

其实这一招虽然厉害，但那“如意青钱”上，却不知有多少招式

可以将这一招轻易地化解，但是管宁不但想不起来，即使想起来也不会运用，只得向后一退。但他身后却是正在燃着的神幔，熊熊的火势，烫得他心神一颤。这时他前有敌招，后有火势，正是危如悬卵，他情急之下，右掌向右一挂，左掌向左一闾，身形乘势一冲——

他情急之下，胡乱施出一招，施出过后，遂想起这一招也是那“如意青钱”中所载的妙着，仿佛叫做“铁栅栏”。这黑衣怪人眼看他已将伤在自己手下，哪知他右掌突地用“崩”拳一挂，左拳用“横”拳一闾，仿佛像是五行拳中的“铁索横江”，又仿佛像是太极拳中的“如封似闭”，但威力妙用，却仍在这两招之上，使得自己竟不能不收招而退。他又连退三步，愣了一愣，却也不知道这一招精妙的招式，究竟是何门何派的。

要知道“如意青钱”中所载的武功，俱都是武林绝传已久的绝技，这两个黑衣怪人虽然大有来历，武功很高，就凭管宁此刻的武功，十个也不是这两个的敌手，但管宁施出这两招来，却让这两人齐都愣了愣，更摸不透对手武功的深浅。

但火势越烧越大，这两人纵然再也不出招，就这样挡在管宁身前，管宁也立刻要被火势烧着，只是这两人方才用调虎离山之计，调开仁智双老，此刻便生怕他两人发觉受骗，立刻转来，是以这两人亦自不耐，两人私下交换了个眼色，正待一齐施杀手，速战速决，将对方伤在掌下。

哪知——

窗外又是一声轻叱，竟又飞快地掠入一条人影来，神情匆忙焦急，

一进来，更不答话，扬手一剑，斜斜向这两人挥来。他手中之剑像是甚短，但这一剑挥来，威力却颇惊人，只见碧光一溜，有如闪电，却看不清他这一剑的方向。

这两个黑衣怪人似乎也看出来人不是庸手，一人面对管宁，一人却回转身来，一掌劈向对方肋下，右腿突地无影无踪向下踢起，踢向对方的脉门。

管宁面对着这两个黑衣怪人，心中正自惊愕交集，忽见窗外掠入一个人影来，他只当是那两个老人已然转回，哪知他定眼一看，只见这人身影窈窕，一身翠衫，火光之中，满脸俱是惶急之色，瞟向管宁，焦急关切之色，满现于一双妙目之中。

原来这人竟是那一去无踪，但却时时刻刻俱在管宁心念中的凌影！

朔风凛冽，寒雪纷飞。

带着雪花的寒风，从这荒祠正殿四面破败的窗棂中吹进来，更助长了火的威势，破旧的神幔上，燃烧着的火势，刹那之间，已将房顶烧得一片焦黄，也已将伤及身受重伤的唐氏兄弟，以及被那突来的惊喜惊得呆住了的管宁身上。

他再也想不到凌影会在此时此刻突然现身，只见凌影手腕一旋，避开这身材较矮的黑衣人突地踢出的一腿，手中剑却顺势一转，立即斜挑而上，刷的，又是一剑，挑向对方的咽喉，一双秋波，却时时刻刻地瞟向管宁，目光中又是惶急，又是幽怨，却又是一种无法掩饰的情意。

那黑衣人虽然暗惊她剑式的狠辣快捷，但见了她面上的这种神色，

心中不禁暗喜，双掌一分，突地从剑影中抢攻过来，口中喝道：“大哥，这妞儿不要紧，交给我好了，你只管对付那男的。”

手挥指点，瞬息间攻出数招，招式亦是狠辣快捷，兼而有之，叫凌影丝毫喘息不得。凌影心中又惊又慌，虽然一心想过去护卫管宁，但偏偏又无法分身，咬紧牙关，挥动短剑，但见碧光闪闪，恨不得一剑就将对方杀死。

要知道剑为百兵之祖，载于拳经剑谱，都有着一定的规格长度。

但凌影掌中的这口碧剑，却比普通剑短了不止一半，竟像是一柄匕首，平时藏在袖中，这正是“黄山翠袖”仗以成名的武器，剑法完全是以快捷凶险见长，传自初唐的女中剑侠“公孙大娘”。此刻凌影惶恐之中，更将这本已凶险无比的剑法，施展得比平日还要凶险三分，招招式式，都直欺入对方的怀里，直似近身肉搏。

管宁目光动处，只看得心惊胆战，几乎忘了身前还有一个人在，口中连连喊道：“影儿，小心些，小心些……”

他语声未了，忽听身后的唐氏兄弟拼尽全力，大喝一声：“你小心些。”

管宁心头一跳，只见那叫做“大哥”的黑衣汉子，已自漫无声息地欺了过来，劈面一掌向管宁迎面打来。管宁虽已惊觉，但发觉已迟，眼前这一掌劈来，竟是无法闪避。

哪知黑衣汉子掌到中途，突地身形一闪，又退了回去。

管宁心中不觉大奇：“他这是干什么？难道他无法伤我！”

他却不知这汉子方才被他无意施展出的一招绝学惊退，此刻虽又

攻来，但心中丝毫不敢大意，是以这劈面一掌，原是虚招。

他一招击出，却见管宁仍然动也不动地站在当地，只当管宁识破了他这一招的虚实，心中不禁又为之一惊：“这少年武功经验怎的如此老到？”

身形一缩，竟又退了三尺，露在蒙面黑巾之外的一双眼睛，上下打量着管宁，实在不知道这少年的武功深浅，更不知道这少年的身份来路。

火势更大，竟已将屋顶燃着，管宁与那叫做“大哥”的黑衣汉子面面对，心里在七上八下地估量着对方的心意，而管宁心中，只望凌影能够得胜。

他偷眼望去，只见一团碧光裹着一条人影，似乎凌影已占上风，心中不禁暗喜，他却不知道凌影此刻心中正是惊恐交集。原来，她招式虽狠辣快捷，但这黑衣汉子似对她的招式颇为熟悉，无论她施出多么诡异狠辣的招式，却都被对方轻轻化解了开去。

她心里又惊又奇：“这黑衣汉子是谁？怎的对我的剑法如此熟悉？”

幸好她身法轻灵，招式上虽被对方占得先机，但一时之间也不致落败。

“峨嵋豹囊”唐氏兄弟一生称雄，此刻却落得这种状况，两人俱都是武功高强，经验老到之人，心中已知道自己是凶多吉少，熊熊的火势，虽还未伤到他们身上，但炙热的火焰，却已使他们有一种置身洪炉的痛苦。

唐鹖暗叹一声，突地振起精神，叫道：“我兄弟生死不足惜，兄台也不必这般护卫于我等。”

那叫做“大哥”的黑衣汉子目光动处，只见管宁仍然动也不动地站在地上，面上似是木无表情，他自然不知道管宁此刻正是心慌意乱，五中无主，还只当这少年艺高人胆大，有着超人的谨慎功夫。原来这黑衣汉子一生深沉谨慎，此刻自然不敢轻举妄动，听到唐鹖的话，方自立刻接口道：“是了，我与你毫无冤仇，何必来蹬这浑水？”言下之意，自是叫管宁快些走路，自己便也不难为他。

哪知唐鹖却冷笑一声，又道：“我兄弟死后，只望兄台能替我兄弟到四川唐家去通知一声，叫本门中人为我兄弟复仇。”

那黑衣汉子目光灼灼，望向唐氏兄弟，闻言亦自冷笑道：“对极，对极，你若如此做，就也算得是无愧于他兄弟二人，何苦多管闲事？”

他两人轮流而言，说话的对象，却都是冲着管宁一个人。那黑衣人一心想将唐氏兄弟杀死，却并不怕他兄弟二人寻人复仇。他不知道管宁功力深浅，不愿贸然动手，是以此刻说出这种话来。

却听唐鹖又道：“只不过我兄弟还有一事，若不说出，实在死不瞑目，那便是……”

黑衣汉子大喝一声：“要死就死，多说什么！”身形微动，似又将欺身扑上。

哪知……

管宁却突地大喝一声：“停住！”

黑衣汉子一惊之下，果然停住脚步，管宁见了，心中大喜，暗道：

“这家伙果然有些畏惧于我。”

要知道管宁本是绝顶聪明之人，起先虽在奇怪，这黑衣汉子为什么空自满眼凶光，却不敢上来和自己动手。

后来他想来想去，心中突地一动，忖道：“难道是这汉子见了方才我施出的那一招，以为我身怀绝技，是以不敢动手？”

是以他此刻一声大喝，黑衣汉子身形一顿，他便越发证实了自己的想法，故意冷笑一声，缓缓说道：“我与这唐氏兄弟非亲非故，本不愿多管你等闲事，何况我一生最不喜欢凶杀之事，是以方才手下留情，也不愿伤害到你，你若真的逼我动手，那么……哼哼！”

他语声故意说得傲慢无比，但心中却仍有些忐忑，不知道自己这一番话，能不能吓得住人家。

哪知道他这一番信口胡诌，不但说得极为逼真，而且还直说到别人心里。那黑衣汉子听了，目光果又一变，心中暗忖：“我起先一掌劈去，平平无奇，但却留下极为厉害的后招，但是他只左掌一扬，右掌一切，不但以攻为守，妙到毫巅，而且竟还封了我预留的后着。”

他心念一转，又忖道：“到后来他施出的那一招，既非五行拳中的‘铁索横江’，又非太极拳中的‘如封似闭’，但却兼有这两招之长，能守却又能攻，这两招式之诡异奇妙，当真是令人闻所未闻。但是他明明占得先机，却不乘势而攻，想来真的是手下留情。”

他心念思忖之间，那边正自激战得难分难解的两人，亦自听到管宁方才所说的话。凌影对管宁的武功知之甚详，听到管宁说出这种俨然是绝顶高手的话来，心中既惊又怪却又惶急，面上自然也就流露出



来。

那身量较矮的黑衣汉子见了她面上的表情，心中突地一动，双掌连挥，切、抓、点，攻出四招，口中大喝道：“大哥，你莫听他的鬼话，他根本是银样蜡枪头，经不得打的。”

其实他心中亦无十分把握，此番说的不过是诈语而已。

管宁听了，心头不禁一凉，但他知道这是自己的生死关头，背后火势虽然炙得他火烧毛燎，心中虽惊恐，但面上却丝毫不露出一丝神色，突地仰天大笑几声，朗声说道：“经不得打的……哈哈！哈哈！”他一连狂笑了四声，笑声突地一顿，冷冷说道：“我若是右掌自左而右，划向你胸乳之间，左掌横切，切向你的腹下，让你明明以为……”

他语声未了，那身材较矮的黑衣人，已又抢口喝道：“你胡吹些什么，这算什么厉害招式？”

管宁目光仰视，望也不望他们一眼，负手而立，冷笑说道：“我右掌明明是以指尖划向你右乳上一寸六分属肺经的‘右上血海穴’，但是我手掌挥处，其实却是点向你左乳上一寸六分属肝经的‘血海穴’，然后手腕一抖，乘势又点向你属厥阴肝经的‘左期门穴’处。”

他一口气说到这里，语声顿也不顿地往下接着又道：“我左掌明明是横切你脐下三寸，小肠之募的‘关元穴’，其实左肘一回，却撞向你大横肋外，季肋之端，骨尽处，软肉边，脐上三寸，左去六寸，属足厥阴肝经的‘章门大穴’，而左掌乘势一扬，却反掌挥上，你此刻若想避开我右掌，必定向左后方退去，我左掌这一挥，正好拍你喉结下一寸的‘天突大穴’，以及‘天空穴’再下一寸六分的‘璇玑大

穴’，而右掌恰好在此时圈回，点向你手厥阴穴，属心包络，腋下三寸，乳后三寸，着肋直腋，揪肋间的‘天池穴’。”

他顿也不顿，想也不想，一口气说到这里，方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简简单单的一招，我脚都可以不动，请问你如何抵挡？”

要知道他本是过目成诵的九城才子，早已将“如意青钱”上的秘技背得烂熟，真正动起手来，虽因动手经验，与武功根基之不足，是以不能将之随意施展，但此刻由口中说出来，不但全都是武功上的绝妙招式，而且对于穴道位置的分辨，更像是了如指掌，全都是武林人梦寐以求的内家绝顶要诀。

这一番话不但听得那黑衣汉子目定口呆，冷汗直流，便是唐氏兄弟也听得两眼发直，就连明知他武功平常的凌影，听了心中也不禁又惊又喜，心里竟也怀疑起来：“他莫非是身怀绝技，故意深藏不露？”

这其间一切事的变化，都是随着在场各人心理的变化而发生，而心理之变化仅是一瞬之间事，但笔下描述却费事颇长，但当时却极快。

就在这刹那之间……

一直交手未停的凌影，方自施出一招“神龙驭风”，左肩突地一震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竟被那身材颇矮的黑衣汉子击了一掌。

她只觉肩胛之处痛彻肺腑，不由自主地“哎哟”一声，呼出声来，只是她多年苦练，虽败不乱，右掌碧剑招式仍未松懈而已。

而那叫做“大哥”的黑衣汉子，口中虽在纵声狂笑，藉以扰乱唐鹞的语声，但心中却在转念头。他见到管宁仍然站着不动，心中又已有些怀疑：“这少年怎的不来阻止于我？”

此刻凌影一声惊唤，却使得他心念又自极快的一转，忖道：“呀，我莫要被这少年愚弄了，想这女子与他本是一路，他怎的不加援手，除非……”

这心念在他心中一闪而过……凌影惊呼方自出口。

管宁心中方自一惊，唐鹞口中方自说到“那便是……”

这黑衣汉子“大哥”口中突然厉叱一声，身形暴起，刷地扑向唐氏兄弟，双掌齐出，呼的一声。

风助火势，管宁衣角一扬，沾上火苗点点，他根本未曾感觉，咬牙跺脚，一个箭步窜过去。

只听唐氏兄弟接连两声惨呼。管宁心头又一颤，扬手一掌，向那身材较矮的黑衣汉子击去。“大哥”厉声狂笑。

凌影惊呼一声：“小管，你莫动手！”

又是呼的一阵狂风，火舌卷上了“峨嵋豹囊”唐氏兄弟的尸身。

黑衣矮汉阴恻恻一声冷笑：“原来你真的是银样蜡枪头！”翻身一掌，他已自管宁一掌后来的掌风之中，发现这少年还是不行。“啪”的一掌，两掌相交。

“大哥”厉笑之声未绝，微拧身形，掠向管宁。管宁只觉掌心一热，尽力一震，蹬蹬蹬，退后三步。

凌影惊呼一声，青锋连环，剑花如雪，刷刷刷刷，一连四剑，将黑衣矮汉迫退一半，纤腰猛拧，刷的掠向管宁。

“大哥”厉笑中，掠到管宁身侧，伸出手掌，当胸拍去。管宁大惊之下，方待急闪……

凌影娇声中，已自掠了过来，青锋一领，刷的劈下。“大哥”掌方递出，寒光已至。他不求伤敌，但求自保，身躯微斜，反腕斜剪，四指如剪，剪向凌影的脉门。

管宁惊魂初定，站稳身形。凌影腕肘微缩，反腕又是一剑，身躯藉势一转，挡在管宁身前。黑衣矮汉冷笑一声，一掠而至。

管宁目光动处，大喝一声，猛力一窜，挡住黑衣矮汉的来势，连环击出双拳，势如疯虎。他这几拳完全不合章法，但却是拼了性命击出，再加上他此刻内力已非昔比，是以方才接了人家一掌，并未受伤，是以这几拳竟亦风声虎虎。

黑衣矮汉愣了一愣，只当他又使出什么怪招，身形微退，目光一闪，只见管宁这几拳空门露出，不禁冷笑一声，左掌一扬，右掌缓缓划了个圆弧，突然“刷”的一掌劈下。

管宁连环击出数拳，拳拳落空，忽见人家一掌劈来，竟容容易易地从自己双拳中直劈而下，他忽地身躯后仰，胸中忽有灵光一闪，左右双拳，各划了一个圆弧，交挥而出，右腿乘势一踢，右掌忽地一顿，变掌为指，疾点而出。

这一招三式，快如闪电，攻守俱兼，时间、部位，莫不拿捏得妙到毫巅，他生死交关之下，竟又施出一招妙绝天下的高招。

黑衣矮汉一掌劈出，满心以为手到擒来，哪知肘间突地微微一麻，他大惊之下，猛见对方三式俱来，刷的，“金鲤倒穿浪”，后掠五尺，定了定神，只觉背脊已出了一身冷汗。

那边凌影剑光纵横，正和“大哥”斗在一处。她左肩已受微伤，

多少影响到一些招式的施展，而她就在这眨眼间，又似乎发现这叫做“大哥”的黑衣汉子，身手还比自己方才的对手高明。她不禁暗中长叹，只道今日自己与管宁都是凶多吉少。哪知几个照面一过，她竟觉得自己与这“大哥”动手，竟似乎要比方才轻松得多。她心中不觉大奇，但心念一动，却又立刻恍然。

原来“大哥”武功虽高，对凌影这种江湖罕见的剑法，却不熟悉，是以动手之间，便得分外留意，而另一黑衣汉子却似对她所施展的剑法了如指掌，是以着着都能抢得先机。

一念至此，剑势一领，身形展动，身随剑走，剑随身发，左臂虽不能展动，但右掌这口剑专长偏锋，刹那之间，但见青锋剑影，有如满天瑞雪，剑式竟比方才还要激烈几分，可是她心中却仍不禁暗自寻思。

“那较矮些的黑衣汉子究竟是谁？他怎的会对我剑法的招式如此熟悉？”原来“黄山翠袖”一脉相传的剑法，不但武林罕睹，而且简直是绝无仅有，武林中知道此路剑法的人，可说少之又少，是以凌影此刻心中方自大起怀疑，但想来想去，却也想不出头绪。

而这一切事，却亦是发生在刹那之间的。

风声、火势、娇叱、惊呼、剑光、人影、拳风、剑啸。

突地。

轰然一声！

一条本已腐朽的屋梁，禁不住越烧越大的火势，带着熊熊烈焰，落了下来，刹那之间，但见……

木石飞扬！尘土弥漫！风势呼啸！烈火飞腾！剑光顿住！人影群飞！

砂尘……砂尘……砂尘……砂尘……

火！火！火！火！

在这漫天的砂尘与烈火之中，管宁、凌影，依墙而立，穿过火光，举目望着站在对面墙角的那两个黑衣汉子，心中怦然跳动，烟尘与烈火飞扬，但是，方才舍生忘死的拼斗，此刻都已在这跳动与飞扬之中平息。

静寂……风声呼啸……一条颇长秀美的人影，突地了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口，熊熊的火势，映着她如雾云鬓，如花面靥。

“谁是门口那辆马车的主人？”

声音娇柔，但却冰冷，每一个字都生像是由地底涌出来似的。管宁心头一震，转目望去，却见那当门而立的人影，赫然竟是“绝望夫人”！

她缓缓地移动着目光……目光掠向管宁，管宁颌首沉声道：“在下便是！”

她目光依然移动着……目光掠向凌影，凌影竟微微一笑，她竟也微微一笑。管宁大奇：“她俩竟然是认得的！”

她目光依然移动着……目光掠向那两条黑衣汉子，然而……那两条黑衣汉子却已在她目光到来之前，齐地跺足纵身，穿窗而去，眨眼之间，便已在沉沉夜色之中消失无影。

绝望夫人冷冷一笑，突地回过头来，道：“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

被火烧的滋味可当好受？”

罗袖一拂转身走了出去。管宁怔了一怔，转目望去，只见凌影也正在望着自己。他心里一动，竟又忘了熊熊火势，忘情地想去捉凌影的手，口中道：“影儿，我……真想不到你来了。”

哪知凌影将手一甩，竟又不再理他，转身掠出门外。管宁愕然道：“难道我又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她？”

其实他虽聪明绝顶，却又怎猜得到少女的心事？

他垂首愣了半晌，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，长叹一声，走出门外。一阵风吹过来，他陡然一凛，定了定神，背上有些火辣辣的烧痛，原来他方才背火而立，火虽未将他烧着，却已烤得他不轻，只是他那时心情紧张，却根本没有注意到。

颓败祠堂，在他身后烧得必剥剥的声音，他走出门外只觉得千种懊恼，万种失意，齐地涌上心头，心中暗道：“管宁呀管宁，你到底做了些什么？唉……”

大步走了两步，只见那辆本来停在门口的马车，已远远牵到路边，还有一辆马车，停在这辆车旁，正是那少年“吴布云”的车子。凌影坐上车辕，似乎正在和那绝望夫人含笑说着话，见他来了却陡然将脸一板。他心里又气又恼：“你何苦这样对待我！”

于是故意不望她，走到绝望夫人面前躬身一揖，大声道：“多谢夫人相救之德……”

绝望夫人微微一笑：“你只怕谢错人了吧？救你的人又不是我。”

凌影鼻孔里哼了一声道：“我又不是救他的。”

管宁愣了一愣，心中又自暗叹一声道：“多谢夫人将这辆车送回，我……在下……”

他心里又是失望，又是气恼，虽然心里有许多疑问，但却一件也不想提起，只想快些见着吴布云办完正事。一时之间他只觉无话可说，心想：“我虽不是你救的，但车子总是你送回的吧！那么我谢你一谢，然后就走。”哪知绝望夫人却又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车子也不是我送回来的。若不是这位妹子，只怕此刻我已驾着你的车子到了北京城了。”

凌影鼻孔里又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种不识好歹的人，根本就不要和他多话。”

管宁愣了一愣，心想：“我何尝不识好歹来了？”

却听绝望夫人接道：“非但你不必谢我，我还得谢谢你才是。若不是你，我哪里找得着这个，我得要谢谢这位妹子，若不是她，只怕……”

她轻轻一笑，只见她笑如清莲初放。她见管宁和凌影各将目光偏在一边，故意不望对方一眼，心里觉得好笑，但想到自己，又不免有些黯然。语声一顿，呆了一呆，方自展颜笑道：“不但我要谢谢这位妹子，只怕你也应该谢谢这位妹子呢！”

凌影眼眶一红，回过头去，伏在辕上。她为了管宁当真是受尽千辛万苦。方才管宁在危难之中，她又奋不顾身跑去相救，但等到事了，她心里却又想：“你对我那样，要帮别人来杀我，我却这样……”

心里火气又上来了，转头走了出去，故意不理管宁，其实心里却又希望管宁追过来陪话，好让自己平平气。



她却不知道管宁初涉情场，哪里知道她这种少女的微妙。她也不想是自己先不理人家的，此刻见了管宁不理她，想到自己所吃的苦，越想越觉委屈，眼眶一红，竟伏在车辕上啜泣起来。

管宁这倒更弄不懂了，眼望着绝望夫人，好像要她告诉自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绝望夫人一笑走到凌影身侧，轻轻抚着她的肩膀道：“妹子，你别哭。有什么人欺负了你？姐姐替你做主。”

管宁心中恍然，大怒忖道：“原来是有人欺负她了，难怪她如此委屈。”

心里只希望凌影快些将那欺负她的人说出来。

哪知凌影一掠秀发，手指一伸，竟笔直指向他的鼻子。

“他欺负了我。”

她泪痕未干，朱唇轻咬，但是满脸又怒又恨的神色。

管宁心里却一惊：“我几时欺负她了？”

瞪着眼睛，张开嘴巴，作声不得。绝望夫人见着他的样子，心里忍住笑道：“原来是他欺负了你，姐姐替你报仇。”

却听凌影噗哧一声，竟也笑出声来，原来她见了管宁的样子，也忍不住要笑。绝望夫人秋波一转，啐了一声，噗哧笑道：“原来你们是闹着玩的呀，幸好我还没有动手，不然的话，只怕妹子你反而要来找我报仇。那才叫做冤枉哩。”

凌影面上又哭又笑，心里的委屈，却早已在这一哭一笑中化去。她狠狠地瞪了管宁一眼。管宁此刻纵然真呆，心里却也明白了几分，但觉心里甜甜的，走过去当头一揖，含笑道：“影儿你莫见怪，都是

我不好……”

凌影心里早已软了，但嘴上却仍是硬的，竟又一板面孔，道：“唷！这我可不敢当。管公子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？千万别向我陪礼，我可担当不起。”

管宁忍住笑道：“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时常欺负你，故意不睬你……”

话声未了，他自己忍不住笑了，肩上却着了凌影一拳。但凌影这一拳却无内力，更无外劲，正是“高高举起，轻轻落下”，打在管宁身上，管宁非但丝毫不痛，反而笑得更厉害了。

绝望夫人见到这一双少年男女打情骂俏的样子，回头望望那辆大车，车里正卧着晕迷不醒的西门一白，她忍不住幽幽一叹，回转头向车内望了一眼，轻轻道：“红儿，大爷的脉息可还好吧？”

车里面一个甜甜的声音道：“大爷睡得很熟，夫人你放心好了。”

管宁与凌影四目相投，心里但觉方才的千种懊恼，万种失望，此刻却成了千种柔情，万种蜜意。哪知凌影却又一板面孔，道：“你望我干什么？”

管宁一愣，却见凌影目光一斜，樱唇一撇，轻轻骂道：“呆子！”

管宁顺着她目光望去，见到“绝望夫人”沈三娘的神情，不禁暗骂自己：“我怎的如此糊涂，明明知道绝望夫人便是那白衣……西门一白的……夫人，先前竟想不出来。”

此刻他对一切事虽已恍然，但有些事却仍要用心思索，于是也走了过去道：“夫人，那白……西门前辈的伤，大概不碍事的，他已服下‘翠袖护心丹’……”

沈三娘回头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知道，这些事那位妹子都已跟我说过了。”

她语声一顿：“听说一白的脑筋……唉，有一些迷糊了，什么事都不记得，是吗？”

管宁颌首一叹，道：“若是西门前辈的记忆未失，那么什么事都极为清楚了。”

沈三娘目光又呆呆地望在车里，缓缓道：“但是我相信一白不会做出那种事的……”突地回过头：“你说是吗？”

管宁叹道：“我如非此种想法，那么……唉，夫人，这件事的确错综复杂，直到今日，我仍然茫无头绪，而且越来越乱。体来我以为此事乃‘峨嵋豹囊’所为，哪知……他两人此刻却又死了……”

凌影早已走了过来，依然站立绝望夫人身侧，此刻突地插口道：“这件事虽然错综复杂，但只要弄清几件事，一切便都可迎刃而解了。”

管宁目光一亮，急道：“一些什么事？”

凌影缓缓扳着指头道：“第一件，我们该弄清西门前辈是中了什么毒？什么时候中的毒？又是中了什么人的毒？第二件，我们该弄清他的记忆怎的失去的？第三件，我们最好能将他的记忆恢复过来……”

她一本正经扳着手指头，缓缓说着。管宁听了，却只觉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忍不住接口道：“是极是极，我们最好能算个卦，将凶手算出来。”

沈三娘心中虽然烦恼，但此刻却忍不住轻轻笑出声来。

凌影一愣，气道：“怎的，我说错了么？”

沈三娘见了她的样子，柔声道：“妹子，你没有说错，但是你说的三样，却都是茫无头绪可寻，他所说的茫无头绪，就是指的这些事呀！”

凌影秋波一转，想了一想，不禁红生双颊，恨恨对管宁道：“好，我又说错了，管才子，你聪明，你倒说说看。”

凌影樱唇一撇，像是又生气了，管宁忙道：“你说的全对，但这些事除了第一件‘西门前辈是中了什么毒？’还有希望查出之外，别的事的确茫无头绪。”

他心念一转，突地想到“峨嵋豹囊”临死之际所说的那些话，心中好像蓦地捕捉到一些什么，目光一垂，竟突地沉思起来。

凌影柳眉轻颦，似乎又想说什么，却被沈三娘轻轻一摆手阻止住了。只见管宁俯首沉思半晌，突地抬起头来，沉声道：“我此刻像是有一些头绪，只是我一时还未能完全抓住。”

沈三娘微微笑道：“你且说出来看看。”

凌影忍了半天，此刻忍不住道：“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去避避风，坐着说好吗？我……我实在累了。”

沈三娘微一叹，道：“也真难为了你，是不是有好几天没有睡了？”

凌影垂下目光，轻轻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些日子，我一直睡得不够。”

管宁痴痴地望着她，刹那之间，只觉心中浪潮汹涌，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，轻轻道：“你是不是一直在暗中守望着我……”

凌影一甩手，轻轻啐了一声，娇靥之上，却又满生红霞。

沈三娘叹道：“这位妹子对你……唉！真是少有。我也得感激她，若不是她，只怕我今日也看不着一白了。”

管宁心中一动：“影儿，那些刀剑和耳朵，可是你送进去的？”

凌影秋波一转，忍不住噗哧一笑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一样。

管宁奇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凌影道：“等会再告诉你，现在天都快亮了。”

她话声未了，管宁心头突地一震。

“天快亮了，天快亮了……”突地掠上马车，道：“快走，快走，再迟就来不及了。”

突又掠下车，走到另一车旁，打开车门一望，只见公孙左足还安然卧在里面，松了一口气，又掠上马车。

“快走，快走，再迟就来不及了。”

同样的一句话，他却一连说了两次，而且神态更是慌乱。

凌影大奇，问道：“你瞧你，干什么呀？慌成这副样子。”

管宁道：“我与一人明日午前，约在妙峰山见面，再迟就赶不及了。”

凌影笑道：“是否就是那个撞你车的人？”

管宁一愣：“原来你也看见了。”

凌影笑道：“我非但看见，而且还忍不住要出手哩……你们那时真有些大意，什么人在你们旁边，你们都不会发觉的。”

管宁心下大为感动，暗叹忖道：“原来她真的一直跟着我。”

却听沈三娘突地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不但他们那时有些大意，只怕我们此刻也有些大意哩！”

凌影、管宁俱是一愣。

只见，沈三娘目光阴寒地望着路旁的枯树的阴影，冷冷又道：“只不过若有人要把我沈三娘当做瞎子，那他就错了。”

她语声一顿，突地大喝道：“朋友，还不出来！”

## 第十章 车座下的秘密

但枯木阴树中，却仍无声音，沈三娘柳眉一轩，目光之中，突地满布煞气，管宁心中一凛。

“看她平日娇笑之态，有谁会知道她发怒之时，竟是如此可怕。”

只见她身形方自微微一动，枯木阴影之中，已自缓缓走出两个人来，却正是那仁智二老。

管宁、凌影对望一眼，心中既是惭愧，又是佩服，耳听沈三娘冷冷地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你们两位。我真没有想到年高望重的仁智双老，也会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身影突地飘飘掠起，凌空一转，横飞丈余，向另一方向掠去，口中一面喝道：“你也给我站住！”

倏然一个起落，身形便已远去，轻功之妙，端的惊人。

仁智双老对望一眼，似乎在暗中庆幸自己没有逃走。管宁心中亦是大为惊服，这绝望夫人看来弱不禁风，却有如此身手，一面却又暗中奇怪：“还有一人，会是谁？”

对于仁智双老伏在暗处，却并不奇怪。

他知道两人一心想自己带他们去找那少年“吴布云”，是以方才追了半天，没有追到，就折了回来，只是他们看见自己和绝望夫人在一起，是以不敢现身，只得隐在暗处。但暗中居然另外还有一个人，却令他料不透了。

“难道是那个黑衣大汉？”他心中暗忖：“若是他们，那可好了，我只要能见着这两人的真面目，那么……”

他心念方转，只听乐水老人冷冷笑道：“阁下方才所说的话，是否算数？”

管宁剑眉一轩，朗声道：“小可从来不会食言背信，两位只管放心好了。明日午前，我一定带两位去见那‘吴布云’之面。”

远处隐隐有娇叱之声传来，像是绝望夫人已和人动手。凌影微微一皱眉，道：“我去看看。”刷的掠起身形，倏然两个起落，亦自掠去。

仁智双老对望一眼，乐水老人突地身形一动，掠到马车前，探首一望，脱口呼道：“果然是他，他果然真受了伤。”乐山老人长眉一耸，亦自掠了过去。管宁心中一惊，却见马车内突地一声娇叱，道：“滚开。”

数十点光雨，电射而出，仁智双老大惊之下，袍袖一拂，身形闪电般倒退数尺。乐水老人喝道：“你这丫头，怎的如此毒辣！”

车厢内冷笑一声，又自叱道：“毒辣又怎的？”

人影一花，那身着红衣的垂髫少女“红儿”，已自掠了下来，叉腰冷笑一声道：“是他又怎的？受了伤又怎的？难道你们还敢怎样么？”

仁智双老面上连连变色，俯首一看，夜色中，只见满袖俱是银星，心中不禁一寒，知道自己方才若不是用这袍袖一拂，那么纵然退得再快，只怕也免不得要挨上几下。

他们方才隐在暗处，隐隐听到几句言语，便猜想车中之人，可能便是受了伤的西门一白，此刻一见，果然不错。要知道天下武林中人，大都将西门一白视为仇敌，这仁智双老自然也不例外。只见乐水老人



目光转了数转，突地缓缓道：“那么，你明天一定可以带我见他吗？”

此时此刻，他突又说出这句话来，说得完全不是时候。管宁方自一愣，却见他语声未了，突地冷笑一声，拧转身形，扬身一掌，击向红儿，身形亦自闪电般扑了过去。

要知道这西门一白在武林的地位，端的无与伦比，若是谁能将他杀死，那么，此人虽然是藉藉无名之辈，也立刻会变得名扬四海。

乐水老人一见这西门一白果是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地卧在车内，心中动了杀机，心想：“那沈三娘此刻不在此处，我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，杀了这西门一白，然后再将那少年劫走，这小丫头暗器虽歹毒，武功谅也挡不住我全力一击，等到沈三娘回来，我已走了。何况，纵然她追了上来，我兄弟两人全力和她一拼，也未必畏惧于她。”

这念头在他心头闪过，也便立下了主意，口中随意对管宁说了两句话，以做掩护，暗中却早已满蓄真力，准备痛下毒手。

此刻他身形闪电般掠去，掌风如排山倒海击来，红儿大惊之下，横掌一挥，准备拼死接他一掌。管宁心头一震，要想阻挡，却已不及。乐山老人心性虽较为仁厚，但对西门一白却也存有怀恨之心，更不会去拦阻他兄弟的行事，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之间……

管宁长袖突地一挥，闪电般后掌一扬，击向那匹套车的健马。他暗器手法虽不高，但击人不够，击马却有余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击中马背的“暗器”也自落在地上，竟是那内贮“续命神膏”的碧玉盒子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那匹马背上果然着了一记，只听一声惊嘶，这匹

马竟扬起四蹄，向前奔去。

原来方才那两个黑衣汉子突然出来，他一惊之下就将这玉盒藏在袖中，方才动手之际，这玉盒虽小，却在他袖中动来动去，甚是不便，还险些掉出，幸好他动手时间不多，但他心中已在暗中埋怨它的碍事，却想不到这碍事的东西，到此刻竟派上了大用场。

乐水老人一掌击去，只见红儿挥掌来挡，他心中暗骂一声：“找死！”手掌一震，只将红儿震得娇呼一声，“噗”的坐在地上，还幸好乐水老人到底见她只是个小女孩，未真的施下毒手。

但她这一跤跌在地上，也觉手腕如折，屁股发痛，心中突地一惊，暗忖着：我身后明明是马车，怎的我却会跌倒地上？回头一看，才知道马车已跑走了。

乐水老人一掌将红儿震退，正待前行一步，将车中的西门一白击毙，哪知目光动处，马车竟发狂地奔开。他心中惊怒交集，脚尖一点，身形倏然几个起落。那马车越过大路，奔向道路的另一边。套车的马虽在受惊之下，扬蹄而奔，而到底方自起步，是以眨眼之间，就被乐水老人追上。

乐水老人冷笑一声：“西门一白呀，你这番要死在我手上吧。”

身形一起，正待将马车拉住，哪知眼前突地人影一花，一个人挡在了他的面前，冷冷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他一惊顿住身形，抬头望处，只见不知何时，绝望夫人已站在自己面前。他面上轻笑了几下，方自讷讷说道：“这匹马突地发狂，我想将马车拉住。”

绝望夫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劳阁下费心。”

身躯一扭，突地闪电般掠出数丈，玉掌疾伸，轻轻搭上马车，那匹马空自扬蹄长嘶，却再也奔不出一步。

乐水老人见了暗中心惊，立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却听乐山老人突地在路那边扬声喝道：“二弟，庸儿在这里……”

乐水老人心头一震，掠了回去，只见红儿已爬了起来，满脸苍白地站在另一辆马车旁，一手牵着马匹，想是生像这匹马也受惊奔出，另一手却在不停地甩动，那方才随着绝望夫人掠去的翠衫女子，此刻也已掠了回来，面带冷笑，双手叉腰，站在管宁身侧。而管宁此刻却替倒在地上的一人关节之处不住推拿，乐山老人也站在这人身侧，见到乐水老人来了，喜道：“二弟，你看这不是庸儿吗？”

乐水老人定睛而视，只见地上的一人果然就是“太行紫靴”公孙尊的独子，偷跑下山后化名为“吴布云”的公孙庸。

绝望夫人牵着马车，缓缓走了过来，秋波一转，冷冷说道：“原来你们三人是一路的。”

她方才只见一条人影本来避在暗处，见她揭破仁智双老的行藏，便待逃跑，她闪电般追了过去，只见这人影轻功不弱，她追了数十丈，方才追上，正待喝问，哪知这人影却一言不发地回过头来，劈面就是一拳。

这一拳打的部位极妙，拳风虎虎，但沈三娘武功绝高，怎会被他打着？轻轻避开，三两个照面，便已点中这人的麻穴。这时凌影也已追了过来，一见此人，脱口道：“这人不是和小管一路的吗？”

她两人便将此人架了回来。走到一半，沈三娘突地见到马车狂奔，知道事情有变，丢下了凌影和这少年，飞掠而来，正好及时挡住乐水老人的杀手。

此刻她方自冷笑一声，说出那句话，管宁立刻抬首道：“此人和我是一路的，绝望夫人看我薄面，解开他的穴道。”

要知道绝望夫人武功绝高，所用点穴手法，亦是独门传授。

方才那乐山老人竟亦未能解开，此刻微微一怔。

“明明此人和仁智二老一路，怎的他却又说和他一路？”但她终于过去解开了“吴布云”——公孙庸的穴道。突地柳腰一折，手掌乘势拍出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竟将身侧乐水老人重重括了一下。

乐水老人见她为公孙庸解穴，再也想不到她会出手相攻，而且这一掌来势如闪电，等他要避已是来不及，脸上竟着了一掌。他在武林中身份极高，几时受过这种侮辱？当下怒火上冲，方待反目动手。

哪知绝望夫人却已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你的头怎的打到我的手了！”

乐水老人不觉一愣，他平生也未曾听过这种话，只听凌影、红儿，噗哧一声，笑出声来，他想了一想，方自大怒喝道：“你竟敢如此戏弄于我，怎的说出……”

话声未了，忽见沈三娘冷冷道：“你方才若是去拉那辆马车，那么我的手此刻就是被你的头打了。”

乐水老人又愣了一愣，心中空有满腹怒火，却已发作不出，心想：“这女人果真难缠，想来她已知道我要对西门一白下毒手，这一下打得还算客气，等会若是被那小丫头再去挑拨两句，她岂非要找我拼

命？”

他以智者自居，一生不肯做吃亏的事，知道这绝望夫人武功高强，自己万万不是敌手。自己年龄这么大了，若是死在这里，那才冤枉。一念至此，忍下一口气。只见公孙庸穴道被解，吐出了一口浓痰，站了起来，便道：“大哥，庸儿，我们走吧。”

乐山老人看到自己兄弟挨打，心里也是难受，喝道：“庸儿，你爹爹正在苦苦等你，有什么话，回去再说，现在走吧！”

沈三娘秋波四转，恍然忖道：“原来他们不是一路的，这倒奇了。听他们口气，这少年竟是太行紫靴的儿子，怎的却偷跑出来，又打扮成这副样子？”

只见这公孙庸站起身来，一直垂着头，望也不望仁智双老一眼；他们叫他走，他也生像没有听到。

沈三娘便冷笑一声，又道：“若是人家不愿走，谁也不能强迫的。”

管宁心里正在奇怪，这少年“吴布云”——公孙庸明明和自己约在妙峰山下的毛家老店见面，此刻怎地又跑到这里来了？听到沈三娘这话，忙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吴兄不愿走……咳咳，公孙兄若不愿走，谁也不能强迫他走的。”

乐水老人满腔火气，无处发泄，听了管宁的话，大喝道：“老夫的家务事，你知道什么？哼，小孩子多什么嘴！”

凌影柳眉一扬，方待怒喝，却听沈三娘已自喝道：“你说话最好放清楚些。谁是小孩子？年纪大又怎的？”

凌影连忙接口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年纪大又怎的？有的人老而不

死，就是……就是……”

她想来想去，却想不出这句话该怎么说。那红儿方才被他击了一掌，虽然未受伤，但怒气未消，此刻立刻接道：“老而不死是为贼，哈哈……老而不死是为贼！”

她此刻有人撑腰，知道这两个老头子再也不敢将自己怎的，竟拍手大笑了起来。

这三个女子一个接着一个，将乐山老人骂个狗血淋头，哭笑不得，管宁见了，心里在暗笑，暗忖道：“人道三女便成戏，这老狐狸聪明一世怎的也和女子斗起口来，岂非自找钉子来碰。”

垂首而立的公孙庸，此刻突地长叹一声，缓缓道：“敢请两位叔公回去禀告家父，就说我……唉，我是万万不会回去的，除非……”

乐山老人虽未挨打，也未挨骂，但心里亦大大不是滋味，此刻闻言，干咳一声，接口道：“庸儿，你真的如此糊涂？你纵有话说，这里却不是说话之地呀，不如跟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沈三娘已自冷冷道：“有什么话在这里说不是一样？难道你的话都是见不得人的吗？”转向公孙庸道：“年轻人，有什么话只管说，怕什么？”

但公孙庸站在那里，却就是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乐山老人见了，又道：“庸儿，这次你下山之后，不但我们两个老头子出山找你，太行山上的人，几乎全都出动了，单往京城那边去的，两个一拨，就有好几拨。你若是还不回去，岂不辜负了大家的一片盛意？”

管宁心中一动，突地想起昨天入夜时，和公孙庸一起见到的那六

个一身锦缎劲装，满面胡须，骑着健马的武士来。此刻他才知道这些人原来都是来找公孙庸的。他心里不禁奇怪：“看情形这人果真对他没有恶意，那么他为何又苦苦不肯回去？”

只见公孙庸动也不动，无论谁说什么话，他都像是没有听到。乐水老人虽然一开口就倒楣，但此刻仍忍不住道：“真是不孝的东西，你爹爹那般……”

哪知他语声未了，公孙庸突地抬起头来，满面坚毅之色，沉声道：“我对两位叔公一向很尊重，但叔公若再如此逼我，那么，莫怪我……”

乐水老人变色道：“你要怎的？想不到你不但胆敢不孝违亲，还胆敢犯上，我就不信武林中侠义道会有人敢维护你这个败类。”

眼角一膘，却膘向沈三娘，言下之意，自是“你若是维护于他，便不是侠义之人。”

沈三娘聪明绝世，哪有听不出来的道理？但她此刻也觉得这公孙庸实在有些无理，眼角一瞥，膘向管宁，像是在问：“你这朋友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但是管宁亦是满面茫然之色，却也不知道。

沈三娘目光转了几转，暗道：“这少年若真是犯上作乱，我又何苦多事？”

心念动处，便有了抽身之意，只听远处突地有人大呼道：“起火了，救火呀……起火了……”

喊声越来越近，人声越来越嘈杂。原来那祠堂失火，火势已不可收拾，这里虽是荒郊，深夜之中无人会来，但此刻已近黎明，早起的

乡人已起床了，远远见了火光，便赶来救火。

沈三娘秋波一转，道：“有人救火了，我们若还呆在这里，不被人认为是放火的人才怪。大妹子，你和……你和小管坐一辆车，我和红儿坐一辆车，我们快走吧。”

她分配好坐车的人，却单单不提公孙庸，自然是准备不再来管此事了。

管宁暗叹一声，走到公孙庸身旁沉声道：“吴——公孙兄，小弟要走了，你可……”

公孙庸失魂落魄似的站着，连连说道：“好，你走，车里的人，交给你了，人交给你。”

管宁见他说话语无伦次，心下不觉一阵黯然，叹道：“这个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“那辆车，我也送给你了。”突地极快地低语道：“车座下……”

高声又道：“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你我后会有期。”

转身向仁智二老道：“我跟你们一起回山好了。”

仁智二老对望一眼，展颜一笑：“这才是好孩子。”

话声未了，人声已越来越近了，而且，还杂有呼喝奔跑之声。沈三娘一掠上车，喝道：“走！”

凌影亦自掠上车去，却见管宁仍在呆呆地望着公孙庸，便轻喝道：“小管，你也快上车呀！”

公孙庸连连挥手道：“管兄只管自去。”眼睑突地一垂：“我……我也要走了。”大步走向仁智二老。



仁智二老微微一笑，和他一齐走了。

沈三娘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这两个老不死，若不是我不愿多事，今日让他们那么容易走才怪。”

玉掌轻抬，一拉缰绳，扬鞭而去。

管宁目送公孙庸的背影消失，方自掠上了马车，心里只觉闷闷的，仿佛觉得自己甚是对他不起，车已前行，他都不知道，心里只想，这公孙庸绝不会是犯上不孝之人，但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他却一点也猜不出来。

凌影手挽缰绳，手挥马鞭，良朋爱侣，都在身旁，自然甚是兴高采烈，娇笑道：“我虽然生气走了，但后来也知道我想的不对，就偷偷躲在你家的园子里，白天躲在一间堆废物的小房，晚上却偷偷出来替你家守夜。好在你家那么大，我肚子饿了，到厨房去偷东西吃都没有人知道。后来我看你走了，也雇了辆大车跟在你后面。看见你打扮成个车夫的样子，心里真好笑，想不到……哈哈，想不到我自己现在居然也当起车夫来了。”

马车一拐，拐到路边，她一手拉着缰绳，目光注视大路，又笑道：“不过，你究竟出门太少，太大意了，马车里面还有人，你们就不管地走开了，要不是我……”

她语声一顿，突地侧首道：“小管，你怎的不说话？”

见到管宁的脸色，不禁娇嗔道：“好，原来我说的话，你根本没有听。我问你，你在想什么心思？”

管宁定了定神，连忙笑道：“我在想，那耳朵的主人是谁，怎会

被你把耳朵剁下来的。”其实凌影的话，他是听到了的，只是听得并不十分清楚。

是以他此刻随口一说，却说得并不离谱。凌影双眉一扬，又高兴起来，道：“告诉你，那两柄长剑，和一口快刀，是两河武林中非常有名的‘洛阳三雄’的，那两只耳朵的主人，来头不小，我只认得其中一个叫做什么‘追风手’，还有一个，我也不认识。”

管宁听了，心中却是一惊。“追风手”这个名字，他虽然感到生疏，但“洛阳三雄”的大名，他却听他师父一剑震九城司徒文常常提起，知道是北方武林道中极高的好手。他一惊之下，脱口道：“听说这‘洛阳三雄’的武功极高，想不到你竟比他们还要高明些，不过——难道他们与西门一白也有什么仇恨吗？”

凌影四顾一眼，放低声音道：“老实跟你说，这西门一白在武林中声名实在很坏，就连我师父都说他不好。不过我听了你的话，却知道这次事他一定是冤枉的。”

她语声一顿，笑了笑；突然又高兴地道：“那‘洛阳三雄’武功确实不错，可是那‘追风手’武功可更高。他们以前都吃过西门一白的亏，不知道他们怎么竟会打听出西门一白在你家里养病，就跑来报仇，幸好……”

她又是一笑：“幸好我在那里。”

管宁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早就知道这些事一定是你做的。”

凌影柳眉一扬：“真的？”

管宁笑道：“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肯那样帮我的忙？”

凌影双颊一红，娇骂道：“贫嘴的东西。”

心中却甜甜的，又道：“不过幸好那些天来的都是二三流的角色，要换了‘昆仑黄冠’那些人，我可吃不消了……喂，你知道不知道，我在你门口，看到过他们昆仑派的几个道人，生怕他们晚上也会去，哪知却没有，难道你用什么话将他们打发走了么？”

管宁颌首称是，心中却暗佩：“这些昆仑子弟，果然不愧是名门正派中人，行事果真光明正大。”

他却不知道当今昆仑掌门黄冠道人，乃是昆仑派一代掌门，而且生性严峻，律己律人，都极严厉，门人犯了门规，他从不纵容。是以那笑天道人等心中虽也有些怀疑，却也不敢犯下门规，夜入民宅。

车声辘辘，马车行得甚急，就这几句话的工夫，已走出很远。管宁回头望去，已看不到什么火光，却看见东方的天边，早已露出曙色，只是此刻正值严冬，天气阴霾，终日不见阳光，是以此刻的天色仍极灰黯。他暗中长叹一声，低语道：“冬天的晚上，可真长呀！”

抬头望处，只见前面的车子，突地向右一转，他们向西而行，右转即是向北，于是管宁知道，他们是往妙峰山的途上奔去。

晓寒更重。

凌影将手中的缰绳、马鞭，都交到管宁手中，玉手一握，笑道：“天都亮了，我可不做车夫了，你赶车吧。”笑了笑，又道：“天气真冷，把我的手都快冻僵了。”

娇躯轻轻向管宁靠了过去。

管宁笑道：“我真是福气，有你这么好的车夫。”

心中一动，突又问道：“我奇怪的是，你和那位沈三娘怎么碰到的，又怎么把她拉回来的？”

凌影娇笑道：“你一点也不用奇怪，只要谢谢我就行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和那个少年丢下马车，走了进去，我吹着西北风，替你们守望，后来有两个家伙跑来偷东西，看到车子里是人，两人都大感意外，一个竟说道：‘管他是谁，好歹先做了再说。’我一面听，吃了一惊，只见他们居然拿起一柄匕首，要往下刺，我就从后面跃过去，一人给了他们一剑。”

管宁轻轻一皱眉头，说道：“你下手倒辣得很。”

凌影“哎哟”一声，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想不到你倒是个大仁大义的君子。你不杀人，人要杀你，怎么办？哼，真是不知好歹。”

她樱唇一撇，又自娇笑起来。管宁一笑，伸出一只手，搂住她的香肩。

于是她嘴角的怒嗔，便又化作微笑，身子一依，靠得更紧，道：“我杀他们，就用剑尖在地上写了两句骂你的话，你看到没有？”

管宁颌首一笑，伸手在她肩上打了一下。凌影心头一暖，只觉晨寒虽重，却再也不放在她心上，笑着又道：“我刚刚写完了字，突然好像听到有人从院子里面走出来，而且还用的轻身之法，我一惊，躲到墙外面去了，探首一看，原来是你那不打不相识的朋友。他掠到马车旁，看了看地上的死尸，面上的样子也像是很惊奇，然后四下一望，我怕他看到我，就赶紧缩下头去。过了一会，我见没有动静，就再悄悄地伸出头来，哪知他却已不见了。”

管宁心头一动，脱口问道：“不见了？”

凌影道：“是呀，不见了，四下连他的影子都没有，就像是突然用了隐身法似的。我当时还在想，这个人的轻功怎的那么高？”

管宁皱眉忖道：“他怎的会突然不见了？难道他根本就躲在附近，没有走远？”

“那时我怕他躲在附近，没有走远，所以始终也不敢出来……”

管宁突地插口道：“那个强盗用来杀人的匕首，是不是你拾去了？”

凌影一怔道：“没有呀，难道你没有看到么？”

管宁颌首道：“我没有看到，这柄匕首，就一定被吴——公孙庸拾去了！”

凌影奇道：“那时我的头缩到墙外面，不过才一会儿，他却已拾起了匕首，然后再掠走，走得没有影子呀……沈三娘的武功可真高。”她不说公孙庸的武功高，却说沈三娘的武功高，自然是沈三娘曾经将公孙庸擒住，公孙庸武功如此，那么沈三娘，岂非更高得不可思议！

“想不到武林中竟有这样武功高强的女子，年龄却又不大！”只听她又道：“然后我看见你出来，我就更加不出来……”

她垂头一笑：“那时我真的不愿见到你，因为……因为你太坏。”

管宁心中一动，想问她见着那杜姑娘没有，但是却又忍住，只听她接道：“我看你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心里实在好笑，后来又见你牵出马车，哪知马车却又被人抢走了。我看你叫着追了出来，心里想：你虽然对我坏，我却要讨你好。就帮你追了过去，抄近路到了路口，那辆马车刚好跑了过来，我奋力一纵，攀住了车辕，自以为身子很轻，

没有发出什么声音来……”

她轻轻一笑，接道：“哪知我的手方才碰到车辕，就有一个娇美无比的声音从车里发出，道：‘什么人？干什么？’我就说：‘是公差，来抓抢马车的强盗。’我话声未了，赶车的突地反抡了我一马鞭。我见到赶车的是个小丫头，心想这一鞭绝不会有多重，轻轻伸手一接，哪知那小丫头年纪虽小，武功却不小，我一下轻敌，便险些着了她的道儿。”

管宁一面凝神倾听，一面双眉微皱，却似乎在暗中想些什么。要知道他本是解元之才，只顾得听了，哪里还有工夫想别的？

凌影又道：“我伸手一接，只觉手腕一震，差点被带下车子，赶紧猛提一口真气，用手一带，这一下那丫头却受不住了，身躯一晃。我看她要栽到车下，心里也是不忍，连忙掠了过去，伸手一挟。那小丫头大约看到我也是个女子，竟对我笑了一笑，唉……她笑容真甜，连我都看得呆住了。”

她顿了顿，似乎回味了一下那甜甜的笑容。

管宁笑道：“你说别人笑得甜，你哩？”

凌影伸手一掩樱唇，娇嗔道：“你坏，我笑得丑死人，不让你看。”

口中虽如此说，但却依然抬起头来，掩住樱唇的玉掌，也悄悄地放了下来。

管宁只觉心头一荡，却听她又接道：“哪知就在我心里微微一呆的时候，我只觉眼前一花，那丫头身侧，已多了个绝色美人，也是带笑望着我，说：‘小姑娘，你要干什么？’我本来想和她们大打一架

的，但看到她们的样子，心里什么也没有了，只听她又说道：‘我赶着要到京城去，这辆马车，借我用用，行吗？’”

她轻轻哼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她说话的声音真好听，一举一动，又都那么可爱，我又呆了一呆，才说：‘马车可以借你，但是车里面的人，他病得很重，是我一个朋友费了千辛万苦，才从四明山庄救出来的，唉……这人真可怜，他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，又中了毒，我虽然不认识他，可是我看他的样子，一定不是普通人，他身上穿的那件白衣服，不像普通人穿的。’——”

“那时我不知道这辆车里的人就是西门一白，所以我才说这些话，而且对她们已有了好感，所以也没有骗她们。”

管宁赞许地一笑，像是对她的坦白纯真很满意。

只听她又说道：“我说话的时候，她一直含笑倾听着，等我说到这里，她突地脸色一变，脱口说道：‘你说什么？’我看了她的样子，很奇怪，但不知怎的，我竟然对她很有好感，所以，我就把一切事都简简单单地告诉了她，还希望立刻把车子送回去给你，免得你心里着急——”

“哪知我说完了，她一双大眼睛里竟流出了眼泪，一面立刻带回马头，向来路奔去，一面又轻轻告诉我，她就是‘绝望夫人’沈三娘，她要到北京城中，就是为了要找寻西门一白——”

“这一下，我可吃了一惊，因为直到那时候，我才知道那白衣书生就是西门一白。于是我们一起打着马车，穿过市镇。经过那客栈的时候，知道你已经走了，幸好地上还有你留下的车辙，因为晚上下过

大雪，又没有别人走，所以你车辙的印子，在白闪闪的雪地上，就看得非常清楚。”

管宁暗叹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女孩子真是细心。”

凌影笑道：“这算什么细心，只要你多在江湖上跑跑，你自然会知道的。”

管宁一笑道：“所以后来你们就沿着车辙找到了我？唉，幸亏下雪，要是夏天的话，那可就惨了。”

凌影道：“夏天也不惨，我们也找得到你，只不过迟些就是了。”

管宁自嘲地一笑：“要是迟些，你就永远找不到了。”

凌影心头一颤，喃喃低语：“永远看不到你了……永远看不到你了，唉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看到沈三娘找到西门一白时的样子，真是令人心里又难受，又高兴。其实……唉，我看到你那时的样子，若是叫别人看到了，还不是完全一样嘛！”

管宁但觉心中充满柔情蜜意，似乎连咽喉都哽咽住了，什么话也说不出，只是紧紧地搂着她的肩头，像是要证明她是在自己身旁似的。

凌影闭起眼睛，默默地承受这种温馨的情意。

风虽然大，车子又是那么颠簸，但是她却觉得这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。

良久，良久！

她方自满足地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以后的事你全都知道的。但是我还有件事奇怪，而且非常奇怪。”



管宁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凌影缓缓道：“那个身形比较矮些的黑衣汉子，对我的剑法，简直太熟悉了，生像是我使出一招，他就知道下一招似的，我……我不是吹牛，我使的剑法，虽然不是绝顶高明，但武林中知道的人简直没有几个。”

管宁心中一动，脱口说道：“有哪几个知道？”

凌影闭起眼睛想了一想，又自伸出春葱般的玉手，轻轻扳着手指说：“据我知道，那只有两三个人，乃是除了我和师父之外，还有我师父的一个同门，不过，她老人家已隐居到海外的一个孤岛上去了，还有就是师父两个比较好些的朋友，不过知道的也不多……”

管宁又自插口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凌影道：“一个孤山王的夫人‘玉如意’，还有一个是我偷偷跑去，要找她比剑的‘四明红袍’夫人，不过她已经死了！”

管宁长长“哦”了一声，又自俯首落入沉思里。

他脑海中十分清晰，有时却又十分混乱。

凌影见着他的神态，轻轻垂下头，垂在他坚实的肩膀上，心里却什么也不去想了。

天，终于完全亮了。

暝漠的苍穹，却仍没有晴意，而且好像是又要开始落雪。

那柄匕首怎的不见了？难道真的是公孙庸取去的吗？

他为什么也突然不见了，然后却又在那祠堂外面出现？

他对我说的那句含糊不清的话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
“那‘玉如意’？‘红袍夫人’？那黑衣汉子会是谁？”

管宁反覆思忖着这几个最接近的问题，竟想得呆呆地出了神。凌影伏在他胸膛上，却在温馨的甜蜜中入睡了。急行的马车，突地一颠。这条道路两旁是条水沟，沟中虽已无水，但马车冲入，却发生“砰”的一声大震。

管宁一惊之下，突地觉得座垫之下，像是被个重物猛击一下。

他心中猛然一动，那健马一声嘶，马车便一齐停住。

凌影茫然睁开眼来，心里还留着一丝甜蜜的美梦。

但是她目光转处，却见管宁突地像大腿根中了一箭似的从车座上跳了起来，满面俱是狂喜之色，又生像是他坐着的地方，突然发现了金矿一样。

刹那之间，管宁心念一动，闪电般掠过公孙庸方才对他说过的那句极为简单的语句：“车座下……”

一路上，他一直在思索着这三个字中的意义。

直到此刻，他方才发现，这极其简单的三个字里，竟藏着不简单的秘密。

凌影秀眉微皱，诧声问道：“小管，你怎么了？”

但管宁却似根本未曾听到她的话，双足方自站稳，突地伸出左掌，将凌影从车座拉了下来，右掌却搭上车座边缘，全力一托……

车座竟然应掌而起，管宁喜呼一声：“果真是了。”

凌影秀目圆睁，满心惊诧，微嗔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什么是了？”

忍不住微伸螭首，探目望去。晨雾渐消，朝阳已起，日光斜映中，

车座下竟有一方足以容身的空处，而就在这方空隙里，又有一物微闪精光，定睛一看，竟是一柄双锋匕首。

她只觉心头一震，忍不住脱口娇唤一声：“果真是了！”

管宁微微一笑，反口问道：“什么是了？”

凌影秋波一转，想到自己方才问他的话，口中“嚶哼”一声：“你坏死了！”

管宁方自伸手取那柄匕首，听到这句温柔的娇嗔，心中觉有一股温暖的潮汐，自重重疑窦中升起。

两人目光直对，他只觉她双眸中的光采，似乎比匕首上的锋刃更为明亮。一时之间，不觉忘情地捉住她皓腕，俯首轻问：“我坏什么？”

她轻轻伸出另一只手，轻轻扳动着自己的手指，轻声道：“你呀，你坏的地方真多了，数也数不清。第一件，你……第二件你……第三件……”

噗哧一声，掩住自己的樱唇，咯咯地笑了起来。你若有千百件错事，但在你相爱着的人们眼里，也会变得都可以原谅，何况，管宁毕竟真的很难让别人说出他的恶劣之处哩。

方才管宁在马车的前座上，所反复思忖着的四个问题：“那柄匕首怎的不见了，难道真的是公孙庸取去的么？”

“他为什么突然不见踪迹，然后却又在那祠堂外面出现？”

“他对我说的那句含糊不清的话，车座下——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？”

“‘玉如意’？‘红袍夫人’？那黑衣汉子究竟是谁？”

此刻已有三个有了答案。他一手轻握着凌影的玉腕，一面仰天缓缓道：“在那客栈的前院里，你缩到墙外的那一刹那那里，公孙庸他已拾起地上的匕首，躲进了车座下面。我们到处寻他不着，只当他早已去远，哪知他却一直没有离开这辆马车，所以，在祠堂外面，他才会突又现身，对我说出了车下的秘密。”

凌影幽幽一叹，道：“你这位朋友，当真聪明得很。如果不是他亲口对你说出了秘密的关键，而又被你凑巧发现，谁会想到他会躲在这里？我常听师父说，越容易的事越难被人发现，越简单的道理就越发令人想不通。有些聪明的贼子做了坏事，被人追赶，就会利用人类的这个弱点，就近躲在最明显，却又是最不会注意的地方，让别人花了无数气力，转了许多圈子，甚至追到数里之外，却想不到贼人只是躲在自己家里的大门背后！”

她软言细语，却听得管宁心头一震，皱眉自语：“最容易的事最难被人发现……”

突地抬起头来：“你想，那两个奇怪的黑衣汉子会是谁呢？在四明山庄中下毒手的是谁呢？难道这本也是件很简单的事，我们却在大兜圈子，所以没有猜到？”

凌影沉吟半晌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说的只是个可以成立的道理而已，世界上的事，怎能以此一概而论！”

管宁口中“嗯”了一声，却又垂下头去，落入沉思里……

半晌，他突又抬头，四顾一眼，才发现自己和前面的马车相距甚远了。

于是他再次掠上马车，掌中仍拿着那柄双锋匕首，背厚锋薄，在日光下精光闪烁，有许多疑云，似乎已在这锋刃下，迎刃而解。

鞭梢一扬，马车又行。

凌影柳眉微微一皱，突地缓缓问道：“还有一件看似非常简单的事，我却想了半日，也想不透。”

管宁侧目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凌影缓缓接道：“你那朋友公孙庸，在那种匆忙的情况中，为什么还要拾起地上的匕首，才躲进车座下的秘密藏身之处？”展眉一笑：“这件事是无关紧要，我不过是问问罢了。”

管宁沉吟半晌，缓缓道：“在车座下这么小的地方里，匕首是最好的防身之物，他是怕自己的行藏被人发现，是才拾起这柄匕首，以为防身……”

凌影接口道：“这点我已想过了，但是这理由虽然在千千万万人身上都可以讲得通，用在一个身怀武功，而且武功不弱的人身上，却又有些讲不通。这种普通匕首在一个武林高手的手中，有和没有的分别，实在差得太少了。在那情况下，如果没有其他的理由，他实在犯不着拾起它的，除非……”

管宁剑眉微剔，缓缓道：“匕首除了防身之外，又能做些什么呢？”

凌影沉思半晌道：“除了防身之外，也可自杀！”

管宁摇首道：“像他这种性格的人，纵然到了山穷水尽之处，也会奋斗求生，绝对不会生出自杀这个念头的。”

凌影轻轻一笑，道：“我不是说他要自杀，只是说匕首可以用做

自杀而已。”语声微顿，又道：“除了自杀、杀人之外，匕首还可以用来杀鸡、宰羊、切菜、切肉、削苹果、裁信笺、削木头……可是他却一样也用不着呀，难道车座下有个大苹果，他要削来吃？”

说到这里，噗哧一声，忍不住又笑出声来。秋波一转，却见管宁呆呆地望着前方，不住地低声自语：“削木头……”突又喜呼一声：“一定是了！”

凌影忍不住又问：“什么是了？”

管宁又像方才一样，仿佛大腿中了一根箭似的，猛然从车座上跳了起来，一掠下车，又一把将凌影拉下，一手搭上车座边缘，全力一搭，车座也立即又应掌而起。

一时之间，凌影心中不觉又为之惊诧交集：“车座明明已是空的，他这样却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车前之马，不住长嘶，似乎也在对管宁突顿突行的举止，发出抗议。

管宁却动也不动地俯首向车座下凝视，对身旁的一切都似不闻不见，半晌——突地长长叹了口气道：“果然是的。”

直到此刻为止，凌影仍无法测知他这番举动究竟在弄何玄虚，听得他一声长叹，一声言语，忍不住凑首过去，秋波随着他的目光向座下凝视，半晌——竟突地惊叹一声道：“他拾起那匕首，原来是为了要在里面刻字！”

管宁手提缰绳，将马首转了个方向，从东方射来的阳光，便可以清楚地射在车座下床板上的字迹。

字迹甚是零乱歪斜，若不经心留意，便不容易看得清楚。管宁、凌影并肩而立，屏息望去，只见上面写的竟是：“此话不可对人言，留此仅为自解郁积，若有人无意见之……”下面四字，刻出后又用刀锋划去，隐约望之，似乎“非我卜者”，又似“亦我卜者”四字。

管宁、凌影对望一眼，谁也猜不出这四字的含意，往下看去：“家父生性激动，常做激动之事。激动之事，善善恶恶，极难分清，近日一事，我不欲见，是以亡去。若有人罪我，骂我，我亦无法，但求心安而已……”

下面又有一段数十字，写出后又划了去，但划得像是十分大意，是以亦可隐约看出，而且看得比方才四字尤为明显。

凌影秋波凝注，低低念道：“数十年前家父与四明红袍，本是忘年之交，成名后虽疏行迹，但来往仍甚密，只是江湖中人，甚少有人知道……”念到这里，她语声一顿，皱眉道：“四明红袍与太行紫靴，声名相若，地位相当，两人相交，本应是极为自然的事，但他言下之意，却似极为隐秘，为什么呢？”

管宁剑眉一皱，俯首沉思半晌，缓缓苦叹一声，却听凌影又道：“是了，他两人年轻时，一定一起做了些不可告人的事，到后来各自成名，生怕这些事被人知道，是以——”

管宁伸手一拦，拦住了她的话头，长叹摇首不语。其实他自己心中何尝没有想到此处，只是他心存忠厚，又与公孙庸相交为友，是以不愿说出而已，凌影口直心快，却说了出来。

下面的字迹，似因心情紊乱，又似乎因车行颠簸，是以更见潦草，

只见上面又自写道：“四明红袍天纵奇才，不但擅于武功，尤善于暗器、施毒、易容等旁门巧术，极工心计，更重恩怨！”

凌影侧目诧道：“原来四明红袍这些手段，非但江湖中极少有人知道，就连我也丝毫不知，这倒又是件奇怪的事了。”

管宁皱眉不语，再往下看，下面的字迹，笔画刻得较前为深，字形也较前为大，似乎是公孙庸经过一番考虑才刻出来的，刻的是：“君山双残、终南乌衫，是其刻骨深仇，少林、武当、罗浮等派，亦与其不睦——”语句忽地中断，变为：“四明红袍最近做出一事，自念必死——”语句竟又中断，下面的字句，更是断断续续，但却无刀划之痕：“天下第一计——渔翁得利——高极、妙极——歹极——毒极——孝——不孝？——自古艰难唯一死——”

下面再无一字。

管宁与凌影一起看完，不禁又面面相觑，作声不得。他们都知道在这些零乱断续的字迹里，一定包含着一些重大的意义。

但究竟是什么含义，他们虽然极为仔细，却仍猜测不透。

凌影长叹一声，皱眉道：“你那朋友真有些古怪，他既然想说出一些秘密，却又偏偏不说清楚，让人去猜，人家怎么猜得到？”

管宁出神地愣了半晌，缓缓道：“子不言父过，但正义道德所在，却又令他不得不说，唉——若是你换到了他的处境，你又该怎么样呢？”

凌影呆了一呆，樱唇微启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却又说不出来。

良久，良久，她方自幽幽叹道：“难道他的父亲‘太行紫靴’，也



和‘四明山庄’的那件惨案有什么干系么？”

管宁皱眉沉声道：“看似如此。”长叹一声：“你我都将他这些字句，仔细想想，以你我两人智慧之和，也许能猜出他的心意亦未可知。”

凌影微一颌首，轻拧纤腰，掠上车座，秋波一转，突地娇唤道：“哎呀，沈三娘的马车，连影子都看不见了，怎生是好？”

于是马车加急驶去。

绝望夫人沈三娘心悬爱侣的伤势，快马加鞭，赶到妙峰山口，回首一望，后面的那一辆马车，却踪迹未见，面上虽未见任何焦急之色，心中却是已充满焦急之情，皱眉低语：“难道他们又出了什么事么？”

伫身道旁，候了半晌，匆匆进了些饮食，越想越觉心焦，抬头一望，却见日色竟又偏西了。

她忍不住拨转马头，向来路驰去，只望在半路遇着管宁、凌影二人。哪知她快马急驰，几乎又驰了半个时辰，仍是不见他俩马车之影，她不禁暗中气恼。

“难道他们当真如此荒唐，不知利害轻重，此时此刻，仍在路上谈情说爱，是以耽误了时刻？”

转念一想，却又觉他两人不致如此，于是她心里不禁更加焦急。

“难道他们在中途出了事情？”极目望去，笔直的路上，一无车尘扬起，但黄土的道路上，却有新印的车辙马蹄，只是她一时之间，未曾看到而已。

黄土路上，被急行的马车，带起一串黄色的车尘。

马车的前座，并肩坐着一对俯首沉思的少年男女——管宁、凌影。

零乱的字句，零乱的意义，却在他们零乱的思潮里，结成一个毫不零乱的死结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管宁长叹一声，抬起头来，皱眉道：“怎的我们还未追及沈三娘的车子？莫非是走错了道路么？”

凌影垂首道：“大概不会吧？”

管宁怔了一怔，回首道：“难道你也不认得道路？”

凌影轻轻颌首。管宁急问：“如此说来，那位神医的居处，你也知道？”

凌影又自轻轻颌首。

管宁长叹一声道：“但是，那神医的居处，却也是你告诉我的。”

凌影轻轻一笑，垂首道：“我只知道他住在妙峰山附近，却不知道他究竟住在哪里。”

语声一顿，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我可没有说过我知道他住在哪里，是吗？”

秋波似水，吐气如兰。

管宁呆呆地愣了半晌，心中纵有忿怒责怪之意，却又怎能在她的面前发作？车行渐缓，突见前头尘土飞扬，一匹健马，急驰而来，管宁心中暗道：“何不寻此人打听一下路途？”

他心中一犹豫，这匹健马，已有如风驰电掣般自车旁急驰而过，只得暗叹一声：“罢了。”却又奇怪地忖道：“难道此人又是来寻我的么？”

只见此人一身浅蓝衣衫，身躯瘦小，行动却极矫健，马上身手不弱，只是面色蜡黄，似乎久病初愈，打马来到管宁车旁，扬臂高呼道：

“阁下可是与夫人一路？”

语气沙哑，虽是高声喊话，却仍十分低黯。

管宁心念一转，抱拳道：“正是。”

马上人嘴角一牵动，似笑非笑地，抱拳又道：“幸好在这里遇到阁下，否则又不知道要走多少冤枉路了。”

扬手一提缰绳，轻挥马鞭，举止甚为潇洒，口中牙齿，更是莹白如玉。

管宁剑眉微皱，朗声道：“朋友可是沈三娘遣下来寻访在下的么？”

马上人方自似笑非笑地嘴角一动，道：“正是，沈夫人生怕两位不识路途，是以特命在下迎两位于途中。”

管宁展颜一笑，抱拳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兄台敢情便是在下等远道来访的……”

马上人接口含笑说道：“在下张平，家师在武林中，薄有医名。”马鞭一扬，又说道：“舍间便在那里，沈夫人候两位大驾，已有多时了。”

车行数十丈，管宁才知道要往那神医隐居之处，并非直沿大道。“张平”一甩缰绳，当先向左边一条岔路转去，再行数十丈，路势竟又一转，曲曲折折，嶙峋崎岖。“张平”回首歉然一笑，道：“山路甚难行，两位若觉颠簸，可将马车放缓。”

管宁微笑道：“无妨。”

凌影秋波一转，嫣然道：“武林中人都知道令师的居处极为隐秘，所以在我想像中，到府上去的路比这还要难行些哩。”

## 第十一章 高峰访圣手

“张平”含笑不答，马车驰行更急，忽地一条岔路转入一片丛林，林中一片空地，不知是人工开辟，抑或是自然生成。

就在这片空地上，孤零零地茅屋三椽，外貌看去，直似樵子猎户所居，丝毫不见起眼，但“张平”却已笑道：“寒舍到了。”

管宁目光一转，只见屋后隐隐露出马车一角，心中不禁暗忖道：“情之一字，当真力量伟大已极。沈三娘若不是关心西门一白的伤势，行事哪有这般迅速？”

意忖之间，一掠下马，只听茅屋中传出一阵朗朗笑声道：“佳客远来，老夫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”

近门走出一个身躯颀长，高冠素服的长髯老者，望之果有几分飘逸之气。

管宁连忙躬身谦谢，一面启开车门，将公孙左足抱出，凌影莲足移动，跟在后面，心中仍在暗忖：“人道这武林神医性古怪已极，终年难得一笑，今日一见，竟是如此开朗可亲，看来江湖传言，确是不可尽信。”

进门一间厅房，陈设简陋已极，一桌二几数椅之外，便再无他物，但陈设井然有序。管宁一面躬身见礼，一面暗叹忖道：“此人当真是淡薄名利，看透世情，否则以他的医道武功，怎甘屈居此处？看来江湖传言所云，的确并非虚言妄语！”

凌影秋波四转，忽地微皱柳眉，忖道：“这屋子陈设得虽极整齐，但打扫得怎的如此不干净？看那屋角里的尘土，蛛丝满布，若不是我

亲眼所见，真教我难以相信一个清高孤傲的隐士神医，会住在如此不洁之地。”

管宁极其小心地将公孙左足放在两把并对搭好的木椅上，目光四顾，又自暗叹忖道：“这里看来虽似樵夫猎户所居，但桌椅井然，门窗洁净，却又和樵夫猎户所居不可同日而语。此人与人无尤，与世无争，青蔬黄米，淡泊自甘，只可惜我没有他这等胸襟，否则寻一山林深处，远离红尘，隐居下来，岂非亦是人生乐事？”

同样的事情，同样的地方，同样的人物，但你若从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观点，不同的心情去看，便会得到不同的结论。

在这刹那之间，管宁、凌影，心中各自泛起数种想法，却无一种相同。只见这长髯老人，含笑揖客之后，便走到公孙左足身后，俯身探视。管宁目光四顾，但不见沈三娘的行踪，不禁嗫嚅着问道：“晚辈途中因事耽误，是以迟来，沈夫人先我等而来，老前辈可曾见着了么？”

长髯老人微微一笑，目光仍自停留在公孙左足身上，一面解开他的衣襟，查看他的伤势，一面缓缓答道：“沈夫人若非先来一步，只怕此刻便要抱恨终生了。”

管宁心头一震，脱口道：“难道西门前辈的伤势又有恶化？”

长髯老人缓缓接道：“西门先生一路车行颠簸，不但伤势转恶，且已命在须臾，只要来迟一步，纵是华陀复生，亦回天乏术——”

语声微顿，微微一笑又道：“但老弟此刻已大可不必担心，西门先生服下老夫所制灵药之后，已在隔室静养，沈夫人与那小姑娘一旁

侍候，只是一时惊吵不得，只要再过三、五时辰，便可脱离险境了。”

管宁长长“哦”了一声，目光向厅右一扇紧闭着的门户一扫，惊道：“好险！”暗中又自忖道：“吉人自有天相，西门先生，此次若能够化险为夷，一切秘密，便可水落石出了。”

伸手一抹额上冷汗，心中却放下一件心事！

却听凌影突地轻轻说道：“西门前辈已服下了家师所制的‘翠袖护心丹’，怎的伤势还会转恶呢？”

秋波凝注，眨也不眨地望向长髯老人，竟似乎又想在这名满天下的武林隐医身上，发现什么秘密。

长髯老人把在公孙左足脉门上的手腕突地一顿，缓缓回过头来，含笑望了凌影几眼，捋须道：“原来姑娘竟是名震武林的‘黄山翠袖’门下，当真失敬得很！”

语声微顿，笑容一敛，缓缓又道：“贵派‘翠袖护心丹’，虽是江湖中人梦寐以求的灵丹妙药，功用却只能作为护心疗毒而已，而那西门前辈，除了身中剧毒之外，还受了极其严重的内伤，其毒性虽被‘翠袖护心丹’所延阻，但其伤势却日见发作……”

凌影柳眉轻皱，“哦”了一声，垂首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”

忽又抬起头来，似乎想起什么，接口道：“西门前辈功力绝世，是什么人能令他身受重伤？老前辈医道通神，不知是否能看得出西门前辈身受之伤，是何门何派的手法？”

长髯老人垂首沉吟半晌，微喟一声，缓缓道：“老夫虽也曾看出一些端倪，但此事关系实在太太，老夫未得十分明确的证据之前，实

在不便随意说出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他那门下弟子“张平”已端出两盏热茶，轻轻放在凌影身边柜前。茶色碧绿，轻腾异香，茶碗却极其粗劣。管宁生于富贵之家，目光一转，便已看出定是罕见的异种名茶。他一路奔波，此刻早已舌干唇燥，一见此茶，精神不觉一振，方待伸手去取一碗，哪知凌影突地“啪！”一拍桌子，脱口叫道：“是了！”

桌椅亦极粗劣，被她随手一拍，震得左右乱晃，桌上的两碗热茶，也被震得掉落地上，溅起满地茶汁。长髯老人目光微微一变，凌影却丝毫未在意，接口道：“依我推测，震伤西门前辈内腑之人，不但武功极为高强，在武林中必定极有地位，老前辈怕惹出风波，是以不便说出，是么？”

长髯老者微哼一声，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侧首道：“平儿，再去端两碗茶来！”

凌影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如此费心，晚辈等已是感激不尽，怎敢再骚扰老前辈的茶水？张兄，不必费心了。”

缓缓俯下身去，将地上茶碗碎片，一片一片地捡了起来，缓缓抛出门外。

管宁剑眉微轩，心中不禁暗怪凌影今日怎的如此失态。

只见那长髯老人又自俯身查看着公孙左足的伤势，再也不望凌影一眼。他那弟子“张平”，却呆呆地立在门边，目光闪动，不知在想着什么心事，却也丝毫没有帮助凌影收拾碎片之意。一时之间，管宁心中思潮反复，似也觉得今日之事，颇有几分蹊跷。

他那茫然的目光，落在凌影抛出门外的茶碗碎片上，脑海里恍惚浮起了十七只茶碗的幻影——那四明山庄内只有十五具尸骸，为何却有十七只茶碗？那多余的两只……

只听那长髯老人微微吁了口气，缓缓抬头，道：“这位老先生只不过是急怒攻心之下，经过一场剧烈的拼斗，复受风寒侵体，故而病势看去虽极严重，但只需一服老夫特制灵药，即不难克日痊愈了。”

管宁心头第二块大石，这才为之轻轻放下，转眼却见凌影对这位神医之言，似是充耳不闻，目光四顾凝注地面，不由大为奇怪……

长髯老人侧首微微瞪了他那弟子“张平”一眼，沉声说道：“两位佳宾远道奔波，自必甚为口渴，难道刚才我吩咐的话，你不曾听见么？”

“张平”低应了一声，缓步往屋后而去。

管宁以为凌影又会出声拦阻，谁知她只谦谢了一声，却抬头出神地望着那“张平”的背影，目光中闪耀着一抹奇异的光彩。

管宁自然而然地将目光也朝那“张平”望去，但那个“张平”已一闪进入门后。

长髯老人缓步走至屋角，打开一个搁于几上的药箱，取出一只白玉小瓶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两位想是对病人关心太过，故而心神不属，但大可不必担忧，老夫包在一个时辰之内，使这位老先生醒转。”

管宁漫应，心中却暗自忖道：“这位神医高足的背影，我虽仅只一瞥，但是仿佛曾在何处见过……呀！还有他的声音……”

凌影突地一旋身，向厅右那一扇紧闭着的门户飘去。



长髯老人正欲俯身将丹药塞入公孙左足的口中，睹状不由一顿，身形疾快如风，挡向凌影身前。

但是却慢了半步，凌影已举手推门……

哪知——

一条浅蓝人影一晃，已迅逾闪电，楔入凌影身前，双手还端着两只热气腾腾的茶碗，正是神医的高足“张平”。

凌影只好把手放下，转身对那脸色刚放缓和的长髯老人嫣然一笑，掠了掠鬓发道：“晚辈心悬西门前辈伤势是否已完全无恙，倒忘了老前辈适才嘱咐，真是抱歉之至！”

随着，人已缓步踱回桌旁。

长髯老人颇为不悦地“唔”了一声，缓缓道：“老夫从不说谎话，姑娘大可放心！”

言罢，转身回至公孙左足身前。

那“张平”脸上却是一无表情地将两碗茶放在桌上，垂手退下。

管宁此际，已猜出凌影每一举动，都似含有深意，因此这次并未急着去端茶碗，只拿眼光觑着凌影的举动。

但凌影却连望也不望那茶碗一眼，自顾凝神注视着长髯老人的动作。

长髯老人已伸手将公孙左足的牙关捏开，正待将丹药塞入口中……

凌影忽然对那“张平”高声道：“张大哥刚才施展的身法，神速已极，不过……却十分眼熟。请问张大哥平日行侠江湖，侠踪多在何

处？”

当凌影说话时，长髯老人已停手倾听。

管宁闻言，脑海里蓦地掠过一幕非常清楚的影象，不自禁脱口低“咦”了一声，凝眸向那“张平”瞧去。

那张平脸上的肌肉似笑非笑地牵动了两下，眼光却接连闪了几闪，哑声道：“姑娘过奖了。在下相随家师习医，尚未出道，怎敢当‘侠踪’两字？”

凌影微微一笑，不再开口。

管宁人本聪明异常，此刻又事事留心之下，竟将方才在脑中掠过的那一幕影象抓回，与那“张平”说话时的口音联缀一起，顿时成为一幅非常具体的图象——

他已断定这个“张平”，便是在那祠堂中遇见的两个黑衣怪人中，那身材矮小的一个。但他仍然以探询的目光，向凌影望去。

凌影回眸，还了他一个会意的微笑。

那“张平”目光一转，缓步走至长髯老人身侧，低低“喂”了一声道：“他们不喝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语音虽低得近乎耳语，但凌影全神贯注之下，居然听得十分清楚。这两句话看似十分简单，但经过她迅速判断之后——

蓦地迸出了一句：“红袍夫人！”

那“张平”霍地回头，瞪视着凌影，目中射出两道异样光芒。

长髯老人迅速移至一旁……

凌影跳起来，指着那“张平”叫道：“是你，是你，你就是红袍

夫人！”

指尖一偏，指着长髯老人，叫道：“你，哼哼！你便是四明山庄庄主红袍客！”

这情势的突变，使管宁那稍现一丝曙光的头脑，顿时又陷入一片混沌，忖道：“四明山庄庄主夫妇，明明是我亲眼看见已双双伏尸庄内，影儿怎能如此肯定指这两人是红袍客夫妇，何况……”

思忖未已，突闻一阵阴恻恻的笑声，发自那长髯老人，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寒噤，暗叫道：“这笑声好熟！”忙定神举目望去。

只见长髯老人双目精光炯炯，注视着凌影，沉声道：“姑娘真不愧‘黄山翠袖’门下，心思之敏锐，令人佩服，只是……”

陡地仰面纵声狂笑，举手一抹脸面。

笑声倏止，长髯老人已变作一个剑眉修目的中年汉子，续道：“可惜已入愚夫妇掌中，姑娘只好待来世才可以将这惊人发现公诸武林了！”

语气极尽揶揄嘲弄之意。

那“张平”身躯一转，蜡黄的脸孔，已换作一张艳若春花的俏脸，笑意盈盈，缓步移近凌影，喜滋滋地说道：“小妹妹不但武功好、人俊，更是聪明绝顶。”却“唉”的一声叹了口气，无限惋惜地说道：“我真舍不得送你回去哩！”

管宁这时已无庸怀疑，眼前一男一女，确是曾在四明山庄内的尸骸中见过的那一双红衫夫妇，但仍自奇怪，天下间，竟有如此相似之人。

此际他夫妇二人，一弹一唱，竟将置人于死之事，看作极为轻松平常，不由勃然变色，怒叱道：“看你夫妇貌相非凡，竟然心同蛇蝎，难怪那公……”

蓦然想起如将公孙庸之名说出，似乎不妥，略微一顿，正待改口……

红袍客已一跃上前，大喝道：“住口！上次不是那一场火，你早已命丧大爷掌下，哼哼，这次却饶你不得。”

管宁恍然大悟之后，却不由暗自吃惊，心道：“原来那两个黑衣怪人，就是这四明红袍夫妇。上次若不是沈三娘及时赶来，我和影儿哪还有命在，但这次……”

想到此处，心情骤紧，不自觉退了两步。

却听凌影娇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管宁侧目一看，只见凌影也是笑生双靥，若无其事地面向着盈盈止步的红袍夫人，暗忖道：“影儿聪明绝顶，大概已想出应付之策。”不禁精神一振。

红袍夫人含笑对凌影道：“姑娘是不是还有遗言，想我代为转达么？”

凌影“嗯”了一声，点头笑道：“是啊！夫人还说我聪明哩，其实比起夫人你呀，就差得太远啦！”

红袍夫人“哟”了一声，摇手笑道：“算啦！算啦！少给我戴高帽子好不好！你有什么话快说吧，迟了，就来不及啦！”

凌影粉面忽地一红，垂首扭着衣角，低声道：“旁的我没有什么

么，就是他……”

头垂得更低，声音也越低，眼角却向管宁瞟去。

红袍夫人凤目一转，格格一阵娇笑道：“我知道啦，小妹妹真是，这有什么害羞的。嗯，反正你们一对同命鸳鸯，有什么体己话儿，最好是留待黄泉路上再细诉吧！”说时，盈盈移近两步。

凌影螭首微抬，幽幽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夫人冰雪聪明，难道竟没有看出那呆子一点也不懂得我的心意么？”

管宁一怔，心道：“你爱我的心意，我岂有不知之理？”

心念一转，暗自恍然，当下故作憬悟之状，惊喜交集地颤声道：“影儿！是真的么？”

方待抢上前，去和凌影亲热……

红袍客冷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晒然阴笑道：“你两个才吃了几天的饭，便敢在我面前耍花枪！”举手对红袍夫人打个招呼，道：“趁早送他们俩上路，免得夜长梦多！”

言罢，双掌一错，欺身进袭。

管宁大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身形疾退三步。

红袍客跟着逼进，冷冷道：“你还有何话说？”

管宁沉静地沉声道：“阁下伤毙十五条人命，固然是为了嫌隙，但主因却是为了那串武林奇珍‘如意青钱’。难道阁下不想知道那一串真‘如意青钱’的下落？”

红袍客愕然停步，两道锐利如剑的目光，逼视着管宁，直欲洞澈

肺腑……

红袍夫人笑容倏敛，掉首向管宁望去。

凌影却装作煞有介事的肃容不语。

管宁心中暗自叹道：“这串铜钱的魔力，果非小可，竟能使一个杀心正盛的人，骤然放弃原来目标，可见不祥之说，诚非虚语，但我却……”

红袍客两道剑眉，缓缓往当中一皱，冷笑道：“你死到临头，还敢花言巧语？”呼的一掌，向管宁迎面击去。

管宁早已成竹在胸，眼注红袍客劈来掌势，左掌一抬，右掌闪电般直切对方右掌脉门。

这一招“如意青钱”秘笈所载的怪招，红袍客昨夜曾经领教过，虽然明知仅此一招，再无其他变化，但仍寻不出化解之法，逼得只有撤掌后退了一步。

凌影早已一声娇叱，玉手疾抬，“呛”的一声，一道尺许光华，应手挥出，一招“羿射九日”，振腕洒出九朵耀目剑芒，迅逾闪电，袭向红袍夫人九大要穴……

红袍夫人“哟”了一声，格格娇笑道：“小妹妹真要拼命呀！”

身子微微一飘一闪，便已脱出剑势范围，反臂疾探，骈指向凌影“肩井”穴点去。

凌影沉肩滑步，手中剑划一半弧，斜挑而上，刷的一剑，向对方手腕削去。秋波微瞟，正瞥见管宁一招将红袍客逼退，不由芳心略放，刷刷刷一连三剑，势如狂风骤雨，向红袍夫人攻去。

红袍夫人嘴角含笑，也自展开身形，轻灵几闪，让过头两招，立时手挥指点，化去凌影连环三剑，瞬间攻出数招，招招袭向凌影浑身要害。

凌影自经昨夜祠堂一战，已知管宁招式虽然甚为怪异，但时候一长，仍非红袍客之敌手，因此眼波仍自频频向管宁瞟去。

管宁虽然将“如意青钱”秘笈所载，全部烂熟胸中，但苦于并无实际动手机会，不知如何运用变化，是以将那两三招曾经使用过的招数重复施展之后——

红袍客陡地厉声狂笑，道：“黔驴之技，不过如此！”

展开身形，双掌一紧，挥舞出如山掌影，将管宁逼得手忙脚乱。

凌影心中又急，却被红袍夫人圈住，哪有分身之术……

管宁忽地一声大喝，身形一仰，单足拄地一旋，堪堪躲过劈来的一掌，定一定神，错步凝眸一看。

只见管宁已站稳身形，但却仰首凝思，对眼前处境，似是浑如不觉，红袍客不由大为奇怪这小子在干什么？

原来管宁这时，正出神地回想着方才蓦然急出来的一招“扭转乾坤”，据“如意青钱”秘笈上注明，乃是全笈中最具威力，妙用无穷的一招，若能练至纯由心灵运用时，则任敌势如何强猛绵密，一样可以从容脱出，并加以反击。

他方才灵机一动之下，触发这一招，果然恰如篇中所载，欣慰之余，只觉灵感泉涌，一时不可遏止，故而对置身险境之事，浑如不觉。

凌影见状，奋力娇喝一声：“小管！你在干什么？”

刷刷两剑，逼开红袍夫人，打算赶过去与管宁会合。红袍夫人娇笑道：“不要白费心思啦，有话，到阴间去说吧！”

避开剑锋，掌劈指戳，倏忽还攻五招，重又将凌影逼退。

管宁陡地一声大喝：“大家住手！听我一言！”

人影乍分，红袍夫人与凌影停手绰立，红袍夫人伸手轻掠鬓边，笑道：“小兄弟是不是还想和这位小妹妹说两句体己话儿呀？”

管宁脸色一整，沉声对红袍客道：“方才我那一招，你却无法化解，你可知道是何门何派的功夫？”

红袍客一怔，暗道：“这小子懂的招数虽然不多，但无一不是大背武学常规之学，令人无从臆测，莫非……”但口中却淡淡应道：“你所施展的武功，虽然有点邪门道，但也不见得有何奇奥之处，有什么值得夸耀的！”

管宁微微一笑，悠闲地说道：“你梦寐以求的‘如意青钱’秘笈所载之学，难道不值得么……”

红袍夫妇一同“哦”了一声，互相点头会意。

管宁也不理会他俩，自顾往下说道：“我只不过施展其中的一小部分，其威力已可概见，但我却不想将这武林奇珍，据为己有，只想……”

红袍客逼前一步，瞪目怒喝道：“想什么？”

管宁见他的眼中，一股贪婪之火，已跃跃欲出，不由更是故作姿态，缓缓说道：“方才她……”

伸手一指凌影，“揭破尊夫人之谜时，在下已悟出四明山庄十五



条人命死亡的经过，但其中尚缺一两个环扣，无法将事实联贯起来。为了满足好奇，在下极愿将那‘如意青钱’的下落作为一个交换条件，不知阁下以为如何？”

红袍客冷冷道：“你既自称已练习秘笈上所载之学，哼哼，岂非不打自招？”

说时，又往前逼进一步。

凌影心中一急，自然而然脚下往管宁移去。

红袍夫人轻声一笑，身躯微晃，已将凌影去路拦住，笑道：“小妹妹急什么呢？你的他还不曾说‘如意青钱’是在他身上啊！”

管宁神色自若地缓缓道：“那‘如意青钱’，共有十八枚，在下所得，不过其中一枚而已，至于那其余十七枚……请贤伉俪不妨考虑考虑！”

红袍夫妇互相望了一眼，似是彼此相询管宁所说的是否属实，屋中顿时陷入一片沉寂中。

外面，那条通往驿道的崎岖山路，“绝望夫人”沈三娘正沿着地面的车辙蹄印，驱车急驶。

“绝望夫人”沈三娘一面加劲挥鞭，一面皱眉寻思。

“凌影曾说过那神医是隐居在妙峰山，怎的会走到这条岔道来了？看地上蹄痕，明明是另有一匹健马随行，那骑者是谁？”

心中疑云起伏，长鞭起落更急……

屋中，沉寂中凌影不时倾耳谛听，一片期待之色，自然流露脸上。

只有管宁仍然保持着悠闲之态，静待对方回答。

四明红袍夫妇称雄武林多年，经验阅历何等丰富，尤其目光更是锐利异常，仅只一视之下，便已看出蹊跷。

红袍客一声大喝道：“无知小辈，可算枉费心机，嘿嘿，你死之后，‘如意青钱’自会落在我手中，还谈什么交换条件！”

倏然欺身而上，手臂挥处，掌影飘忽，已自闪电般向管宁打出两掌。

管宁面上虽然保持着悠闲之态，实则心中的焦灼之情，比之凌影尤甚。此际，见拖延之策已为四明红袍夫妇识破，不由又惊又慌，突的滑步侧身，依样葫芦，左掌一抬，右掌电击而出。

红袍客虽想嘲笑管宁黔驴之技已穷，但却未敢有丝毫疏忽，一见对方挥掌还击，马上撤回右掌，脚下移步换形，转到管宁身后，右掌反甩，斜向管宁背心“命门穴”劈去。

管宁霍地旋身，双臂倒着往上一翻，左手一招类似“金丝缠腕”，五指伸屈，向红袍客右腕扣去，右手食、中二指仿佛“画龙点睛”，倏点对方双目。

这一招两式似是而非的怪招，拒敌进攻，兼而有之，时间、部位，莫不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原来方才顷刻之间，又给他悟出一招妙绝尘寰的奇奥招数。

红袍客火速沉臂屈肘，上身后仰，左掌疾然上扬。

岂料管宁见好即收，拧腰倒纵而出，脚尖沾地，旋身疾掠而起，向门外纵去，口中大喝道：“欲得‘如意青钱’，可随我来！”

哪知——

眼前一花，红袍夫人已飘身挡住去路，娇笑道：“小兄弟想撒下你的小妹妹，独个儿跑呀！我可不答应哩！”

随着话声，双掌已如狂风骤雨般递出，迅猛绵密，有若长江大河。

管宁被她一阵急攻，逼得手忙脚乱，连连倒退。

凌影沉叱一声，短剑一挥，抢前援手，却为红袍客挥掌截住，寸步难移。

她开始凛于四明红袍之名，是以出手招式，不求有功，先求无过，但是几招过后，心中忽地忆起昨夜祠堂中最后一场拼搏，不由暗骂一声：“糊涂！”精神陡振，剑势骤变，身形疾展，登时剑气漫天，剑剑专抢偏锋，放手进击。红袍客武功虽高，对凌影这种“黄山翠袖”一脉相传的剑法，却并不熟悉，是以在凌影一轮放手抢攻之下，全凭着迅速的身法与雄浑掌力，勉强在避让之中，乘隙还上一两掌。

但管宁却已被红袍夫人的狠辣快捷招式，逼得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，空有一脑子绝世奇学，却是一团混乱，理不出一个头绪，若不是原先领悟出来的几下奇妙招式，交换运用，躲过几个危险难关时，早已被红袍夫人伤毙掌下。然而时候一长——

红袍夫人稳操胜券，笑意盈盈，喜上眉梢，左掌一招，领住管宁眼神，右掌迅逾闪电，向他的肩头拍落。

管宁右手刚往上一抬，瞥见红袍夫人右掌已朝肩头拍落，不由大吃一惊，赶忙一沉肩，左臂一架。“啪”的一声，左肘顿时骨痛欲折，身体摇晃了一下。

红袍夫人左掌五指突舒，竟然化掌为抓，一把将管宁右腕脉门扣

住，笑道：“你就乖乖地躺下吧！”

管宁奋力运劲一挣……

红袍夫人骤觉一股奇强的无形潜劲，由管宁腕上传来，震得五指几乎把握不牢。

蓦听红袍客连声喝叱，声震屋瓦，忙瞬目瞥去。她见丈夫已为凌影逼至屋角，拳腿施展不开，眼看要伤在凌影剑下，于是借着管宁那一挣之势，左手一带，五指一松，将管宁摔了个跟斗，人却疾掠至凌影背后，唤道：“小妹妹！还是我来陪你吧！”

左掌右指，径向凌影“凤尾”、“笑腰”两大穴袭去。

凌影霍地飘身横掠，沉叱一声，反臂一剑挥去，口中却关切地叫道：“小管！你怎么了？”

边说话，边刷刷刷一连三剑，向红袍夫人闪电般攻去。

“无妨！但你可要小心些……”

话声未了，红袍客已悄没声息地闪掠而至，左掌迎胸直劈，右掌横向肋间砍去。

管宁左肘余痛未消，右半身仍有些微麻木，一见红袍客双掌猛攻而来，哪敢硬接硬架？忙往后倒地避让。岂料脚下突被椅子一绊，踉跄一跤，身子连晃了几晃。

红袍客一声狞笑，纵前双掌疾然劈落……

此际屋中酣斗至急处，得意的正在心中狂喜，谁也没听见屋外车声辘辘，更谁也不曾注意到一条颀长秀美的人影，突地毫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口。

她秀眉微蹙，玉手轻抬，纤指一指……

红袍客一声闷哼，手抚腰际，踉跄挣扎了几步，一跤跌在地上，一双充满恐怖、痛苦、绝望的眼光，凝视着门口，喘息道：“是你！又是你……”

声音逐渐低弱，模糊……

管宁死里逃生，大叫道：“夫人，你来得正好……”

陡地屋角迸出一声尖叫，红袍夫人双手扞胸，踉跄退出，身子摇晃了一下，双腿一软，倒在红袍客的身旁，指缝间鲜血泉涌而出。

凌影手捏短剑，沉重地缓步走近红袍夫人身前，凝视了一眼，缓缓纳剑归鞘。

红袍夫人双目陡地一睁，不服气地斜瞪着门口，断续说道：“绝望夫人……难道见着你的人，都要绝望吗？”

绝望夫人微微一笑，手指管宁、凌影，温柔地说道：“他们俩都没有绝望啊！相反的正希望无穷哩！”转顾管、凌二人，笑道：“是么？”

管宁、凌影欢应了一声，欣然点了点头，突地管宁“啊”的一声惊叫，对绝望夫人沈三娘道：“西门前辈呢？夫人是否将那位神医寻到？”

绝望夫人沈三娘摇了摇头，对凌影说道：“我就是特地回头找你们带路的，谁知道你们竟会把他们夫妇俩遇上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凌影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我们还是快点去找那位神医要紧。”

言罢，瞧也不瞧并躺在地上的四明红袍夫妇一眼，径自出门驾车。

管宁将公孙左足抱起，缓步出门，黯然回顾，心中不禁长叹道：“你们本是一对神仙眷属，只为一念之差，竟落得这般下场。眼前你们并卧血泊的情形，不正是和四明山庄的那一双完全一样？可见天道好还，丝毫不爽！”

他心中方自慨叹，凌影已在屋外高声道：“小管，你到底舍不得走啊？”

管宁慌忙应了一声，抱着公孙左足走出这个将会使他毕生难忘的茅屋，将公孙左足在大车上放好，跳上车，与凌影并肩坐好，接过缰绳，扬鞭驱车往驿道奔去。

日影已渐偏西，两部大车在黄土道路上扬起一串黄尘，驰抵妙峰山口，才缓慢下来，折进山里约有半里，突地一齐停住，跳下一个英俊的少年——管宁。

他缓步走向田中正在收农具的农人，拱手道：“请问各位乡亲，这妙峰山中，可有一位神医？”

一个老农摇头道：“山上郎中倒是有一个，只是脾气古怪得很，却不闻有什么神医。”

管宁心中大喜，便将山上的道路问明，转与绝望夫人一商量，便决定往寻那郎中试试。于是分别抱起西门一白和公孙左足，施展轻功，朝山上奔去。

约奔顿饭时光，入山已深，按照老农所示途径寻去，果见木屋数椽，掩映于林间，忙穿林走至屋前，轻叩柴扉。

半晌，只听屋内传出一个苍老的口音，道：“进来！”声调冷漠之

极。

凌影在前，推开柴扉，“绝望夫人”沈三娘抱着西门一白随后，管宁抱着公孙左足，鱼贯走入屋中。只见屋中陈设简朴，窗明几净，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当中一张竹榻上，盘坐着一位须眉俱白的清癯老人。

那清癯老人两眼半睁不闭地瞧着他们进来，突地对绝望夫人一招手，简单而有力地說道：“你过来！”这三个字听在“绝望夫人”沈三娘耳中，不啻如奉纶音，忙抱着西门一白，快步走至清癯老人面前，肃容道：“一白误为匪人所算，身中剧毒，复失去记忆，危在旦夕。敬烦老先生……”

清癯老人点点头，作了个手势不让她多说，倏地双目一睁，精光炯炯地将西门一白从头到脚看了一遍，两道白眉，渐渐往当中聚拢，似是遇着一件非常棘手之事。

“绝望夫人”沈三娘睹状，一颗心紧张得直要从胸腔中跳出，两眼直勾勾地凝视着这位可能使她绝望的神医，但却不敢开口询问。

室中的气氛，顿时沉寂得像坟墓一般，各人的耳中，只听到自己心跳之声。

时间也仿佛暂时停止，“绝望夫人”沈三娘的希望，也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渐渐发生了变化。突地，那清癯老人沉重地吁了一口气，漠然缓缓摇了摇头，挥手命“绝望夫人”沈三娘退下。

“绝望夫人”沈三娘绝望地叫道：“怎么？老先生的意思是……”

清癯老人一无表情地点了点头，再次挥手命她退下。

“绝望夫人”沈三娘扑地跪下，哀叫道：“不！不！一白不能死！”

他……他是不能死的啊！”

清癯老人冷冷道：“人终是要死的，难道他便能例外？”

凌影一跃上前，躬身说道：“这位西门前辈已服过黄山至宝‘翠袖护心丹’，老先生只要……”

清癯老人摇头道：“此人心虽未死，但躯壳已废，你们且让他长留此心，便该心满意足了。”

说完，招手命管宁上前。管宁抱着公孙左足，上前躬身道：“这位老前辈病况虽重，但仍希望老先生设法先将西门前辈……”

清癯老人突然冷冷哼一声，越过绝望夫人，缓缓走到管宁身前，探手将他怀中的公孙左足接去，缓缓走入邻室，竟再也不望他们一眼。管宁也想不到这位神医竟会这般冷漠，不禁为之一怔，大叫道：“老先生……”

但听“砰”的一声，邻室那道木门已猛然关闭。管宁愕然木立在门口，脑海里顿感一阵茫然，良久，良久……突闻一声轻微的叹息，起自身后，耳边但听凌影悄声道：“小管，不要发愣啦！你看她……我们怎么办呢？”

管宁旋身望去，但见“绝望夫人”沈三娘，跪在地上，俯望着怀中的西门一白，脸上一片茫然，两行清泪泉涌而出，一滴一滴，滴在西门一白的身上，眼中的神采，仿佛已随西门一白生命的消逝而熄灭。

管宁、凌影都深深知道，当一个深爱着的人，一去不回的时候，该是人生多么悲惨之事。然而这种悲切的心情，却是第三者无从加以慰藉的。



管宁黯然望着绝望夫人，双手不自觉地紧握着凌影的柔荑，心中激动地叫道：“我们再也不要分离了。”

凌影任由他紧握着自己的手，仿佛已从他的目光中，听出他心中的呼声……

这心声的交流，正是人间最宝贵的情操，管、凌二人默默地享受着，任时光流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——

突然，“绝望夫人”沈三娘长长叹息一声，缓缓抬起头来望着凌影，一字一字地缓缓道：“该……走……了！”

这短短的三个字，令人听来，却似已耗尽了她的精力，每一字都包含着那么多的悲痛和绝望。她一生常常令人绝望，自己却也有绝望的时候。

管宁、凌影黯然对望一眼，齐地长叹一声。凌影道：“该走了。”

管宁沉重地长叹一声，垂下目光，道：“该走了。”

这三声“该走了。”一声比一声短促，但也一声比一声高朗。管宁缓步走出门外，一阵风吹过，他心中突有说不出的寒冷，于是他回首望向凌影，因为此时此刻，除了凌影的目光以外，他便再也找不出一丝暖意。

冬残春至，薄暮的春风里，仍有料峭的寒意。西山日薄，一阵挟着初生紫丁花香的微风，吹入窗棂旁一个凝神静坐的素衣美妇的发丝，却吹不散她目光中的幽怨之意。

融化的雪水，沿着后园中碎石路旁一条沟渠，流入假山边的荷池，

直到夕阳全落，夜色渐浓……

她却仍然动也不动地凝坐在窗棂边。浓重的夜色，已将大地完全淹没，但是她，她却仍未有点燃她身边铜台的蜡烛之意。

后园西角的一道雕花月门，轻轻推开一线，一道灯光映入，两个紫衣垂髻的少女，一人手持纱灯，一人手捧食盒，踏着细碎的脚步，悄悄走入园中。她们身后却又跟着一双丰神俊朗的少年男女。夜色之中，他们的面容，也都像那素衣美妇一样，幽怨而沉重。

她的一只纤纤玉手，轻轻搭在他的臂弯上，终于，她低语着道：“园子里没有灯光，沈三娘难道睡了么？”

她身边的少年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只怕不会吧！”

她柳眉微皱，道：“我但愿她能睡一会。这些天来，她已憔悴得太多了。”

于是，又是两声叹息，随着微风，在这幽静的后院中丝丝飘送出去。

叹息之声，是那么轻微，但那凝坐窗边的素衣少妇，秋波一转，却已发觉，轻轻说道：“影妹，是你们进来了么？”

正依偎在这少年身边的少女，已加快了脚步，走进这后园南角的三间敞轩里，口中答道：“三娘，是我。”

那一双垂髻小鬟，轻轻放下了手中的食盒，点燃了桌上的素烛。于是，这昏黄的灯光，便使得这素衣美妇的面容，更加绝艳，也使得凝聚在她眉峰秋波中的幽怨悲哀，更加浓重。

那少年在门外轻咳一声，素衣美妇道：“小管，你也进来吧。”

她身形却仍未动，生像是太多的悲哀已将她的肉体与灵魂一齐压住。

打开食盒，取出了六碟清淡而美味的佳肴，取出了三副精致而淡雅的杯盏，用一条淡青罗帕束住满头如云秀发的少女轻轻道：“三娘，我和小管来陪你吃点东西，好么？”

素衣少妇嘴角泛起一丝笑容，一丝幽怨而哀痛的笑容。这笑容并非表示她的喜悦，而仅是表示她的感激。

她轻轻叹息了一声，低语着道：“你们……你们真的对我太好了。”

于是她转回身，目光一转，轻轻又道：“影妹，你也瘦了。”

简简单单的六个字，其中却不知含蕴着多少情感与关切，这种情感与关切却是这少女生平所未享受过的。

她明亮而清澈的眼波一眨，勉强忍住目中的泪珠，强笑道：“三娘，你要是不吃些东西，我也不吃，你……你忍心叫我更瘦么？”

素衣少妇樱唇启动，却未说出一个字来，只有两行泪珠，夺眶而出。

那少年一直垂手而立，呆呆地望着她们。他本十分飘逸潇洒的神态，此刻亦因一些痕迹犹新的往事，而加了几分坚毅。

房中一阵静寂。

素衣美妇突地伸手抹去腮旁泪珠，抬起头来，强笑着道：“你们叫我吃，你们也该吃些呀！”语声微顿，又道：“小管，怎的没有酒？忧郁的时候没有酒，不是和快乐的时候没有知心的朋友来分享快乐一样地痛苦么？”

管宁回身吩咐了那两个垂髫小鬟，心里却在仔细体会着她这两句话中的滋味，一时之间，心中只觉思潮如涌，暗暗忖道：“悲哀时没有朋友来分担烦恼，还倒好些；快乐时你若突然发现你知心的朋友不在身侧，那真的比悲哀还要痛苦。”

忍不住抬头望了凌影一眼，只觉这两句话骤然听来，似乎十分矛盾，但仔细一想，含意却竟是如此深邃。

他呆呆地愣了许久，直到一把翠玉的酒壶，放在他身边的桌上。于是他们无言独坐，直到满满的酒壶空了，空了的酒壶再加满。

烛泪，已流下许多了。

在这京城管宅后园中的三个心情沉重的人，才开始有了较为轻盈的语句，他们，自然便是沈三娘、凌影、管宁。

他们从妙峰山一直回到京城里，因为在他们那种心情下，只有这清幽而雅静的家宅，是唯一适合他们的去处。

但是这些日子来，他们却从也不愿谈起那些令人悲哀的往事，因为他们都深深了解，这些事都会那么深刻地刺伤到对方心底深处。

直到此刻……

管宁再次将杯中之酒，一饮而尽，重重搁下了杯子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这件事直到此刻，虽有大部分俱已水落石出，但是……”

凌影轻轻对他做了个眼色，他却根本没有看到。沈三娘凄然一笑，接口道：“影妹，你不要拦他。这些事既然已经过去，死了的人……唉！死了的人也永远不能复生的，我的悲哀，也……也好像渐渐淡了……你让他说。有些事搁在心里，还不如说出来的好。”

管宁微喟一声，道：“四明红袍为了要消除心头的大恶，是以不惜千方百计将君山双残、终南乌衫，以及少林、武当等派的一些掌门人毒手杀死，但他们与四明红袍之间，却并无如此深切的深仇，足以使得四明红袍这般做呀？”

凌影秋波一转，道：“这原因倒不难推测。江湖中睚眦必报的人，本来就多得很，四明红袍只怕也是这样的人。”

管宁眉峰一皱，显见对她的这番解释，不能满意。哪知，凌影突又轻呼一声，似是想起了什么，接口又道：“最重要的，只怕是这四明红袍以前一定做过了一些见不得人的隐秘之事，而突然发现，这些人都有知道的可能，是以……”

管宁一拍前额，道：“定是如此。”

他想起了那些留在车座下的言语，再和凌影此番的说话加以对证，想必自是如此，不禁含笑望了凌影一眼，意示赞许。

哪知凌影柳眉轻颦，却又轻叹着道：“他将这些可能知道他私隐的人全都杀了，这些事，唉！只怕江湖中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了。”

沈三娘轻轻放下酒杯，接口叹道：“自古以来，武林中被人隐藏的私隐，也不知有多少，这本不足为怪，何况……唉！这些事也和我们无关，不去想它也罢！”

凌影、管宁对望一眼，心中虽觉她的话似乎有些不对，但却也想不出辩驳之词，只听沈三娘又自接口说道：“四明红袍之举，的确事事俱都早已处心积虑。他一定先找了两个容貌与自己夫妻相似的人，然后替他们化装扮成自己，然后再安排让后人亲眼看到他们的尸身，

那么一来，普天之下的武林中人都只道他们已死，便再也不会以为他们是此事的凶手了。”

管宁长叹一声，缓缓道：“这两人为了自己的私仇，竟连自己门下的人都一齐杀死了，心肠真是太狠毒了。”语声一顿，突又奇道：“但我是在无意之间闯入四明山庄的呀，却不是他们安排的哩。”

凌影道：“你自然不是他们安排的人，但你无意闯去，却比他们安排的更好。”

管宁奇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凌影微喟道：“他们安排好的人，必定就是四川‘峨嵋豹囊’兄弟，也就是杀死你的书僮囊儿，又在桥口，向我们发射暗器的人。”

管宁恍然道：“是了，四明红袍，故意让唐氏兄弟晚些上山，好教他们看到自己的尸身，哪知我无意闯去，唐氏兄弟见了那等情况，以为我们得了‘如意青钱’，自然要对我们施展毒手，只可惜——唉！只可怜囊儿无端惨死。”

他长叹一声，倏然住口。凌影秋波转处，缓缓说道：“囊儿的姐……”语声突顿，改口道：“囊儿死得虽可怜，但唐氏兄弟不是死得更惨么。你总算也替囊儿报了仇了。”

管宁垂首叹息半晌，突又问道：“你说我无意闯去，还要比他们安排的好得多，这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凌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因为你根本不懂江湖间的事，也看不出那些惨死之人外伤虽重，其实却早已中了毒，便一一将他们埋了。”

管宁奇道：“中毒？你怎知他们中毒？”

凌影道：“那些武林高手，俱有一等一的武功，若非中了毒，怎有全部都遭惨死之理？这点我原先也在奇怪，还以为是西门前辈下的煞手，后来我见了车厢中的字迹，说四明红袍既擅易容，又擅毒药，才恍然大悟，是以你所见的死尸，武功较弱的一些人，都死在道路前面，那是因为他们毒性发作得早，武功高强的一些人，譬如终南乌衫、公孙右足这些人，都死在路的尽头山亭上，那自是因为他们发作较迟。四明红袍等到他们俱都中毒晕迷后，又在他们额上击下致命的一掌，那却已只是故作烟幕，掩人耳目罢了。”

她语声不停，说到这里，直听得管宁面容数变，又自恍然道：“他以‘如意青钱’为饵，请了这些人来之后，又不知用何方法，将西门前辈也请了来……”

沈三娘幽幽一叹，道：“他若是去请一白，一白万万不会去的；他若用激将之计，或者说要找一白比斗，或是说要寻一白评理，那么……唉！一白便万万不会不去了。”

管宁默然一叹，道：“哦！沈三娘，当真可说是西门前辈的红粉知己。人生得一知己，死亦无憾，西门前辈此刻虽已葬于西山下，想必亦可瞑目了。”

只听凌影接着他的话头道：“四明红袍用奸计骗了西门前辈去，等唐氏兄弟见了那等情况，自然以为是西门前辈将他们一一击死后，自己也不支而死。他们要让西门前辈死后还背上恶名，唉！这真是天下第一毒计。”

三人相对唏嘘半晌，各都举起酒杯，仰首一干而尽，似乎在不约

而同地为西山下，新坟中的西门一白致祭。

然后沈三娘又自幽幽长叹道：“影妹，你年纪虽轻，却是聪明已极。若不是你发现那‘四明红袍’夫妇的真相，只怕——唉！只怕事情又要完全改观了。”

凌影沉吟半晌，道：“我开始怀疑是在那荒庙里，以‘峨嵋豹囊’的武功，竟会被人追得那般狼狈，追他的人，武功定必甚高，然而江湖中武功高过‘峨嵋豹囊’的人，却不甚多。最奇怪的是，那两个黑衣蒙面中较矮的一个，居然熟知我的剑法。”

她语声微顿，又道：“我当时心里就在想，知道这路剑法的，除了四明红袍夫人之外，谁也不会到中原来，但是四明红袍夫人却又死了，那他是谁呢？”

“后来我又发觉此人说话的语声，似乎是伪装出来的。好好的一个人，为什么要伪装自己的语声？除非是个女的，硬要装成男人的声音。”

管宁不住颌首道：“是极，是极。”

他虽然天资聪敏绝顶，但毕竟江湖历练太少，是以目光便远不及凌影敏锐，此刻听了凌影的话，但觉自己当时似乎也觉得有些不对，但却没有真正发觉出来而已。直到凌影说出，却又字字句句俱都说到了他心里。

凌影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后来我又看到车座下的那些字迹，我想来想去，又想出了几点可疑之处。第一点，那些惨死的武林高手是怎样中的毒？”



管宁俯首沉思半晌，道：“大约是下在杯中，是以我由后面出来时，那些茶杯俱都不见了。”

凌影道：“是了，毒是下在茶中的。后来茶杯不见，自是下毒的人生怕自己恶迹暴露，是以将茶杯毁去。由此可知，下毒的人定然未死。”

管宁颌首称是。凌影又道：“但是在那种情况下，除了主人之外，又有谁能在每盏茶中俱都下毒呢？除了精通毒性的人，又怎能使那么多武林高手都不觉察地中毒？这两点资格，普天之下，只有四明红袍具备，再加上唐氏兄弟的那一番叙述，我才断定他并未死去。”

她微一顿又道：“但他们若未死，你又怎会看到他夫妇的尸身？于是我又推断，必定是他们先将两个与自己面容相似的人，化装成自己的样子，自己再化装成家仆丫鬟一类的人，在旁伺机下手。他们之所以不请与他们熟悉的人到四明山去，便是生怕那些人看破此中的真相。”

管宁长叹一声，再次举杯一饮而尽，一面不住赞道：“那时在马车边，听你说，只要解决三件事，便可查出此中真相，我还在笑你，哪知——唉！哪知你确是比我聪明得多。”

沈三娘缓缓道：“还有呢？”

凌影微微一笑，眼波转处，轻轻瞟了管宁一眼，方自接口道：“这些事一推论出来，我便有了几分查明真相的把握。直到后来，我一走进那栋茅屋，又发现了几点可疑之处，于是我便断定这‘师徒’二人，他们将我和小管骗到那里，原来也是想请我们喝两杯毒茶，哪知却被

我装作失态的模样，将两盏茶俱都打翻。”

管宁歉然一笑：“那时我心里还在怪你太过鲁莽，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。”

凌影垂下头去，缓缓道：“以后你心里要怪我，还是说出来的好。”

管宁呆呆地望着她，心里突地升起一阵温暖，只觉自己多日来的辛苦惊骇，只要这种温暖的千万分之一，便已足够补偿。

沈三娘一手持杯，目中凝注着这一双深情款款的少年男女，心里想到西门一白苍白英俊的面容，不禁暗叹一声，知道自己的一生，此后永远寂寞了。

两行晶莹的泪珠，缓缓沿腮落下，落入杯中。她仰首喝干了杯中和泪的苦酒，转目望去，只见桌上素烛已将燃尽，烛泪滴滴落下，就正如她的眼泪一样。于是她突又想起两句凄惋的诗句，禁不住轻轻念道：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……”

数月之后，四明山庄的惨案，在人们脑海中方自平息，但是江湖中却又开始轰传着几件震动天下的奇事：

京城西山下的一座新坟，突地被人挖开，棺中空无一物，尸身竟不知到哪里去了。武林中俱都知道此处本是西门一白的葬身之地，想到他一生行事的神奇诡异，于是江湖中开始暗中流传起一个近乎神话的故事，说是西门一白其实未死，他又复活了。

太行紫靴突然归隐，而且从此一去无踪，紫靴门的掌门人之职，却一直虚悬其位。

多年未履江湖的“黄山翠袖”，突地被人在京城发现行踪，第二

日，却又看到她领着她啜泣不止的徒弟直回黄山，并且声言天下，武功若不能高过于她，便不能娶得她的弟子。江湖子弟虽然都知道她弟子“凌无影”美艳，却再无一人有此勇气面对“黄山翠袖”的青锋。

昆仑、武当、少林、点苍、罗浮、终南、峨嵋……等一干门派的高手，突地一齐下山，大河南北，长江南北，在在都发现这些名剑的侠踪。妙峰山的神医，突地踪影不见，他到哪里去了，也正和别的那些事一样，普天之下，再无一人知道。

这些事发生在数月之间，却在十数年后方才水落石出，只是那时已有些人将这些事淡忘了。武林中的人与事，正都是浪浪相推，生生不息，永远没有一个人能将这浪浪相推，生生不息的武林人事全部了然，这正如自古以来，永无一人能全部了然天地奥秘一样。

—— 古龙《失魂引》全书完 ——